

漢語史研究中心簡報

*The Briefing News of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杭州市重点学科
杭州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
合办

说说杭州话里的“儿”	鲍士杰 (7)
临海方言音系及有关词汇、语法特点的研究	蔡勇飞 (11)
论海盐方言的声调	陈忠敏、张梅静 (19)
读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	方一新、姜兴鲁 (27)
浙江吴语的特征	傅国通 (39)
浅论湖州话中的词语“百坦”	王艳秋、池昌海 (97)
吴语中的气流分调现象	徐 越 (110)
金乡话词典: 自序和引论	殷作炎 (118)
唐代杭州口语韵考察	郑 民 (171)

2007年第1期(总第25期)
2007年4月

山东莒县方言中 dǎyáng 的本字·····	艾红娟	(1)
说说杭州话里的“儿”·····	鲍士杰	(7)
临海方言音系及有关词汇、语法特点的研究·····	蔡勇飞	(11)
论海盐方言的声调·····	陈忠敏、张梅静	(19)
读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	方一新、姜兴鲁	(27)
浙江吴语的特征·····	傅国通	(39)
《皇極圖韻》所反映的明末嘉興方言入聲系統·····	宫钦第	(62)
昆曲音乐与昆曲字音的声调构拟·····	焦 磊	(70)
余杭方言小称的内部差异及其成因探讨·····	骆鹤明	(81)
都江堰话中的特殊卷舌声母入声调字·····	孙越川	(90)
浅论湖州话中的词语“百坦”·····	王艳秋、池昌海	(97)
吴语中的气流分调现象·····	徐 越	(110)
金乡话词典：自序和引论·····	殷作炎	(118)
柘荣话的声母类化·····	袁碧霞	(126)
马来西亚檳城州华社的汉语方言在语言接触中的语言使用·····	许丽珊	(138)
阜阳方言中“给”字的虚化表现·····	张 龙	(153)
杭州话的文白异读·····	赵 庸	(162)
唐代杭州口语韵考察·····	郑 民	(171)

山东莒县方言中 dà yáng 的本字

艾红娟（浙江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在山东莒县方言中，dà yáng 用得非常普遍，可表示“大面积、大量”、“正当时”、“正在”等意义，但有音无字。例如：

- (1) 大棚里草莓 dà yáng 熟，一回儿能摘五十斤。
- (2) 这会儿槐花 dà yáng 开，你到街上走走，满街都是槐花香。
- (3) 买菜就买个 dà yáng，过了 dà yáng 死贵还不好吃。
- (4) 西瓜卖得怎么样？卖到 dà yáng 上了。
- (5) 西瓜卖得怎么样？dà yáng 卖。
- (6) 他来找我的时候，我 dà yáng 吃饭。

dà yáng 在(1)(2)中是“大面积、大量的样子”义，在(3)中是“大量(上市)的时候”义，整句意思是说，买菜要趁大量上市的时候买，过了这个时候，菜就非常贵还不好吃。在(4)(5)中是指由于西瓜大量成熟，所以处于(卖得)数量大的状态。在(5)中也含“正在”义。在(6)中则是“正在”义。因为这六例意义关系非常密切，在莒县人语感中认为它们是同一个词。这个词的本字是什么呢？

考察邻近的潍坊方言^①，也有跟它音近的说法。如：

- (7) 这本书是禁书，这不也 dà yang 着卖。
- (8) 这菜农药这么多，这不也 dà yang 着卖。

dà yang 后字只能读轻声，dà yang 着卖是“大模大样地卖”的意思，里面的“着”不能去掉，是连接状语和中心语的标志。因为只在违禁的语境下出现，且只用来形容物，贬义色彩浓厚。是“虽违禁却仍大模大样”的意思。可见，潍坊方言的 dà yang 来源于大模大样，它的本字该是“大样”，“样”变为轻声。

(7)(8) 两句在莒县方言有两种说法：一是“着”换成“呆”，“呆”，相当于普通话的“在”，成为：

- (9) 这本书是禁书，这不也 dà yang 呆卖。
- (10) 这菜农药这么多，这不也 dà yang 呆卖。

二是去掉“着”，后字变为阳平，成为：

- (11) 这本书是禁书，这不也 dà yáng 卖。

(12) 这菜农药这么多，这不也 dàyang 卖。

(9)(10) 中的 dàyang 后字是轻声，(11)(12) 中的 dàyang 后字是阳平。两种说法都不表示“虽违禁却大模大样”义，而都表示“正在”义。

那莒县方言中 dàyang 本字是否也是“大样”呢？现在看来，两种意义差别很大，也看不出两种意义之间的联系。山东其他方言和历史文献中，都有“大样”这个词，下面我们就看山东其他方言和历史文献中的“大样”是否与莒县方言中 dàyang 的意义存在紧密联系。^②

二、山东其他方言中“大样”的意义

现代山东省的牟平、莱阳、青岛^③也有“大样”这个词，“样”也读轻声，《山东方言辞典》释为“骄傲、大架子。”如《山东方言辞典》的例子：

(1) 他怎么那么大样，请好几趟也请不来。

山东还有一些方言也有“大样”这个词，不过意义不很相同。

莱阳除了“骄傲、大架子”义外，还有“粗心大意”义，“样”也读轻声^④。如：

(2) 胖大嫂太大样了，竟然把枕头当成孩子，抱着枕头看戏去了。在临沂、平度、新泰、高密、金乡，“大样”是褒义词，指人大方自然^⑤，“样”也读轻声。

(3) 这孩子在生人面前很大样。

在诸城，“大样”也指大方不小气，不过“样”读去声。如山东诸城人王统照的《王统照文集》第三卷 240 页^⑥：

(4) 又回头对大有说：“日后你也大样点，别自己找麻烦！”

这四个例句的意义关系密切，既然人骄傲、大架子，就不会仔细观察，也就会粗心大意，两者存在因果关系。而大方自然则是骄傲、大架子改变感情色彩，由贬义改为褒义而形成的。这两例都是形容人的。而潍坊“物虽违禁却大模大样”用来形容物。这种词义演变的心理因素是移情。移情，心理学上指把主体情感活动移嫁给客体事物，使之变为有感情的；或把 A 有生命客体事物的情感活动移嫁给 B 无生命客体事物。

上述意义都是由“骄傲，大架子”义引申而来的，词义重心在“大”，指人或物的神态“大”。这些意义与莒县方言的“正在”、“正当时”、“大面积、大量”义还是不密切。

三、历史语料中“大样”的意义及演变

进一步查找前代语料，我们会发现，“大样”本来指空间、形状大的样子。如：

(1) 又支一万贯打造大样使座船一只。(宋·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

(2) 中样花瓶一副 大样香炉花瓶一副 (元·袁桷撰《延佑四明志》)

(3) 一日，成祖皇帝御笔亲差他到南海普陀落伽山进香，少师随坐了几号大样官船，从长江中起行。(明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下))

(4) 却说四公子岳霖，一心要寻大样的走兽，把马加上一鞭，跑过两个山头。(清小说《说岳全传》(下))

另外，反义词“小样”例：

(5) 那俞通海、廖永忠、朱亮祖等，又把小样战船，飞也来接应。(明小说《英烈传》)

(6) 他这个何尝不是做来顽的，简直照这个小样放大了，可以做大的，里面没有一样不全备。(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

“大样”的“空间、形状大的样子”义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元明清，现代仍有用例，如莒县方言例^⑦：

(7) 他长得太像他爸爸了，简直是大样扒个小样！

清代文献中开始出现“大样”表示“骄傲，大架子”义，也都是形容人的：

(8) 老者，这是何人，如此大样？(清小说《海公小红袍传》)

(9) 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务，作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况且又深恨他们素日大样，如今那里有工夫听他的话，因冷笑道：“我劝你走罢，别拉拉扯扯的了。”(清小说《红楼梦》(中))

民国时期也有用例：

(10) 多大的知县，敢这么大样！(民国小说《清朝秘史》)

(11) 这个左老头子，怎么这般大样。(民国小说《大清三杰》(下))

“大样”在现代潍坊等地的骄傲粗心义是由宋元以来的空间、形状大的样子演变来的，具体过程为：

大样：指空间、形状大的样子。

→形容人骄傲、大架子。(牟平、莱阳、青岛)

→形容人粗心大意。(莱阳)

→形容人大方自然。(临沂、平度、新泰、高密、金乡、诸城)

→物虽违禁却大模大样(潍坊)

四、莒县方言中的意义

由上节可见，莒县方言(1)(2)“大面积、大量的样子”这个意义应是宋代以来“空间、形状大的样子”向另一方面的引申。所以，它的本字也应是“大样”。如果说这两例还有“空间”义，(3)则开始指时间，指“大量(上市)的时候”，即正当时。正当时的“数量大”与刚开始和后面扫尾的数量少相比，处于高潮或者中间时期。(4)(5)指由于西瓜处于数量大的状态，所以也处于卖的高潮时期。高潮时期是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中，卖的状态在持续，也就是正在卖，所以，(5)也含有“正在”义。由现代汉

语词典对“正在”的解释：“动作正在进行或状态在持续中”。当然，由“处于……的状态”到“正在”义的转变也受语法化作用的推动，详见下节。可以说，(5)的核心义是处于卖的高潮时期，边缘义是“正在”，而(6)“高潮时期”的意义处于边缘状态，主要表示“正在”义；(7)(8)用在数量不大且有定指的菜和书上，“大量义”已经减到没有，只表示“正在”义了。可表示如下：

大样：指空间、形状大的样子。

→物面积大、数量大的样子 (1) (2) →物面积大、数量大的时候 (3)
→处于面积大、数量大的状态 (4) (5) →处于某种状态 (5) →正在 (5)
(6) (7) (8) (莒县)

五、莒县方言中的读音

最后，我们还需要解释“样”读为阳平的原因。我们认为，这应是“呆”省略的结果。第一节中(1)(2)(5)(6)还可说成：

- (1) 大棚里草莓 dāyāng 呆熟，一回儿能摘五十斤。
- (2) 这会儿槐花 dāyāng 呆开，你到街上走走，满街都是槐花香。
- (3) 西瓜卖得怎么样？ dāyāng 呆卖。
- (4) 他来找我的时候，我 dāyāng 呆吃饭。

“呆”在语法地位上相当于潍坊的“着”，连接状语和中心语。但潍坊的“着”不能省略，而莒县方言的“呆”则经常省略，省略后引起前面词语“大样”的变调。莒县方言能省略并使前面词语变调的助词除了“呆”外，还有“了（指时态助词了）、着、过、到”等，变调以后仍表示原来的语法作用，所以这些都是语法变调。关于莒县方言的语法变调将另拟专文讨论，这里仅写出它们的变调规律：

	原调	语法变调
阴平	213	211
阳平	53	353
上声	55	214
去声	31	51

再举出“了（指时态助词了）、着、过、到”前面词语是去声的几个例子：

- (5) 都去^{31→51}半个钟头了。(=都去了半个钟头了。)
- (6) 胳膊窝里挎^{31→51}个篮子。(=胳膊窝里挎着个篮子。)
- (7) 我上^{31→51}北京好几回儿。(=我上过北京好几回儿。)
- (8) 他猛一跳就跳^{31→51}地上去了。(=他猛一跳就跳到地上去了。)

它们都遵循共同的变调规律，省略后，语法意义不变，但使前面词语变调。当前面词语是去声（莒县方言单字去声调为31）时，就变为51调。当

“呆”省略时，“样”也由 31 变为 51。久而久之，很多说这种方言的本地人已经意识不到有“呆”存在，所以，(3)(4)的“样”也读 51 调。

“呆”省略后，“大样”承担了“大样呆”的意义，“呆”的“在”义被“大样”沾染，由此推动了“大样”由“处于……的状态”到“正在”义的转变。

六、小结

综上所述，莒县方言 dà yáng 的意义和潍坊、牟平、莱阳、临沂、平度、新泰、高密、金乡方言的“大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都是由宋元以来的“空间、形状大的样子”演变来的，具体过程为：

大样：指空间、形状大的样子。

→大样：形容人骄傲、大架子。（牟平、莱阳、青岛）

→大样：形容人粗心大意。（莱阳）

→形容人大方自然。（临沂、平度、新泰、高密、金乡、诸城）

→物虽违禁却大模大样（潍坊）

→物面积大、数量大的样子（1）（2）→物面积大、数量大的时候（3）

→处于面积大、数量大的状态（4）（5）→处于某种状态（5）→正在（5）

（6）（7）（8）（莒县）

由具体的形状大，引申为表示人的态度、神态，或引申为物的数量、状态，是一种具体到抽象的引申的过程。这同时也说明，普通话的一个词语进入方言时，由于它意义的多向性和方言的创造性，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意义。

注 释

①此例句由山东潍坊人颜丽博士提供，她 20 岁以前一直生活在潍坊。感谢颜丽的帮助！

②如何考证本字及考证的原则、方法，前贤多已论及。本文所用方法来自章太炎提出的根据语音变化的规律在文献中寻找本字的方法、黄典诚提出的借助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梅祖麟提出的寻音法。

③这个意义和例句出自董绍克《山东方言词典》第 438 页，语文出版社，1997 年版。笔者还调查了山东莱阳人宫钦第博士、青岛人赵文源博士，他们 20 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家乡。他们肯定了《山东方言词典》的这个意义和例句，感谢他们的帮助！

④这个意义和下面一个例句都是宫钦第博士提供，感谢宫钦第的帮助！

⑤这个意义出自董绍克《山东方言词典》第 438 页，语文出版社，1997 年版。下面的例句则由临沂人冉祥娜提供，她 20 岁以前一直生活在临沂。感谢冉祥娜的帮助！

⑥转引自董遵章《现代文学作品山东方言词例释》第 37 页，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⑦此例句是作者妈妈莒县人卢兆庄提供，她 56 岁，一直生活在莒县，谢谢妈妈！

参考文献

- [1]董绍克. 山东方言词典[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7.
- [2]梅祖麟. 方言本字研究的两种方法[J]. 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 [3]李如龙. 考求方言词本字的音韵论证[J]. 语言研究总第 14 期, 1988.
- [4]李荣. 吴语本字举例[J]. 方言, 1980 (2) .
- [5]李荣. 考本字甘苦[J]. 方言, 1997 (1) .
- [6]钱曾怡. 山东方言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1.
- [7]石明远. 莒县方言志[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
- [8]施文涛. 宁波方言本字考[J]. 方言, 1979 (3) .
- [9]王福堂. 方言本字考证说略[J]. 方言, 2003 (4) .
- [10]张志毅、张庆云. 词汇语义学修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说说杭州话里的“儿”

鲍士杰（杭州师范大学）

外地来的人听杭州话，印象顶深的莫过于“儿”字音特别多，在这篇短小的文章里，我就来说说这个“儿”字。

在隋唐的时候，“儿”字大约是读“倪”音的。宋朝的《广韵》，是隋唐《切韵》的增广和修订，保持了《切韵》的音韵系统。“儿”在《广韵》里是“汝移切”，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来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其中儿、啼、西三个字押韵，金昌绪是唐朝钱塘人，这证明了隋唐时期，我们杭州的“儿”字，是符合《广韵》“汝移切”的读音的。

今天全国汉语的“儿”字读音，大致上分南北两片。北京、开封、哈尔滨、西安等一些北方城市，都读作卷舌的[ər]或[əl]，而广州、福州、绍兴、苏州、上海等一些南方城市，继续保持《广韵》“汝移切”的读法，或读作自成音节的鼻音。杭州是个例外，是吴语里读[əl]的唯一城市。但仅限于旧城区，萧山区、余杭区和市郊的下沙等地就不读[əl]，和长江以南的绍兴、苏州、上海等城相一致了。杭州话里用“儿”的地域不广，正反映了杭州是浙江省最大的城市，而杭州话却是浙江省最小的方言之

一。

杭州话的“儿”受到官话的影响，初听起来，有些和北京话“儿”相似，其实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我拣主要的说几点：

一、后缀读音不相同。北京话的后缀“儿”，是依附在词根之上的，只做了一个卷舌动作，不能独立地自成音节。例如“花儿”，写出来是两个字，读出来只能是一个音[huar]，我们称之为“儿化”。杭州的“花儿”，写出来是两个字，读出来也是两个音[hua əl]，这个“儿”是独立自成音节的，我们称之为“儿尾”。杭州人学普通话，还得掌握“儿化”的要领，把两个字合成一个音才成。

二、后缀“儿”的使用范围不同。杭州话和北京话的词形有相同的，如老头儿、猫儿、摊儿、带儿、字儿、画儿。词形有不同的，如杭州说袋儿，耍子儿；北京说兜儿、玩儿。杭州话带儿尾的词如袜儿，筷儿，相貌儿，黄鼠狼儿；北京话却没有儿化，如袜子，筷子，相貌，黄鼠狼。北京

话带儿化的，如瓜子儿、棋子儿、桃儿、馅儿；杭州话却不带儿尾，如瓜子、棋子、桃子、馅子。

三、造词的感情色彩不同。北京话里的儿化词含有小称、喜爱和亲昵的感情色彩，如老头儿就有亲热的色彩，老头子就含有贬义的色彩，杭州话里的儿尾词是无所谓褒贬的，既可以说这个老头儿好，又可以说那个老头儿坏。北京话儿化词不带贬义，杭州话里含贬义的儿尾词还蛮多的，如乡瓜佬儿、疯婆儿、缺嘴儿、跟屁虫儿。

四、重迭词加儿，词性不同。杭州话单音的动词重迭加儿，如搞搞儿、荡荡儿，说说儿、挨挨儿、雷雷儿，北京话不能。北京话单音的形容词重迭加儿，如好好儿、慢慢儿、轻轻儿、大大儿、高高儿，杭州话也不能。

汴京有儿化词，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注》里就有记载。如瓜儿、沙角儿、龟儿、江豆口儿。还有嵌儿词，如鹁儿市、东鸡儿巷、西鸡儿巷等。于是有人就说，杭州话的儿尾是南宋时代从汴京等北方话里吸收进来的。我不全赞同这一说法，我以为杭州话的儿尾是杭州话固有的，前面举过《春怨》的例子。说明远在宋以前的唐朝，杭州就已经有儿尾了。再说浙江有许多方言都是有儿尾的，除杭州外，还有温州片的温州，婺州片的东阳、义乌，丽衢片的常山、开化等地，只是读法上各不相同而已，虽然杭州话的儿尾不是从以汴京为主的北方话吸收进来的，但是北方话对杭州话儿尾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它使本来有文白两读的杭州话，丧失了白读，只剩下文读一种读法，说话音和读书音趋向一致了。“儿”字也失去了像邻近的湖州、嘉兴和绍兴等地一样的白读[n]或[ni]，只剩下文读的[əl]了。

杭州话里带儿的词，我们只关注两大类，即儿尾词和嵌儿词。儿尾词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想举例子，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因为太多，要全面系统地调查，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乎是编一本儿尾词的小词典，比如我调查人体的各部位，就很占篇幅。为说明问题，我只把有关头部的儿尾词列在这里。

和整个头部及头顶有关的：头顶儿、凶门儿、光郎头儿、骷郎头儿、洋白老儿

和头发有关的：旋涡儿、双旋涡儿、辫儿、丫头辫儿、辫梢儿、头发丝儿、嵌发儿、头发屑儿

和眼睛有关的：眼皮儿、单眼皮儿、双眼皮儿、眼泡皮儿、眼圈儿、眼眶儿、眼角儿、眼梢儿、瞳人儿、眼白儿、近觑眼儿、老花眼儿、白果眼儿、斗鸡眼儿、鬼眨眼儿、骚眼儿、眼泪水儿

和脸面有关的：脸盘儿、瓜子脸儿、圆脸儿、鹅蛋脸儿、马脸儿、鬼脸儿、红脸儿、白脸儿、笑脸儿、酒靛儿、酒窝儿、笑靛儿、巴掌肉儿、麻子儿

和鼻子有关的：耳朵洞儿

和嘴巴有关的：小嘴儿、歪嘴儿、刁嘴儿、高嘴儿、缺嘴儿、臭嘴儿、挑嘴儿、烦嘴儿、嘴唇儿、嘴唇皮儿、口流水儿、馋唾水儿、馋唾沫儿

和牙齿有关的：金牙齿儿、牙床肉儿、牙齿缝道儿

我的调查有遗漏的，还待补充。调查头部时，自然会联想到各式各样的帽儿，如笠帽儿、凉帽儿、军帽儿、大盖帽儿、草帽儿，礼帽儿、毡帽儿、压发帽儿、西瓜皮帽儿、老虎头帽儿、高帽儿；会联想到各种理发的用具和妆饰用品等，如钗儿、簪儿、发夹儿、篦儿、眉毛钳儿、花儿、梳儿、掠儿；会联想到一些生治用品，如牙刷儿、牙签儿、小镜儿、刀片儿、眼镜儿等；还会联想到五官的一些功能，如看看儿、张张儿、闻闻儿、听听儿、说说儿、笑笑儿等等。这些联想到的词，不能归入人体头部一类，只能附带记入另纸，如笠帽儿要归入衣服穿戴类，看看儿要归入动词类等等。

杭州话里带儿的词还有一类是嵌儿词，“儿”字的位置，不在词头或词尾，而是嵌在多音词的词素之间，如：

三字组（偏正型的词，前一个词根附上“儿”后，修饰、限制后一个词根，以后一词根的意义为主）：杭儿风、行儿话、踏儿哥、踏儿姐、门儿布、猫儿眼、卷儿毛、盖儿头、巴儿狗、小儿科、豆儿鬼、豆儿屁、扒儿手、画儿匠、或风儿、箍儿纸、绽儿灰、枣儿瓜、雀儿窠、马灯儿、鱼儿灯、兔儿灯、篮儿手、棒儿香、盘儿香、把儿香、把儿柴、茛儿柴、帽儿戏、瓢儿菜、盘儿菜、把儿菜、把儿笋、罐儿肉、筒儿面、烩儿汤、件儿肉、件儿饭、盒儿饭、皇儿饭、袋儿茶、升儿米、茱儿粉、片儿川、筒儿骨、儿蚕、棒儿糖、颗儿糖、缸儿巷、珠儿潭、狗儿山、猫儿桥、马儿山、雀儿营、塔儿头、板儿巷、孩儿巷、拐儿弄。

三字组（主谓型的词。前一个词根附上“儿”后，表示被陈述的事物，后一个词根是陈述前一词根的）：道儿老、手儿紧、撩儿粗。

四字组（偏正型的词）豆儿老板，袋儿户口、条儿马子、门板儿饭、小人儿书、饭糝儿石、大塔儿巷、小人儿书、大塔儿巷、白井儿头、红庙儿前、靴儿河下。

四字组（主谓型、补充型等的词）：吊儿郎当、马儿哈儿、亨儿马斯、木儿觉之、半儿不接、浮儿不实。

四字组（表示集体的名词）：桌儿板凳、锅儿缸灶、盘儿碗盏、火儿百烛。

广义的嵌儿词认为，只要“儿”字嵌在词的中间就是嵌儿词。狭义的嵌儿词认为“儿”是附加在词根之上，只起辅助的作用。把作词根的“儿”，如幼儿园，托儿所、干儿子等，排除在嵌儿词之外。

杭州话的词儿里，很早就有“儿”尾词了。前面举过唐诗的例子，宋人

文献里也有相关的记载。南宋钱塘人吴自牧在他的《梦粱录》里记下了许多儿尾词和嵌儿词。如鼓儿、笼儿、裙儿、衫儿、果儿、虾儿、香袋儿、八哥儿、缸灶儿、小娘儿、沙鱼丝儿、水晶包儿、油酥饼儿、千层儿、猫儿桥、狗儿山巷等。这些词儿至今还活在杭州人的口头上，说明杭州话的词尾“儿”，至少也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是由来已久的了。

临海方言音系及有关词汇、语法特点的研究

蔡永飞(杭州师范大学)

一、临海概况

临海居浙江东部，东临东海，南接今台州市，西邻仙居县，北与天台、三门县接壤。陆地总面积约 2145.14 平方公里，属丘陵山区，西部雄踞括苍山，东连东海，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主要河流是灵江，为浙江第三大河，临海市城关镇即在灵江之边，旧城关西南濒灵江，今已扩大到两岸。

临海历史悠久，境内有石斧、石镞、石凿、石镰等新石器出土，距今已四千多年。自三国吴大帝时置县。临海城关自隋开皇十一起为县治所，历来为郡治、州治、路治、府治所在地。今为临海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临海撤销县设市是在 1986 年 3 月。旧临海府治所辖地是：临海县、三门县、天台县、仙居县、黄岩县、温岭县、玉环县、椒江市，旧称台州府。临海历来是上述县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92 年才向新建的台州市转移）。

临海在元朝时有少量蒙古人，清朝有少量满族人，其他时代大都是汉族人，极少有外族人聚居。临海人口记载，始见于北宋熙宁（1068-1077），近六万人。民国元年（1912）为 57 万。解放后，至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合 102 万余人。

临海话属吴语区台州片。长期来，临海话是台州方言片的代表方言，它具备台州方言片的主要特点。台州片方言使用范围是临海市、三门县、天台县、仙居县、台州市（由原黄岩县、椒江市合并而成）、温岭县、玉环县。台州方言在吴语方言中属于较特殊的方言片之一，片内各县市相互间通话不困难，但与片外接壤的各方言片（如：温州片、丽衢片、金华片、宁绍片）通话困难。片内部的方言情况：临海与三门较接近，今台州市、温岭、玉环较接近，天台和仙居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各自又有明显的特点。临海市内部的话也有一些差异，详见“四、临海方言的内部差异”。台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往都在临海，自 1992 年由黄岩、椒江合建为台州市后，地区政府由临海迁至台州市，台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向台州市转移。而语言是渐变的，不可能数年或数十年发生剧变，因此目前以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临海话仍是台州片的代表方言。

二、临海方言的语音系统

1、声母 29 个（包括零声母在内）：

p 班颁板扮	p' 攀盼抛炮	b 办抱鲍暴	m 晚慢慢蔓	f 番帆反泛	v 范犯烦饭
t 丹耽胆旦	t' 坍滩坦叹	d 淡淡但蛋	n 难脑饶闹		l 览懒兰烂
ts 盏先赞蘸	ts' 餐搀铲灿	dz 赚暂栈		s 三山产伞	z 残惭谗残
tɕ 精珍枕整	tɕ' 亲清侵趁	dʒ 沉尘阵剩	ɲ 人宁认仍	ɕ 心声沉信	ʒ 寻仁刃净
k 间奸减简	k' 铅舰嵌考	g 近琴劲茎	ŋ 眼岩颜雁	h 喊蒿好孝	ɦ 咸闲衔陷
0 限馅晏奥					

声母说明：

[v、z、ʒ、ɦ]等浊擦音有清化现象，主要是前清后浊。

[tɕ、tɕ'、dʒ、ɕ、ʒ]等舌面前音在[y]韵前接近舌叶音[tʃ、tʃ'、dʒ、ʃ、ʒ]跟金华的同类音相似。

[k、k'、g、h]等舌面后音在齐齿韵和撮口韵前实际音值是[c、c'、j、ç]等舌面中音。青

少年已读成[tɕ、tɕ'、dʒ、ɕ]等舌面前音。

鼻音边音[m、n、ɲ、ŋ、l]有紧喉和带浊流的区别。前者出现在阴调字，可写作[ʔm、ʔn、ʔɲ、ʔŋ]，后者出现在阳调字，可写作[fm、fn、fɲ、fŋ]。本志从简，不加区别，一律写作[m、n、ɲ、ŋ]。

[fɿ]是浊擦音，是紧接后头元音的流音，出现在阳调开齐合撮各韵的前面。

阴调开齐合撮各韵为零声母时，实际上有个紧喉音[ʔ]，与阳调的[fɿ]形成对立，本志从略。

2、韵母 48 个，包括[m、n、ŋ]三个自成音节的鼻音和[ər]：

ɿ 资纸智池	i 低底帝题	u 补铺夫暮	y 朱吹柱愚
a 街解介措	ia 偕且写呀	ua 瓜夸花华	
ɛ 班攀番览		ue 关弯贯还	
e 杯配倍梅	ie 边篇脸棉	ue 桧盔灰回	
ə 走凑骤搜	iɻ 州秋修流		
ɔ 包抛抱毛	iɿ 标飘飘苗		
ø 端贪团南		uø 官宽欢完	yø 专川宣元
o 渣叉茶蛇			
əŋ 奔喷盆门	iŋ 冰品平民	uəŋ 滚网昏魂	yŋ 君菌巡云
oŋ 东通农龙			yoŋ 忠冲虫穷
ã 撑生盲硬	iã 张枪相良	uã 桃觥横	
ĩ 帮胖方房	iĩ 椿窗双撞		
aʔ 百拍白麦		uaʔ 豁白获划	
ɛʔ 八发袜辣	iæʔ 脚却略虐	ueʔ 刮括挖猾	
əʔ 不泼勃末	iəʔ 跌铁笛日	uəʔ 骨阔忽活	yəʔ 决缺月术
ɔʔ 博剥朴瀑	ioʔ 桌戳缩浊		
oʔ 朴福木独			yoʔ 竹吃玉俗

韵母说明：

临海话有单元音韵母 11 个，复元音韵母 9 个，鼻音尾韵母 6 个，鼻化音韵母 5 个，塞音尾韵母 13 个，[er] 韵母单独用，不与别音拼合。

[e、ie、ue]的 [e]，舌位略低，严式音标为 [ɛ]。

[iɿ]韵乡间读[iɔ]，跟[ɔ]韵相配，只有城关读[iɿ]跟[ɔ]配不起来，很特别。

[ø]舌位偏低偏后，[uø]里的[ø]同单韵[ø]，[yø]里的[ø]舌位略后略高。

[ə]舌位偏后，在[ə]和[iɻ]之间的音。[iɻ]的[iɻ]舌位略前。

[ã、iã、uã、ĩ、iĩ]等鼻化韵母，有时带有轻微的[ŋ]尾。

[ioʔ]韵中的[ə]舌位略前面高。近[e]音。

3、声调 7 个：

调 类	调 值	例 字
① 阴平	33	高开婚金边飞音心
② 阳平	11	穷寒唐平近是杜动
③ 阴上	42	吉口好草五女米老
⑤ 阴去	44	盖杭汉正菜帝痛意
⑥ 阳去	13	共地备洞害树岸地
⑦ 阴入	<u>55</u>	急尺曲室格铁德益
⑧ 阳入	<u>22</u>	局舌特毒服目陆麦

声调说明：

古四声依古声母清浊分今阴阳调。古平去入三声临海完全依古声母清浊分今阴阳调：古

平声今阴平、阳平，古去声今阴去、阳去，古入声今阴入、阳入。古上声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临海今读阴上，古上声全浊声母字临海今读阳平（不读阳上），如“被”和“皮”同音，“稻”和“桃”同音。但是在连调中两者仍有分别，如：“被里”和“皮里”的“被”和“皮”，它们的声调就不同。

临海 7 个声调的调值，补充说明如下：

阴平：中平调，起音略有降势，可记作 433。阳平：低平调，起音也有降势，可记作 211。阴上：中降调，次高降到次低，记作 42，跟北京去声的调值相似。阴去：次高平调，记作用 44，跟北京阴平的调值近似。阳去：低平升调，可记作 113，此调有人起音略有降度，念成有点儿曲折的调子。阴入：高短平调，调子短促，升降不明显。记作 55。阳入：你短平调，调子短促，长降不明显，记作 22。

4、两字组的变调（略）

5、变音（略）

三、临海方言同音字汇（略）

四、临海方言内部差异

临海方言的内部差异比较小，均不影响相互交流。仔细分析，靠近天台的边界乡镇略有天台口音，靠近仙居边界的乡镇略有仙居口音，靠近黄岩边界的乡镇略有黄岩口音，而靠近三门边界的乡镇口音无甚变化。除此之外，是当地人说的“上乡腔”和“下乡腔”的区别。临海地势，西北面高而多山区，东南面低而渐入平原，濒临东海。因此习惯上称西北面为“上乡”，东南面为“下乡”。“上乡腔”大体包括城关、大田至双港等地的口音，“下乡腔”大体包括涌泉、章安、杜桥至上盘等地的口音。在语音上的区别（上乡腔以城关为例，下乡腔以杜桥为例）例如：

例字	上乡腔	下乡腔		
婆	bo	bu	=	蒲
破	p'o	p'u	=	铺
螺	lo	lu	=	卢
果	ko	ku	=	古
驼	do	du	=	途
歌	ko	ku	=	姑
身	ɕiŋ	səŋ	=	森
针	tɕiŋ	tsəŋ	=	增

在称谓词方面也有些差别，例如：“母亲”面称，上乡腔大都称“姆妈”或“阿姆”，下乡腔中有称“姆妈”或“阿姆”的，但较多的是称“阿姨”（当地“姨母”称“娘姨”，妻的姐妹称“姨”，与称母亲的“阿姨”不相混）。

从年龄方面看，临海话有新老派音的差别。新老派音在城关表现最为明显。临海城关近些年发展很快，人口急骤增加，外乡、外地迁入城关的人迅速增长，城市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也比较有成效，方言口音也向普通话靠拢。中老年代表老派，口音不易改，青少年代表新派，变化就较明显。例如：

1、舌面后音声母 [k、k'、g、h] 拼齐齿韵和撮 b 韵的字，新派常读成舌面前声母 [tɕ、tɕ'、dz、ɕ]：

疆	[kiã]	读成“浆”	[tɕiã]
腔	[k'iã]	读成“枪”	[tɕ'iã]
强	[giã]	读成“场”	[dziã]
香	[hiã]	读成“箱”	[ɕiã]

鳩 [kiɿ] 读成“周” [tɕiɿ]
 丘 [k'iɿ] 读成“秋” [tɕ'iɿ]
 求 [giɿ] 读成“筹” [dʒiɿ]
 休 [hiɿ] 读成“修” [ɕiɿ]
 拘 [ky] 读成“株” [tɕy]
 区 [k'y] 读成“吹” [tɕ'y]
 俱 [gy] 读成“聚” [dʒiɿ]
 虚 [hy] 读成“需” [ɕy]

2、舌面前音声母 [tɕ、tɕ'、dʒ、ɕ、ʒ] 拼撮口韵 [y] 时，老派人都读作舌叶音 [tʃ、tʃ'、dʒ、ʃ、ʒ]，如：朱、吹、柱、书、乳，而新派人大都读作舌面前音。

3、[ie] 韵字，新派都读成 [i]。如：

“箭” [tɕie] 读成“济” [tɕi]
 “迁” [tɕ'ie] 读成“妻” [tɕ'i]
 “仙” [ɕie] 读成“西” [ɕi]
 “变” [pie] 读成“闭” [pi]
 “偏” [p'ie] 读成“批” [p'i]
 “天” [t'ie] 读成“梯” [t'i]
 “田” [die] 读成“题” [di]
 “连” [lie] 读成“离” [li]

五、临海方言的特点

1、语音

(1) 单元音丰富，无前响复元音

临海话中能自成韵母的单元音有 11 个之多，如 ɿ、a、ɛ、e、ə、ɔ、ø、o、i、u、y (ə 和成音节的鼻音除外)，但没有像普通话中的 [ai、ei、au、ou] 等前响复元音。

(2) 鼻音声母和边音声母分两套

临海话中的鼻音声母和边音声母，就发音方法说，各有两套：一套读紧喉，标音时、前面可以加一个 [ʔ]；一套带浊流，标音时前面可以加一个 [ɦ]；前者只出现在阴调字，后者只出现在阳调字，从声调上就以把两套分开。在前面的同音字汇中鼻音，边音的标音均记 [ʔ] 或 [ɦ]。见下面实例：

紧喉鼻音边音	带浊音鼻音边音
[ma] ③妈买	[ma] ②埋迈⑥卖迈 _文
[mɛ] ①蛮③晚⑤	[ma] ②馍⑥慢
[mi] ①迷③米咪	[mi] ②眉⑥味 _白
[mɔʔ] ⑦模 _白	[mɔʔ] ⑧莫
[na] ③奶	[na] ②拿⑥奈 _{无~}
[ne] ③馁⑤耐	[ne] ⑥内
[nɔ] ③脑	[nɔ] ②饶⑥闹
[ɲie] ①粘③染⑤粘 _{~起来}	[ɲie] ②年⑥念
[ɲa] ③骇	[ɲa] ②涯⑥外
[ɲɛ] ③眼	[ɲɔ] ②岩⑥雁
[ɲe] ③我 _白	[ɲe] ②呆⑥艾
[lɛ] ①榄 _{橄~}	[lɛ] ②蓝⑥烂
[lɿ] ①啷③朗	[lɿ] ②郎⑥浪
[lu] ①噜③鲁	[lu] ②卢⑥路

[ləʔ] ⑦粒

[ləʔ] ⑧律

(3) 两种变调

一种变调受语音的环境制约，叫连读变调，是语音单位。这种变调与汉语各方言的连读变调性质相同。另一种变调（前面已称它为“变音”）不受语音的环境制约，它多用于多音词的末字或单音词。这种变调的性质相当于‘词缀’，和北京话的儿化相似，具有转换词性，区别词义、表示细小、微少、亲昵、戏谑、幽默、生动、轻松等作用。逢入声还要改变韵母（详见：二临海方言的语言系统“5、变音”），它具有“词尾”的功用，既是语音单位，又是语法单位。

(4) 舌面后声母与齐齿韵、撮口韵拼合

临海话音舌面后声母 [k、k'、g、h] 与齐齿韵 [i] 等和撮口韵 [y] 等拼合是很具特点的，见下面一些例子：

- | | |
|-------------|-------------------------|
| [ki] ①鸡③已 | [k'i] ①欺③起 |
| [gi] ②奇⑥枝 | [hi] ①希③喜 |
| [kie] ①坚③茧 | [k'ie] ①牵③遣 |
| [gie] ②件⑥健 | [hie] ①轩③险 |
| [kiŋ] ①今③紧 | [k'iŋ] ①轻③倾 |
| [giŋ] ②近⑥劲 | [hiŋ] ①欣③搦 |
| [ky] ①拘③举 | [k'y] ①区⑤去 _文 |
| [gy] ②跪⑥具 | [hy] ①虚③毁 |
| [kyoŋ] ①弓③拱 | [k'yoŋ] ③恐 |
| [gyoŋ] ②穷⑥共 | [hyoŋ] ①兄⑤嗅 |
| [kiæʔ] ⑦脚 | [k'iaʔ] ⑦却 |
| [giæʔ] ⑧剧 | [kyæʔ] ⑦决 |
| [k'yəʔ] ⑦缺 | [gyoʔ] ⑧局 |
| [hyəʔ] ⑦血 | |

2、词汇

这里选录一些临海话比较有特色的词语。每条都略加注释。有些词语没有通用字可写而有本字可考的写出本字，没有本字可写或一时考不出本字的则用同音或音近字代替。比较特殊的，用国际音标注音，或举例说明。

(1) 单个字的词（不分类排列）

筲：篾编晒粮食用垫，如席状

得：[təʔ⁵⁵] 行，同意

格：抽斗

茶：：开水，有茶叶泡的叫“茶叶茶”

妆：做，干

逃：跑，逃跑

擻：背负

呼：吸。如：把“气吸去”叫“呼进去”。

筲 [dø¹¹]：音团，篾制圆形晒器，如～箕

癯 [za¹³]：音如柴，阳去调，瘦。如：“～得猛”（瘦得很）

问 [ho³³]：音虾，拿下（吊挂在高处的东西），如：“个（葛）物事～落来”

疰 [tɕy⁴⁴]：音注，指一种小儿夏季的病症。夏季小儿常发烧、口渴、消瘦、食欲不振等，

称“~夏”

𠵹 [hi⁴⁴]: 是“休”和“要”的合音字, 临海话也合读一个音, 意思就是“不要如:

讲(不要说); ~望(不要看); ~吃(不要吃)

巧: 也便宜。如: 个(葛)物事蛮~(便宜); 个(葛)个~(便宜)简个贵

(2) 两个或两个以上字的词

我搭(人) [ŋə⁴² daŋ²²(niŋ¹¹): 我们

尔搭(人) [n⁴²daŋ²²(niŋ¹¹): 你们

渠搭(人) [ge¹³ daŋ²²(niŋ¹¹): 他们、她们

个(葛)该 [kəŋ⁵⁵ke³³]: 这个

简该 [ke⁴²ke³³]: 那个

因该 [no⁴²ke³³]: 哪个

介姆 [ka⁴⁴m¹¹]: 什么

摘生该 [tsaŋ⁵⁵sa⁴⁴ke³³]: 怎样、怎么样

旣处讲 [m¹¹tɕy kɔ⁴²]: 多得不得了; 无处可玩

好用: 可以、可行、可用

旣告: [m¹¹kɔ⁴⁴]: 没关系、不要紧

讲白谈: 聊天

枯星(头) [k'u³³ɕ iŋ (də¹¹⁻³⁴³): 清早

早界: 上午

日(尼)昼: 中午

晏界、晚界: 下午

天亮(汀酿) [tiŋ³³ni⁴²⁻³³]: 明天

早头: 先前

时: 如今

风夯: 风向

大水桩: 断虹

窟(阔)臀: 屁股

窟(阔)臀孔: 肛门

卵脬: 女性生殖器

麦夹: 昵称女孩生殖器, 引申为女孩

扁食: 似馄饨、饺子之食品

面皮: 阔条面条

面干、米面: 米粉干丝

糕软 [kɔ³³nə⁴⁴]: “软”读阴去调, 指用糯米粉或其它米粉用水化开揉匀后, 整块放入木模或蒸笼里蒸熟划切开作糕点的食品。

番米、樱粟: 玉米

硬壳家伙: 大部件家具

公事桌: 写字台

幽篮: 婴儿睡篮

小老人、细老人: 儿童

月里毛: 毛音读如猫_文。未满月婴儿

男客(人): 成年男子

女客(人): 成年女子

老嫫 [lɔ⁴²ie³³]: 老婆

大贫：乞丐
 落壳（绿客音变）：土匪
 剪辮：扒手
 搭头：通奸男女，男加老信，女加女客
 瞎卵：处事荒唐的人
 血块：指可鄙可笑的人
 拉天：夸大口
 晒羞：妇女间互揭隐私
 教炮：枪毙
 老板 [lɔ⁴² pɛ⁴²]：做事过分老到
 出客：主要指穿着体面
 肮姿：出风头、肉麻、讨人嫌
 蟹血、蟹子：无，没此事
 茶散：茶叶
 茶性：中药
 讨客：雇工
 接面：兄死，嫂配弟
 性过：过瘾
 信肉：封内信件
 被包：被里

(3) 几个特殊用词的说明

① 细老人 [ɕi⁴⁴ lɔ⁴²⁻³³ ŋ iŋ¹¹⁻³⁴³]

“小孩子”、临海叫“细老人”，这是很特殊的。“小”称“细”在闽语中很平常，在吴语中则罕见。临海话中“细”和“小”两字都用，但用的场合略有不同。如：“早桔大个（葛）勿好吃，细个（葛）好吃。”这里一般不说“小个（葛）好吃”。而倒过来说“大桔勿好吃，小桔好吃，一般又不说“细桔好吃”。

② 世界 [ɕi⁴⁴ ka⁴⁴]

“世界”一词在临海话中，除指地球上所有地方外，还指某一区域或空间的一部分。例如：“个（葛）物事上海旤扭，到别世界望望相”（这东西上海没有，到别地方去看看）。

③ 霜冰 [sɔ³³ piŋ³³⁻⁴²]

“霜”和“冰”原是两个概念，但临海话常把“霜冰”结合在一块儿，实指“冰”，并没有“霜”的意思。如：“霜冰柱” [sɔ³³ piŋ³³ dzy¹³⁻³⁴³] 就是“冰柱”。“结冰” [gəŋ²⁻³¹ piŋ³³]，多说“结霜冰” [gəŋ² sɔ³³⁻⁴⁴ piŋ³³]

④ 八月十六 [pɛŋ⁵ ŋyɔŋ² ziaŋ² loŋ²]

这是临海特定的“中秋”节日，一般以“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为什么临海是“八月十六日”呢？相传明朝戚继光抗倭在临海，倭寇趁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城乡张灯结彩、载歌载舞之时，悄悄将船驶入灵江，一举攻城。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立刻组织城乡官兵民众一致抗倭，一直战斗到十六日凌晨把倭寇打败，逃跑。全城乡为此胜利而欢欣鼓舞，将“中秋”的庆祝活动移到十六日，同时把此日定为抗倭胜利的纪念日。从此之后，临海的“中秋节”就在“八月十六日”过，“八月十六”就成了临海中秋的代名词。

⑤ 各巧 [kɔŋ⁵ kʰi⁴²]

两种或数种东西相比较后，发现有不一样之处，一般不说不一样，而是分别用“各样”、“各巧”来表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东西比较大的不同说“各样”，侧重在形式或方式上的不同用“各式”，比较小的区别说“各巧”。

3 语法（下面语法例句中的字，找不到本字的，用临海话同音字替代。）

(1) 动宾关系(受事)名词置于动词前面。例如:

介旣吃?(吃什么?)

蛋糕吃。(吃蛋糕。)

(2) 几个副词用法

临海话中没有像普通话中副词“很”那样的用法,既可以置形容词前又可以置形容词之后,临海话中有置形容词前或后的程度副词,但各词不同,含义有差别,各词搭配不一样,含义也有变化。例如:

蛮好(蛮好)

好蛮好(比较好)

佑好(很好)

好得猛(好得很)

好猛介(好很啦.反话)

个(葛)蛮热闹个(葛),望戏个(葛)人蛮多。(这里蛮热闹的,看戏的人蛮多。)

个(葛)坎热闹蛮热闹,望戏个(葛)人勿少。(这里比较热闹,看戏的人不少。)

个(葛)坎佑热闹,望戏个(葛)人佑多。(这里很热闹,看戏的人很多。)

个(葛)热闹得猛,汗轧出来沃。(这里热闹得很,汗挤出来了。)

由上面例子可见,临海的副词使用是很有特色的。副词“蛮”,浙江北吴语中常见,副词“猛”,浙江南吴语中也有用的,独有副词“佑”[ix¹³]属临海特有的,这表明临海话的副词应用是集吴语南北之胜,又有自身之长。

(3) (状语)助词“示”(借用同音字)的用法特点

“示”多用在单音形容词重叠式的后面。例如:

慢慢示吃。(慢慢地吃)

好好示讲。(好好地讲。)

从上面例看,其用法与普通话的助词“地”相同。但是它还有一种特殊的用法,例如:

道道示体。(老这样)

道道示体讲。(老这样说)

现归纳临海“一示”的形式有三种:

A××示+动词

B××示+代词(体)+动词

C 道道示+代词(体)

前两种形式通常用,第③种形式等于说“老+这样(那样),比较特别。

论海盐方言的声调

陈忠敏（浙江大学）、张梅静（上海大学）

[摘要] 本文讨论浙江海盐方言声调中的两个特殊现象：1，送气分调；2，古全浊声母上声字今声调的分化以及相关声母清化现象。论文分三部分：1，海盐方言声韵调介绍；2，送气分调，3，古全浊上声今读音以及声母清化现象。

一，声韵调系统

海盐地处浙北，杭州湾西岸。海盐县从属浙江省嘉兴市。本文讨论的方言是海盐县县治武原镇方言。海盐话属北部吴语，具有一般北部吴语的特点，下面是武原镇方言声韵调系统

1. 声母表（26）

p包帮百	p ^h 派胖泼	b暴旁白	m买忙麦	f飞分发	v冯胡佛	
t到党德	t ^h 太讨踢	d大道夺	n拿难农			l路兰力
ts猪珍折	ts ^h 醋超拆			s三僧式	z曹从石	
tɕ精主结	tɕ ^h 去抢切	dʒ桥穷杰	n̄语软玉	ɕ书线血		
k高干角	k ^h 开空壳	g葵共茄				
∅安案约				h灰汉喝	ɦ元活红	

说明：跟韵母-u 拼的 v-，实际读音是β-。

2. 韵母表（42）

ɿ 资支师猪	i 第闭飞耳	u 河故吐努	y 虚雨跪举
ei 倍妹流收	iei 减检连廉	uei 贵桂	
ɛ 减检盖喊		uɛ 关筷	
a 架蔡介	ia 姐野	ua 怪快	
ɤə 短酸竿含			yɤə 杈圆全
ɔ 烧饱抛逃	io 条掉姚绕	uo 官宽幻	
o 爬社瓜花	io 秋旧休油	uã 横 1	
ã 棚冷厂打	iã 良讲洋晾	uĩ 横 2 光讲谎	
ã 桑上刚浪		uən 混困滚	ym 军训云群
ən 沉根本问	in 林兵厅心		
oŋ 红东龙农	ioŋ 胸荣琼雄	uAʔ 刮滑挖	
Aʔ 辣夹杀尺	iAʔ 药甲捏约	uoʔ 核 2 阔 2 或获	yoʔ 缺确月玉
oʔ 落北国核 1			
əʔ 直出各核 3	iəʔ 日铁立力		
	iiʔ 急极些		
m 姆亩			
ŋ 鱼五			

说明：

- a. -u 韵中极少一部分字有 -u/-əu 自由变读，如：“初” ts^hu¹/ts^həu¹、“过” ku⁵/kəu⁵。下文中音标右上角单数数码 1、2、3、4、5、6、7、8 表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等调类，双数或三位数数码则表示调值。
- b. -ã、-iã、-uã 组韵母的实际读音是 -æ、-iæ、-uæ。
- c. -uo? 只出现在与 ñ 相拼，而且也仅仅是少数几个字。

3, 声调八个

海盐方言有八个声调，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 1、阴入 2、阳入：

阴调类				阳调类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1	阴入 2	阳平	阳去	阳入
东 tɔŋ ⁵³	懂动 tɔŋ ⁵²³	冻 tɔŋ ³³⁵	笃 to ⁵⁵	托 to ³⁵	铜 doŋ ³¹	洞 doŋ ²¹³	毒 do ²³

- a. 阴上包括古清声母、次浊声母以及全浊声母的大部分字，另有小部分全浊声母上声字归阳去，详细的讨论见本文的第三部分。
- b. 阴入分两类，清不送气、擦音为阴入 1，清送气为阴入 2，关于送气分调的详细讨论见本文的第二部分。

二，送气分调

海盐方言跟一般吴语一样声调的调类与声母的清浊有密切的关系，清声母配阴调类，浊声母配阳调类，但是海盐方言也有跟一般吴语不同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在入声字里，清声母中的全清（不送气、擦音）跟次清声调的配搭不一致：下面是声母种类跟声调种类的配搭关系：

今音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1	阴入 2	阳入
古四声	53	31	523	335	213	55	35	23
古清浊								
平	全清	高猪低						
	次清	开粗偏						
	次浊		毛聋明					
	全浊		扶平才					
上	全清		比古纸					
	次清		口楚普					
	次浊		女染老					
	全浊		坐静抱		社父			
去	全清			醉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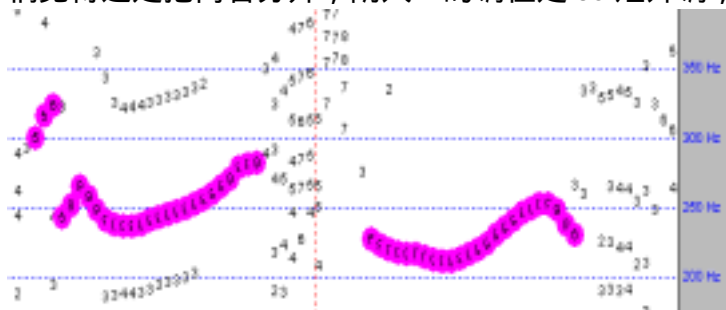
	次清				抗唱怕				
	次浊				岸用	让帽望			
	全浊					树谢饭			
入	全清						急竹笔		
	次清							曲出拍	
	次浊								玉六纳
	全浊								舌俗服

中古浊声母上声字中今绝大多数读阴上调，小部分读阳去调，如：社 $z\gamma\epsilon^{213}$ 、父 βu^{213} 。中古次浊声母去声字在海盐方言中读为零声母的，则归入阴去，如：岸 $\gamma\epsilon^{335}$ 、用 $ioŋ^{335}$ 。古清声母入声字根据今读不送气（包括擦音）和送气分为全清阴入（阴入 1）和次清阴入（阴入 2）两类。次清阴入（阴入 2）是个急升短促调，韵尾带有轻微的喉塞音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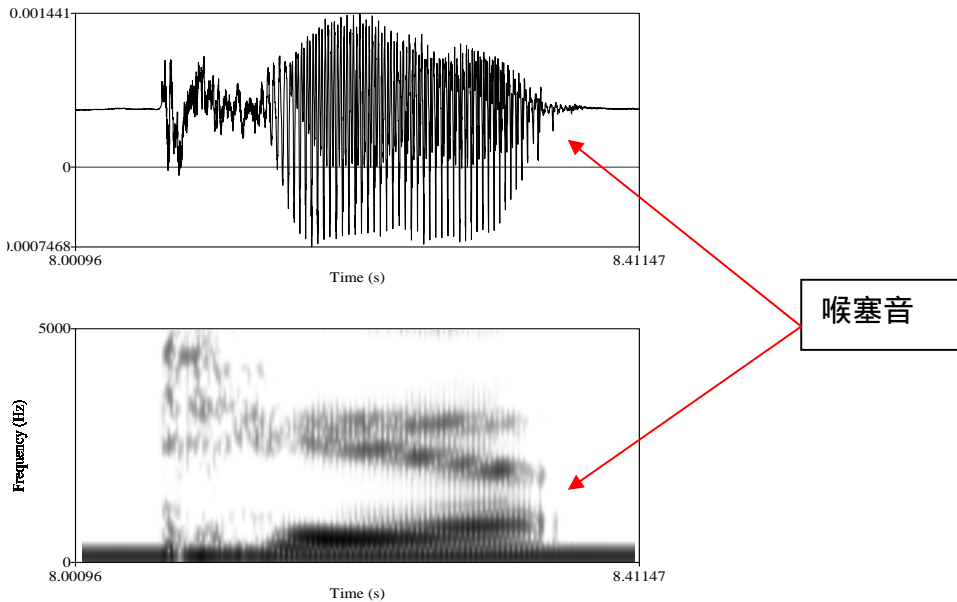
古清声母入声字根据今读送气不送气（包括擦音）分调，不送气（包括擦音）清音读高急促短调（阴入 1），调值为 55；送气清音读高升短调（阴入 2），调值为 35；阳入的调型跟阴入 2 相同，只不过起点略低，是个低升的短促调。下面是阴入 1、阴入 2 及阳入的例子：

阴入 1	八 $pa\gamma^{55}$	答 $ta\gamma^{55}$	发 $fa\gamma^{55}$	哲 $ts\epsilon\gamma^{55}$	割 $k\epsilon\gamma^{55}$	刷 $s\epsilon\gamma^{55}$
阴入 2	拍 $p^h a\gamma^{35}$	塔 $t^h a\gamma^{35}$		出 $ts^h \epsilon\gamma^{35}$	刻 $k^h \epsilon\gamma^{35}$	
阳入	白 $ba\gamma^{23}$	达 $da\gamma^{23}$	罚 $va\gamma^{23}$	特 $d\epsilon\gamma^{23}$	额 $h\epsilon\gamma^{23}$	舌 $z\epsilon\gamma^{23}$

阴入 1 和阴入 2 的调型非常不同，也极易区别，一个是急促短高平调，另一个是急促短升调，倒是阴入 2 与阳入的调值很接近，所以有人认为海盐方言“送气的清塞音和塞擦音逢入声读阳入而不读阴入”（胡明扬 1992），这样海盐话入声只有两个声调，阴入和阳入。我们觉得送气的清塞音和塞擦音逢入声，即阴入 2 的调型虽然跟阳入相似，都是急促短升的调，但是还是有高低之别，阴入 2 调值高于阳入。下面是“塔” $[t^h a\gamma^{35}]$ 、“达” $[da\gamma^{23}]$ 声调曲线抽样图(女声)，前字“塔”的声调起点在 270Hz 左右，后字“达”的起点明显低，在 230 左右，前字“塔”的结尾点在 290Hz 左右，后字“达”的结尾点则相当于前字的起点，在 270Hz 左右。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把两者分开，阴入 2 的调值是 35 短升调，阳入的调值是 23 短升调。



另外的一个不同点是阴入 2 音节结尾时的喉色音尾跟阴入 1 和阳入的相比，要弱很多，但是仍有急促和紧喉的感觉。下面是“铁”[t^hiaʔ³⁵]的声波图和对应的频谱图，喉塞音在韵尾仍能显现。



在汉语方言里送气分调比较突出的方言是吴语和赣语。吴语里送气分调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地区西南角青浦县的练塘方言，浙江嘉兴地区方言以及江苏苏州吴江县等地方言，可是送气分调的类别、特点在这些方言里各具特色。下面是浙江嘉兴地区的海盐、嘉兴，上海地区的练塘以及江苏苏州吴江县黎里方言送气分调的情况：（嘉兴、练塘据陈忠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调查，吴江黎里据钱乃荣 1992 年《当代吴语研究》。）

	阴调类						阳调类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全清	次清	全清	次清	全清	次清				
海盐	53	523		335		<u>55</u>	<u>35</u>	31	213		<u>23</u>
嘉兴	53	44	324	35		<u>55</u>		31	213	13	<u>23</u>
练塘	53	44	523	35		<u>55</u>		31	22	13	<u>23</u>
黎里	44	51	334	413	324	<u>55</u>	<u>34</u>	24	32	213	<u>23</u>

吴江黎里送气分调现象最为明显，除阴平外的其他阴调类都存在分调，也有报导在吴江方言里阴调类的平上去入都发生送气分调的现象（叶祥苓 1958）。嘉兴跟练塘相同，这种现象只发生在阴上调，海盐则发生在阴入调里，浙江嘉兴地区除海盐外其他县也有送气分调的报导（徐越 2006）。各地的送气分调情形并不一致，也

许早期这一地区阴调类平上去入都有送气分调，只不过在现在各地方言里残存的情况不同。

三，古浊声母上声字的声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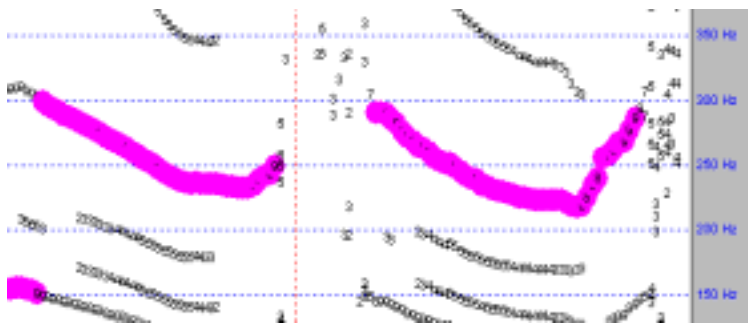
海盐话古浊声母上声字有跟其它吴语不同的地方。古次浊上声字的声调归阴上，古全浊上声字如果是塞音、塞擦音的今单念时大多数念清音声母，声调也归阴上。这样这部分字就有可能跟来源于古清声母的上声字同音。下面是比字的例子：

部(部长)=補 [pu⁵²³]；
被(被子)=比 [pi⁵²³]；
抱=宝 [pɔ⁵²³]；
杜=赌 [tu⁵²³]；
弟=底 [ti⁵²³]；
道=岛 [tɔ⁵²³]；
淡=胆 [tɛ⁵²³]；
动=懂 [toŋ⁵²³]；
静=井 [tɕin⁵²³]；
象像橡=奖蒋 [tɕiã⁵²³]；
柱竖跪=拄主 [tɕy⁵²³]；
近=谨 [tɕin⁵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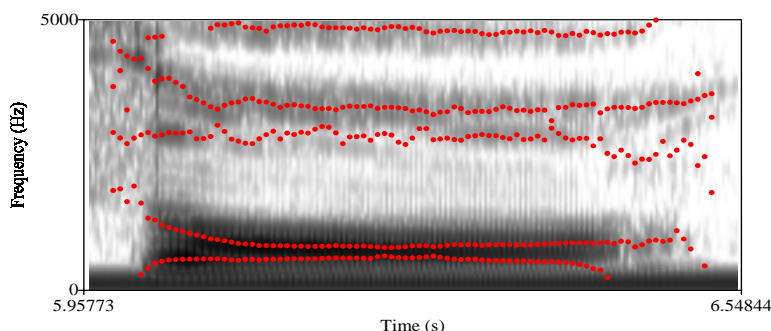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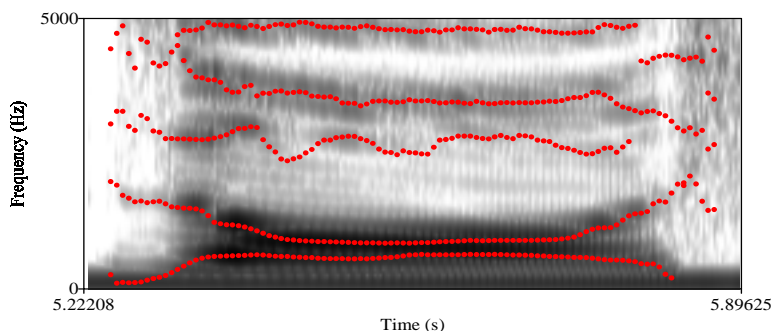
如果是擦音的，今仍读浊擦音，但是声调读阴上，这样就会有跟清擦音同调的现象：

是市士氏 [zɿ⁵²³] 史始使水[sɿ⁵²³]；
范犯 [ve⁵²³] 反[fe⁵²³]；
造皂赵兆[zɔ⁵²³] 扫嫂少[sɔ⁵²³]；
重(轻重)[zoŋ⁵²³] 忪[soŋ⁵²³]；
上(上山)嚷壤[zã⁵²³] 噪爽赏[sã⁵²³]；
杖[zã⁴²³] 省[sã⁵²³]。

上面的每对字韵母声调分别相同，所不同的就是起首声母。下图一对字是“造” [zɔ⁵²³]和“扫” [sɔ⁵²³]（女声）的声调提取，整个声调的拱度（tonal contour）两个字是一致的，起点都在 300Hz 左右，然后下降，只不过“扫”比“造”降得略低，大概在 220Hz，而“造”在 240Hz 左右，下降以后再往上略升到 250Hz 左右。至于“扫”声调的结尾的一段上翘（大概从 250Hz 到 290Hz），只是收声时的假象“声调”，并不是声带在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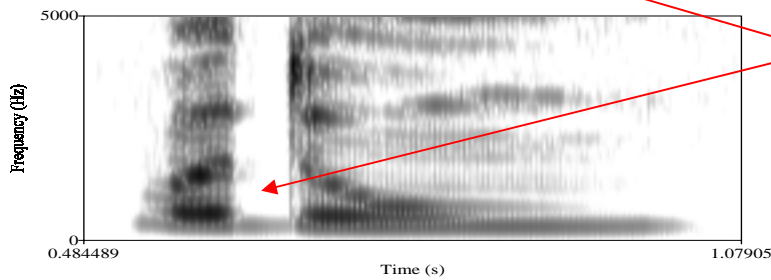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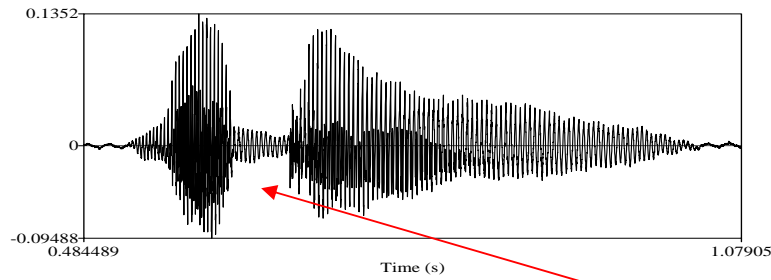


下列频谱图则可以清楚地看出“造”“扫”声母的不同。前者“造”音节共振峰的走向从元音前的辅音就开始，说明发辅音声带已经开始振动，所以声母是浊的；后者“扫”音节共振峰走向则从辅音后的元音开始，说明元音前所发的辅音声带是不振动的，所以声母是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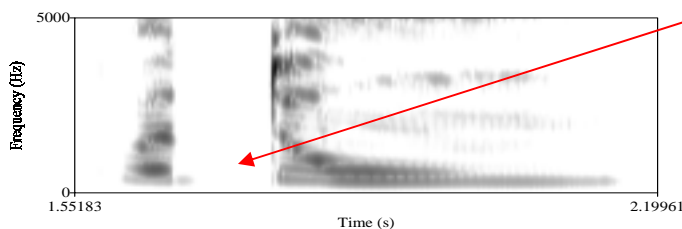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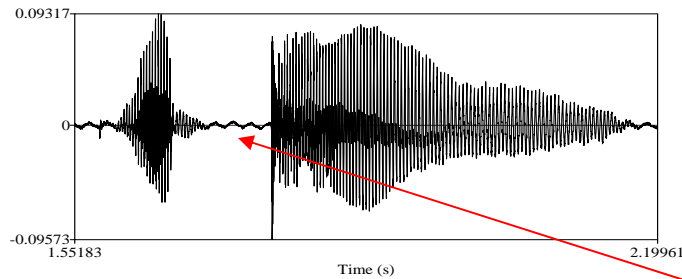


海盐方言上声字这两个特点在整个吴语里是十分突出的，古全浊声母清化在北部吴语十分罕见。在吴语的边界地区，古浊声母有清音化现象，不过这种清音化并不像海盐方言那样跟特定的声调有关。例如地处吴语边界地区的浙南庆元方言古全浊声母进不论平仄一律读作不送气的清塞音、清塞擦音或擦音（曹志耘等2000）；南部吴语的有些方言也有古全浊声母清化的现象，也跟声调的类别有关。例如金华、兰溪方言古全浊声母上声字清化（曹志耘2003），不过，跟海盐方言比较，有两点不同。第一，海盐方言古全浊声母上声字成系统的清化只出现在塞音、塞擦音，至于擦音并没有清化，仍读浊音，但是声调跟清化了的声母一样，配阴上523调。如：“弟=底”[ti⁵²³]；“是市士氏”[ʒi⁵²³]。第二，这些清化了的浊

声母（塞音、塞擦音）字到了连读组中的非首字的位置里又变成浊声母。例如：念单字“动”的声母是[t-]，所以“动”=“懂”[ton⁵²³]。但是两字组“勿动”≠“勿懂”。在“勿动”（不要动）里，后字“动”是一个地道的真浊音，vot 小于零；在“勿懂”（不懂）里，后字“懂”仍是清音。请比较“勿动”和“勿懂”的声波图和频谱图，



“勿动”的“动”声母除阻前声带就振动 (vot<0)。



“勿懂”的“懂”声母除阻前声带无振动 (vot ≥ 0)。

“勿动”中的“动”声母在除阻前有振动，所以声波图上显现声带振动的波形，对应的频谱图有浊音横杠(voiced bar)；“勿懂”中的“懂”声母在除阻前声带不振动，声波图和对应的频谱图在此时是静音段。换句话说，海盐方言全浊声母上声字逢塞音、塞擦音在单念的时候已经清化，但在非首字的位置上仍然是浊音。这种清

浊交替的机制目前尚未清除，但是因为它只发生在上声字里，所以跟上声的声调的性质可能有关。

参考文献

曹志耘等 2000《吴语处衢片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社。

曹志耘 2003 南部吴语的全浊声母《吴语研究》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胡明扬 1992《海盐方言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钱乃荣 1992《当代吴语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徐越 2006 嘉善方言的气流分调《语言研究》第三期。

叶祥苓 1958 吴江方言的声调《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五本）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读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

方一新 姜兴鲁（浙江大学）

对汉语方言史、训诂学研究来说，扬雄《方言》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古代重要辞书。东晋的郭璞是第一位为《方言》作注者，此后直到清代以前，作注、研究者寥寥。由于年代久远，其传世诸本或卷帙亡佚，或刻写舛误，问题很多。有清一代，多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考校、注释等工作，研究成果相当可观；近现代以来续有校释、研究之作。最近，我们有幸读到了华学诚教授新著《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中华书局，2006年9月，下简称《汇证》），全书分上（校释汇证）、下（附录）册，集校勘、注释、资料于一体，洋洋大观，是一部有关《方言》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代表了当今学界《方言》整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兹不揣浅陋，就拜读《汇证》后的一些想法草成此文，希望得到作者和读者方家的批评指正。

壹

本书是作者积二十载研究之功的一部力作。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发凡体例，考订讹误，旁征博引，择善而从。无论是资料内容、体例结构，还是校释本身，都有不少可取之处，约而言之，以下数端值得称道。

一是框架结构较为合理，内容资料也丰赡翔实。

《汇证》一书，分为汇证、附录两大部分。

汇证部分的内容包括“校”和“释”两部分，即校勘汇证和注释汇证。无论是“校”还是“释”，《汇证》所做的首要工作是“汇”，即首先介绍、引述历代各家校释意见，然后才用“按”字发表自己的观点。“汇”的部分体现的特点是“全”，而“按”的部分体现的则是“新”。《汇证》努力搜集了尽可能详尽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历代阐释《方言》的零星资料和有关《方言》的古今论著，基本囊括了国内的相关资料。重点参考了戴震、卢文弨、刘台拱、王念孙、钱绎、王国维、吴承仕、吴予天、周祖谟、徐复、刘君惠诸家。《汇证》在吸收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可谓兼容并蓄，集诸家之大成。

《汇证》的附录内容资料丰富。除词语索引之外，另有“《方言》地理名词释”、“戴疏刘歆扬雄往返书”、“《汉书·扬雄传（节选）》”、“《晋书·郭璞传（节选）》”、“本书主要引用参考文献目录”、“历代《方言》及其注家研

究文献目录”、“历代《方言》及郭注研究文选”等七个附录。上述附录加上索引的篇幅，接近全书的一半。

此外，《汇证》的版本资料也十分丰富。《汇证》一书在古今版本的搜求方面可谓前无古人。共计使用了六种影宋本和覆刻本、影抄本和重刊本，并且把作为底本的《四部丛刊》本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本逐字作了复核。一些版本为前贤所未见。¹《汇证》还使用了明清以来的刊本、抄本、丛书本和校注本，包括各种条校条释的札记，共三十四种，其中仅明本就有十二种，包括清人误认为是宋代曹毅之本而实际上是明代的正德己巳抄宋本。作者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令人叹服。

二是旧注、故训搜罗齐备。

除了《方言》注家、相关研究外，作者对今人的研究也给予关注，引用了王继如（290页）、张民权（307页），特别是李海霞《汉语动物命名研究》，在《汇证》中引用多达数十次，足见作者采摭之勤。

三是校勘审慎，无微不信。

本书名为“校释汇证”，校勘自然是一出重头戏。除了出校记，不改动原文外，《汇证》在校勘方面有这样几个特点：

汇集诸家所说，择善而从。卷一：“延、永，长也。”戴震《方言疏证》校改为“延年长也”，卢文弨《重校方言》辨原文不误，不从戴校；王念孙《方言疏证补》则详举证据，力挺戴校，刘台拱亦同意戴校。（64页）作者详举各家之说，虽不着一字，但倾向性意见已然明了。卷三“軫，戾也”郭璞注：“相了戾也。”戴震据《文选》李善注改“了”为“乖”，卢文弨、王念孙均不同意，作者在征引了这三家之说后指出：“‘了’字不误，戴改非是。”（242页）

商榷前人，订正误说。我们看到，《汇证》在征引前人的同时，也时常与前贤商榷，订正误说。清人戴震、卢文弨、钱绎等以及近现代学者，都是作者商榷的对象。

卷五：“甗，陈魏宋楚之间谓之**甗**；今河北人呼小盆为**甗**子，杜启反。自关而西谓之甗，其大者谓之甗。”章太炎《新方言·释器》：“今人称盘小而庠者为**甗**，转入如狄，遂讹作碟。唐贞元十三年《济渎庙北海坛祭器碑》有‘叠子五十只，盘子五十只’，《宋史·吕蒙正传》作‘碟’。‘叠’、‘碟’皆误，正字当作‘**甗**’。若从声音假借，可作狄、敌，不可作叠、碟也。”《汇证》：“章氏说字太泥。白居易《七年元日封酒》诗五首之三：‘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太平广记》卷二二〇引段成式《酉阳杂俎》：‘乃寘（珠）于茶瓿中，以碟覆之。’《宋史·吕蒙正传》：‘吾面不过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是

¹ 如藏园据宋庆元本覆刻本卷十三末有“湖北黄冈陶子麟刊”八字，由此知此本即陶子麟覆刻本，周祖谟没有见到；日本东文研藏珂罗版宋刊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影宋抄本，周祖谟也没有能够见到。

‘櫟’即《方言》之‘題’，‘櫟子’即郭《注》之‘題子’。后字作‘碟’，亦呼‘碟子’。宋袁文《瓮牖闲评》卷六：‘古者椀、櫟以木为之，故椀、櫟字皆从木。’是从‘木’、从‘石’、从‘瓦’，乃制器材料变更使然，‘是’声换为‘棐’声，则为古今方音之变。‘題’、‘櫟’、‘碟’实为一词。”（364页）作者引经据典，对表碗碟之“碟”的三词題、櫟、碟的考证，剖切合理，十分明通；章太炎拘泥于声音，谓叠、櫟为误，未为的论。

周祖谟《方言校笺》是现代学者的一部高质量的《方言》校笺著作，作者指出其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如卷六：“陂、徭，衺也。”《汇证》引据诸多版本及戴震《方言疏证》，校“衺”为“衺”（后作“邪”），形近之误也。“周祖谟《方言校笺》未改非是。”（422页）

在较为把握的情况下，进行校勘，列举证据，不为无根之谈。

卷二：“遑、獯、透，惊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蹇者或谓之遑，体而偏长短亦谓之遑。宋卫南楚凡相惊曰獯，或曰透。”《汇证》认为此条是误将两条混为一条，即“遑，蹇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蹇者或谓之遑，体而偏长短亦谓之遑”为一条，“獯、透，惊也。宋卫南楚凡相惊曰獯，或曰透”为另一条。根据是“卷六‘遑、骚、虬，蹇也。吴楚偏蹇曰骚，齐楚晋曰遑’，所言方言分布区域与本条互补。卷十三‘灼，惊也’、‘惧，惊也’，但有雅诂，无方言分布。析分为两条，符合《方言》母体重见一般规律。”此外，《广雅·释诂》一：“遑，惊也。”本自《方言》，也可以作为补证。《汇证》所言，证据可靠，当可信从。然则后世学者因不明此条为两条误混所发的改字臆说，可不攻自破。

注意抉发《方言》及郭《注》的体例，采用本校的方法，增强了说服力。

卷一：“于，通词也。”戴震改“词”为“语”，王念孙同。作者按：“《方言》本文称‘通语’凡三十二见，郭《注》称‘通语’凡十余见，而称‘通词’者仅见于此。戴校与全书通例合，当据改。”（73页）

卷一：“格，格亦训来，登也。……梁益之间曰格。”郭《注》“格亦训来”的“格”，戴震校本作“格”，周祖谟《方言校笺》仍作“格”。《汇证》：“作‘格’是也。郭《注》凡言‘某亦训某’，前‘某’必见于《方言》本文，如本卷第三条‘勗勗亦训勉也’，卷十二‘葢亦训敕’，‘勗勗’、‘葢’皆与《方言》本文同。又‘格’训‘来’见卷二。据郭《注》通例和卷二‘格，来也’，此处《注》内‘格’当从戴本改作‘格’。”（87页）

卷三：“执，仇也。”诸多宋本、清人校本“执”作“执”，《集韵》引《方言》：“执，仇也。”戴震《方言疏证》认为“执字不合六书，应即执之讹”，王念孙手校《方言疏证》则改“执”为“执”，注云：“执字见《太玄》。”考《集韵·尤韵》：“仇，或作执。”《汇证》：“‘执’为‘仇’字之或体，旧本虽有作‘执’者，亦不可据，因《方言》非字书，以异体字相释立条与其

释古今方俗语词之例不合。……‘杌’盖方言记音字，扬雄以通语释方言词。……该字宋本作‘杌’，正‘杌’字之误也。”（233页）

这是以扬（雄）证扬，以郭（璞）证郭，所谓本校，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类似的条目又见卷一“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人语而过谓之**過**”、卷二“連、獠、透，惊也”、卷五“自关而西谓之注箕”等条。而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校勘，和作者谙熟《方言》及郭《注》，通晓本、注文体例是分不开的。

贰

校勘之外，《汇证》在注释方面也时有新意。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前进。

首先，在文字说解上，做了不少工作。

《方言》多古字、俗别字，²疏通解释，绕不开古今字、正俗字等关隘。《汇证》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一曰求古字。

卷九：“矛，……其柄谓之矜。今字作**矜**。”**矜**，宋明刻本多作“槿”，孙诒让校“**矜**”为“槿”，吴予天赞同之。《汇证》：“古借‘槿’为‘矜’确有之，《集韵·淳韵》‘**矜**通作槿’可以为证。然味郭《注》‘今字作某’，是晋时已有‘**矜**’字，与‘矜’为古今字。此类例凡四条，均应作古今字观。其它三例为：卷三‘**蓴**’《注》：‘今江东音嵩，字作菘也。’卷七‘**逗**’《注》：‘逗即今住字也。’卷十三‘**甌**’《注》：‘今字作**甌**，音萌。’且本卷下文‘矜谓之杖’《注》云：‘矛戟**矜**，即杖也。’卷十二‘**秘**，刺也’《注》云：‘皆矛戟之**矜**，所以刺物者也。’字亦均作‘**矜**’。据此，今仍其旧，不从孙校改。”（587页）

这一条，根据郭璞注古今字的体例，揭明“矜”与“**矜**”为古今字，与此相类的，还有“蓴—菘”、“住—逗”、“**甌**—**甌**”等，可谓举一反三了。

二曰证俗字。

卷三：“东齐之间**婿**谓之倩。”《汇证》在征引清人注释后，又引征《睡虎地秦墓竹简》、《集韵》、《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武威简》、《唐公房碑》、《徐夫人营洛碑》、晋王羲之《杂帖》、《礼记·昏义》、《干禄字书》、《左传》、《汉书》、《风俗通义》、《博物志》及相关注释材料，证明“婿”的俗写别体，可谓旁征博引了。

三曰考异体字。

卷三：“**辟**，商人丑称也。僻僻，便黠貌也。音擘。”周祖谟《方言校笺》认为：“依《注》义‘便黠貌’疑当作‘音擘’。‘**辟**’《广韵》在麦韵音‘博扈

² 丁介民《方言考》云：“盖雄书多存有古文奇字。”钱绎《方言笺疏》“东齐之间婿谓之倩”条云：“子云于《方言》多俗字。”

切’，便辟字在昔韵‘擗’纽，音‘房益切’。”《汇证》：“‘擗’亦为‘擘’之异体。《集韵·麦韵》：‘擘，搥也。一曰大指，或书作擗。’”（252页）本条是周祖谟《方言校笺》提出质疑，《汇证》通过《集韵》证明“擘”与“擗”为异体字。

其次，在词义说解上，也有不少心得和创见。

一曰注明古义。

卷三：“差、间、知，愈也。南楚病愈者……或谓之慧，或谓之僚。慧、僚，皆意精明。”《汇证》对“慧”独有阐发，释云：“按：《素问·藏气法时论》：‘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王冰注：‘木王之时，故爽慧也。’《灵枢经·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何也？’是‘慧’谓病情减缓而觉轻爽，或清爽。也指眼睛清明。《伤寒论·辨不可下病脉证》：‘身冷若冰，眼睛不慧，语言不休。’《金匱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并治》：‘晕黄去，眼睛慧了，知衄今止。’是其例也。郭《注》云‘意精明’，亦指病愈之状也。”（263页）这样，经过作者的举证、阐发，“慧”指病情缓解、减轻的古义，就灼然可知了。

二曰推阐语源，通过系联同源词，因声求义。

有推求得义由来。

卷十：“占、伺，视也。”《汇证》：“‘占’本指占卜，即古代问卜时察看甲骨坼裂之兆以揣度吉凶之行为。其察看之义与‘𠵼’亦通，故窥视察亦可谓之‘占’。”（705页）

有时候，作者还系联同源词。

卷一：“鲐，老也。……秦晋之郊、陈寃之会曰耆鲐。”对“耆”的解释，作者赞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之说，“当训老人背伛偻也，从老省，从句会意，句亦声。”《说文·句部》：“句，曲也。”此字后面，许慎把均具曲义的“拘”“筍”“钩”三字放在一起作释，云“从句，句亦声”，已经意识到“句”表意兼表声。《汇证》进而阐发云：“从‘句’得声之字皆有曲意，钩之曲谓之‘钩’，軛下曲谓之‘鞣’，迫地芟之之镰谓之‘𠵼’，曲竹捕鱼之具谓之‘筍’，曲脊谓之‘痠’，脯挺谓之‘胸’，蜷跼不伸谓之‘跼’，故人老背伛偻则谓之‘耆’，所指虽异，得名之由则一也。”（60页）

卷八：“鸡，……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伏鸡曰抱。房奥反。江东呼菴，央富反。”钱绎《方言笺疏》已经引征方言、文献中“鸡”又可称为“伛”、“姬”、“呕”等，云：“并与‘菴’同。”《汇证》则谓：“‘菴’及‘伛’、‘姬’、‘呕’诸字，义存乎音，非关乎字构。诸字均从‘区’得声，上古音在影母侯部。”（544页）

这两条，作者都以声音为线索，把相关的同声字系联在一起，从而突破了文字的束缚，因声求义。

第三，在名物词训释上，广求异称。

《方言》十三卷，前三卷和卷六、卷七、卷十二、卷十三等释语词，卷四释服饰，卷五释器物，卷八释兽，卷九释兵器，卷十一释虫。也就是说，有五卷所释为百科语词，对这些百科词语的解释疏通，是《汇证》的一个重要工作。我国古代名物词，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既有同名异实，也有同实异称，情况十分复杂。

《汇证》在“广异称”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卷四：“汗襦，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汇证》指出：“‘汗襦’犹‘汗衣’也。《释名·释衣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古或称中衣、中单，后通称汗衫。……‘汗襦’即近身单层短衫也。”（272页）列举了“汗衫”的古代异称。

卷五：“簟，……自关而西谓之簟，或谓之筴。今云筴，篾篷也。”《汇证》云“篾篷”“文献未见用例，盖晋时口语有之”，进而指出：古时有“篾席”之名，后世有“篾簟”之名，今江淮官话中有“篾垫”，吴语、赣语、闽语中有“篾席”，湘语中有“篾筴”、“篾簟子”，“俱指竹篾编成之席”。（397页）

尽管郭璞注中“篾篷”一称未见文献及方言用例，但作者联系了古今异称“篾席”、“篾簟（子）”、“篾垫”、“篾筴”等称呼，³搜求较勤。

叁

除了整体结构和校勘、注释外，《汇证》还有一些地方也值得称道。

首先，处理材料的方式较为客观，态度较为严谨。《汇证》校勘采用的是“底本式”，而不是通行的“定本式”。“底本”采用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宋本（简称“宋本”），除避讳字依例直接补足笔划外，正文和郭注均依宋本，并对正文和郭注进行了断句标点。这样做有利于客观展现古本差异。《汇证》中客观地转述了校勘和疏解意见，各家主要观点和关键证据都原文引述，不作改动。

其次，实事求是，不知则待质、阙如。《汇证》以按语表达作者的个人见解。如果未能就校勘和疏解提出新的见解，则只“汇”而不“证”。《汇证》对于一些没有把握的问题，不强作解人，而是存疑待质，录以备考。

卷一：“媮，蝉……续也。楚曰媮。媮，出也。楚曰蝉；或曰未，及也。”钱绎《方言笺疏》引《说文》、《玉篇》、《广韵》、《楚辞》及王逸注、《诗经》毛传注释，认为“媮，叠韵兼双声字，急言之则为媮，转言之则为紧，皆

³ “篾筴”，也作“篾折”：四川《教育导报》2006年9月14日《林强：随心而动的教育情怀》：“在麻风村，林强晚上都睡村里的保管室。他把一张篾折折垫在满地的玉米棒子上，然后再铺上自带的睡袋，凑合着睡。”《江西黄页》2006年版481页：“吉水县冠山乡桂元篾折厂；法人：许招兵；主营：生产篾折。”“篾折子”：沙汀《代理县长》：“我不信会在这里拖得出个名堂来的，死了会连篾折子都找不到一张哩！”

续之意也。”丁惟汾《方言音释》认为：“嬛、蝉叠韵，蝉本音读缠，续断谓之蝉，楚读蝉为嬛音，故云‘楚曰嬛’。”《汇证》按：“‘嬛’之训续，于故籍无征。钱氏辗转求解，可备参考；丁说以方音解之，止于推测，亦难论定。”（80页）

卷三：“枙，随也。枙柱令相随也。”戴震《方言疏证》、钱绎《方言笺疏》“均以‘支柱’解‘枙’，以申说郭《注》‘枙柱令相随’之训”，《汇证》认为戴、钱观点“殊难信据”；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枙”假借为“趣”，然并未见其引证；方予天《方言注商》认为：“‘枙’之训随，乃‘从’之转音。”《汇证》认为吴说“亦属悬测”。诸说莫衷一是，故《汇证》指出：“‘枙’之何以训‘随’，存疑待质。”（250页）

类似存疑条目不一一列举。

第三，征引广博。《汇证》除了大量搜集前人的研究成果外，在训释考证的过程中广泛地征引文献资料。

如卷一“漫台、胁阅，惧也。”，《汇证》在证“漫台”一词时引用了《敦煌变文集》、元曲《东堂老》及《对玉梳》的材料；（50页）卷三“东齐之间聿谓之倩。”在梳理“聿”字形体流变的过程中先后征引了汉《礼器碑》、《仙人唐公房碑》、《汉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武威简》、《徐夫人营洛碑》、王羲之《杂帖》、《礼记》、《干禄字书》、《左传》、《风俗通》、《博物志》、《三体石经》、《校官碑》等材料；（179页）卷七“汉漫，眠眩，懣也。”在证“眠眩”一词时引用了宋王安石《梦黄吉甫》诗；（526页）卷十一“蚍蜉，齐鲁之间谓之蚍蜉，西南梁益之间谓之玄蚍，燕谓之蛾蚌。”在证“蛾蚌”一词时引用了《醒世姻缘传》及《聊斋俚曲》的材料。（741页）以上各条可以看出《汇证》在征引文献方面可谓旁征博引。

第四，联系方言。《汇证》的研究方法，从总体上看主要是综合比较，翼以旁证，较前人突出的一点是联系方言进行论证。

卷一：虔，嬛，慧也。谓慧了。音翻。秦谓之漫，言漫詭音。詭，大和反。漫，莫钱，又亡山反。晋谓之慧，音惶，或莫佳反。宋楚之间谓之健，言便捷也。楚或谓之譚。他和反，亦今通语。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或谓之鬼。言鬼眇也。

汇证[一三]：鬼眇：戴震《方言疏证》改作“鬼岷”，云：“岷俗作脉，因讹而为眇，后卷十内‘岷慧也’，注云‘今名黠为鬼岷’。”卢文弨、王念孙、钱绎诸家俱从戴改。周祖谟《方言校笺》云：“眇为古文视字，今北京人谓小儿慧黠曰鬼视。今不从戴本改。”按：王氏手校明本改作“脉”。“岷”与“脉”同，戴、王校改是也。《文选》潘岳《射雉赋》“不见自鷲”徐爱注引《方言》郭注：“俗谓黠为鬼脉。”一九一六年，《番禺县续志》载“广州谓黠慧者曰鬼马。”今广州人说“鬼马”音[kwei³⁵ ma¹³]，广东中山、隆都属闽语，也有这一说法，音[kur²⁴ ma²⁴]意思均为聪明而狡猾。“岷（脉）”上

古音明母鱼部，“马”上古音明母锡部，二字双声韵转。粤语、闽语之“鬼马”盖即郭璞所说之“鬼𧈧”。今方言虽有“鬼视”一词，然非谓“小儿慧黠”，乃谓相貌难看，亦云“鬼相”。如江苏的泰州、兴化、东台一带斥人常云“鬼视样子”、“鬼相样子”。还可转作名词，当用于面称时则含有亲昵意味，如兴化、东台话说：“你这鬼视什么时候来的？”即是其例。据此，不从周校。（13页）

此条是利用现代方言纠正前人校注的典范。《汇证》利用音韵证明现在粤语、闽语中“鬼马”与戴氏所改“鬼𧈧”为双声韵转，意思相同。而周氏所言“鬼视”在现代江苏的泰州、兴化、东台方言中仍然存在，但非“小儿慧黠”之义，乃“相貌难看”之义。此外，笔者还可以补充的是，“鬼视”一词，不独现在方言中存在，古代文献中也有例证，但它是作动词，如：“**𧈧**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旧唐书·卢**𧈧**传》）此“鬼视”为偏正结构，刻理解为“以鬼视之”。

其他如卷一“**踏、蹠、跣**，跳也。”条，《汇证》在证“**跣**”有“跳”义时引用了闽语；（85页）“**扞、撻、搯、挺、取**也。”条，《汇证》在证“**扞**”有“取”义时引江苏常州、广东广州方言、阳江、北京、四川成都、江西南昌、福建厦门等地方言为证；（89页）卷二“**殄、殍**，微也。宋卫之间曰殄。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病而不甚曰殄殍。”条，《汇证》引四川荣县方言、甘肃武威方言证“**殄殍**”一词有“病而不甚”义。等等。

第五，详注出处，遵守学术规范。

《汇证》旁征博引，引证资料非常丰富。无论是引述他人观点还是引用古今文献材料，《汇证》都认真详细地注明出处，不掠人之美，体现了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

肆

一部百万字的巨著，当然不可能没有缺点。毋庸讳言，本书也存在着一些疏失。

一是个别原文的校录或校勘尚可斟酌。

卷二：“**託**，寄也。”《汇证》：“**託**：福山王氏天壤阁刊景宋本及诸明本作‘托’，清人校本俱作‘托’，本条下文亦作‘托’。……按：《集韵·号韵》：‘**託**，信也。’《正字通·言部》：‘**託**，音耗，音信也。俗曰音耗，别作耗。’是‘**託**’与‘托’音义迥异，乃形近而讹，当据下文改作‘托’。”（137页）

按：抄本写卷中，从“屯”之字常常写作“**𠂔**”，以敦煌文书为例，“屯”或作“**𠂔**”，“钝”或作“**𠂔**”（**𠂔**），“顿”或作“**𠂔**”，“饨”或作“**𠂔**”（**𠂔**），并其例。疑“**託**”即“託”（托）之俗体，与读“hào”表音信义的“託”当

非一字。“託”（托）敦煌文书或作“託”，⁴与此相近。故似云“託”即“託”（托）之俗体即可，不必说是“形近而讹”。

卷二“逞、苦、了，快也七”条郭注：“苦而为快者，犹以臭为香……但为存，此训义之反复用之是也。”《汇证》：“但：程荣《汉魏丛书》本作‘徂’，清人校本俱作‘徂’。按：‘徂，存也’，《尔雅》文，郭璞《注》‘以徂为存’云云，是当作‘徂’，形近而讹作‘但’也。”（140页）

经查四部丛刊本《方言》，原文似作“徂”（右边竖线与横线相连，左边略有空缺），而非“但”。“徂”当即“徂”之或体，古从“彳”从“彳”之字往往相通，如“仿/彷彿”、“佛/佛”、“傍/彷彿”、“伺/徇”之比。

写本、刻本中，有些字的确定需根据上下文意，如“已”、“己”、“巳”均作“巳”，要根据文意定。类似的有卷六“或曰徂但，伺也”（441—442页）、“坦，场也”（456—457页）、卷十“擗，取也”（707—708页）等，似也应该据文意及郭《注》定为“徂”、“徂”、“坦”、“擗”等。

卷十：“擗音策，好也。”《汇证》：“策：字之误也，当作‘策’。戴震《方言疏证》作‘策’是也。”（654页）

按：“策”，即“策”的俗字。《颜氏家训·书证》：“简策字，竹下施束；末代隶书，似杞宋之宋。”《干禄字书》：“策、策，上俗，中下正。”《龙龕手鏡·竹部》：“策，俗；策，今。”大正藏本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七玄应《对法论》音义卷八“勤策男”：“初革反。策，驱也。”（54/622/c）⁵并其证。

卷五：“炊篋谓之缩，……或谓之𦉳。音旋。江东呼浙篋。”《汇证》：“浙篋：戴震《方言疏证》订正‘浙’为‘浙’。按：静嘉堂文库藏影宋抄本、王氏天壤阁翻刻本、藏园覆刻宋本、华阳重刻宋本俱作‘浙’，是‘浙’为‘浙’字之讹也。”（367页）

按：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抄本写卷从“才”从“木”往往不分，后世刻本也不乏其例。“才”“木”二部混用，六朝碑刻即已如此，如“哲”，碑刻或作“𦉳”（齐静明造象）；“浙”，敦煌本《伤寒论》（S.202）作“𦉳”，⁶均其例。似说明“浙”即“浙”字俗写即可。

二是少数解释或举例，似欠周全。

卷二：“拈捎，选也。此妙择积聚者也。”《汇证》：“妙择：按：言精心选择。……亦言‘妙选’，汉人已有此语。”举《汉书·刘辅传》“妙选有德之世”、刘向《列女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选也”。（150页）

“妙选”有动、名二义，动词指精心选择，名词则指选出的精品。《列女传》所谓“妙选”指精品，似应说明。

有些说解，不够明晰。

⁴ 以上敦煌俗字，均据黄征《敦煌俗字典》，分见95、41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⁵ 参看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47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⁶ 据秦公《碑别字新编》和黄征《敦煌俗字典》。

卷十：“𦵏、莽，草也。”《汇证》：“𦵏，钱绎《方言笺疏》：《说文》：‘𦵏，草之总名。’《释草》云：‘𦵏草。’舍人《注》云：‘凡百草，一名卉。’郭《注》云：‘百草总名。’……”（695页）

𦵏，即“卉”字，应予说明。又《释草》引文似应标作：“𦵏，草。”有些字词的说解归属不明。

卷十三：“吴，大也。”《汇证》引钱绎《方言笺疏》解释“吴魁”“吴科”“吴戈”之名，谓“然则吴魁犹言大盾，不必出于吴，亦不必为魁帅所持矣”。（893页）

按：此为王念孙《广雅疏证》里的话，钱绎用其说，而未注明出处耳；不如径引《广雅疏证》。

三是少数条目下推衍、举证的范围尚可更广一些。

有些例子尚可作更广泛的联系和推阐。

卷九：“车枸簍……南楚之外谓之篷，或谓之隆屈。”郭注：“尾屈。”郭璞注“尾屈”二字，卢文弨《重校方言》改作“屈尾”，刘台拱《方言补校》则赞同作“尾屈”。王国维《书郭注方言后三》：“卢据宋本改为‘屈尾’，然‘尾屈’二字是音，非义。高诱《淮南·原道训注》：‘屈，读秋鸡无尾屈之屈。’是‘尾屈’二字乃汉魏以来成语，故景纯取以为音，改为‘屈尾’者非也。”《汇证》云：“按：王氏所论甚确，不当从卢校改。”（599页）

按：“尾屈”不当改为“屈尾”，⁷刘台拱、王国维所说是。唯其理由尚可补焉。高诱《淮南子注》“屈，读秋鸡无尾屈之屈”，是“尾屈”二字不光表音，而且表义。屈，也作“掘”，秃、钝之谓。《抱朴子内篇·仙药》：“又千岁燕，其窠户北向，其色多白而尾掘，取阴干，末服一头五百岁。”《梁书·侯景传》：“天监中，有释宝志曰：‘掘尾狗子自发狂，当死未死啮人伤。’”掘尾，言秃尾也。⁸

卷十一：“蠡，……其大而蜜谓之壶蠡。”郭注：“今黑蠡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或呼笛师。”《汇证》：“‘笛师’之名，文献无徵，郭璞之说盖来自当时人语，不宜轻议其非。”（739页）

按：《汇证》谓“不宜轻议其非”，所说是也。尚可补充的是，“师”指学有专长、精通某种技艺的人。《孟子·告子上》已有“场师”，中古佛经中这类称呼则多见。三国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五有“冶师”（铁匠），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二有“饼师”（烙饼师傅），后秦鸠摩罗什译《杂譬喻经·木师画师喻》有“木师”（木匠）和“画师”（画家），旧题三国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八有“舞师”（舞蹈家），失译《佛说櫛女祇域因缘经》

⁷ 《淮南子·说山》：“积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缚手走不能疾；飞不以尾，屈尾飞不能远。”或为卢文弨校改的根据。但此处“屈尾”犹言使尾弯曲，“屈”如字读，当非郭注之义。

⁸ “屈”“掘”有秃义，蔡镜浩已发之，参看《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

有“医师”（医生）；又有猎师、捕鸟师、结花鬘师、工匠师、金师、相师、船师、瓦师、砖师、造屋木师、造酒食师，等等。⁹“笛师”之名，构词方式与此相类。盖形容黑蜂“穿竹木作孔”且能嗡嗡作声，戏称为“笛师”耳。

《太平广记》卷四二八“笛师”条（出《广异记》）记云：“唐天宝末，禄山作乱，潼关失守，京师之人于是乌散。梨园子弟有笛师者，亦窜于终南山谷中。有兰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乱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声，散漫山谷。”后有一“虎头人形”之物来，要求笛师再吹奏，笛师于是连奏五六曲，并趁此物睡着之际得以逃脱。是“笛师”指笛子演奏者，此为后代用例。

《汇证》征引材料十分广博，但于佛经材料却无一征引，此其不足。

卷四：“**纻**纻谓之褱。”郭注：“今又呼为凉衣也。”《汇证》引《原本玉篇残卷》引郭璞注作“今亦呼凉衣也”。（300页）

按：“凉衣”可举《世说新语·简傲》：“（王）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

卷十：“愷，恨也。”郭注：“愷者多情恨也。”《汇证》引戴震、卢文弨、周祖谟诸家之说，谓“情”应作“惜”，是也。（658页）

按：“惜恨”六朝时未见他例，但隋唐以后有用例，如：唐李商隐《肠》诗：“有怀非惜恨，不奈寸肠何！”也作“恨惜”：《说文》：“吝，恨惜也。”另有不少文献用例，《后汉书·方术传下·华佗传》李贤注：“本字书无‘**黏**’字，相传音女廉反，然今人无识此者，甚可恨惜。”

卷十二：“遵、遑，行也。”郭注：“遑遑，行兕也。鱼晚反。”《汇证》：“遑：郭璞以叠音词为释，谓‘行兕也’。盖当时言语有之矣，文献用例未详。”（835页）

按：《敦煌变文集·李陵变文》有“陵军**髡髡**向前催，虏骑芬芬逐后来”的话，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释“**髡髡**”为“强力谏诤或强力坚忍貌”，疑此例“**髡髡**”与《方言》“遑”、郭注“遑遑”为声近义通之词。

四是有一些排校疏误。本书装帧漂亮，印制精美，总体上看，排校质量较高。

有少量误字：第178页第7行，“仙人唐君房碑”，“君”字应改为“公”字，《仙人唐公房碑》现立于西安碑林。185页第1行，“按：盖之言获也。”第二个“获”字应改为“辱”，即下文引王念孙《广雅疏证》：“获者，辱也。”201页第8行：“《尔雅》曰：‘策，刺也’”，“刺”字当作“刺”。272页第8行“会稽曲录”，“曲”字应作“典”。325页第2行：“**鞞**角”，“**鞞**”应作“鞞”，本条中下文还有4处均应据此改正。1579页第7行，“《尔雅》”应改为“《尔雅》”。

⁹ 参看拙编《中古汉语读本》49、50、5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也有若干标点、字号失误。63 页第 3 行，“延年长也”中间应加逗号，即“延，年长也”。下文第 5 行 1 处、第 8 行两处、第 9 行 1 处、第 13 行 1 处、64 页第 3 行 1 处均应据此改正；63 页第 6 行，“延永长也”应改为“延、永，长也”；63 页第 7 行“延长也”应改为“延，长也”，下文 64 页第 2 行 1 处、第 3 行 1 处均应据此改正。605 页倒数第 2 行，“家君曰：《晋书》潘岳疾王济、裴楷乃题阁道为谣……”一句，“裴楷”与“乃”之间应加逗号，即“家君曰：《晋书》潘岳疾王济、裴楷，乃题阁道为谣……”

237 页第 13 行：“𧈧，字之误也。”“𧈧”字比其他字字号小一号，应放大。

上来所说，大醇小疵，固无伤于大雅；且未必有当，聊供作者参酌而已。

总而言之，《汇证》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她的问世，一定会受到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的欢迎。

浙江吴语的特征

傅国通（浙江大学）

在浙江境内吴语地广人多，是浙江省的主体语言。吴语分布全省各个县市，包括浙南闽语分布区的苍南、洞头等县，也包括浙西徽语分布区的淳安县和建德市。

各地吴语（地点）方言，歧异纷呈，令人眼花缭乱。在已调查的 70 多个地点方言中，还没有发现有哪两处方言是相同的。明清时代，浙江省设有 11 个府（杭、嘉、湖、宁、绍、台、温、处、金、衢、严）75 个县。可以说每一个县都至少有一种方言土语。比如今临安市原是临安、昌化、於潜三个县，那里仍有临安话、昌化话和於潜话；今金华市原是金华和汤溪两个县，那里的金华话和汤溪话依然殊异。

吴语作为一个汉语方言区，内部虽然有诸多错综复杂的分歧，但是异中见同，有其内部一致和比较一致的语言特征，与闽语、粤语、赣语等汉语方言区有别。以下分别简述语音、语汇和语法方面的特征。

一 语音方面

声母

1、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如：[b] [d] [g] [dz] [dʒ] [z] [ʒ] [v] [ɦ]等。保持“帮滂并”“端透定”“见溪群”等古声母（全清、次清、全浊）的三分系统。一般是“帮端见”母今读不送气清音[p t k / tɕ]，“滂透溪”母今读送气清音[pʰ tʰ kʰ / tɕʰ]，“并定群”母今读不送气浊音[b d g / dʒ]。例如：

	豹 _帮	炮 _滂	匏 _并	丹 _端	滩 _透	檀 _定	贡 _见	空 _溪	共 _群
杭州	pɔ	pʰɔ	bɔ	tɛ̃	tʰɛ̃	dɛ̃	koŋ	kʰoŋ	goŋ
宁波	po	pʰo	bo	tɛ	tʰɛ	dɛ	koŋ	kʰoŋ	goŋ
温州	puɔ	pʰuɔ	buɔ	ta	tʰa	da	koŋ	kʰoŋ	dzyɔ

（少数方言，如庆元话古全浊声母全部清化，读不送气清音。又如金华话白读音上声全浊声母清化，读不送气清音。）

这是吴语最重要的语言特征，也是目前区分吴语与非吴语的首要标准。此外，吴语在语音上还有下述一些特征。

2、古疑母字多数今读鼻音声母：在洪音前读[ŋ]声母，在细音前读[m]声母。例如：

	湖州	绍兴	宁波	临海	瑞安	衢州	丽水
牙:	ŋa	ŋo	ŋo	ŋo	ŋo	ŋa	ŋuo
义:	ŋi	ŋi	ŋi	ŋi	ŋi	ŋi	ŋi
岳:	ŋoʔ	ŋyoʔ	ŋoʔ	ŋoʔ	ŋo	ŋəʔ	ŋɿʔ
玉:	ŋioʔ	ŋioʔ	ŋioʔ	ŋioʔ	ŋyo	ŋyaʔ	ŋioʔ

3、古日母字今有文读音和白读音的分别，文读音一般是擦音声母[z]或[ʒ]（少数字读塞擦音dz或dʒ），白读音是鼻音声母[n]或[ɲ]。非口语常用字一般只有文读音，口语常用字也有的没有文读音。以下举例，斜线前为文读音，后为白读音。例如：

人:	嘉兴	zen/nin	绍兴	ziŋ/niŋ	定海	zoŋ/niŋ	温州	zaŋ/niŋ
肉:	平阳	zo/niu	衢州	ʒyəʔ/ŋyəʔ	金华	ʒyoʔ/ŋyoʔ	永康	zu/niu
日:	湖州	zəʔ/niəʔ	富阳	ʒieʔ/nieʔ	宁波	ʒyəʔ/nieʔ	永嘉	zai/ne

“儿、耳、二”多数方言白读鼻音自成音节，如温州都读成[ŋ]，声调分别为阳平、阳上、阳去；金华都读成[n]，声调分别为阳平、阴上、阳去。

杭州方言一般不分文白读，多为文读音。

4、古微母字今有文读音和白读音的分别，文读音一般是擦音声母[v]（少数读零声母），白读音是鼻音声母[m]，少数是 [m n ŋ] 自成音节。非口语常用字一般只有文读音，口语常用字有的无文读音。以下举例，斜线前为文读音，后为白读音。例如：

蚊:	平湖	vən/mən	湖州	ven/men	奉化	væŋ/mæŋ	乐清	vaŋ/maŋ
晚:	永嘉	va/ma	海盐	ve/mɛ	仙居	va/ma	临安	fiue/mɛ
尾:	乐清	vi/mi	江山	vi/mie	湖州	vi/m	长兴	vi/n
望:	嘉兴	vā/mā	余杭	vā/moŋ	宁波	vɔ̄/mɔ̄	金华	vaŋ/moŋ

杭州方言只有个别字有白读音，如“晚”[mɛ]阴上。

5、“鸟”字，文读音为鼻音[n]声母，白读音为塞音[t]声母，与古音（端母）“都了切”相合。例如：绍兴[nio/tio]，临海[niɿ/tiɿ]，温州[nia/tie]，金华[niau/tiau]，宁波[nio/tio]。

“蟹”字，古音胡买切，开口二等上声蟹韵匣母；今音读清音声母[h]或[c]，即读如晓母，不符合匣母演变规则。例如：宁波、绍兴、温州[ha]，杭州 [ciɛ]，武义[cia]。

“懈”字，古音古隘切，开口二等去声卦韵见母，今音读浊音声母[g]或[dz]，即读如群母，不符合见母演变规则。例如：杭州、宁波、绍兴、义乌 [ga]，永康、武义[dzia]。

韵母

6、古咸、山两摄的字，今音韵母不带鼻音尾，读口音韵或鼻化韵。例如：

	南	胆	店	滩	变	短	全
杭州	nẽ	tẽ	tiẽ	t'ẽ	piẽ	tuõ	dziẽ
宁波	nei	te	ti	t'e	pi	tø	dziY
台州	nø	te	tiE	t'e	piE	tø	zyo
温州	nø	ta	ti	t'a	pi	tø	fiyø

少数地点如松阳、遂昌等，仍收鼻音尾。

7、古蟹摄二等字，今音韵母不带元音[i]尾，读开尾韵母，例如：

	排	柴	斋	卖	奶	矮	败	怪
永嘉	ba	za	tʂa	ma	na	a	ba	ka
云和	bɔ	zɔ	tʂɔ	mɔ	nɔ	ɔ	bɔ	kua
嵊州	ba	za	tʂa	ma	na	a	ba	kua
永康	bia	zia	tʂia	mia	nia	ia	bia	kya

8、古深、臻、曾、梗四摄的字，今音有鼻音韵尾的，一般为[-n]或[-ŋ]，但不对立，无辨义功用，亦即只有一个鼻尾音位。例如：

	金=斤=京	林=邻=灵	吟=银=凝=迎	针=真=蒸=征
杭州	tʂiŋ	liŋ	niŋ	tʂəŋ
嘉兴	tʂin	lin	niŋ	tʂən
宁波	tʂiŋ	liŋ	niŋ	tʂiŋ
温州	tʂiaŋ	leŋ	niŋ	tʂaŋ ≠ tʂeŋ

9、古咸、山两摄见系一二等字，多数地点不同韵，其二等字白读音为洪音。例如：

	德清	长兴	临安	义乌	永康	诸暨	永嘉
咸 _一 敢	kø	kɣ	kœ	kʷ	kʷɣ	kø	kø
咸 _二 减	kɛ	kɛ	kɛ	kɔ	ka	kẽ	ka
山 _一 肝	kø	kɣ	kœ	kʷ	kʷɣ	kø	kø
山 _二 奸	kɛ	kɛ	kɛ	kɔ	ka	kẽ	ka

10、“大”字，白读音“唐佐切”，果摄开口一等去声个韵定母；文读音的韵母接近北京音[a]，大都符合蟹摄开口一等去声泰韵定母“徒盖切”。例如：绍兴、萧山[da/do]，嘉兴、嘉善[da/dəu]，长兴、安吉[da/du]，金华、汤溪[da/dʊɣ]，温州、瑞安[da/dʁu]。

11、“打”字读“德冷切”，梗摄开口二等上声梗韵端母，不跟假摄开口二等马韵相混。例如：海宁、湖州[tã]，嘉善、桐庐、新昌[tæ̃]，平湖、嘉兴[tã]，遂昌[tiaŋ]，温州[tiẽ]，永嘉[te]，金华[taŋ]，东阳、义乌[nɛ]（端母读鼻音）。

杭州多读[ta]，跟“冷”字不同韵，跟北京音相同，不合“德冷切”。

声调

12、声调分类以古“平上去入”的调类系统为基础。不管今分几个调

类，都依声母的清浊分为阴调和阳调两类。阴调只拼清音声母，包括紧喉鼻流音声母；阳调只拼浊音声母，包括带浊流鼻流音声母。可以简括为“阴清阳浊”。

13、分8个调类的最为普遍，有40来个方言点，如绍兴、温州、嵊州等。其次是7个调类的，有20来个方言点，如杭州、金华、丽水等。分6个调类的有5-6个方言点，如永康、诸暨等。此外，还有9个调类的，如嘉兴。5个调类的，如宁波新派。4个调类的，如慈溪浒山。7-8个调类是主要类型。8个调类即“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少于或多于8个调类的都在8个调类的格局上分并增减。

14、各地吴语，不管调类系统相同与否，其调值大都自成系统，一地一套模式。但也有共同的特点：①阴调清声母字调值较高，阳调浊声母字调值较低。可以简括为“阴高阳低”。②舒声平上去的调值舒长（上声有例外），入声的调值短促（温州等方言例外）。可以简括为“舒长入短”。③多数点调域较窄，调值一般不很明朗清晰，同阴调或同阳调之间难区分，一般绝对音高偏低。

15、上声，尤其是全浊上，在声调分类中除8调方言外大都发生变化：①全浊上归阳去，如杭州。②全浊上归阳平，如临海。③全浊上归阴上。如金华白读音。④次浊上归阴上，如余杭。⑤次浊上归阳平，如温岭。⑥次浊上归阳去，如安吉孝丰。⑦清上归阴平，如象山。⑧清上归阴去，如兰溪文读音。⑨次清上归阴去，如嘉善。⑩次清上归阳去，如平湖。

16、入声已经发生不同情况的变化：①调值变舒长，调类仍为入声，如温州片。②调值变舒长，入声调类消失，清入并入阴上，浊入并入阳上。如婺州片的永康。③部分入声字的调值变舒长，有的并入舒声调，有的仍为入声。如金华部分清入字并入阴去，部分浊入字并入阳去。武义部分浊入字并入阳上，部分浊入字仍为入声。义乌（7个调的）清入并入阴平。

17、调类系统有简化趋势，上声的分并是调类趋简的滥觞。70多个方言点，少于8个调类的有30多个方言点。其中多数是7个调类的。少数为6个调类，也有4个、5个调类的。都说宁波方言是7个调类，其实宁波城里，6个、5个、4个调类的都普遍存在。宁波市郊庄桥镇，宁波辖区慈溪市、余姚市4个调类早已成为主流。从各地调类简化的现状看，似有两种简化的途径和方式：一是“入声舒化，并入舒声调，平上去舒声调不变”，可以称为永康方式；二是“舒声混化，平上去逐步合并，最终并为阴阳两个舒声调，入声不变”，可以称为慈溪方式。

18、连读变调现象很普遍，包括一般的纯语音的变调及跟语义语法结构有关的变调。以语音变调说，浙北片以后变型为主，其他各片以前变型为主。连调模式种数比连读前的连调组合种数少得多。如武义方言两字连调组合有64种，而连读后的连调模式只有27种。

二 词汇方面

方言词汇特征一般指方言词汇和共同语词汇的差异部分，并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词汇方面。下面列举一些浙江各地吴语内部一致或多数一致的方言特征词语，以及从词义和词形构造方面比较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特点。

(一) 一般常用的方言特征词

日头 太阳。有的也写作热头。

蛸 虹。音吼_{去声}。通常写作蜃，也是同音借用字。从字形看，写作虫后比较好。

面、面孔 脸，脸蛋。

借手 左手。有的写作济手。右手说顺手。

新妇 儿媳妇。

囡 女儿。

事干、事体 事儿、事情。

生活 活儿，一般指农活儿、手工活儿。

用场 用处，用途。

花头 花样。

铜钲 一种货币，泛指钱财，钲音田。

镬 铁锅。

薄刀 切菜刀。

鹞 风筝。也说鹞子、鹞儿或纸鹞。

料作 作料。

量气 气量。

轮盘 轮儿。

脚 留在容器底下的剩余物。茶脚，油脚，酒脚。

窠 窝。鸡窠，被窠。

籰 音部，竹编似箩筐的器具。

漉 音窝_{去声}，粪便。通常写作污，但戈韵和模韵有区别的方言，音不合。

活狲 猴子。也说胡狲。（活是胡的促化音）

片 音如盘，量词，一片店。

部 量词，一部汽车。

绞 量词，两绞毛线。

坎 量词，一~路，两~字。

廿 数词，二十。~也可写作念。

两 数词，可用于序数。两年级，第两名。

困 睡，睡觉。也说~觉。困的分化字。

漉 音铺，液体沸腾溢出，也指容器里粒状或粉状物盛得太满撒

落出来。

扞 音跨，捕捉，把握。~鱼，~笔。
掇 双手端物。钵头~过来。
汰 洗涤。~衣裳。
掇 强予。硬把东西送给或卖给人。
逮 音耕，钻，窜。小伢儿不要~来~去。
落 私下克扣钱物。裁缝弗~布，老婆出屁股。
乌 熄灭。煤炉~掉勒。
过 传染。
调_{阳去} 换。
调排 捉弄。
嬉 游玩。
佗 音驮，拿，取。
解 用锯子锯。解板。
推板 差，不好，相差。
灵清 清楚。
后生 年轻。
值钿 疼爱，怜惜。
做人家 节俭
阔 宽
狭 窄
靳 音斤，吝啬，当用的财物舍不得用。
壮 (人)胖，(动物)肥。
(粥)薄 稀。
(粥)厚 稠。
(人)长 高
(看)牢 (看)住
木 (思维、行为等)反应慢，不灵敏。

弗、 否定副词，跟“不”相当。

忒 音脱，程度副词，跟“太”相当。

颯 音夷_{去声}，表示重复或并立的副词，跟“又”类似。《山歌》作唳。

个 助词，相当于“的”。声母是[k]，有时念浊音[g]或[ŋ]。

(二) 古语遗留的方言特征词

有些古语词在普通话里已经不用，而在各地吴语里仍然沿用，成为常用词。选录一些如下：

篔 挡住容器里的固体倒取或倒去液体。《广韵》“鄙密切：去滓”。

庖 放食物食器的厨子。《集韵》：居拜切，“所以度食器者”。
 箸 筷子。《集韵》：迟据切。《玉篇》：“饭具也”。
 筵 晒衣服用的竹竿儿。《集韵》：下浪切，“竹竿也”。
 埽 尘土。《集韵》：蒲蒙切，“～，尘也”。
 榘 核儿。《集韵》：胡骨切，“果中实也”。
 皴 皮肤受冻或被风吹而干裂，也指土地或器物的裂缝。《集韵》：耻格切，“皴也”。
 榘 桃柴等用的担扛，两头尖或不尖的。《集韵》：粗丛切，“担两头锐者”。
 穿 斜柱，支撑。《集韵》：耻孟切，“支柱也”。
 脬 膀胱。《广韵》：匹交切，“～，腹中水府”。
 箴 竹篾编制的圆形浅口的器具。《集韵》：徒盖切，“海隅谓篮浅而长者曰～”。
 鏊 平底铁锅，烙饼用。《集韵》牛刀切。“鏊，釜属。”
 膻 食物腐烂的气味。《广韵》：乌孔切，“臭貌”。《集韵》：乌贡切，“臭气”。
 岬 山峡。《集韵》：古押切，“两山之间谓之～”。
 皴 平整的湿物而皱起。《集韵》：克角切，“干也”。
 犛 牛的叫唤声，唤牛声，小牛。《集韵》：乌猛切，“犛也，一日牛鸣”，《玉篇》：“唤牛声”。
 排 筏子，水上交通工具，一般用竹子平排编扎而成。《广韵》：蒲佳切，“排筏也”。
 蹇 器物上的缺口。《集韵》：牛辖切，“器缺也”。
 敲 把卷着、裹着、折着的东西打开。《集韵》：他口切，“～，展也”。
 磨 在缸沿、皮子或粗糙的布上磨刀，也泛指磨擦。《集韵》：蒲计切，“～，治刀使利”。
 痾 恶心欲吐。《集韵》：方愿切，“～，心恶病”。
 陪 斜靠。《集韵》：巨代切，“《博雅》倚也”。
 囤 藏，放。《集韵》：口浪切，“藏也”。
 版 使物分开、破开、撕开。《集韵》：匹麦切，“～，分也”。《文韵》：普陌切，“破物也”。
 焮 禽畜宰死后用开水浸烫除毛。《集韵》：通回切，“以汤除毛”。
 趯 弹起、跳起、溅起。《集韵》：巴校切，“跳跃也”。
 跼 蹲。《广韵》：苦胡切，“～，蹲貌”。吴语读如群母。
 扞 用母指和食指搓捻。《广韵》：亡列切，“摩也，批也”。
 堰 比量高低长短。《集韵》：於建切，“物相当也”。
 阂 分隔。《广韵》：於小切，“～，隔也”。

柳 搅拌。《集韵》：刀九切，“扞也”。
 齶 门牙露出唇外。《集韵》：步化切，“齿出白”。
 蹇 跨步。《广韵》：白衍切，“步渡水”。
 晾 把衣服放在太阳底下或在透风的地方晾干。《集韵》：浪宕切，“暴也”。
 给 棕板、横梁等中间部分下垂呈弧形。《广韵》：徒亥切，“丝劳也”。
 爇 水煮或油炸。《广韵》：士洽切，“汤 ~”。《集韵》：实洽切，“《博雅》：淪也”。
 盎 盛（物）。《集韵》：涉虑切，“吴俗谓盛物于器”。
 颛 淹没。《广韵》：乌没切，“内头水中”。
 揞 用手按。《集韵》：丘禁切，“按也”。
 滂 液体往下滴。《广韵》：都计切，“ ~ ， 漉也 ”。
 炆 融化、熔化。《广韵》：与章切：“释金”。
 趯 闲逛。《集韵》：大浪切，“ ~ ， 逸游 ”。
 苒 洞孔弥塞。《集韵》：母官切，“说文：平也”。《广韵》：“无穿孔状”。
 搃 推，扶。《集韵》：损动切，“ ~ ， 推也 ”。
 绉 缝制。《集韵》：下庚切，“刺缝”。
 揅 俗作揅，抓取。《玉篇》：仄加切，“取也”。《集韵》：庄加切，“说文：叉取也”。
 湔 把衣服脏的部分洗一洗。《广韵》：子仙切，“ ~ ， 洗也 ”。
 挈 提，拿。《广韵》：苦结切，“ ~ ， 提~， 又持也 ”。
 佺 拼合。《集韵》：葛合切，“ ~ ， 合也 ”。
 盐 用作动词，腌。《集韵》：以瞻切，“以盐渍物”。
 揅 抓。《集韵》：乌化切，“ 吴人谓挽曰 ~ ”。
 剡 切、削。《集韵》：攀糜切，“刀折也”。
 碾 碾压（使之平实）。《广韵》：吾驾切，“ ~ ， 碾也”。
 舂 舂（米）。《集韵》：测洽切“说文：舂去麦皮也”。
 勳 （器物）磨损。《广韵》：羊至切，“劳也”。
 什 以物易物。《集韵》：都对切，“说文：市也”。
 吮 吸吮。《玉篇》：子律切，“ ~ ， 吮也”。
 揅 带水的东西放在篮里让水漏干。《集韵》：劣戍切，“ 去滓汁曰 ~ ”。
 逡 乱窜，匆忙行走。《集韵》：疾盖切，“疾走貌”。
 眈 睁大眼睛瞪人。《集韵》：杜孔切，“ 吴楚谓 瞋 目顾视曰 ~ ”。
 弭 张着，拉紧。《集韵》：披庚切，“张弦也”。又悲萌切，通作绷。
 筮 倾斜，不正。《广韵》：迁谢切，“斜逆也”。

腓 瘦（肉）。《集韵》：咨盈切，“肉之粹者”。

稊 子实不饱满。《集韵》：益涉切，“禾不实”。

赚 错误。《集韵》：直陷切，“广雅：市物失实”。《玉篇》：“错也，重卖也”。

罅 俗作豁，器物裂开，《集韵》：虚讶切，“说文，裂也”。

悛 豪~，快，爽快。《玉篇》：诉到切，“快性也”。

望 量词，层，排。《广韵》：毗至切，“~，地相次~也”。

涖 量词，点，滴。《集韵》：当各切，“~，滴也”。

寤 用于睡眠的量词，从入睡到醒来为一~。《广韵》：呼骨切，“睡一觉”。

（三）从词义和词形方面比较的差异特点：

1、词义相同，构词语素完全不同，亦即“名异实同”，同一意义概念方言和普通话用完全不同的形式载体（词形）。举例如下，斜线前是方言，斜线后是普通话。

阔/宽 狭/窄 醒/睡 纸鹞/风筝 头颈/脖子
面桶/脸盆 辰光/时候 日头/太阳 蛭/虹

2、词义相同，构词语素部分不同。下列各词中的两个语素一同一异。例如：

信壳/信封 相打/打架 翼膀/翅膀 用场/用途
长远/长久 糖霜/白糖 事干/事情

3、词义相同，构词语素排列次序不同。例如：

料作/作料 量气/气量 闹热/热闹 人客/客人
欢喜/喜欢 魂灵/灵魂 定规/规定

4、词义相同，构词语素音节多寡或词缀（有无）的不同。例如：

健/健康 抹桌布/抹布 温吞水/温水 谷/稻谷
鼻头/鼻子 哑子/哑巴 学生子/学生 角落头/角落

5、构词语素相同，词义完全不同。亦即“名同实异”，同一名称（形式载体）方言和普通话所指的概念对象完全不同。这一类词在言语交际中最容易引起混淆，造成误会或笑话。例如：

蚕豆：普通话指（子实）扁而椭圆的一种豆，宁波话、绍兴话等则指小而滚圆的一种豆，即普通话的豌豆。而普通话的蚕豆，宁波话叫倭豆，绍兴话叫罗汉豆，金华话叫佛豆，温州话叫淮豆，等等。

肉麻：普通话指由轻佻或虚伪的言语、举动所引起不舒服的感觉。而海宁话、平湖话等却指心疼。

老娘：普通话指老母亲，方言如桐庐话等却指妻子。

老子：普通话指父亲，又用于骄傲的人自称，桐庐话、诸暨话等却指丈夫。

妈妈：普通话指母亲，嘉兴话、嘉善话等却指乳房和乳汁，无怪乎有人戏说：妈妈的妈妈没有妈妈（母亲的乳房没有乳汁）。

道地：普通话指真正的，纯粹的，真正的有名产地生产的。如：一口道地的北京话。道地药材。而绍兴话等指门前的场地，松阳话等指俊美、漂亮。

6、构词语素相同，词义部分不同。有的词义范围比普通话宽，有的词义范围比普通话窄，有的只是在某一用法上显示差异。例如：

长短的长：方言可以说“阿弟比阿哥长”。普通话不能这么说，得说“弟弟比哥哥高”。在这里方言的“长”等于普通话的高，方言的“长”具有“高”义。

冷、凉、紧：都是最普通的形容词。普通话“饭凉了。”方言说“饭冷罢”。这儿方言的“冷”和普通话的“凉”同义。有些方言如衢州话说“凉得紧”。就是普通话的“冷得很”。这儿的“凉”具有“冷”义，“紧”具有“很”义。

坐牢：方言有“坐住”和“坐监牢”两个意思，普通话只有“坐监牢”一个意思。

几岁：是询问年龄的，普通话限于询问小孩儿，不可用来询问年长者，方言里没有这个限制，因此说普通话时，一不经意就会说出“老伯，你今年几岁？”这样有失礼貌的话。

壮：方言兼指人的胖和动物的肥，普通话则专指人体的健壮。

肥：方言专指动物脂肪或多脂肪。普通话兼指动物肥壮、衣裤鞋袜宽大。

面：方言一般指麦粉做成的细长的面条。如“挂面”“肉丝面”。普通话兼指粮食碾成的粉末和其他粉状物。如“白面”“玉米面”“胡椒面儿”“药面儿”。

打：词义范围差异最大的，大概莫过于“打”这个动词了。普通话有20多个义项，其中多数义项是方言不具备的，都得把“打”换成其他相应的动词。例如：打门/敲门，打柴/砍柴，打草/割草，打毛衣/织毛线衣，打井/开井，打格子/划格子，打草稿/写草稿，包袱打开来/包袱敲开来，打家具/做家具。

7、有些方言词在普通话里很难找到合适的对应词。这类词在方言词汇中最有特色，但也最有地方局限性。例如：

娘力：指人的先天（出生前）的体质。如桐庐话说：哥哥比弟弟娘力好。

龄浪：指姑娘年龄容貌的最佳时期。如嘉善话说：（这）个姑娘正勒（在）龄浪（上）。

犯贱：指不识好歹，自讨苦吃。如永康话说“真犯贱，敬酒勿食，食

罚酒”。

生轻、生重：指某一物体给人的分量感，或显得轻、或显得重，是对物质密度等物理性质的模糊通俗的说法。如金华话说：葵花子生轻猛个，一斤有一大包。生重个萝卜好吃。

顾野：指走神，注意力不集中。如舟山话说：骑脚踏车勿好顾野。

落轧：指被人抓住把柄而受指责、惩罚。如宁波话说：闲话讲落轧。

发恹：杭州话的常用形容词。含义比较宽泛，可以褒用，也可以贬用。有可爱、可赞、可玩、有趣等意思，也有可笑、可恶、可憎等意思。例如：男伢儿还是女伢儿发恹。个（葛）冒伢儿搅搅儿的东西越来越发恹勒。踏我一脚，还要说我不好，发不发恹。

三 语法方面

词法

1 后缀“儿”

杭州话的“儿”，名闻遐迩。其实各地吴语里“儿”缀的使用相当普遍，并非只有杭州一地。大致除浙北地区不用或少用“儿”缀外，其他地区大都有“儿”缀，或有功能相当于“儿”缀的其他语音形式。

杭州的“儿”念[əɪ]，自成音节，不影响前字韵母。如：布儿、帕儿、袜儿、筷儿、茄儿、糕儿、筒儿面、踏儿哥。

衢州、江山、开化、云和、景宁、龙泉、松阳、遂昌等地，“儿”念[ni]或[nie]，作词缀时，自成音节，不影响前字韵母。如：刀儿、桃儿、枣儿、帽儿、袋儿、钩儿、瓶儿、兔儿、猫儿、虫儿、小犬儿、小鸡儿。

松阳、遂昌等地，还可以大量用作重叠式的动词和形容词的后缀。如：坐坐儿、写写儿、摸摸儿、洗洗儿、切切儿、讲讲儿、做做儿、红红儿、绿绿儿、黄黄儿、尖尖儿、扁扁儿、长长儿、壮壮儿。

东阳、义乌、浦江的“儿”，口语念[n]，作后缀时，变成前字的韵尾，韵尾前的元音读长音（:）。如东阳的“弟兄”[di:n]，义乌的“刀儿”[to:n]，浦江的“马儿”[mai:n]。

武义的“儿”，口语念[n]，作后缀时变成前字韵母的韵尾，并使韵母发生变化，构成一系列的“儿化韵母”。如“枣儿”念如“镇”，“虾儿”念如“荒”，“鞋儿”念如“引”，“李儿”念如“令”，“招弟兄”念如“招定”。

温州、瑞安的“儿”念[ŋ]，作后缀时自成音节，不影响前字韵母。如温州的“羊儿”[hî] [ŋ]、“头儿”[dao] [ŋ]，瑞安的“男儿”[ne] [ŋ]、“羊儿”[hîe] [ŋ]。

平阳的“儿”念[ŋ]，作后缀时，变为前字的韵尾，韵尾前的元音读长音。如“凳儿”[ta:ŋ]、“头儿”[de:ŋ]。

金华、汤溪的“韵母鼻化”相当于“儿”缀。如“兔儿”念[tū̃]；“弟

儿”念[diē]。这种鼻化音来源于“儿”缀，是“儿”缀音[n]弱化的结果。

慈溪、余姚的“儿”口语念[n̩]。表示“儿”缀的功用时，它的表现方式跟金华、武义类似。例如：小猫的“猫”读如“蛮”，麻将牌的“牌”读如“盘”，雨毛花的“花”读如“欢”，小狗的“狗”读如“根”，冷饭头的“头”读如“亭”。前三例是非鼻音韵变成鼻化音韵，后二例是非鼻音韵变成鼻辅音尾韵。

宁波、镇海、舟山等地的“儿”缀已基本上消失。只有一些残存痕迹。如“小鸭”的“鸭”和“鸭毛”的“鸭”不同音；“拐脚”的“脚”和“脚骨”的“脚”不同音。前者的读音就是“儿”缀的残留音迹。

临海、温岭、黄岩、天台、三门、仙居、龙游、永康、武义等地，有一种特殊的变调，它的功能相当于“儿”缀。其中以永康话最为复杂，有五个特殊变调。变调由本调变化而来。其规律是：阴平 44 调、阳平 22 调变为 324 调，如：小猪、小瓶。阴上 335 调，变为 53 调，如：小狗、小鬼。阳上 113 调，变为 24 调，如：小弟、小桶。阴去 53 调，变为 33 调，如：小兔、小秤。阳去 24 调，变为 11 调，如：小洞、小树。这种变调也用于人名，永康人对于亲近的人，习惯于叫名字的末一字，如某人名叫金水，就单叫“水”，并一定用变调，很有亲切感。

温岭、临海等地有两个特殊变调，相当于“儿缀”的作用。如温岭平声字变升调，仄（上、去、入）声字变降调。如：桃，平声 31 调，表示“儿缀”意义时则变成 15 升调；妹，仄声 13 调，表示有“儿缀”意义时则变成 51 降调。

武义等地相当于“儿缀”的变调比较简单，一律变成紧喉高短降调，颇似一般吴语的阴入调。

奉化话称小动物和小植物时，往往后头加个“细”字，相当于别地的“儿”缀。例如：小牛细、小猪细、小猫细、小鸡细、毛竹细、冬瓜细、松树细、芋艿细、番茄细。

2 副词的后缀

相当于普通话“地”的副词后缀有“叫”、“儿”、“个”、“里”、“记”、“地”等。

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等浙北地区都用“叫”缀。常见的用例有：好好叫（走），轻轻叫（讲），慢慢叫（想）。这个后缀，在平湖、嘉善、桐乡、海盐、海宁等地用得更多。例如：省省叫（吃），细细叫（想），重重叫（谢谢伊），杀杀叫（打），大大叫（做），正正叫（切），静静叫（坐落来）。

遂昌、松阳、云和、龙泉、衢州、开化、龙游等浙西南地区都用“儿”缀。常见的共同用例有：好好儿（讲），慢慢儿（走），轻轻儿（摇）。

温州用“儿能”。如：慢慢儿能，轻轻儿能。平阳用“个儿”。如：慢慢个儿。瑞安用“尔儿”，如：轻轻尔儿，也可以用“能”，如：特特能。

萧山、富阳等地用“宁”。如：好好宁，轻轻宁。

金华、兰溪等地用“干”缀，如：慢慢干。临海、黄岩等地用“氏”好好氏。三门等地用“记”缀，如：慢慢记。武义等地用“当”缀，如：好好当，轻轻当。浦江等地用“龙”缀，如：宽慢龙，懈懈龙。

各地大体都有个“个”缀。如：认认真真个（写），松松宽宽个（讲），高高兴兴个（去），好好个（做），慌急慌忙个（写）。这个“个”缀，一般都有跟结构助词“个”同形，声母都是舌根音，有时清音，有时浊音。

3 后缀“子”和“头”

“子”缀，见于吴语各地，其中嘉兴、湖州、余杭、宁波、舟山、绍兴等地区用得很广泛，“子缀词”非常丰富。这些地区已经不用或很少用“儿”缀，因而“子缀词”也就相应地增多了。这符合语言发展过程中互相补偿的规律。下面从嘉兴、平湖、嘉善、宁波、舟山等方言举些例子。

① 鞋子 绳子 车子 凳子 箱子 票子 珠子 碟子 锅子 炉子 靴子 妹子

娘子 学生子

② 长子 矮子 瘦子 疾子 呆子 聋子 哑子 暗子 明子 苦脑
子

③ 骗子 探子 拐子 败子 起子 抵子（顶针） 叫子

④ 昨日子 前日子 隔日子 今年子 旧年子 前年子 后日子

方言里的“子缀词”比普通话多得多。普通话有些名词不带任何词缀，方言里都给加上个“子”缀，如“车子”、“学生子”。普通话里有些带“儿”缀的名词，方言里给带上了“子”缀，如“珠子”、“碟子”。更突出的时间词也给加上个“子”缀，如“前日子”“今朝子”

“头”缀，在各地方言里广泛应用，“头缀词”非常发达。下面分类举例。

① 斧头 榔头 榫头 石头 鼻头 蒲头 手头（钱） 牌头（背景）
布头

② 赚头 找头 添头 加头（增添部分） 插头 折头 吞头 保头
（保证人）

荐头（介绍人） 算头

③ 听头 讲头 看头 望头 吃头 嬉头 白相（玩）头

④ 甜头 苦头 重头 大头 小头 虚头 花头 暗头 亮头 荫头
老实头

⑤ 尽头 张头 头 包头 份头

⑥ 早晨头 黄昏头 五更头 点心头

⑦ 上头 下头 前头 后头 里头 外头 横头 角落头

⑧ 伍分头 伍块头 拾块头 三间头 五间头 一家头 二家头

⑨ 阿二头 阿三头 阿四头

方言里“头缀词”比普通话的多得多，不同或不见于普通话的，俯拾即是。有些名词普通话带“儿”缀或“子”缀的，方言里却用了“头”缀，如“斧头”（斧子），“鼻头”（鼻子），“口头”（口儿、出口），“角落头”（旮旯儿）；有些名词普通话不带任何语缀，方言里带上头缀，如“纸头”、“早晨头”、“被头”。

4 前缀“阿”和“老”

前缀“阿”，常用于亲属称谓、排行和人名，一般都有有表示亲切的情味。这个前缀，在浙北地区较常用。下面是宁波、绍兴、舟山、温州、平湖、富阳、永康等地的例子。

用于称谓：阿爷（祖父） 阿爹（父亲） 阿太（曾祖父） 阿伯（伯父） 阿娘（祖母） 阿爸（父亲） 阿姑 阿婶（叔母） 阿哥 阿姐（姐姐、母亲）

用于兄弟姐妹排行：阿大 阿二 阿三 阿四 阿小

用于人名时，永康话和舟山话的习惯是用在名字的后一个字上，如某姐妹俩叫“李如月”和“李如霞”，即叫“阿月”和“阿霞”。听起来很有亲切感。

前缀“老”，各地都有所应用，数量不多，常见的“老”缀词有如下一些。

老公（丈夫） 老妈（妻子） 老洒 老财（富家） 老鸦（乌鸦）
老碱 老婆子 老司（师傅） 老姜（生姜） 老鹞（老鹰） 老子（丈夫） 老娘（妻子） 老鼠 老虎 老瓶（一种瓶子） 老白 老二（妾）

5 “二”和“两”

数词“二”和“两”的用法，方言跟普通话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最突出的要算金华地区各方言。如金华话，除了个别词语（如：不二价）里留有“二”字外，其他用“2”的地方，不论单用或连用，不论基数或序数，一律用“两”不用“二”。如：

- ① 一、两、三……（一、二、三……）
- ② 十两（十二）、念两（二十二）
- ③ 三十两（三十二）、四十两（四十二）、五十两（五十二）……
- ④ 第两（第二）、初两（初二）
- ⑤ 两百、两千、两万
- ⑥ 两万两千两百（二万二千二百、两万二千二百）
- ⑦ 两块、两块、两条、两只、两个
- ⑧ 两丈、两尺、两寸（二丈、两丈、二尺、二寸、两寸）
- ⑨ 两丈两（尺）（两丈二尺、二丈二尺）

以上9项括号时说的，是普通话的用法，对比可见，方言和普通话的用法有

很大的差异。除①②③④四项外，其他五项的用法，各地方言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跟金华等地大体一样的。

“二十二、三十二、四十二……”温州等地也说“念两、三十两、四十两……”

除杭州把“25”说“二十五”外，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台州、丽水等地都说“念五”。

表示傻子意思的“250”，杭州、嘉兴、湖州说“二百五”，温州、丽水、金华、衢州说“两百五”。

“十二”、“念二”、“二十五”，不少地方发生合音变化，读成一个音节。

总的说来，方言里，“两”字比普通话用得更多，有的方言，如金华几乎占领了所有用的二的地盘。值得注意的是，“两”字竟闯进了序数的领域。

应当指出，由于不了解方言和普通话的用法差异，在说和写、看和读的时候，常常会出现混乱现象。嘴上说“两”笔下写“二”，或是看到纸上的“二”，嘴上说成“两”。有人还误认为普通话的“二”，方言读“两”，说方言“二”和“两”不分，殊不知普通话用“二”的地方，方言已改用成“两”，并非把“二”读成“两”。而“二”字自有其方言读音（一般念 n、ni），只是用途很小罢了。

6 形容词的重叠

方言里，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是比较多样的。下面是几种跟普通话不同的重叠形式。

“AAB”式

双音节形容词“AB”，前一成分“A”可以重叠，构成“AAB”的重叠格式。例如：

雪雪白 碧碧绿 蜡蜡黄 墨墨墨 冰冰冷 笔笔直 镜镜光 铁铁硬

这种重叠式表示“很”、“非常”的意义。比如“白”表示一般“白”，“雪白”比“白”进了一层，“雪雪白”即已达到了顶点。温州、台州等地未见有这种重叠格式。

“ABB”式

温州地区的一些方言里，双音节形容词“AB”，后一成分“B”可以重叠，构成“ABB”的重叠格式。例如：

雪白白 笔直直 铁硬硬 喷香香 稀簿簿

这种重叠格式也和“AAB”式一样具有表示“很”、“非常”的附加意义。

“A显A式”

温州、丽水等地区的方言里，有一种由形容词后加副词“显”组成的形容词短语，形式简短，经常重叠，构成“A显”或“A显A”式的重叠格式，后者是前者的省略形式。这种词化式的短语重叠格式表示“非常”的附加意义。例如：

好显好（显） 大显大（显） 多显多（显） 碎显碎（显） 热显热（显）
冷显冷（显）

“A 稀稀”式

嘉兴地区等方言里，形容词、动词、名词、短语的后头都可以加上“稀稀”，构成“A 稀稀”的重叠格式，表示“轻微、浅淡、仿佛、依稀”等附加意义。在具体语句中大致相当于“有点儿”、“有点儿像”、“像……似的”意思。这种重叠格式，用法灵活，用途很广，名词、动词、短语一经带上“稀稀”，就成为形容词性词语，很有表现力。例如：

红稀稀（有点儿红） 重稀稀（有点儿重） 狗稀稀（有点儿像狗）
小人稀稀（像小孩儿似的） 落雨稀稀（好像下雨似的）
想吃稀稀（有点儿想吃的感觉）

“A 猛 A 猛”式

金华地区等方言里，有一种由形容词后加副词“猛”组成的形容词短语，形式简短，经常重叠，构成“A 猛 A 猛”的重叠格式。这种词化式的短语重叠式表示“很”、“非常”的附加意义。例如：

好猛好猛 多猛多猛 大猛大猛 高猛高猛 难过猛难过猛
勤力猛勤力猛 高兴猛高兴猛

7 动词的重叠

方言里，动词的重叠，从形式上看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它的用法和意义跟普通话不尽相同，有自己的特色。

用在下列句式中，动词的重叠有表示“动作完成”的意思。

信寄寄便来（寄了信就来）

饭食食再去（吃了饭再去）

这些句子里的“寄寄”等于“寄了”，“食食”等于“吃了”这种用法不见于温州、台州、丽水等方言。

用在下列句式中，动词重叠有表示“祈使”的意思。

门关关好（把门关好）

话讲讲灵清（把话讲清楚）

热水瓶拿拿过来（把热水瓶拿过来）

上述句子里谓语部分都是单音动词重叠带补语，普通话里没有这种用法。就语气句型看都是祈使句，用普通话对译，都得用“把字句”。

在有些方言里，有由“V 弗 V”省去否定词“弗”的动词重叠形式，构成一种疑问句。例如：武义话说：

阿本书依望望？（这本书你看不看？）

侬饭食食哪？（你吃饭不吃饭？）

如果动词是双音节的，则由前一个音节重叠，如绍兴话说：

偌欢欢喜？（你喜欢不喜欢？）

伊愿愿意？（他愿意不愿意？）

如果动词前面有能愿动词，则由能愿动词重叠，如金华话说：

渠（他）肯肯来？（他肯来不肯来？）

依敢敢讲？（你敢讲不敢讲？）

动词的重叠形式较有特色的还有下面两种：

一是“A记A记”，二是“A法A法”。“记”原为量词，已虚化无实义，“法”原指“方式”，已虚化无实义。这两种重叠格式均为表示一种持续反复的动作状态。例如：

看记看记 摸记摸记 弄记弄记 跳记跳记 拉记拉记 踢记踢记
看法看法 摸法摸法 弄法弄法 跳法跳法 拉法拉法 踢法踢法

温州话说：跳下跳下走下走下打下打下

句法

1 形量短语

在金华、衢州、温州、丽水等地区的方言里，有些形容词，如“大”、“小”、“粗”、“细”、“碎”等，可以直接加在量词前头组成“形量短语”，充当句子的谓语、定语或补语等成分。例如：

金华：鸡卵还比鸭卵大个些。

衢州：大个（葛）桃儿好吃。

丽水：光连纸比白报纸细张老。

龙泉：逸样米比许样米细粒些。

温州：个个人比许个人大个仂。

平阳：厥仂米搭许仂米比起碎粒。

武义：阿些肉切得忒大块。

松阳：揖种糯米碎粒多显。

2 形量名短语

除了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外，其他各地大都有“形容词+量词+名词”的短语结构。例如：

萧山、诸暨、余姚、奉化、临海等地都可以说：大梗鱼好吃。

三门等地说：小张纸。

天台等地说：大株鱼。

缙云等地说：巧（小）莢鱼弗好食。

武义等地说：大退屋好乘凉。

永康等地说：大粒佛豆。

松阳等地说：大粒鱼儿好啜些。

3 数量动短语

普通话里动词的数量只能搁在动词的后头，如“走一趟”、“看一回”。可是在金华、台州、宁波、绍兴等地区的方言里，动词的数量也可以搁在动

词的前头，以强调行为动作所产生的效果。例如：

富阳等地说：饭一通烧，衣裳一通洗，半日过去特。

义乌等地说：一记哭，一记笑，面皮厚。

这种说法，不见于杭州、嘉兴、湖州、温州等地。

4 动词重叠带补语

在普通话里，单音动词重叠不能带补语，或者说带补语的单音动词不能重叠。如“讲讲”、“讲好”、不能说“讲讲好”。而在方言里单音动词重叠可以带补语，而且常见。

动词重叠带结果补语：

缚缚牢 磨磨光 吃吃饱 写写好 排排齐 削削光 填填平

晒晒干 讲讲灵清 次次清爽

动词重叠带趋向补语：

拖拖上来 压压落去 送送过去 推推出去 掇掇过来 轧轧进去
带带出来

收收起来 寄寄出去

这种单音动词重叠带补语的格式和单音动词带补语的格式相比，有明显不同的语法特点，前者前面不可加“没”、“没有”、“未”、“未曾”这样的否定副词，后面也不可加含“已然”义的语气助词；后者都可以加。以杭州话为例：

可以说：没有排齐。排齐得特（了）。

不可说：没有排排齐。排排齐得特（了）。

5 双宾语的语序

双宾语句，句中的两个宾语：一个指人，叫间接宾语；一个指物，叫直接宾语。按普通话的规则，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如“送他一本书”。在方言里，这两个宾语的语序比较灵活，也可以颠倒过来，把间接宾语放在直接宾语之后。例如：

兰溪话：分支笔渠（他）。（给他一支笔。）

绍兴话：拨本书我。（给我一本书。）

嘉兴话：送件衣裳伊（他）。（送他一件衣服。）

但这不等于说凡双宾语句的两个宾语都可以随意互为先后。两个宾语，孰前孰后要看动词的性质、句型等而定。例如：

嘉兴话在“欠”、“赢”、“输”等动词之后，间接宾语一定得放在直接宾语之前，即跟普通话相同。例如：老王欠老李五块洋钿。我输伊两盘棋。

武义话在下列问句中，直接宾语一定得放在间接宾语之前。

侬送弗送本书渠（他）哪？

侬弗送本书渠（他）啊？

侬送本书渠（他）弗哪？

侬弗想送本书渠（他）啊？

方言里的双宾句，有时可以把直接宾语提到句首或动词之前，而数量词仍留在动词之后以突出直接宾语所指的“物”。例如：

嵊州话：你洋钿借两块我。（你借两元钱给我。）

金华话：阿侬书送两本侬。（我送你两本书。）

嘉兴话：书你送本伊。（你送他一本书。）

武义话：衣裳阿侬送件渠。（我送他一件衣服。）

6 宾语和补语的语序

动词的后头既有宾语又有补语时，宾语和补语的语序，方言和普通话有几点不同。

代词宾语和可能补语的语序：

普通话把可能补语放在代词宾语前面。例如：说不过他。说得过他。

有些方言既可以把可能补语放在代词宾语前面，又可以把代词宾语放在可能补语前面。例如嘉兴、嘉善、平湖、海宁等地说：讲弗过伊。讲伊弗过。对弗起伊。对伊弗起。

有些方言除有上述两种语序外，还有第3种说法。例如：

龙泉等地说：对否住渠。对渠否住。对否渠住。

慈溪等地说：话弗过渠。话渠弗过。话弗渠过。

鲁迅的《狂人日记》里也有第3种说法的例子：……岂能瞒得我过……

代词宾语和数量补语的语序：

普通话把代词宾语放在数量补语前面，如：叫他一声。踢它一下。

有些方言正跟普通话相反，把数量补语放在代词宾语的前面。例如：

金华话：打两记渠，渠也勿响。

代词宾语和结果补语的语序：

普通话把结果补语放在代词宾语前面，如：打死它。气死你。

有些方言正和普通话相反，把结果补语放在代词宾语后面。

例如：

东阳话：打渠死。踢渠破。敲渠碎。

宁波话：缚其牢。敲其煞。压其扁。

嘉善话：锅肉烧伊酥。

7 助词“过”的语序

助词“过”，在普通话里总是紧跟在动词后面表示“曾经”或“完结”的语法意义。例如：

这本小说我看过。

等我问过了他再告诉你。

这种动词后头的“过”字，在方言里大都还可以离开动词搁到宾语或补语后面去。例如：

杭州话：有个老倌找你过得勒。

金华话：阿（我）望戏过啦。

慈溪话：上日我看电影过哉。

下面举两个鲁迅作品里的例子：

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两地书》12页）

曾把原画寄给我过，他自己把题目写在纸背后。（《鲁迅书信集》下卷964页）

在同一个句里还可以用两个“过”，一个置于动词后，一个置于宾语或补语后。如永康话说：王先生当过乡长过。

8 副词的语序

普通话里的副词，除了“很”和“极”可以后置当补语外，其他的副词都只能前置当状语。但在方言里能或只能后置当补语的副词就比较多，有“先”、“起”、“添”、“凑”、“过”、“煞”、“显”、“快”等。

“先”

温州、丽水、衢州等地区的方言里都有个副词“先”，常常跟在动词后头，表示动作“领先”。例如：

衢州话：你走先。

温州话、丽水话说：你走去先。

桐庐分水话说：你行先。

在这类句子中，动词前头可以用“先”，不避重复，句子意思不变。如温州、平阳、云和、龙泉等方言可以说：你先走去先。

“起”

在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和台州地区的一些方言里，副词“起”经常用在动词或动词短语后头，表示时间在先。动词前头也可以同时用同义副词“先”，意思不变。例如：

金华等方言说：你讲起。你先讲起。

衢州、温州、丽水等方言说：你走起。你先走起。

桐庐分水话说：你行起。

在平阳话里，“起”、“先”可以连用，一起搁在动词后头，如：你走起先。

“添”

在温州、丽水、金华、衢州等地区以及杭州地区绍兴地区的某些方言里，副词“添”经常用在动词短语或动词后头，表示“增加、增添”的意思。动词前头也可以同时用同义副词“再”或“还”，句子原意不变，例如：

金华话说：吃碗（饭）添。再吃碗添。

松阳话说：买添。再买添。

温州话说：讲遍添。再讲遍添。

东阳话说：敢勿敢来添。再敢勿敢来添。

在鲁迅的笔下也出现有用这种“添”字的例子：电灯坏了，洋烛已短，又无处买添，这学校真不便极了。（《两地书》216页）

“凑”

在宁波、舟山、台州地区，以及绍兴、衢州地区的某些方言里，有个“凑”字，它的用法和意义跟“添”字相同。如象山、仙居、常山等方言说：买本（书）凑。再买本凑。吃碗凑。再吃碗凑。

以上“起”、“先”和“添”、“凑”四个副词在常山话里都用上了，金华地区用了“起”和“添”，温州、丽水地区用了“起”、“先”、“添”舟山、台州等地区只用了一个“凑”。

“过”

副词“过”，可以用在动词或动词带量词的后面，表示“重新”的意思。这个副词大致见于嘉兴、杭州、宁波、绍兴、金华等地区。例如：

（介绍信）写张过（重新写一张）

（衬衫）买件过（重新买一件）

这种“过字结构”，动词的前面还可以同时加上个“再”字，原意不变。如可以说成“再写张过”、“再买件过”。但“再”不等于“过”，不能代替“过”。

“再”表示“重复”，有“增量”义。“过”表示“重新”，有“更改”“增质”义。如“写张过”，意为原先写的那张，不算数，重写一张。

“快”

副词“快”表示“即将”的意思。用在动词、形容词后面、也可以用在动词、形容词的短语后面。这个副词多见于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等地区。下面从平湖话和绍兴话里举些例子。

杭州到快哩（快到杭州了）。

伊个（合）病好快哩（他的病快要好了）。

到北京快哩（快到北京了）。

吃饭快哩（快吃饭了）。

天亮快哉（天快亮了）。

生活做好快哉（活儿快要干完了）。

“显”

副词“显”。表示“很”、“非常”的意思。用在形容词或形容词性词语后面。这个副词多见于温州、丽水等地区。例如：

好显 大显 高显 热显 多显 长显 威风显 腹痛显 生好显
勤力显

难为情显 摆架子显 上台盘显

“猛”

副词“猛”，表示“很”、“非常”的意思。用在形容词或形容词性词语

后面。这个副词多见于金华、舟山等地区。例如：

甜猛 大猛 长猛 短猛 轻猛 重猛 高兴猛 古怪猛 吃力猛
好食猛

难服侍猛 摆架子猛 难为情猛

9 与双宾语有关的句式

方言里，有一种双宾句式，是直接宾语置于是间接宾语之前。这里说的就是由这种双宾式和兼语式、连谓式连环组合而成的复杂的谓语形式。其中有如下两种不见于普通话。

一种是由双宾式和兼语式组合起来的。它的语序是“动词+兼语+动词……”。例如：

我拨苹果伊吃（我给他吃苹果）。

伊拨香蕉我吃（他给我吃香蕉）。

另一种是由双宾式、兼语式、连谓式组合起来的。它的语序是“动词+兼语+动词……+动词……”。例如：

买块布外甥做件衣裳过生日。

送套时装伊着着漂亮漂亮。

这两种连环式的谓语结构形式，它的特点都是以直接宾语置于间接宾语之前的双宾语式为基点。

10 受事（宾语）前置的主谓谓语句

普通话“我吃过饭了”，方言里习惯说成“我饭吃过了”。从两个句子中各个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看，前者是“施事（主语）·动作（动词）·受事（宾语）”；后者是“施事（主语）·受事（宾语）·动作（动词）”。从谓语的 structure 类型看，前者是“动宾谓语句”；后者，从方言角度看，似宜看作“主谓谓语句”。

作为方言的一种“主谓谓语句”，它的特点是“主谓谓语”的主语，即意念上的受事宾语，不是被强调而提前的。而是动词后头带有动态助词或别的成分时，其动词所涉及的对象，往往搁在动词前面，成为结构上的（受事）主语，丝毫没有强调的意味，是一般的常用的句式。例如：

阿侬电影望过罢（我看过电影了）。

伊衣裳洗过勒（她洗过衣服了）。

你饭吃饱啦（你吃饱了饭了）？

11 被动式

用表示被动的介词引出施事宾语构成介宾短语作状语的句式，叫被动式，也叫被动句。如“大姐被孩子吵醒了”。方言里也有被动句，跟普通话的被动句比较有下面两点不同。

第一 所用介词不同。

普通话常用“被”，口语里多用“给”、“叫”、“让”。方言里除有的也用

“让”外，都不用“被”、“给”、“叫”。方言里多数用“拨”，也有用“则”、“得”、“掐”、“本”、“分”等等。例如：

上虞话：茶杯拨伊敲破哉（茶杯被他打破了）。

常山话：书让弟哥撕破罢（书被弟弟撕破了）。

余姚话：钞票则人家骗去哉（钞票被子人家骗去了）。

松阳话：渠掐癫犬牯勒一餐（他被疯狗咬了一口）。

东阳话：雨伞得别家佗去哇（雨伞被人家拿去了）。

瑞安话：渠 丐发旺狗咬一餐（他被疯狗咬了一口）。

第二 介词后头带不带宾语（施事）两者有别。

普通话介词后头有时可以不带宾语，如“大姐被吵醒了”。方言里介词后头一定带宾语，否则不成句子。如上述6个例子中的“伊”、“弟哥”、“人家”、“癫犬”、“别家”、“发旺狗”等6个施事宾语都不可以省去。

普通话的“叫”和“让”不带宾语的时候较少。

12 处置式

处置式常称“把字句”。它的结构特点主要是用介词“把”引出受事者构成介宾短语作状语，如“老王把后门堵住了”。这一类句式通常有表示处置的意思。方言里的处置式，在结构和介词的选用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有别于普通话的把字句。

第一，方言所用的介词，常见的有“拨”、“拿”、“挪”、“帮”、“则”、“得”、“约”等，很少用“把”的。例如：

绍兴话：偌（你）拨衣裳脱落来。

海宁话：挪衣裳汰汰（洗）干净。

松阳话：帮厄个鸡杀勒去。

天台话：尔（你）则书拿来。

诸暨话：我得葛只箱子安安好。

第二，常用一个虚化的代词置于句子末尾，似有复指宾语的意味。例如：

金华话：帮末张台桌揩揩渠（它）。

杭州话：拨房门关掉它。

第三，把宾语提到句首，用代词复指被提前的宾语，构成“介代短语”置于动词前面。例如：（方括号表示可加可不加的代词）

嘉善话：钞票[我]拿伊用脱。

房间[你]拿伊扫干净。

第四，不用介词，照样把宾语提到动词前面去，表示处置。例如：

杭州话：个（葛）只桌子搬掉它。

永康话：前门开出来，后门关掉去。

嘉兴话：个（葛）几只苹果吃脱伊。

《皇極圖韻》所反映的明末嘉興方言入聲系統

宮欽第（浙江大學）

—

《皇極圖韻》（書成於 1632 年正月，作者陳蓋謨，浙江嘉興人。）一書中附有“四聲經緯圖”，該圖以七音（相當於三十六字母）、三十六韻縱橫列圍，又以平上去入四聲分為四圖，是效仿《韻法橫圖》而作的一種等韻圖。此圖的性質，李新魁 1983: 277、耿振生 1992: 231 都認為是讀書音系。我們認為，在讀書音之外，《皇極圖韻》還包含有明末嘉興方言的某些時音特點。理由如下：

1. 《皇極圖韻》之作，乃本“康節先生《皇極經世》聲音唱和之說”推衍而成，旨在宣揚音有定數的觀點。陳氏在“圖韻總述”中，批評“邵子以中土之音，止據唐韻，未盡攝古今之韻，”所以陳氏“約收之（邵子）一聲之二十八韻益其八，一韻之三十八音損其二，”而損邵子聲音字母二百六十四“為一百四十四，更攝之為三十六。”其四聲分闢翁，又立開發收閉四音，定純清、次清、純濁、次濁四等，以開合齊撮閉五呼立韻，更以“學者或茫於唱和”而作“四聲經緯圖”，意欲盡攝古今之韻。陳氏既欲攝今韻，那麼時音特點必然在韻圖中會有所反映。

2. “四聲經緯圖”雖然是仿《韻法橫圖》而作，卻不採用《韻法橫圖》的始見終日之三十六字母的名稱，而代之以七音（角音四、徵音八、商音十、羽音八、宮音四、變徵音一、變宮音一。為稱說方便，下文一律按傳統三十六字母稱之），作橫向排列，一母一行。

陳氏不僅在韻圖列字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更動，而且還取消了《韻法橫圖》在幫、端、精組聲母下分別以小字附列的非、知、照組聲母和在非、知、照組聲母下分別以小字附列的幫、端、精組聲母，又砍去了韻末的小字附注。

《韻法橫圖》韻末之所以有這些小字附注（如，京韻平聲禪母之末注云：成，升濁；瓜韻上聲匣母之末注云：蹀讀如化音），是因為作者自己的“口語裏實際上已經不存在全濁聲母”等現象，（參邵榮芬 1998）這些小注的目的是為了區別清濁等現象的。而陳蓋謨的方音屬吳語，他自己的方言裏本來就有濁音系統，所以他的讀書音和方音聲母系統應該大致相同，而這些小注在他看來是多餘的，也就是說，陳氏保留全濁聲母系統，正是東南方言時音的反映。

陳氏還把來母歸入了次清——“圖韻總述”云：

“不如是則清濁淆也。……其次清者有十一：為二（溪）、為六（透）、為十（徹）、為十四（清）、為十六（心）、為十九（穿）、為二十一（審）、為二十四（滂）、為二十八（敷）、為三十一（曉）、為三十五（來）……”

這是把來母歸入了次清，與在此之前的韻書、韻圖把來母歸入次濁不同。很可能這是因為在陳氏所處的時音系統裏，來母字全部或者大多數是清音。現代嘉興話裏，來母仍然有部分字讀清音，蘇向紅等 2001：24 指出，“（嘉興話的）鼻音與邊音也分清濁兩套，其清化音在與入聲韻相拼時表現得特別明顯”。而且，在今嘉善方言中我們也可以找到類似的證據（參徐青 1994：2）。

3. 陳氏以“莊窗床雙”同列入開口唐韻和合口光韻（沈寵綏在《度曲須知》“轉音經緯”中批評他“江陽通韻口法開張，今則光合、唐開與陽混光唐陽，右傍韻目合開混，左邊口法派鈐三等。”），而今嘉興方言只有開口一讀（錢乃榮 1992：508-509），這很可能是反映了當時“莊窗床雙”有開合兩類文白異讀存在。沈氏又批評他“況疑、娘，禪、床四母，字音先與圖音不肖，故下邊三十六子，如敖、昂，尼、獐，船、垂等字，亦並涉東南土語。”

4. “四聲經緯圖”的入聲字陰陽兩配。茲將舒、入聲相配的情況開列如下（舒聲舉平以賅上去）：一東屋，二冬燭，三支質，四齊櫛，五魚燭，六模屋，七乖刮，八哈曷，九皆轄，十灰末，十一真質，十二文物，十三魂沒/斲，十四寒曷，十五桓末，十六刪轄，十七還刮，十八先屑，十九元月，二十蕭藥，二十一豪鐸，二十二歌鐸，二十三戈郭，二十四陽藥/鐸，二十五光郭，二十六唐鐸，二十七麻轄/刮，二十八遮屑/月，二十九庚陌，三十青昔，三十一肱獲/鄆，三十二侯屋，三十三尤燭，三十四侵緝，三十五覃合，三十六鹽葉。

配陽聲韻的-p、-t、-k 尾（十一真質除外）界劃分明，顯然含有存古因素。那麼入聲配陰聲韻則似應是盡攝今韻了，即對當時實際語音狀況的反映。入聲韻有配兩類舒聲韻者，如屋韻除了配陽聲一東韻外，還同時配陰聲五魚韻、三十二侯韻，則很可能是文白讀系統的表現。

二

限於篇幅，本文只討論“四聲經緯圖”的入聲系統。本圖按四呼分韻，入聲實有 23 韻（李新魁 1983：277 認為有 21 韻，耿振生 1992：231 則認為有 22 韻，其間的差別可能在於對混呼附韻的統計上。）據我們的統計，不計混呼附韻，合併後共得 21 韻，混呼附韻有：十三沒合口附開（斲）、二十七轄齊齒附合（刮）、二十八屑齊齒附撮（月）、二十四藥混（鐸）、三十一獲混（鄆），其中刮、月、鐸三韻韻目已在上述 21 韻中出現，斲、鄆二韻卻不在其中，故入聲韻實有韻目應為 23 韻。

下文討論，語音分析和構擬參照嘉興、嘉善、松江現代方言。按：明

正德七年（1512）刊行的《松江府志》卷四“風俗”指出，“（松江府）方言語音皆與蘇嘉同，間亦小異。……府城視上海為輕，視嘉興為重，大率皆吳音也。”（轉引自游汝傑 2003：52-53）

陳氏作等韻圖，雖然列圖格式仿照《韻法橫圖》，但其分韻用字多有不同，《韻法橫圖》入聲分 16 韻，與陳氏的 23 韻不同。陳氏制韻，參酌《洪武正韻》之處頗多：

“昔人制韻，為詞章設也。今愚制韻，明河洛之包涵，發邵子之欲吐，不盡為詞章設也。即布之詞章而以一韻之定限者程近，以數韻之通用者叶古，仍不失《（洪武）正韻》之併為少、諸韻之分為多也，而免其碎與寬則愚竊取之矣。”

對入聲的性質，陳氏之論頗為清楚：

“至入聲，何相同者如是之多也？曰：凡天地之氣，萌於春，旺於夏，斂於秋，沒於冬，入為北音羽，北人併其音而亡之，猶一韻中屬羽者有八，而字每多不具也。故聲至於入愈少，氣愈闔，且漸返於一元矣。昔人以星喻聲，言燦於正南，半見於東西，而淪沒於北也。”

“入聲多同，言其流也，邇其從三聲而結為入，始知其源自別，今存之。既詞章之不碍，若刪之，併源流而不察矣。即愚分入聲之目，其同者過三分之一，而通用者止於十，十之中，又間有同者，所謂返於一元者，此也。”

從陳氏的論述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北音中，入聲已經消失，而南音中的入聲已多所併合，不復古韻的結構格局。陳氏以入聲字陰陽兩配，其目的不過是“邇其從三聲而結為入，始知其源自別……若刪之，併源流而不察矣。”據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入聲配陽聲可能包含有存古現象。那麼，配陰聲韻的入聲字則似應包含有對時音的反映。時音有讀書音與方音之別，可以“布之詞章”者似當為其讀書音系的反映，陳氏在其“舉要圖”中為“布之詞章”注明了各韻之間的通用、獨用關係。

“四聲經緯圖”的表格用字也透露出了讀書音與方音之別。表格用字有一字入兩韻的現象，陳氏云：

“故音有兩韻可通微，在抑揚一轉，此宜彼此兼收者，在昔人必囁其重出矣；音有兩韻，截然迴分開合，然與相通之音各從其類，乃人不解一音之可兩收，因併兩韻強成一響，此宜彼此分列者，在昔人必囁其無據矣。”

陳氏發現一字有同屬兩韻的現象，這大概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文白異讀。如：“掇、脫、奪”三字同時列入“末（配十灰、十五桓）、刮（配十七還）”二韻。配陽聲十五桓是存其源，配陽聲十七還、配陰聲十灰則似乎分別代表了讀書音與方音之間的差別。這種一字多音的現象在今嘉興方言裏仍然可以看到：（錢乃榮 1992：）“掇 $tə^{54}$ 、脫 $t'ə^{54}/t'o^{54}$ 、奪 $də^{12}/do^{12}$ ”。然而，在“舉要圖”中，“末、刮”二韻是不通用的（曷末乾通用、刮轄通用），這似乎暗示了配陽聲十五桓除了存其源之外，還代表了時音中的另一種讀書音。也就是說，有兩種讀書音：很可能其中一種是正音（比如官話或者《洪

武正韻》所代表的讀音)，另一種則是人們口中的世代口口相傳的實際讀書音。下面我們只討論其中所反映的方音和實際讀書音。

三

1. 屋燭通用。

屋韻配一東合口、六模合口、三十二侯開口，燭韻配二冬撮口、五魚撮口、三十三尤齊齒。從韻圖列字來看，韻圖見系、精組、來母、日母仍然保持著一三等的對立，在今嘉興方言裏，只有見系、日母還保持著這種對立：oʔ: ioʔ (趙元任 1928/1956: 54, 58)，但韻圖的四呼已經合併為開、齊兩呼，而從松江方言 (oʔ: ɒʔ: ioʔ: yoʔ, 趙元任 1928/1956: 54, 58) 的表現來看，四呼的分別在明末是可能存在的。

2. 物沒通用；曷末通用；刮轄通用。

物韻配十二文撮口，沒韻（附斂韻）配十三魂合口（附開口痕韻）；曷韻配八哈開口、十四寒開口，末韻配十灰合口、十五桓合口；刮韻配七乖合口、十七還合口、二十七麻合口，轄韻配九皆齊齒、十六刪齊齒捲舌、二十七麻齊齒。從通用的情況看（參表 1），各聲母組的情況與官話已經非常接近，但韻圖列字卻大致與今松江方言的複雜表現相類，物、沒、末三韻非、精、知、照四組列字相同，末、刮二韻端、精、知、照四組列字相同，曷、轄二韻端、精二組列字相同。韻圖見系列字雖然沒有出現一字同時列入多韻的現象，但陰陽兩配也可能是今音同韻不同讀來源的反映：

松江方言：括 uæ 豁ɒ 闊 uə 活(v)ə (趙元任 1928/1956: 57)。

表 1

	12 文	13 魂	8 哈	14 寒	10 灰	15 桓	7 乖	17 還	9 皆	16 刪	27 麻
	物沒通用		曷末通用				刮轄通用				
韻	12 物	13 沒	8 曷	14 曷	10 末	15 末	7 刮	17 刮	9 轄	16 轄	27 轄
呼	撮口	合口附開斂	開口	開口	合口	合口	合口	合口	齊齒	齊齒捲舌	齊齒附合刮
幫	○	不	○	撥	撥	撥	捌	○	捌	捌	捌
滂	○	醇	○	泼	泼	泼	汎	○	汎	汎	汎
並	○	勃	○	跋	跋	跋	拔	○	拔	拔	拔
明	○	沒	搗	末	末	末	昧	○	昧	昧	密
非	弗	弗	○	○	弗	○	○	○	髮	髮	髮
敷	拂	拂	○	○	拂	○	○	○	怖	怖	怖
奉	佛	佛	○	○	佛	○	○	○	伐	伐	伐
微	物	物	○	○	物	○	○	○	鞞	鞞	鞞
端	○	咄	怛	怛	掇	掇	○	掇	○	怛	怛
透	○	突	闖	闖	脱	脱	○	脱	○	闖	闖
定	○	突	達	達	夺	夺	○	夺	○	達	達
泥	○	訥	捺	捺	○	○	○	○	○	捺	捺
來	律	𦉳	刺	刺	捋	捋	○	捋	○	○	○
知	怙	怙	○	○	怙	鷄	鷄	鷄	晰	晰	晰

徹	黜	黜	○	○	黜	頰	頰	頰	咍	咍	咍
澄	朮	朮	○	○	朮	○	○	○	嗑	嗑	嗑
娘	黜	黜	○	○	黜	納	納	納	疤	疤	疤
精	卒	卒	鬢	鬢	卒	緜	○	緜	○	鬢	鬢
清	粹	粹	擦	擦	粹	撮	○	撮	○	擦	擦
從	萃	粹	截	截	萃	叢	○	叢	○	截	截
心	恤	萃	蹙	蹙	恤	削	○	削	○	蹙	蹙
邪	○	○	○	○	○	○	○	○	○	○	○
照	黜	黜	○	○	黜	茁	茁	茁	札	札	札
穿	出	出	○	○	出	纂	纂	纂	刹	刹	刹
牀	術	術	○	○	術	○	○	○	斲	斲	斲
審	絀	絀	○	○	絀	刷	刷	刷	殺	殺	殺
禪	○	○	○	○	○	○	○	○	○	○	○
日	○	○	○	○	○	○	○	○	髻	髻	髻
見	橘	骨 挖	葛	葛	括	括	刮	刮	戛	戛	戛 刮
溪	屈	窟 ○	渴	渴	闊	闊	搯	搯	劫	劫	劫 搯
羣	倔	○	○	○	○	○	○	○	○	○	○
疑	崛	兀 挖	辟	辟	虬	栲	剗	剗	聒	聒	聒 剗
曉	颯	忽 ○	喝	喝	豁	豁	恬	恬	瞎	瞎	瞎 恬
匣	驕	搯 乾	曷	曷	活	活	滑	滑	轄	轄	轄 滑
影	鬱	頰 ○	遏	遏	幹	幹	空	空	軋	軋	軋 空
喻	聿	○	○	○	○	○	○	○	○	○	○

3. 藥鐸郭通用

藥韻配二十蕭齊齒、二十四陽齊齒，鐸韻配二十一豪開口、二十二歌開口、二十六唐開口，郭韻配二十三戈合口、二十五光合口。

這三韻沒有撮口呼，與蕭、豪二韻相配（參表 2），大致與今嘉興、松江方言一致。而與歌、戈相配，已與今嘉興、松江方言相左，然而今吳興方言這三韻可以與歌、戈相配（趙元任 1928/1956: 45, 54），卻暗示了明末嘉興方言裏有這種方音現象存在的可能性。

表 2

	20 蕭	24 陽	21 豪	22 歌	26 唐	23 戈	25 光
	藥鐸郭通用						
韻	20 藥	24 藥	21 鐸	22 鐸	26 鐸	23 郭	25 郭
呼	齊齒	混齊、開鐸	開口	開口	開口	合口	合口
幫	○	剗	剗	剗	博	○	博

滂	○	璞	璞	璞	賴	○	賴
並	○	雹	雹	雹	泊	○	泊
明	○	邈	邈	邈	莫	○	莫
非	○	轉	○	○	○	○	○
敷	○	薄	○	○	○	○	○
奉	○	縛	○	○	○	○	○
微	○	○	○	○	○	○	○
端	○	○	沔	沔	沔	沔	沔
透	○	○	託	託	託	託	託
定	○	○	鐸	鐸	鐸	鐸	鐸
泥	○	○	諾	諾	諾	諾	諾
來	略	略	落	落	落	礪	礪
知	苟	苟	斲	斲	斲	○	斲
徹	踔	踔	遑	遑	遑	○	遑
澄	著	著	濁	濁	濁	○	濁
娘	造	造	搦	搦	搦	○	搦
精	爵	爵	作	作	作	噪	作
清	鵠	鵠	錯	錯	錯	○	錯
從	嶠	嶠	昨	昨	昨	○	昨
心	削	削	索	索	索	○	索
邪	○	○	○	○	○	○	○
照	灼	灼	捉	捉	斲	○	斲
穿	綽	綽	妮	妮	妮	○	妮
牀	○	○	浞	浞	浞	○	浞
審	爍	爍	朔	朔	朔	○	朔
禪	灼	灼	○	○	○	○	○
日	若	若	○	○	○	○	○
見	脚	脚	各	各	各	郭	郭
溪	卻	卻	恪	恪	恪	廓	廓
羣	噓	噓	○	○	○	○	○
疑	虐	虐	萼	萼	萼	瓊	瓊
曉	諠	諠	臃	臃	臃	霍	霍
匣	○	學	涸	鶴	鶴	穫	穫
影	約	約	惡	惡	惡	艘	艘
喻	藥	籊	○	○	○	藥	○

4. 入聲韻尾

上文我們已經指出，“四聲經緯圖”的入聲字陰陽兩配，配陽聲韻的-p、-t、-k 尾（十一真質除外）界限分明，可能含有存古因素。配陰聲韻的入聲字，從中古音來看，只有古-t、-k 尾的字，則很可能反映了當時實際語音裏古-t、-k 尾已經弱化合併為-ʔ尾。雖然韻圖列字在多數韻裏-t、-k 尾都界限分明，但在同時配三支、十一真的入聲質韻和配四齊的入聲櫛韻裏更可以看作是-t、-k 尾已經弱化合併的直接證據。這兩個入聲韻裏既列入了

臻山攝字，如筆七吉控耑呢，又列入了曾梗攝字，如逼直即的狄溺。（參表3）

表3

質櫛通用	質齊齒配支	質齊齒配真	櫛齊齒配齊	質櫛通用	質齊齒配支	質齊齒配真	櫛齊齒配齊
幫	逼	筆	必	心	恤	悉	悉
滂	幅	匹	匹	邪	○	○	席
並	復	弼	弼	照	黹	質	櫛
明	審	密	密	穿	出	叱	剗
端	控	的	控	牀	術	實	黹
透	○	踢	○	審	率	失	瑟
定	耑	狄	耑	禪	○	黹	棗
泥	昵	溺	昵	日	日	日	日
來	栗	栗	栗	見	吉	暨	吉
知	窒	陟	窒	溪	詰	乞	詰
徹	扶	敕	扶	羣	佶	姑	佶
澄	秩	直	秩	疑	業	逆	業
娘	暱	匿	暱	曉	肸	肸	肸
精	卒	即	即	匣	洩	洩	洩
清	焯	七	七	影	乙	乙	乙
從	萃	疾	疾	喻	逸	逸	逸

相當於古-p 尾（緝、合、葉）的字則只配陽聲韻（三十四侵、三十五覃、三十六鹽），而相當於中古咸、深二攝的侵、覃、鹽三韻與-n 尾字划然不混，這很可能反映了當時實際語音裏，古咸、深攝的入聲字仍然保存有-p 尾。而且，同期的很多反映吳語時音的材料裏論及入聲韻尾的合併時，作者一般都不涉及-p 尾字。這一點似乎也可以作為-p 尾仍然存在的旁證。

5. 現在把考得的入聲韻系暫擬如下：

	開口	齊齒	合口	撮口
屋燭通用	oʔ	ioʔ	uoʔ	yoʔ
質櫛通用		iiʔ/iʔ iəʔ		
物沒通用	uʔ əʔ		uuʔ uəʔ	yuʔ yəʔ
曷末乾通用	ɤʔ əʔ		ueʔ uəʔ	
刮轄通用	(aʔ æʔ)	iaʔ iæʔ	uaʔ uæʔ	
屑月通用		iEʔ ieʔ		yEʔ yeʔ
藥鐸郭通用	ɒʔ	ipʔ	uoʔ	
陌昔獲鄭通用	iʔ	irʔ	urʔ yrʔ	
閉口緝獨用		irp		
閉口合獨用	ap			
閉口葉獨用		iap		

參考文獻

1. 李新魁 1983: 漢語等韻學, 北京, 中華書局
2. 耿振生 1992: 明清等韻學通論, 北京, 語文出版社
3. 蘇向紅 柏建華 2001: 嘉興方言聲韻調之研究, 湖州師範學院學報 2001 年第一期 pp.23-31
4. 徐青 1994: 嘉善方言音系和韻譜, 湖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4 年第三期 pp.1-11
5. 錢乃榮 1992: 當代吳語研究,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6. 游汝傑 2003: 先秦、兩漢和明清時代語言地理擬測, 著名中青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游汝傑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7. 趙元任 1928: 現代吳語的研究, 北京, 科學出版社(1956 影印本)

昆曲音乐与昆曲字音的声调构拟

焦 磊（浙江大学）

一 关于昆曲音乐，记谱法以及曲谱

曲谱，顾名思义，其功用是“作为古代剧作家、曲作者填词制曲遵循模拟的格律范本，伶工曲师按板习唱依律度曲的样板”¹。究其创作之始，则是先有徒歌，然后记录写定成谱，以供参照。中国的乐谱流传甚早，目前所存最早的实物曲谱则是敦煌发现的数种曲谱。此外，存世的还有姜夔收录在《白石道人歌曲》中的自度曲谱，《事林广记》中记载的[愿成双]套曲以及明代王骥德在其著作《曲律》中所记载的宋代《乐府混成集》的两套曲谱。这些曲谱都是用当时流行的管色工尺俗字谱所记，一谱一字，声辞相当。而管色工尺俗字谱，则是昆曲所用的工尺谱的前身。在后来民间的使用实践中，俗字谱得到了改良与发展，最终形成了现在所见的昆曲工尺谱，并在清代被大量使用。

昆曲使用的工尺谱也被近代民间音乐所广泛采纳。工尺记谱法是一种首调唱名记谱法，使用上、尺、工、凡、六、五、乙分别代表简谱中的1、2、3、4、5、6、7七音，用点板眼的方式来控制节奏。两者共同构成了昆曲的音乐系统。

现在所见的曲谱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不载音乐，只载平仄格律；一类则在右侧注上音乐旋律。两者之间存在先后关系。由于昆曲的音乐特色是“依字声行腔”，则其四声走向就是其音乐旋律走向。因此早期的曲谱不载工尺，全凭伶工曲家依曲辞四声以己意度之。寢及清季，曲学一道渐衰，世人多不能依四声行腔度曲。故此由老曲师依声制谱，实以工尺板式，俾时人以为讴歌之据。本题所讨论的，则是后一种曲谱。由于其依照当时四声为据制谱，所以其工尺旋律亦即四声走向。今天我们对曲谱音乐进行考查，则可以通过对昆曲音乐旋律的分析，得到当时四声的调值构拟。

现存的昆曲工尺谱最主要的大致有以下几种：

1、《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清代内府编撰。此谱兼有格律谱与工尺谱之功能。汇集大量昆曲谱例，又有许多以昆曲法谱曲的古词调。是传世所收最多最广的一部曲谱。

2、《吟香堂曲谱》，清冯起凤撰。此谱收《牡丹亭》与《长生殿》两部

¹ 周维培《曲谱研究》，p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传奇，“详注宫商，点定节拍”。是最早为《牡丹亭》和《长生殿》厘定工尺的曲谱。

3、《纳书楹曲谱》，清叶堂撰。此谱是影响最大的清曲谱。谱出之后，四方“翕然宗仰，如出一口”，可见其影响之大。叶堂一派对当今昆曲演唱也有很大影响。据吴梅《俞宗海家传》记载，叶堂传娄人韩华卿，韩华卿又传昆曲大师俞振飞的父亲俞粟庐（宗海），俞粟庐再传俞振飞，而当今的昆曲演员基本都是承俞振飞所传。因此，叶堂也可以被称为是当代昆曲之始祖。

4、《遏云阁曲谱》，清王锡纯撰。此谱综合梨园演习本与清曲家使用的曲唱本而成书。注重其舞台性与通俗性。详载小腔，便于度曲者习唱。

5、《六也曲谱》，清殷桂深撰。殷氏是清末著名曲师，曾手订数种曲谱如《昆曲大全》《昆曲粹存》《春雪阁曲谱》等。其中最著名者则是《六也曲谱》。此谱收录了大量舞台上常常搬演的戏目，并予以订正曲辞腔格，连笛色锣鼓段也一一注明。

6、《集成曲谱》，近人王季烈等编撰。全书分为“金”“声”“玉”“振”四集，共三十二卷。本谱兼顾曲唱与舞台演出，于两者间择善而从，且依照曲律多所订正。作者的目标是“以资研究昆曲者入门之助”，因此务求浅显易懂，故而为广大曲友所欢迎。因此本谱也是在曲坛上影响最大的曲谱之一。

除了这些主要的戏曲工尺谱之外，尚有数种标注工尺的曲谱，这里不一一介绍。下面说一下本题对材料的选择与分析。

昆曲谱曲有一定的规律。既然在演唱时候是“依字声行腔”，那么在谱曲时，势必也就是依字声谱曲。由是则必然需要有某一个固定的四声系统作为谱曲的依据。然而我们知道，声调的调值系统是音系中最不稳定的部分，容易发生变化。而昆曲的旋律则相对来说较为固定，存在其内部的一致性。因此，昆曲音乐可以保留早期的声调调值系统，而我们可以根据昆曲音乐对其所保存的调值进行构拟。

二 昆曲音乐与声调的关系

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讲过昆曲音乐是按照四声行腔的。所谓依照四声行腔，则至少要遵守两点原则。第一，旋律的起伏与声调的起伏大体相同；第二，旋律的高低与字调的高低大致相近。因此，所据方音不同，四声亦不同。正如明人王骥德在其《方诸馆曲律》中所述：“古四方之音不同，而为声亦异”²。昆曲分成南北曲两个部分，所用的字调是不同的，因此也就对应了不同的旋律走向。王骥德说过：“夫自五声之有清、浊也，清则轻扬，浊则沈郁。周氏以清者为阴，浊者为阳；故于北曲中，凡揭起字皆曰阳，抑下字皆曰阴。而南曲正尔相反，南曲凡清声字皆揭而起，凡浊声字皆

² [明]王骥德《方诸馆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卷四，p115，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抑而下……倘宜揭也而或用阴字，则声必欺字；宜抑也而或用阳字，则字必欺声。”³从其记载中可以知道，当时昆曲所用的南北字音，在阴平和阳平声的调值上存在差别。⁴南方的阴平高、阳平低，而北方的阳平高、阴平低。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原官话方言与吴方言中依旧有所表现。我们可以参见下表：⁵

方言点	阴平	阳平	方言点	阴平	阳平	方言点	阴平	阳平
石家庄	23	53	郑州	24	42	扬州	11	35
巨鹿	13	53	洛阳	34	42	南通	21	35
寿光	213	53	信阳	33	53	离石	213	44
曲阜	213	53	西安	21	24	五台	213	33

可以看到，中原地区以及周边的晋语区和江淮官话区都有阳高阴低的现象。而吴语区则是阴高阳低：⁶

方言点	阴平	阳平	方言点	阴平	阳平	方言点	阴平	阳平
宜兴	55	223	常熟	52	233	双林	44	213
靖江	433	223	昆山	44	233	杭州	323	212
江阴	51	31	上海	52	113	温州	44	231
常州	44	213	松江	52	231	金华	435	213
无锡	544	14	黎里	44	24			
苏州	44	223	嘉兴	52	231			

因此，南曲和北曲不能放在一起讨论。然而北曲在向南传布的过程中不断南化，导致北曲的字腔存在错位。如明末沈宠绥在《度曲须知》中所述：“慨自南调繁兴，以清讴废弹拨，不异匠氏之弃准绳……同此弦索，昔弹之确有成式，今则依声附和而为曲子之奴；总是牌名，此套唱法，不施彼套；总是前腔，首曲腔规，非同后曲，以变化为新奇，以合掌为卑拙，符者不及二三，异者十常八九，即使以今式今，且毫无把捉，欲一一古律绳之，不径庭哉？”⁷北曲字腔不谐，因此很难通过其音乐旋律的考查得到其声调。因此我们的研究只能限于南曲范围中。

³ 同上，p107。

⁴ 此处王骥德所谓阴阳，指的是阴平与阳平，和传统音韵学中的“阴阳”用法不同。具体可以参见他所说的：“曲有宜于平者，而平有阴阳；有宜于仄者，而仄有上去入。”（《方诸馆曲律·论平仄第五》）则其“阴阳”盖指传统音韵学中之阴平声与阳平声而言。

⁵ 声调材料引自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论》，p38—39、p58—59，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其中扬州方言调值据王世华《扬州方言词典》所记调值改正。

⁶ 材料引自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中的各地老派音系，p600—611，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⁷ [明]沈宠绥《度曲须知·弦律存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卷五，p115，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对于南曲的字调与腔格关系，前人已经有所研究。并已经提出了一些配合关系。如杨荫浏（1980），洛地（1995），王正来（2004）等。在这里先将前人对于昆曲字腔关系论述的主要观点简单列举一下，然后予以总结。

杨荫浏（1980）发表了长文《语言音乐学初探》，其中以昆曲为例讨论了字调与旋律的关系，将昆曲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七类，入声并与平声合并。列举了不同字调所对应的不同腔格，并讨论了舒声两字相连时曲腔的变化。现将其观点列表如下：

字调	阴平（阴入同）	阳平（阳入同）	上声	阴去	阳去
腔格	平。拉长时升高或降低一二度后恢复原位。	低平起，上行一二度。	低起上行。有时又回下。	高起下行。	由低上跳后下行。

两字组腔格似乎都是前字影响后字，其关系如下表：（格内指后字的变调情况）

前字后字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平	同度或高低一二度	略低或同度	略低或大低	略高或大高	低或同度
阳平	略高或上跳	同度略高或上跳	略低或大低	略高或大高	低或同度
上声	上行或上跳	上行或上跳	上行或重新下降后上行	略高或下行	同度
阴去	下行或下跳	下行或下跳	上行	下行或回上后下行	下行或回上后下行
阳去	下行或下跳	下行或下跳	上行	上跳	下行或回上后下行

洛地（1994）的专著《词乐曲唱》专章讨论字调问题。亦将昆曲字调分为如上七类。并对每一类做了较为详细的解说，特别是对所用谱例也做了细致分析。今将其观点列表如下：

字调	特点
阴平	高平，单长音
阳平	升调，上行一级或级进两级
上声	降升，中间要唱断。使用“ 吟腔 ”“ 嚯腔 ”口法。
阴去	先升后降，出口音高于收音，使用“ 豁腔 ”口法。
阳去	先升后降，出口音低于收音，使用“ 豁腔 ”口法。
阴入	短促，调高，出口音高于相邻音。
阳入	短促，调低，出口音低于相邻音。

洛地先生把昆曲曲唱中所用的口法和字调建立了相关性，为昆曲曲音

的字调构拟提供了进一步的材料。

王正来（2004）指出昆曲字声腔格共有五种（平入同，实亦为七种），并指出腔格有繁简之别，繁者以简者为基础，惟加以变化转音。下面将王氏的七种腔格简述列表：

字调	腔格
阴平	平出，中间稍向上行，末尾回原或下落。
阳平	出口腔比阴平稍低一音，其余同。
上声	阴阳通用，出口以低为主，行腔趋势由低而高，出口第二音低落。
阴去	自高而低，“豁腔”比出口腔高一个音
阳去	自高而低，出口比阴去一般低二三个音
阴入	同阴平，惟出口唱断，略短。
阳入	同阳平，惟出口唱断，略短。

王正来并讨论了昆曲字调的相对高低问题，其引用沈璟所云：“凡曲，去声当高唱，上声当低唱，平入声又当酌其高低，不可令混”⁸，并参照谱例定出昆曲字调的调的相对高低次序为：阴去、阳去、阴平(阴入)、阳平(阳入)、上声。足资为拟测昆曲字调之参考。

下面则将诸家对于昆曲字调的说解总结归纳，列一表格以反映其现象。

声域	声域特点	声调	字调特征
阴		平	高平，可以稍向上行一度后回落
		上	低起，第二音稍低，之后上行
		去	自高而低，用“豁腔”，比出口腔高一个音
		入	同阴平，惟出口唱断，略短。
阳		平	低平，上行一二度
		上	低起，第二音稍低，之后上行
		去	出口比阴去一般低二三个音，“豁腔”后下行
		入	同阳平，惟出口唱断，略短。

这样基本可以知道字调的调型以及相对的调高。

四 对于旋律的分析

昆曲使用音乐旋律来模拟字调，然而昆曲音乐与字调的对应，绝非前后一致的字调再现，而是在整体旋律的基础之上，对于字调语调走向的包络。正如曲家刘润恩所说：“是以昆曲南曲之所谓腔调，纯以四声定则为常量，加以语调顿挫抑扬为其变量，取其代数和，施以律度，控制以一定程度的结

⁸ [明]沈宠绥《度曲须知·四声批窠》，《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卷五，p200，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音规律，复节奏以鼓板，便成腔调。”⁹

因此，讨论昆曲的字调，应当减小这些无谓的干扰因素。本文选取《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以及《纳书楹》曲谱中八个声调共近 1000 字，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将字间差异通过统计方法消除，以期得到较为精确的结果。

a、关于材料

昆曲工尺谱的一般形式则是在曲文的每一个字旁注出工尺。前期和后期的工尺会有区别，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人谱曲会使用不同的工尺标记同样的曲文；另一方面，为了美听的需要，演唱者会在基础工尺后加标“过腔”和“小腔”，这些内容与字调或语调都没有关系，仅仅是为了音乐处理上的需要。因此这些成分需要去除。越是早期的曲谱，这类成分所占的比例越少，因此，对材料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题选取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以及《纳书楹曲谱》，其重要性与代表性在前面已经介绍过。这两种材料都可以对干扰进行有效降低。此外，本题的选字，其工尺都大于两个，这样也有助于对材料的分析。

b、统计处理

即使是同一支曲子的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曲谱中也会有不同的处理。赖维勤（1989）对于从佛教声明中记录的汉音调值曾作过探讨，并提出了两点不利因素：1、音乐本质造成的差异。有三方面原因。a、声调起始高度不受音阶的影响，但是音乐需要遵循音节规则；b、调值的高度变化很平稳，但是音乐需要接受整体音节的绝对高度；c、调值的长短由调类决定，但是音乐的长短不是。2、音乐技巧造成的差异。¹⁰

这些因素在昆曲音乐中同样对调值的研究造成了干扰。周贻白在《昆曲声调之今昔》一文中对最常见的《牡丹亭·游园》中的[皂罗袍]一曲的各家工尺异同进行了比较。其中同属早期曲谱的《纳书楹曲谱》与《吟香堂曲谱》的工尺出入就很大。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仅举一些代表字以资参照。

例字	《纳书楹曲谱》所载工尺	《吟香堂曲谱》所载工尺
原	合	工
来	四	工
姹	六尺工	上五六
颓	工五上工六	六五上五六
美	四合	工六工尺
锦	六工	尺尺上

可见工尺上确实有较大差距，然而两者都是乾隆年间的吴中人士谱曲，无论是地域还是时代都差不多，不可能是由于调值不同导致这种结果。因此

⁹ 刘润恩《昆曲原理说略》，载《艺坛》第三卷，p58，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¹⁰ 赖维勤《汉音之声明及其声调》p33—34，载《南大语言学》第一编，商务印书馆 2004。

要从不同的工尺里得到相同的调值结论，势必要使用一定的手段，来去除内部的差异。而这种方法必然是统计的。

统计的确定性优于必然性因果的确定性，主要在于它可以包容反例的存在排除偶然性的干扰，以物体共性、大概率事件和总体性趋势作为描述对象，防止了舍本逐末，挂一漏万的情况的产生。因此，统计方法的应用与否，在今天可以成为判断一门学科是否科学化的标志。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自然概莫能外。

在语言学中使用统计方法，同样是为了通过统计手段分离大概率事件、总体性趋势与偶然、个别的反例现象。从而在浩如烟海而且自相矛盾的数据中得一确定性描述，用以支持我们作出的定性判断。而这种确定性是非统计方法不能获得的。正如 Arthur Schlesinger 所言：“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之所以为重大，正是因为它们不能以计量方法作答。”¹¹因此，只要在语言研究中存在大量数据组成的类，则施于其上的统计学研究就变得很有必要。在对声调的分析中使用统计，是希望通过大样本的重复，消除施加于每一个样本上的个体风格，使得样本呈现出一个总体趋势。而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从样本中抽象出来的总体趋势。

c、分析与构拟

对于每个声调，本文在曲谱中选取大约 100 个左右的样本进行分析。每个样本就是一个随机抽取的例字，抽取例字时，只选取那些多于四个工尺的字，这样的好处是，能够让声调充分展开，避免了声调展开不足时，无法分析其曲拱走向的缺点。在分析的时候，只分析前面四个工尺，尽量保证不把字腔和过腔混同起来讨论。由于音乐上可以把一个字的时间长度无限拉长，因此我们不考虑节拍，只考虑曲拱。

在对工尺的分析中，我们以八度为基准转换为数字，见下表：

工尺	合	四	一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乙	亻上
数值	-3	-2	-1	1	2	3	4	5	6	7	8

这样就把工尺转换为数字，便于计算。

对于每个声调，我们在四个工尺点上分别求其数学期望 m 和标准差 s 。结果如下

阴平：

	第一工尺	第二工尺	第三工尺	第四工尺
均值 m	3.31	4.64	3.33	2.09
标准差 s	1.99	2.11	2.03	2.15

¹¹ 转引自《计量史学方法导论》，P3，[英]罗德里克·弗拉德著，王小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阳平

	第一工尺	第二工尺	第三工尺	第四工尺
均值 m	1.33	3.19	3.97	2.99
标准差 s	2.29	1.96	2.31	2.24

阴上

	第一工尺	第二工尺	第三工尺	第四工尺
均值 m	-0.40	-0.40	0.99	1.22
标准差 s	2.651472	3.354478	2.979713	2.812598

阳上

	第一工尺	第二工尺	第三工尺	第四工尺
均值 m	2.73	4.76	3.63	2.13
标准差 s	2.69	3.03	2.76	2.64

阴阳通用上（根据《韵学骊珠》分出的次浊上声字）

	第一工尺	第二工尺	第三工尺	第四工尺
均值 m	0.46	0.70	1.82	1.71
标准差 s	2.64	2.99	2.67	2.98

阴去

	第一工尺	第二工尺	第三工尺	第四工尺
均值 m	4.75	3.68	2.41	1.04
标准差 s	2.89	2.60	2.61	3.13

阳去

	第一工尺	第二工尺	第三工尺	第四工尺
均值 m	2.49	4.55	3.28	1.76
标准差 s	3.22	3.39	3.13	3.26

阴入

	第一工尺	第二工尺	第三工尺	第四工尺
均值 m	2.86	3.76	2.82	1.78
标准差 s	2.47	2.43	2.47	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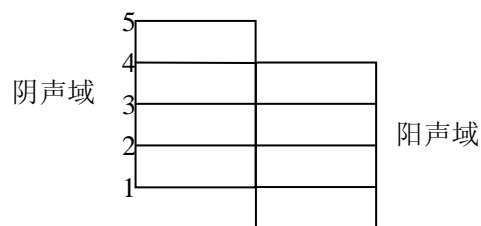
阳入

	第一工尺	第二工尺	第三工尺	第四工尺
均值 m	1.42	3.07	3.80	2.61
标准差 s	2.65	2.37	2.61	2.68

九条声调曲线的拟合图如下：

可以看到，基本上可以将九条曲线分为五个调丛。(1) 第一个调丛是阴平调和阴入调，两条曲线虽然不重合，但是基本保持平行关系，由于存在2~2.5的标准差，我们可以认为两条曲线是一致的。(2) 第二个调丛是阳平和阳入，在图上这两条曲线有很好的吻合度。(3) 第三个调丛是阴上和所谓的阴阳通用上，也就是传统音韵学所谓的次浊上声。这两条曲线也是基本平行，理由同上。所以，我们可以推知，在昆曲字调中，次浊上声属阴上。(4) 第四个调丛是独立的阴去调。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个高降调。(5) 阳上和阳去调，两条曲线也是吻合的很好，因此可以知道，在昆曲的字调中已经发生了全浊上归去声的音变。

下面要给这五个调丛拟定调高。按照朱晓农的做法，在这个声调系统中存在两个域，阴声域和阳声域。共可以分为五度。如下图所示：



这样分出两域四度之后，将阴上的起点定为一度，阳平的起点定为二度，阴平的起点定为三度，阴去的起点定为四度，我们就可以得到昆曲的字调构拟了：

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调值	343 ⁱ	34 ^a	12 ⁱ	41 ⁱ	342 ^a	<u>343</u> ⁱ	<u>34</u> ^a

我们发现在调形上阴声和阳声完全对应，所差的仅仅是声域而已，这是北部吴语的典型特征。再检北部吴语的声调情况，可以看到其声调系统和苏州方言的声调有着很好的吻合度。根据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1989）的《汉语方音字汇》，苏州方言的声调系统如下：

	平	上	去	入
阴	44	52	412	<u>4</u>
阳	24		31	<u>23</u>

将其转化为分域四度制和所拟测的昆曲字调比较如下：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昆曲字调	343 ⁱ	34 ^a	12 ⁱ	41 ⁱ	342 ^a	<u>343</u> ⁱ	<u>34</u> ^a
苏州	33 ⁱ	24 ^a	41 ⁱ	31 ⁱ	31 ^a	<u>3</u> ⁱ	12 ^a

除了上声不同之外，其余调型调值基本相近。再考虑到上声会使用“囃腔”口法造成一个前下滑音，则可以认为昆曲的字调找到其来源。

五 连读变调

昆曲的连读变调是很难处理的。因为这关系到本文操作的理论基础。在进行单字调分析的时候我们是从成文的曲句中选取字例进行分析，并未考虑其中是否蕴涵着连读变调机制。现在又要对同样的材料进行连读变调分析，未免有些说不过去。

事实上，否定存在连读变调的一个强理由就是谱曲原则。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每一个字的工尺都是按照四声予以谱定，这样的谱曲规则使得打谱者有据可依。而如果考虑到两字组甚至是三字组的连读变调情况，就会使得打谱发生很大困难。因此谱曲应当是单字调性质的。然而，在昆曲中依然存在字组中的变调。杨荫浏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前字 \ 后字	阴平 343 ⁱ (阴入同)	阳平 34 ^a (阳入同)	上声 12 ⁱ	阴去 41 ⁱ	阳去 342 ^a
阴平 343 ⁱ (阴入同)	同度或高低一二度	略低或同度	略低或大低	略高或大高	低或同度
阳平 34 ^a (阳入同)	略高或上跳	同度略高或上跳	略低或大低	略高或大高	低或同度
上声 12 ⁱ	上行或上跳	上行或上跳	上行或重新下降后上行	略高或下行	同度
阴去 41 ⁱ	下行或下跳	下行或下跳	上行	下行或回上 后下行	下行或回 上后下行
阳去 342 ^a	下行或下跳	下行或下跳	上行	上跳	下行或回 上后下行

把此表中仅仅是两音简单连接的部分去掉，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看见变调规律：

前字 \ 后字	阴平 343 ⁱ (阴入同)	阳平 34 ^a (阳入同)	上声 12 ⁱ	阴去 41 ⁱ	阳去 342 ^a
阴平 343 ⁱ (阴入同)	同度或高低一二度	同度	略低	略高	同度
阳平 34 ^a (阳入同)	略高	同度略高	略低	略高	同度
上声 12 ⁱ	上行	上行	上行	略高或下行	同度
阴去 41 ⁱ	下行	下行	上行	下行	下行
阳去 342 ^a	下行	下行	上行	上跳	

从表中可以反映出明显的左控连字调现象，可见昆曲的声调确实是以吴语作为基础的。

参考文献

古籍类：

[清]李渔《闲情偶寄》，《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明]毛晋《六十种曲》，北京：中华书局。

[清]毛先舒《南曲入声答客问》，《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 [清]沈乘麟《韵学骊珠》，北京：中华书局。
- [明]沈宠绥《度曲须知·弦索辨讹》，《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五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 [明]魏良辅《曲律》，《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五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 [清]徐大椿《乐府传声》，《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 [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 今人著作类：
- [英]弗拉德 1997：《计量史学方法导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李绍山 2001：《语言研究中的统计学》，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 [英]伍兹 2000：《语言学中的统计方法》，陈小荷等译，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耿振生 1992：《明清等韵学通论》，北京：语文出版社。
- [日]赖维勤 1989：《汉音之声明及其声调》，《南大语言学》2004年第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 叶宝奎 2001：《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游汝杰 1999：《游汝杰自选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6：《地方戏曲音韵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清常 1993：《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元任 2002：《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晓农 2005：《音韵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5：《上海声调实验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洛地 1995：《词乐曲唱》，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 王正来 2004：《关于昆曲音乐的曲腔关系问题》，南京：《艺术百家》总77期。
- 刘润恩 2004：《昆曲原理说略》，《艺坛》第三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孙从音 2003：《中国昆曲腔词格律及应用》，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 俞为民 2005：《曲体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 周维培 1999：《曲谱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Gussenhoven & Jacobs 2001. *Understanding phonology*, 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Ladefoged, Peter 2001. *A course in phonetics*, the fourth edition.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Orlando.
- Trask, R.L 2001. *Historical linguistics*, 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Yip, Moira 2005. *Tones*, 《语言学范畴研究丛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余杭方言小称的内部差异及其成因探讨

骆鹤明（杭州师范大学）

“余杭”一词由来已久，涵义多变。本文所说的余杭指的是杭州市余杭区，其地位于杭嘉湖平原南端，由旧杭县的大部和原余杭县全部于1961年4月合并而成（县名沿用古地名），截至2001年，总面积1222平方千米。由于县境正处在旧明清“下三府”交界地带（参看附录一），因此各地语音受影响不一而略有差异，但总体上属北部吴语太湖片苕溪小片。

壹 内部差异

考虑到语音的地域性特色，本文的调查基于三个点：

一、县城临平，位于余杭东部，因小称仅残存，资料援引199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余杭县志·方言》，笔者称“辅助调查点”。

二、塘栖片九龙村，位于余杭中部，由原九龙村和莫家塘村合并而来，因流经村庄的九条河流纵横交错形状似龙得名。该村方言小称的调查由笔者自2006年以来陆续补充完善，已达近千条。

三、余杭片永安村，位于余杭西部，由原来的永安、姚村、下木桥三村合并而来，该村方言的小称由徐越于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田野调查所得。

综合上述三点调查所得的资料来看，一方面，余杭方言的小称较为古老，如笔者调查到的：“猫儿疙都”[mɔ33niel3gə?2tu33]、“猫儿儿”[mɔ33niel3niel3]、“罪过儿相”[zɛl3gu5lnie53sia13]。三词中的“儿”字均可读作[nie]，前两词意在形容小孩发育不良，后者为可怜相之意，其语音形式处在曹志耘等人所认定的吴徽语小称起始阶段。可惜这样的词为数不多，属个别残存，取而代之的是继[nie]之后大量存在的[n]缀小称。曹教授所言极是，[n]缀的确由[nie]缀发展而来，这可从前面所列的最后一个词条的另两种读音：[zɛl3gu5lni53sia13]和[zɛl3gu5ln44sia13]中窥见一斑。

另一方面，余杭方言小称的形式多样表现出相对的地域性，主要是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差异：

	临平	塘栖	余杭
辣椒	la? ga ŋ	la? ga n	la? ga
茄子	ga ŋ	ga n	ga n

蚯蚓	tɕ ^h ioʔ zɛ	fiã ɕin n	fiã ɕi n
虾	ho ŋ	hɔ n	ho n
耳环	k ^h u lu	k ^h o n	k ^h u n

在县城临平读[ŋ]的“儿”在中西部的塘栖片和余杭片均读作[n]，这是最为明显的。但即便是都读[n]的九龙和永安，二者的差异之处也是可圈可点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些词是永安特有的，例如：

糊儿 fiu11n53 大人吃的糊（男） | 海海儿 he44he44n44 边边儿 | 须须儿 ɕy44ɕy44n44 玉米 | 蕊头儿 mi53dɤ33n31 | 结头儿 tɕiəʔ5dɔ11n33 | 小信儿 ɕiə53kuə53n33 毛脚女婿 | 小娘儿 ɕiə53nia11n33 | 疯婆儿 foŋ44bo11n44 | 糕糊儿 kə44fiu11n33 婴儿吃 | 鳊儿鳊 k^hə44n11ɕiã53 | 对蛾儿 tɛ44ŋə11n31 | 两把儿 liã53po44n30 | 钝白儿 dən13baʔ2n31 | 八哥儿 poʔ5ku44n35 | 薄衣儿 boʔ2i44n44 | （爬山）白肚儿 baʔ2du31n30 | 晾丫杈儿 lã13o44ts^ho44n33 | 滴卤儿 di35lu53n30 | 躲猫猫罗儿 tu53mə33mə33lu11n44 | 挨挨儿 a44a44n44 | 黄蚬儿 fuã11ɕie35n53 |

二、两地有些儿缀词音同义不同，例如：

词条	永安	九龙
大 ^二 儿 da13n53	竹制晒具	还包括洗菜等的器具
肉儿 ɲioʔ2n53	果肉	亦包括动物肉
边边儿 pie44pie44n44	边缘	小孩调皮筋的一种玩法
毛衫儿 mə11se44n33	毛衣	太小的衣服
豌里豆儿 fiuo31li11dɤ33n31	豌豆	花脸
摇车儿 fiə11tsə44n30	水车	旧时一种纺具

三、两地词缀不同：

1) 永安儿缀、九龙无缀：

永安	九龙
花儿 ho44n44	花fiuo33
刀儿 tə44n44	刀tə31
篮儿 le13n24	篮 le13
茧儿 tɕie53n30	茧tɕie51
凳儿 tən35n35	凳din53
洞儿 doŋ13n31	洞duŋ13
索儿 soʔ5n53	索soʔ5
鸭儿 aʔ5n53	鸭 aʔ5
核儿 oʔ5n53	核 oʔ5

棉口儿 mie11guəʔ2n13 做丝棉兜的工具	棉规 mie13gueʔ2
领头儿 lin53də11n44	领头 lin51dœ51
指掐儿 tsɿ35k ^h aʔ5n30	指甲 tsɿ53k ^h aʔ5
菜秧儿 ts ^h ɛ44iã44n53	菜秧 ts ^h ɛ53iã13
尿布头儿 se44pu44dɤ33n33	衲 nəʔ2
2) 永安儿缀、九龙子缀:	
永安	九龙
肚儿 du53n30	肚子 tu51tsɿ33
李儿 li13n44	李子 li35tsɿ35
架儿 tɕia44n44	架子 ga51tsɿ33
帽儿 mə13n53	帽子 mə13tsɿ33
3) 永安后缀、九龙中缀	
永安	九龙
小书儿 ɕio53sɿ44n33	小人儿书 sio13nin31n44sɿ53
四、两地用字不同:	
1) 九龙比永安多一音节:	
九龙	永安
夹夹儿 gəʔ5gəʔ2n44	夹儿 gəʔ2n53
洋袜儿 iã13məʔ2n44	袜儿 məʔ2n53
纸窠条儿 tsɿ53k ^h u31diə13n44	纸窠儿 tsɿ53k ^h u33n30
草堆头儿 ts ^h ɔ53dɛ33dœ13n44	草堆儿 ts ^h ɔ53te44n44
火堆头儿 fu51te13dœ13n44	火堆儿 hu53te44n44
木片片儿 mo51be53be53n44	木片儿 moʔ2be33n33
小兔子儿 sio51t ^h u51tsɿ35n44	小兔儿 ɕio53t ^h u44n33
2) 九龙比永安少一音节:	
九龙	永安
桑果儿 sã33ku55n44	桑果子儿 san44gu44tsɿ44n44
口水儿 k ^h œ51se13n44	口流水儿 k ^h œ53li11se44n30
饭馊儿 vɛ13sœ33n44	饭米糝儿 vɛ11mi11su53n44
芦梗儿 lu35gã13n44	芦茅梗儿 lu11tɕi44kãʔn53
盒头儿 al3dœ33n44	盒盂头儿 fiaʔ2loʔ2də11n30 盒子
3) 一字之差:	
九龙	永安
测撬儿 ts ^h əʔ2ts ^h io33n44	长撬儿 zã11tɕ ^h io35n53 河蚌的一种
缝拢儿 vuŋ13luŋ35n44	缝堂儿 voŋ11dal1n33
项圈儿 ã51tɕ ^h ie13n44	项箍儿 ŋa13k ^h u35n53

坐车儿 <i>zul3ts^hoʔ2n44</i>	轿车儿 <i>dziə11ts^hə53n53</i> 土制婴儿车
纸条儿 <i>tsɿ53diə13n44</i>	纸头儿 <i>tsɿ53də11n30</i>
坟堆头儿 <i>vən11tə44də33n30</i>	坟丁头儿 <i>vin53din35dœ51n44</i>

五、同一事物小称数量不同:

1) 永安多称、九龙一称

永安	九龙
围嘴儿 <i>fiue11tse33n33</i> 围嘴, 圆形的	围嘴儿 <i>fiue35tse53n44</i>
涎嘴儿 <i>fi11tse33n53</i> 围嘴, 系在前面	
闹架儿 <i>nə33ka35n33</i>	
打架儿 <i>tā53ka35n30</i>	打架儿 <i>dā13ka35n44</i>
吵架儿 <i>ts^hə44ka35n33</i>	

2) 永安一称、九龙多称

永安	九龙
	翻谷耙儿 <i>fə33goʔ5bo13n44</i>
落谷耙儿 <i>loʔ2koʔ5bu11n33</i> 竹耙	耙耙儿 <i>bo14bo14n44</i>
	落谷耙儿 <i>loʔ2goʔ5bol3n44</i>

六、发音不同:

1) 尖团合流与部分尖团合流

永安	九龙
浆儿 <i>tɕiā44n44</i>	浆儿 <i>tsā13n44</i>
线儿 <i>ɕie35n35</i>	线儿 <i>sie35n44</i>
撬儿 <i>tɕ^hio35n35</i>	锹儿 <i>ts^hio13n44</i>
屑屑儿 <i>ɕiəʔ5ɕiəʔ5n44</i>	屑屑儿 <i>sieʔ5sieʔ5n44</i>
线头儿 <i>ɕie44dɿ33n53</i>	线团儿 <i>sie13dœ35n44</i>
小鸡儿 <i>ɕio53tɕi44n33</i>	小鸡儿 <i>sio51tɕi53n44</i>
小牛儿 <i>ɕio53niə44n33</i>	小牛儿 <i>sio51niə13n44</i>
小人儿 <i>ɕio53niə44n33</i>	小人儿 <i>sio53niə35n44</i>
小狗儿 <i>ɕio53kə44n33</i>	小狗儿 <i>sio51kə13n44</i>
小猪儿 <i>ɕio53tsɿ44n33</i>	小猪儿 <i>sio51tsɿ53n44</i>
小脚儿 <i>ɕio53tɕiəʔ5n33</i>	小脚儿 <i>sio53tɕəʔ2n44</i>
酱瓜儿 <i>tɕia35ko53n30</i>	酱瓜儿 <i>tsiā51ko13n44</i>
小猫儿 <i>ɕio53mə44n33</i>	小猫儿 <i>sio51mə33n44</i>

大体来看, 永安方言已经尖团合流了, 而在九龙方言中尖团合流只是部分的。

2) 在永安方言中的多种不同读法在九龙方言中都读作 [œ], 尤其是“头”字在永安方言中读 [ə]、[ɿ] 以及其他一些读 [iə]、[o]、[ən] 等音的字在九龙方言中一律读 [œ]。

永安	九 龙
头儿 də13n24	头儿 dœ13n44
菩头儿 bu44də11n44	菩头儿 bu13dœ13n44
头头儿 də11də11n35 领导	头头儿 dœ13dœ13n44
丫头儿 o44də11n33	窝头儿 uo13dœ13n44
尖头儿 tɕie44dɤ33n33	尖头儿 tsie51dœ13n44
钉头儿 tin44dɤ33n33	钉头儿 din51dœ13n44
钩子儿 kə44tsɿ44n33	钩子儿 kœl3tsɿ33n44
纽子儿 ŋɤ53tsɿ44n30	纽子儿 ŋœ51tsɿ33n44
线头儿 ɕie44dɤ33n53	线团儿 sie13dœ35n44
布头儿 pu44dɤ33n53	布头儿 pu51dœ13n44
笔头儿 piəʔ5də11n33	笔头儿 bie51dœ51n44
豇豆儿 kã44dɤ44n53	豇豆儿 gã33dœ13n44
抽斗儿 tɕ ^h iə44tə44n33	抽屉儿 ts ^h œ33tœ33n44
手炉儿 sei53lu11n33	手炉儿 sœ5llu13n44
顶针儿 tin53tsən53n30	顶轴儿 tin51tsœ51n44
毛豆结儿 mɔ11də11tɕieʔ5n35	毛豆结儿 mɔ13dœ33tɕie51n44
毛毛头儿 mɔ44mɔ44də11n30	毛毛头儿 mɔ33mɔ33dœ13n44
小鬼头儿 ɕio53kuə44dɤ33n33	小鬼头儿 sio51kuə33dœ51n44
3) 其他	
永安	九 龙
歌儿 kə44n44	歌儿 ku13n44
脚脚儿 tɕiaʔ4tɕiaʔ5n30	脚脚儿 tɕie51tɕie51n44
蚰蚰儿 tɕ ^h ioʔ5tɕ ^h ioʔ5n30	蚰蚰儿 tɕ ^h i53tɕ ^h i53n44
须头儿 ɕy44də11n33 流苏	苏头儿 su33dœ13n44
谜子儿 mo44tsɿ35n53	梦子儿 muŋ35tsɿ51n44
花瓣儿 ho44be33n33	花瓣儿 fiuo33pɛ33n44
抽斗儿 tɕ ^h iə44tə44n33	抽屉儿 ts ^h œ33tœ33n44
阳线儿 fia11ɕie35n35 蚯蚓	阳线儿 iã13ɕie33n44

贰 成因探讨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总是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关联。我们说余杭方言小称的内部差异主要来自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在其中扮演的是“推波助澜”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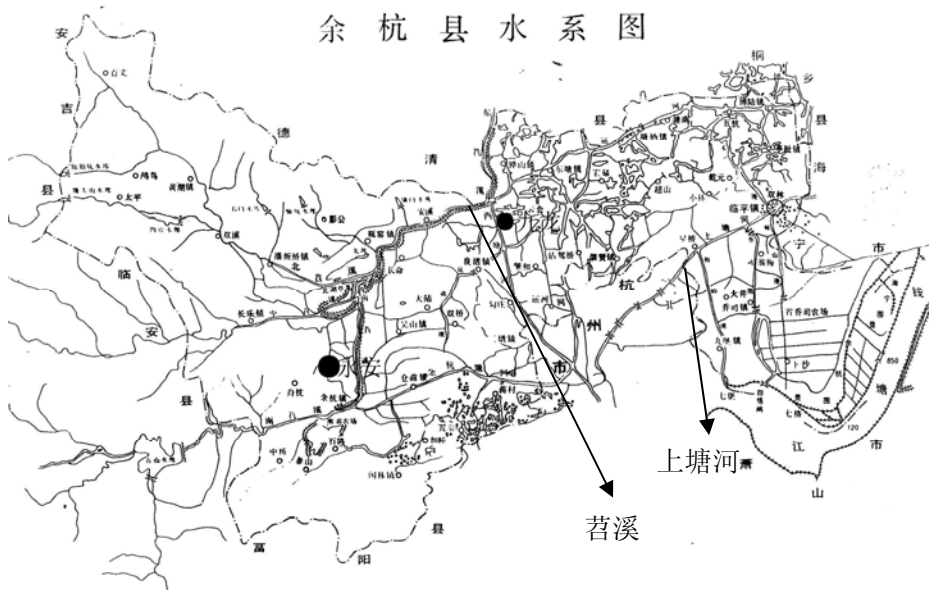
首先，谈谈最明显的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差异的成因。

据徐越《杭嘉湖方言语音研究》调查，浙北“下三府”中嘉兴府残存[ŋ]缀小称，而湖州府则残存[n]缀小称。（参看图一）



图一：浙北吴语小称分布图

临平之地与嘉兴府接壤，受其影响“儿”字读[ŋ]音，是极有可能的事，但是这种影响为何到了塘栖一带就不明显了呢？其实，翻开余杭地图，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影响和余杭水系的走势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图二：余杭水系图

苕溪，上塘河（元以前运河，元末张士诚拓宽武林头至北新桥河道后，屡经修竣运河始至今日，穿塘栖而过。参看图五）两条贯穿全境的河流，将县境分成三部分。所不同的是，苕溪为天然河流，而上塘河多少有人工雕琢的痕迹，这与余杭境内[ŋ]缀与[n]缀小称的分布相吻合。

由于苕溪的自古就有，因此从其源头——余杭镇（永安）向北流经九龙

附近然后折入湖州府境地直至最终注入太湖，沿线一带的方言小称都较为一致的采用了[n]缀。而人工运河的开凿就不同了，这可以从较为古老的“筷儿”一词上得到印证：临平镇读[k^hue[˥] ɛn]、塘栖镇读[k^hua[˥] ɛn]、余杭镇读[k^hua[˥] ɛn]，三地的读音还是一致的，说明临平镇的小称先前也是读[n]的，改读[ŋ]音是后来的事。所以，我们认为天然水系对小称的流传影响不大，但一旦经过多次行政等人为因素干预则有发生“变异”的可能性，临平镇的读[ŋ]音就是这种情况，上述人工运河的开凿是人为因素之一。

其二，走入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临平、九龙、永安三地在历史上属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划：临平属仁和县、九龙属钱塘县而永安则属余杭县，直至1961年，才共属一个行政。因此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现行余杭内部的差异是历史上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划之间的差异，但不尽然。



图三：现行余杭区行政图

图四：钱塘县、仁和县分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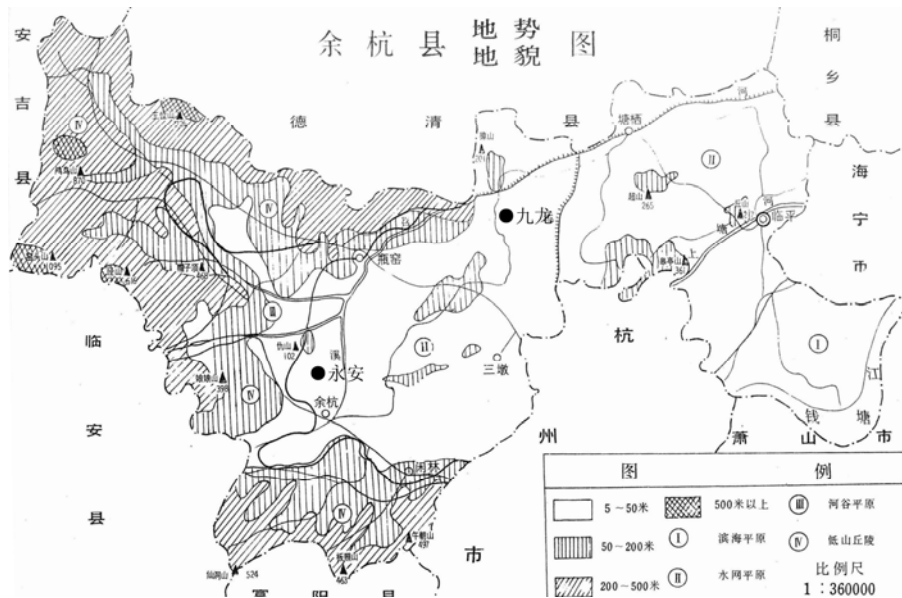
虽然历史上有“钱塘不管，仁和不受”的说法，但那说的是钱塘、仁和和二县同城而治，城内界限不明造成的，其北部边界大体还是明确的——就是大运河为界。因此，大运河不知不觉成了双重的人为因素，将余杭内部的小称读音一分为二，以东读[ŋ]音，以西读[n]音。

再者，从现存的小称数量上来看，临平的[ŋ]缀小称仅个别残存，而九龙、永安的[n]缀小称大量存在，很可能与推普工作有关。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其方针是“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很显然，推普工作主要面向东南沿海方言繁杂的一带，重点更是矛头直指政府所在地。临平作为治点始于1954年，可以说与推普工作恰好同步，因此是首当其冲的。我们推测在那之后，临平原本“自身难保”的[ŋ]缀小称几乎消逝殆尽。恰巧相反的是，余杭镇（永安）一直以来是县城，但1958年起被撤销，幸运的逃过了“这一劫”，[n]缀小称亦得以保留。九龙之地更是接近原生态的农村，所以相对所受“创伤”也较小。

接着再来说说中西部的问题。

前面我们说天然水系对小称的流传影响不大，相反更可能有一种促进作用，余杭县（永安）和钱塘县（九龙）一直到湖州等地的读音一致可能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九龙、永安两地的差异呢？应该说，前面所说的此前分属不同的行政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我们认为主要的因素还在于自然。



图五：余杭地势地貌图

从图五来看，余杭东部多平原水网地带，西部多丘陵山地地带。永安正处于一个盆地之中，那些山丘恰似一道天然屏障，对小称起到了很好的保存作用，而九龙正处于开阔地带，相对缺乏一个天然环境，因此在永安方言中有很多九龙方言中没有的小称词汇，这些小称词汇都是极其古老的。九龙小称的保存，我们认为是因为有一个极好的外部环境，就是相对处在[n]缀小称地区的中心。这是两地差异的一方面。

再者，随着杭州市主城的西扩，永安又得到了一次“发展机遇”。杭州话的[əŋ]缀小称应该说是众所周知的，经济的力量使永安的小称随“旅游西进”受到了其影响，如在两地词缀方面：永安儿缀、九龙无缀；永安儿缀、九龙子缀两点。尤其是永安儿缀、九龙子缀这点，很明显有“纯吴语与官话吴语之间的差异”在，所不同的是，永安所吸收的只是杭州话的词汇，语音还是纯吴语的。然九龙相对永安，位于中北部离杭州主城较远，就相应缺少这一氛围了。

注释

图一：据徐越《杭嘉湖方言语音研究·小称音》有关描述绘制。

图二：引自 1990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余杭县志·余杭县水系图》有改动。

图三：据 1990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余杭县志》有关记载绘制。

图四：轮廓临摹自 1990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余杭县志·杭县县境图》，两县分界根据 1995 年中华书局出版社《杭州市志·第一卷》的有关记载划定。

图五：引自 1990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余杭县志·余杭县地势地貌图》有改动。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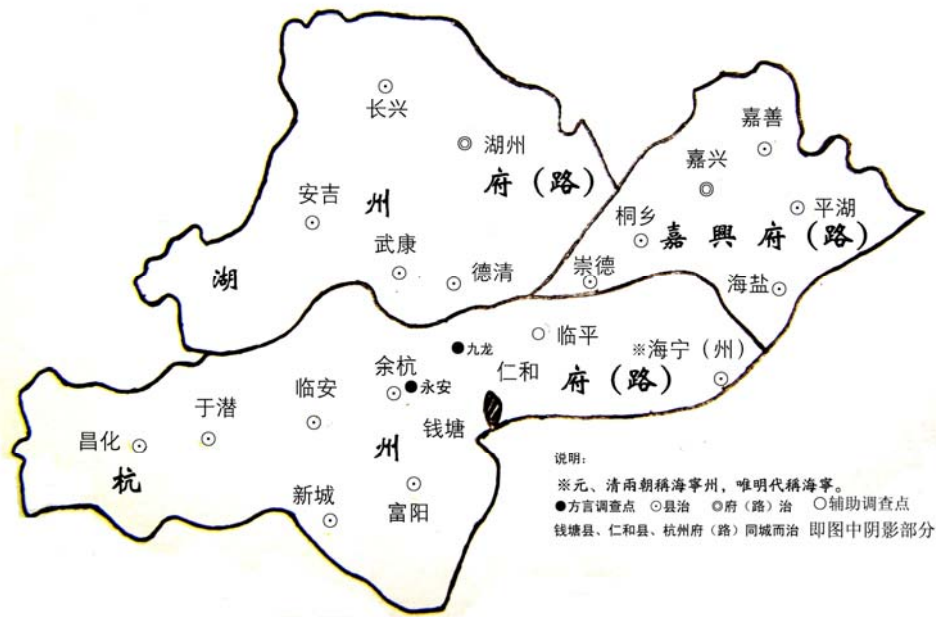
[1]曹志耘.南部吴语的小称[J].语言研究,2001,44(3)

[2]余杭县志编委会.余杭县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3]徐越.杭嘉湖方言语音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5

附录：明清(元)“下三府(路)”图(临摹自 1974 年中华地图学社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七、八分册》)

明清(元)“下三府(路)”图



都江堰话中的特殊卷舌声母入声调字

孙越川（浙江大学）

一、概述

都江堰市地处四川成都平原西北部，因世界水利明珠都江堰而得名、享誉中外。全市幅员面积 1207 平方公里，人口约 60 万。都江堰方言内部以岷江为界，分河东和河西两片，有一定差别。本文所说以河东为准。

都江堰话有 5 个声调、25 个声母和 38 个韵母。其五类声调的调类和调值分别是：

调类	中古	调值	例字
阴平	清平	35	东 ton ³⁵ 兵 pin ³⁵ 丹 tæ ³⁵
阳平	浊平	31	铜 t ^h on ³¹ 平 p ^h in ³¹ 弹 t ^h æ ³¹
上声	清上 次浊上	53	懂 ton ⁵³ 丙 pin ³⁵ 掸 tæ ⁵³ 拢 lon ⁵³ 领 lin ³⁵ 懒 læ ⁵³
去声	全浊上 清去 浊去	213	动 ton ²¹³ 诞 tæ ²¹³ 冻 ton ²¹³ 併 pin ²¹³ 旦 tæ ²¹³ 洞 ton ²¹³ 病 pin ²¹³ 但 tæ ²¹³
入声	清入 浊入	33	督 to ³³ 壁 pie ³³ 獭 t ^h æ ³³ 读 to ³³ 别 pie ³³ 达 tæ ³³

都江堰话属于西南官话的一个分支，它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存在独立入声调，但塞音韵尾已经消失。中古入声字在今天的都江堰话中自成一调，但声母、韵母大部分与从中古舒声韵发展来的字的声韵母相同。如“答”[tæ³³]与“耽”[tæ³⁵]、“协”[ɕie³³]与“谐”[ɕie³¹]两组字除声调不同外，声母韵母都完全相同。

然而，也有一小部分入声调字，有比较特殊的声韵组合。

即有一类卷舌声母，包括[tʂ]、[tʂ^h]、[ʂ]、[ʐ]，只出现在[ə]元音韵母前，且读这个韵的都是入声调字，不含其他声调。它们主要来自中古缉、质、职、昔四个开口三等韵的知、章组入声字。

1、来自中古深摄开口三等入声缉韵的字

例字	今音	中古声母
汁	tʂə ³³	章
湿	ʂə ³³	书
十	ʂə ³³	禅
拾	ʂə ³³	禅

2、来自中古臻摄开口三等入声质韵的字

例字	今音	中古声母
姪	tʂə ³³	澄
秩	tʂə ³³	澄
质	tʂə ³³	章
实	ʂə ³³	船
失	ʂə ³³	书
室	ʂə ³³	书
日	ʒə ³³	日

3、来自中古曾摄开口三等入声职韵的字

例字	今音	中古声母
直	tʂə ³³	澄
值	tʂə ³³	澄
织	tʂə ³³	章
职	tʂə ³³	章
食	ʂə ³³	船
蚀	ʂə ³³	船
识	ʂə ³³	书
殖	tʂə ³³	禅
植	tʂə ³³	禅

4、来自中古梗摄开口三等入声昔韵的字

例字	今音	中古声母
赤	tʂ ^h ə ³³	昌
斥	tʂ ^h ə ³³	昌
尺	tʂ ^h ə ³³	昌
适	ʂə ³³	书
释	ʂə ³³	书
石	ʂə ³³	禅

5、来自中古其他韵摄的字

例字	今音	中古声母	中古韵摄
吃	tʂ ^h ə ³³	溪	梗摄开口四等锡韵
齿	tʂ ^h ə ³³	昌	止摄开口三等止韵

二、特殊卷舌声母入声调字的韵母[ə]的音值特点

1、都江堰话的[ə]不同于普通话的[ɿ]

在普通话中，卷舌声母后面一般跟开口和合口两呼的韵母，其中包括舌尖后元音[ɿ]。而在都江堰话中，卷舌声母后只跟一个[ə]元音。

从听感上来看，都江堰话的[ə]与普通话的[ɿ]不相同。

从发音方法上来看，发普通话的卷舌声母时，保持卷舌声母的舌位不变，并且将发音延长，后面得到的就是普通话中的[ɿ]音。而在都江堰话中，发卷舌音声母后，舌位并不是保持不变，而是舌尖从硬腭略向前移，卷舌程度有所降低。

从二者的声学属性来看，它们有不同的声学特征。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语图对比。见图 2.1 和图 2.2。

图 2.1 都江堰话的[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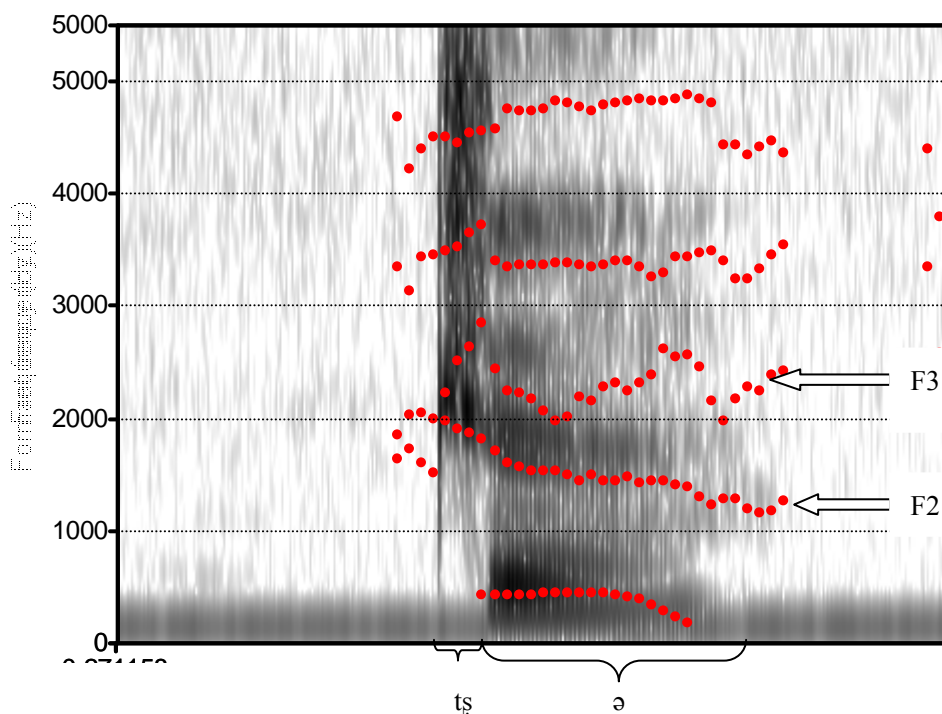


图 2.2 普通话的[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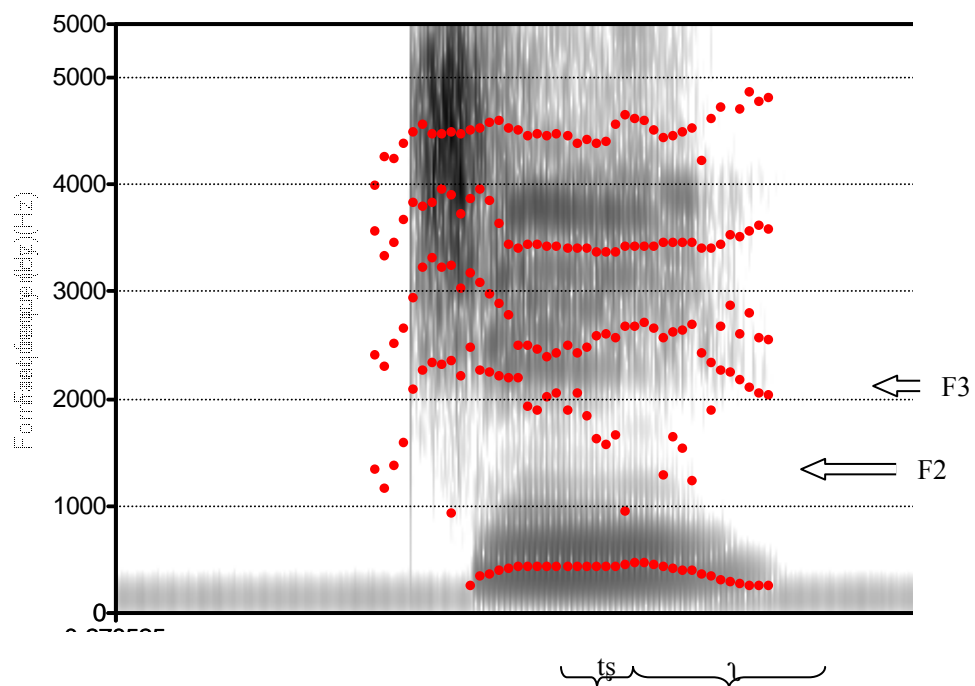


图 2.3 都江堰话的[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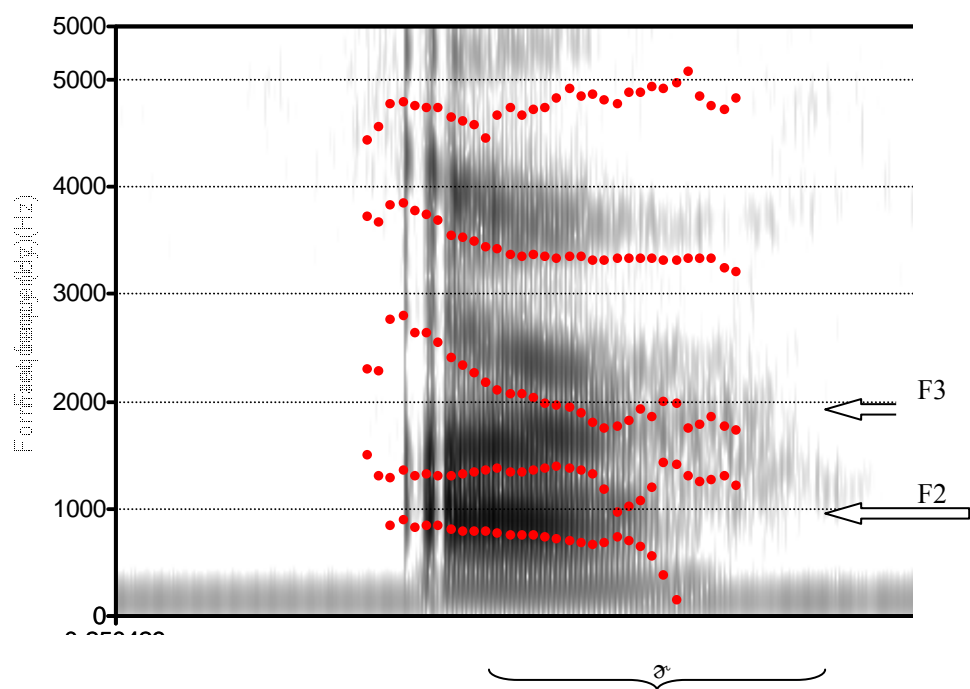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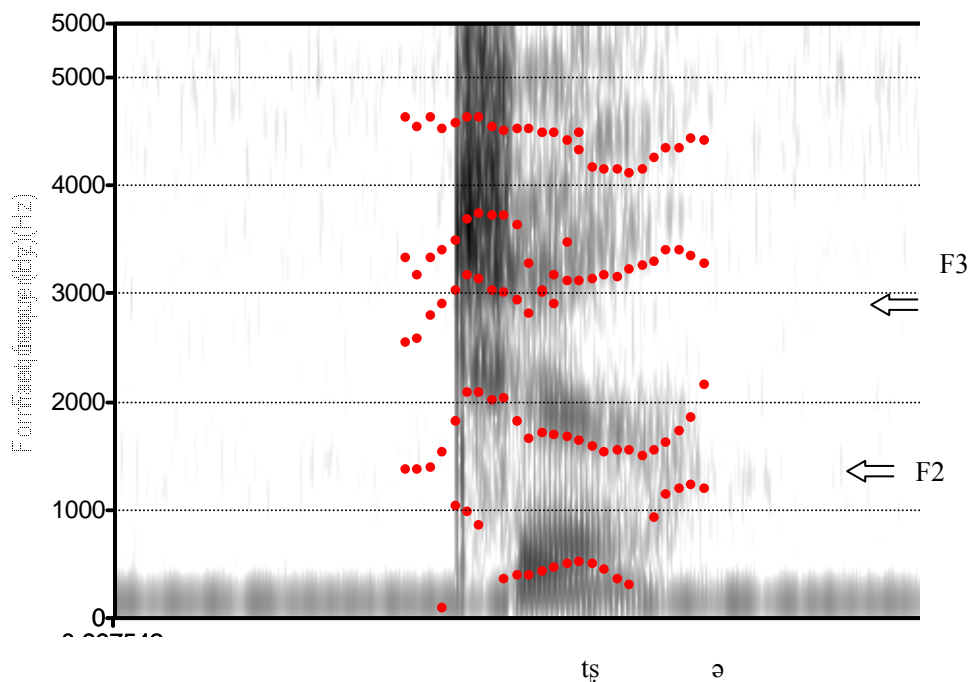


图 2.4 普通话的[ə]



由图可见，图 2.1 中，在辅音和元音之间[ə]的F3音轨有上升趋势，说明辅音到元音舌位是滑动的，音值上可能更接近于[ɲə]，为求简洁，我们还是将其记作[ə]。而相对的，普通话[ɲ]的 F3 呈下降趋势。根据卷舌音的 F3 有下降趋势这一声学特点，可见[ɲ]音的舌头卷曲程度要大于[ə]音。

2、都江堰话的[ə]不同于都江堰话中的零声母卷舌元音[ʂ]

都江堰话有一类零声母[ʂ]的卷舌音字，主要是止摄日母字，如：“而”[ʂ³¹]、“耳”[ʂ⁵³]、“饵”[ʂ⁵³]、“儿”[ʂ³¹]等。在听感上，都江堰话的[ə]与这类零声母的卷舌元音[ʂ]很接近，但在发音特点和声学特点上，二者却有明显的不同。

从发音方法上来看，卷舌元音[ʂ]的舌尖位置靠后，接近硬腭与软腭的交接处，而特殊入声调字的韵母[ə]的舌尖位置靠前，且有一个从硬腭往前滑动的过程。

从二者的声学属性来看，也有不同的声学特征。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语图对比。见图 2.1 和图 2.3。（见上）

由图可见，[ʂ]的 F3 有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而[ə]的 F3 刚刚相反，有略微上升趋势，如上所说，其音值接近于[ɲə]。

当然，在方言的音位处理上，因为这两个音出现的环境不同，[ʂ]只出现在零声母字中，而[ə]只出现在卷舌声母后，环境的互补、语音的相近，可以将它们归并为一个音位。

3、都江堰话中的[ə]不同于普通话中的轻声韵母[ə]

在普通话中，当一个字读为轻声时，往往其韵母会弱化甚至脱落，失去本来的读音，一般我们将其记作[ə]。如“看着”中的“着”读作轻声，韵母弱化为[ə]，舌位靠近中央。从记音的角度，这里的[ə]与都江堰话中的[ə]用了同一个国际音标符号，但二者仍然有细微的差别。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语图对比。见图 2.1 和图 2.4。（见上）

由图可见，图 2.4 中，普通话的[ə]，在辅音和元音之间，F2 音轨略微下降，F3 音轨略微上升，但总体看比较稳定。而图 2.1 中，F2、F3 音轨都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这说明都江堰话中的[ə]，辅音到元音舌位是滑动的，而普通话中的[ə]，辅音到元音的舌位基本保持不变。

三、特殊卷舌声母入声调字的声韵配合特点

这类特殊卷舌声母入声调字不但韵母音值独特，其声韵配合也很特别。

都江堰话与成都话语音接近，大部分中古舌齿音来源的字都属于舌尖前声母，并无普通话中的舌尖前、后声母的对立。如“租”[tsu³⁵]与“猪”[tsu³⁵]、“丝”[sɿ³⁵]“师”[sɿ³⁵]读音完全相同，并没有形成对立。然而，都江堰话与成都话语音又有不同。成都话完全没有卷舌声母，而都江堰话存在卷舌声母，但出现环境单一，只出现在[ə]音前，反过来，[ə]韵母也只出现在卷舌声母后。也就是说，都江堰话中有卷舌声母的音节只有四种：[tʂə³³] [tʂ^hə³³] [ʂə³³] [zə³³]，且都属于独立入声调。二者的一对一关系决定了它们的特别性。

另外，这一类字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中古声韵来源。

卷舌声母基本来源于知组和章组。来自知组的如“直”[tʂə³³]、“侄”[tʂə³³]，来自章组的相对多一些，如“质”[tʂə³³]、“实”[ʂə³³]、“尺”[tʂ^hə³³]等。只有一个“吃”字和“日”字比较特殊，“吃”来源于见组，“日”来源于日母。而且，因为避讳的原因，都江堰话中“日”没有同音字，也即是读[zə³³]的字只有“日”字一个。

[ə]韵母基本来源于深摄、臻摄、曾摄和梗摄的开口三等入声韵。来自深摄的如“执”[tʂə³³]、“十”[ʂə³³]等，来自臻摄的如“质”[tʂə³³]、“失”[ʂə³³]等，来自曾摄的如“职”[tʂə³³]、“食”[ʂə³³]等，来自梗摄的如“尺”[tʂ^hə³³]、“石”[ʂə³³]等。只有“吃”和“齿”的来源不同。“吃”来源于中古梗摄开口四等入声锡韵，“齿”来源于止摄开口三等止韵。

四、特殊卷舌声母入声调字的发展演变趋势及原因

通过对新老两代口中的这类入声调字的调查，我们发现，这类字在新派口中已经有一部分读成舌尖前音声母，也即是这类特殊卷舌声母入声调字在不断减少。我们来看看新老对比表。

例字	新派读音	老派读音
痴	ts ^h ɿ ³⁵	tɕə ³³
只	tsɿ ³⁵	tɕə ³³
擲	tsɿ ²¹³	tɕə ³³
飭	ts ^h ɿ ²¹³	tɕ ^h ə ³³
式	sɿ ²¹³	ʂə ³³
饰	sɿ ²¹³	ʂə ³³

从新老对比表中可以看到,这类入声调字的声母有向舌尖前音改变的趋势,即一部分特殊卷舌声母入声调字的声母在新派口中已经变成舌尖前音声母,其卷舌读法只保留在老一代的口中。

入声调字的这种变化趋势,主要是受到普通话的影响。本来按方言发展规律读为卷舌声母的字,因为普通话的强势渗透,逐渐向普通话的方向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单一的直接转变,而是结合了本方言的特点,用本方言的声韵配合方式去对应转化。本方言的声韵配合特点是基本不存在卷舌声母,只存在舌尖前音声母,所以在声母上,这类字转化为都江堰话的舌尖前音声母,而其韵母也相应地变为舌尖前元音[ɿ],声调则规则地按照普通话与都江堰话同调类对应转化调值。

如上例中的“只”字,在老派口中仍读[tɕə³³],但新派受普通话影响,变成与从舒声发展来的字同音,即“只”=“之”=“资”[tsɿ³⁵]。又比如“擲”字,在老派口中仍读[tɕə³³],但新派受普通话影响,变为与从舒声发展来的字同音,即“擲”=“字”=“治”[tsɿ²¹³]。同理,在新派口中,“飭”=“刺”=“智”[ts^hɿ²¹³];“式”=“饰”=“寺”=“事”[sɿ²¹³]。

这样一来,这类特殊卷舌声母入声调字,在新派口中,一部分变为了分布在各个调类的舌尖前音声母字,见下表:

老派声调	新派声调	例字
入声	阴平 35	痴 只
	阳平 31	
	上声 53	
	去声 213	擲 飭 式 饰

理论上,入声在新派口中应分化为各个声调,但由于这些字数量有限,事实上只有阴平、去声两个调类有例字。

因此,在新派口中,只有一少部分字仍保留卷舌声母,读为入声调值33,它们主要是一些口语常用字,如:“吃”[tɕ^hə³³]、“十”[ʂə³³]、“尺”[tɕ^hə³³]、“直”[tɕə³³]等。这些字在新老派口中读法一致,都有特殊的声韵配合方式,并且自成一个入声调类。

总的来说,这种因普通话渗透而引致转变的趋势仍然在不断扩大,卷舌音声母字的数量仍然在不断减少。

浅论湖州话中的词语“百坦”

王艳秋 池昌海（浙江大学）

湖州地处浙苏皖三省交界处，又处于北部吴语三大典型城市（上海、苏州、杭州）之间，语言使用情况复杂，境内有吴语、官话、客家方言等。大部分地区使用归属于吴语的湖州本地话（以下称为湖州话）。

湖州话属于北部吴语中的苕溪小片，其词汇体系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由于长期受北方话影响形成的，目前与普通话汉字形式相同的词；二是吴语特有的词汇；第三部分词汇不是吴语的典型词汇，但是在湖州地区广泛使用，体现湖州话词汇的特点。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第三部分词汇中的一个典型词语：百坦^①（音[pɑŋ⁵t'ɛ⁵³]），意指：慢慢来。该词的使用地区主要分布在浙江省的湖州、嘉兴、杭州（市区和余杭区）和安徽省的宣州等地区，发音和意义基本相同，但该词在湖州地区的使用频率较其它地区高，意义也更复杂。本文主要是对该词在湖州地区的使用情况做出分析。

一、本字考

对于“百坦”这个词，现在仍有不同的写法，除了“百坦”之外，还有“八坦”^②、“白坦”^③等。由于历史上没有系统的湖州方言书面材料，难以考证其本字，现在出现的各种写法都属于记音，同时尽可能兼顾词义。本节就从语音、词义和构词方法等角度出发，讨论该词的写法。

“八”在湖州话里音[pɑŋ⁵]，表示颜色的“白”则音[baŋ²]，而本文所讨论的词语的第一个音节是[pɑŋ⁵]，它们之间显然有很大区别。从方言音系与普通话音系的对应以及方言内部书写统一的角度看，“白坦”或“八坦”的写法不是很恰当。而鲍先生写作“八坦”是把这个词作为杭州方言词语，杭州话数字“八”读作[pɑŋ⁵]，“百”也读作[pɑŋ⁵]，两者同音。所以，写

^①俞允海、苏向红《浙北吴语声韵调研究》（黄山书社，2001）中记录了这个词，但是没有进行分析。又见苏向红《略谈湖州话中的词语“百坦”》，《吴语研究》（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市语文学会、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合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②见《杭州方言词典》鲍士杰编纂，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③网上搜索得到：<http://bbs.hz66.com> 湖州论坛→百姓话题→湖州土话大放送。

作“八坦”从杭州话内部来说是合理的，但本文所讨论的词语并不限于杭州使用。所以笔者认为应该综合考虑该词在其它地区的语音系统中的地位。嘉兴地区的语音系统基本与湖州相同，“百”、“八”和“白”的发音也与湖州基本相同。所以，本文认为，该词写作“八坦”“白坦”都不合适，而应当写作“百坦”。

从湖州话内部看，音[paŋ⁵]的字是不是只有“百”呢？湖州话中，读作这个音的有百、柏、伯三字。柏，柏树；伯，对父亲兄长的称呼（湖州话称为“阿伯[paŋ⁵]”）。这两个字的意义单一而明确，在当下的语言系统中，看不出“柏树”、“父亲的兄长”和“慢慢来”有任何关系。它们与“坦”字也不能组合成为一个词。百，《说文解字·白部》：“十十也。从一白。”是个数词，普通话中有大量由数词构成的偏正式词语，如百姓、千姿百态、百思（不得其解）等。吴方言也有这样的例子，如百叶（千张）、百脚（蜈蚣）等。作为构词成分时，数词通常不是实指，而是表示数量极多或极少、程度很深或很浅，比如，“百脚”指蜈蚣是因为蜈蚣长着比一般昆虫多得多的脚，“百”不是实指，而是表示数量多。“百思（不得其解）”的“百”则表示程度的深。可见，“百”与“坦”组合，可以形成偏正式结构的词语。我们可以推测，“百”修饰“坦”，表示程度深，“百坦”表示非常坦然。

对于第二个音节，苏向红认为其古字为“儻”，清代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中记载“儻慢”，解释为“懒散貌，吴中责人懈怠曰儻慢”。^④又汉贾谊《新书·劝学》：“然则舜儻俛而加志，我儻慢而弗省耳。”“儻慢”义为放诞，放纵。《庄子·田子方》：“有一史后至者，儻儻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成玄英疏：“儻儻然，宽闲之貌也。”现在，湖州人选择意义相近、读音对应的“坦”来表示这个音节，如《钱江晚报》2005年3月5日《湖州籍版画家赵延年评——湖州人不是任何时候都“百坦”！》。

二、词义分析

2.1 关于“百坦”的意义，苏向红在《略说》中分为两种：1、表示告别；2、表示悠闲、稳当义。

鲍士杰《杭州方言词典》第272页收录词条“八坦”，释义为“慢慢：你不要急，～走”。

两处的释义略有不同。苏的释义中多了“表示告别”这一义项，说明该词在湖州话中的用法和在杭州的用法不同：在杭州方言里，“百坦”不作为告别时的交际用语；而在湖州，这是使用率最高的告别用语。由于该词义已成为固定的交际用语，其意义在本节将不作详细讨论。

苏的第二个义项与鲍的释义相近，但仔细比较可以看出两者略有差别。

^④见苏向红《略谈湖州话中的词语“百坦”》。

《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慢”（《现代汉语词典》没有列“慢慢”词条）和“悠闲”的释义与本文相关的有：慢 1：①速度低；走路、做事等费的时间很长（跟“快”相对）；②从缓。 悠闲：闲适自得。

可见，把“百坦”解释为“慢慢”和“悠闲”有一定程度的差别。苏说的“悠闲、稳当”着眼于内心状态；而鲍说的“慢慢”着眼于外在的动作状态。

湖州话中“百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2.2 “百坦”从内心状态着眼

承担“百坦”词义的语素主要是“坦”字。湖州话中，“坦”可以单独使用，如：

(1) 佢急煞，佢格人坦煞！（我们急死了，他这人却是慢性子。）

(2) 勿要听佢哭穷，佢屋里厢满坦！（别听他哭穷，他家里生活安定，温饱有保障。）

(3) 佢做格点生活笃坦！（他做这事有能力，有把握。）^⑤

(4) “袋子不是很大，这么多东西装得下吗？”“坦呢！”

第一个例句的“坦”意为慢性子；第二个例句意为生活富足安逸；第三个例句意为能力足够，有把握，游刃有余；第四个例句与第三个例句意同，义指足够，所述对象为物。第一句的“坦”说的是性格，第二句说的是经济条件，第三句说的是个人能力，第四句说的是物体的功能。四者都是从性质而不是现象方面着眼。

湖州话里还有“皮坦”一词，如：

(5) 佢今朝一日全皮坦皮坦介，一点精神啊没有。（他今天一整天都懒洋洋的，一点精神都没有。）

这里的“皮坦”是懒散、无精打采的意思。从精神状态着眼。

再看“百坦”的例句：

(6) 唔要下岗旦，佢百坦好旦！（我要下岗了，他是用不着担心的。）

(7) 耐儿子工作么寻得好，对象么招得好，格佬你百坦呢旦。（你的儿子工作找得好，对象也找得好，所以你也用不着担心，可以安心了。）

(8) 百坦呢旦，勿要紧张！（放松好了，不要紧张！）

(6)、(7)中的“百坦”分别意为不担心，(8)表不紧张，是对人的内心状态的描述，都可以归结为悠闲的心态；都不涉及具体的动作状态。

2.3 “百坦”兼表内心和动作状态

不过，现在湖州话中的“百坦”使用更多也更普遍的则是兼表内心和动作状态的用法，如：

(9) 百坦介走。（慢慢地、悠闲地走。）

^⑤例(1)(2)(3)(6)(12)及解释均选自苏向红《略谈湖州话中的词语“百坦”》。

(10) 百坦，还来得及呢。(慢慢来，还来得及呢。)

(11) 百坦，先不要走。(等会儿，先不要走。)

(9) 中的“百坦”不仅指“走”的时候内心悠闲，也形容“走”的速度慢。(10) 是在提醒听话者时间足够，不用着急——对内心状态的描述，行动可以慢一点儿或者缓一会儿——对动作状态的描述。例(11) 是要求听话人等一会儿再走——对动作状态的描述，含有不要急着走的意义——对内心状态的描述。

湖州话中，与“百坦”一样具有语素“坦”的词还有“坦悠悠(坦悠)”、“坦坦”等，意义与“百坦”近。如：

(12) 坦悠悠介，当心汤洒了。(慢慢来，当心汤洒了。)

(13) 坦悠，我还没有准备好来。(等会儿，我还没有准备好。)

(14) 坦坦，等我先吃好饭再搭耐一道去。(等会儿，等我先吃好饭再和你们一起去。)

(12) 中的“坦悠悠”意为慢慢来；(13) (14) 的“坦悠”“坦坦”意为等会儿，表示从缓。这些词义都含有(动作)舒缓、(内心)不着急的意义。

吴语区的其它地区关于“坦悠悠”、“坦悠”、“坦坦”的用法举例：

(15) 杭州：看他这坦悠劲儿，就知道他是个心态很平和的人。

(16) 苏州：儿子加班要迟到了，急唤儿子，儿子第一回坦坦的……儿子坦悠悠地说，离上班还有二十分钟呢……吃了尾牙，我也第一次感觉到儿子的坦悠。^⑥

在这两例中共四处用到上面所说的三个词，从上下文看，都是悠闲、不慌不忙的意思。

(12) - (16) 关于“坦”的词都与“悠闲”义近，但是很难明确地判断它们是着眼于对内心状态还是动作状态；从句子的意思看来，更好的理解是兼具两个方面。这是因为从说话者的角度看，说某人“百坦”或“悠闲”是在描述对方的内心状态，但是说话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常是因为观察到对方的动作行为符合这一内心状态，即动作舒缓等。

从“百坦”与其它描述动作状态的词语(不含语素“坦”)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得出：“百坦”具有对动作进行描写的意义。

湖州话中“慢慢交”、“等一歇(等会儿)”等词也可与“百坦”互换使用。如：

(17) 百坦/慢慢交介，勿要急。——慢慢来，不要急。

(18) 你百坦/慢慢交/等一歇牢走，我还事体搭你讲。——你等会儿再走，我还有事儿跟你说。

^⑥ http://www.subaonet.com/misc/2006-02/03/content_6981468.htm 苏州新闻网《尾牙》万芊。

吴语区其它地区关于“慢慢交”的使用举例：

(19) 上海：侬一家头慢慢交喝噢，俺那边走走……——你一个人慢慢喝吧，我到那边去走走……

(20) 上海：梁綠珠連忙緊緊的拉住了秋谷的衣服，不肯放手，口中只說：「耐慢慢交去，倪有閒話搭耐說。」^⑦——你等会儿再走，我有话和你说。

在上海话中，“慢慢交”有两个用法：一是指慢慢，悠闲而动作慢的意思(含有悠闲义)；一是指等会儿，等会儿。这两种用法也适用于湖州话中的“慢慢交”(见(17))。

其实，(12)的“坦悠悠”也可以换成“慢慢交”；(13)“坦悠”和(17)的“坦坦”也可以换成“慢慢交”或“等一歇”。而上文提到“坦悠悠”这一组词语与“百坦”意义十分相近，所以，“百坦”、“坦悠悠”组词语和“慢慢交”组词语意义都是接近的，都兼有对动作状态和内心状态的描写。相对而言，“坦悠悠”组词语偏向于描写内心状态，“慢慢交”偏向于描写动作状态，而“百坦”则比较灵活，有时候更偏向于内心状态，有时候更偏向于动作状态。

另外，根据笔者对说湖州话的几位朋友的调查，他们都用“慢慢”或“慢慢来”来解释“百坦”。由此可见，“百坦”除了着眼于内心状态的描写之外，也兼有对动作状态缓慢的描写，而且很难判断孰轻孰重，“百坦”的意义表现为一个连续区间：从着眼于内心状态的悠闲，到兼表内心状态和外在动作状态。但是，“百坦”不能只表示动作慢，而不包含内心悠闲的意义。这也是它与湖州话中“慢慢交”的区别所在。本文把着眼于内心状态的“百坦”记为“百坦₁”，把另一种情况的记为“百坦₂”。“百坦₁”通常指向指称人的主语，描述主语内心状态；“百坦₂”同时指向动作和指称人的主语，描述动作的状态以及动作发出者的心态。

2.4 “百坦”着眼于内心状态时，义为安心、悠闲；又引申为尽兴、痛快。“百坦”同时着眼于内心和动作状态时，义为慢慢、悠闲；因为经常用作告别用语，也就有了再见、慢走的意义；还可以用于制止即将发生的动作行为，义为等会儿。可以简单归纳意义如下：①安心，悠闲；②尽兴，痛快；③慢慢，悠闲；④再见，慢走；⑤等会儿。义项①②属于“百坦₁”，义项③④⑤属于“百坦₂”。

另外，一个词语的意义包括多个方面，除了作为基本内容的概念义之外，还有色彩义等。色彩义又包括感情义、语体义等。苏向红老师在《略说湖州方言词“百坦”》一文中提到“儻”在湖州话中有两种含义：一为贬

^⑦ <http://cbflabs.web161.hezuwang.net/openlit/314/readme.htm> 《九尾龜》第一二九回，清，张春帆。

义，指慢性子，如“僵馒头”“百坦少爷”“僵家大伯”等。一为褒义，指运气好，如“佢运气好，僵得来！”也就是说“百坦”在“百坦少爷”中是贬义。但是，“坦”作为语素组成双音节词语“百坦”后，形成四个义项(见上文)，感情色彩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义项①作为交际用语，可以算是褒义。义项③是中性词。义项②可以说直接来源于语素“坦”的表示慢性子的意义(贬义)，但是，“百坦”在实际使用中，通常用作褒义。义项④为尽兴，也是褒义词。从语体角度说，“百坦”则是一个方言口语词。

三、语法功能分析

根据“百坦”各个义项的*组合分布情况*，可以认为“百坦”具有形容词和动词两种词性。义项①②③为形容词性，义项⑤为动词性。“再见、慢走”义作为固定的交际用语将在下节讨论，本节暂不考虑。本节将对两种词性的“百坦”的语法功能分别进行分析。

3.1 形容词“百坦”

形容词“百坦”一般充当状语、谓语等句法成分，也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可以重叠。

3.1.1 作状语

“百坦”作状语修饰动词，表示对内心状态和动作行为的状态的描述。如：

(21) ~介走。(慢慢地走)

(22) 你不要急，~走。(你不要急，慢慢走)

(23) ~啊白相呢旦!(痛快地玩吧)

(24) 昨日我住辣屋里响~啊看台一日电视。(昨天我在家里痛快地看了一天电视)

形容词“百坦”作状语时，可以表示：(1)“慢慢、悠闲”(例(21))；(2)“尽兴、痛快”(例(23))。

当表示“慢慢、悠闲”时，“百坦”表示对动作速度(缓慢)及当时心理(悠闲)的描述，一般后接结构助词“介”(例(21))作为状语的标志；有时也可不加(例(22))，直接修饰动词。

这时候，“百坦”对动词中心语有语义上的限制。首先，它描述因为某种心理状态而产生的动作状态，因而充当中心语的词必须是表示人的行为的可控性动词，如走、写、说；只能用于描物的动词则不能进入该结构，如：飘扬、淌；写人的不可控动词也不能进入该结构，如：咳嗽、成长。其次，该词是对行为状态的描述，因此充当中心语的动词必须是持续性动作动词，如看、做、写、走，而吃饱、看完、知道、愿意等非持续性动词则不能充当中心语，持续性结果动词也不能进入该结构，如：长大、变好。第三，由于语义限制，如果动词本身具有与“百坦”冲突的意义，那么，

该动词也不能被“百坦”修饰，像快跑、冲等词本身含有快速的意义，与“百坦”的意义冲突，所以不能受它修饰。

当表示“尽情、痛快”时，状语“百坦”表示对动作行为的量（完全、充分）及当时的心理（放心）的描述；后面往往接助词“啊”（例（23）（24）），表示强调。这个“啊”可以看作由于强调而增加“坦”这个音节的音长后，与标志状语的结构助词“介”合音而形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百坦”与后面的动词之间除了“啊”，不能再加入“介”或其它的结构助词。在很多时候，句尾加表示允许和鼓励的语气词“呃旦”，与“啊”照应，形成这样的结构：百坦+啊+（动词）+呃旦（例（23）），表示允许或鼓励某人可以尽情地做某事。这是湖州话中典型的表示充分允许或鼓励的结构。

表示“尽情、痛快”义的“百坦”对所修饰的动词中心语的要求比较少，因而选择范围比较大。与表示“慢慢、悠闲”义的“百坦”相比，表示“尽情、痛快”义的“百坦”词义上不受“慢慢”的词义的限制，所以含有“快速”意的表示人的动作行为的可控动词也可以进入这个句子结构，如跑、冲等。

形容词“百坦”作状语时，对所修饰的谓语动词的性状、程度都已经作出界定，所以如果谓语动词后面有补语，则其不能是可能补语、状态补语或者程度补语。但是，根据谓语动词的特征，可以跟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如：

- (25) ~介讲清楚（慢慢地讲清楚）——接结果补语
- (26) ~介站起来（慢慢地站起来）——接趋向补语
- (27) ~啊跑出去白相呃旦（尽情地出去玩吧）——接趋向补语
- (28) ~啊吃好台牢去呃旦（好好吃完饭再去吧）——接结果补语

3.1.2 作谓语

形容词“百坦”可作谓语，表示对动作行为和内心状态的描述。如：

- (29) ~介，当心汤撒出来。（慢慢地，当心汤撒出来）
- (30) ~，不要性急。（慢慢来，不要急）
- (31) 伊讲起闲话来~介呢。（他说起话来慢悠悠的）
- (32) 唔要下岗旦，佢百坦好旦！（我要下岗了，他是用不着担心的）

形容词“百坦”作谓语时可以表示：（1）“慢慢、悠闲”（例（29））；（2）“安心、悠闲”（例（32））。

当表示“慢慢、悠闲”时，“百坦”表示动作的速度（缓慢）及当时的心理（悠闲）的描述，通常后面需要加形容词词尾“介”，“百坦介”作为整体充当谓语（例（29））。但在祈使句中，它一般单独使用，作祈使句谓语，可以不加“介”（例（30））。在非祈使句中，“百坦”前面不能加程度状语，后面有时可以接程度副词“很”、“交关”等作补语，表示程度强，但也很少出现。如：

(33) 他走起路来~得很。(他走起路来悠闲得很)

(34) 搭以前比起来,他现在讲起闲话来~台交关。(和以前比起来,他现在讲起话来慢了很多)

这时候,形容词谓语句“百坦”在语法上虽然不是修饰性成分,但是语义指向的动词仍然存在。它在句中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如果出现,一般是作为话题结构的组成部分,如前面例子中“讲起闲话来”的“讲”,是“百坦”语义所指向的动词,“讲起闲话来”则是话题结构。如果动词不出现,则由语境补充,如上面例子中“~介,当心汤撒出来。”从上下文和现场语境来推测,“百坦”指向动词“走”,而听话者也能够立即明白说话者是要求他端着汤走路时慢一点。

当表示“安心、悠闲”时,通常句尾加语气词“呃旦”,如例(32)。

3.1.3 作主语和宾语

形容词“百坦”与形容词词尾“介”组合,作为对动作状态(缓慢)及当时心理(悠闲)的指称,也可以充当句子的主语和宾语,义为“慢慢、悠闲”。这时候,“百坦介”就带有体词性倾向。作主语,如:

(35) ~介好,急台事体就办勿好台。(慢慢来的好,急了事情就办不好了)

作宾语,如:

(36) 他不管做啥事体全喜欢~介。(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喜欢慢慢来)

形容词“百坦”作宾语时多放在心理动词或能愿动词之后,如:想、打算,表示将行或惯常动作。

3.1.4 重叠

形容词“百坦”可以重叠,重叠式为“百坦百坦”。重叠后,词义范围缩小,不再是多义词,只能表示“慢慢、舒缓”的意义。所以说,“百坦百坦”实际上是“百坦”第三个义项“慢慢、悠闲”的重叠式,其意义也是表示因内心悠闲而动作持续状态缓慢,但是程度比“百坦”更强,相当于“很慢、很悠闲”。

在语法功能上,“百坦百坦”与基式“百坦”表示“慢慢、悠闲”时的语法功能相差不大。它是描述动作行为的状态形容词,可以作状语,功能如“百坦”作状语时“慢慢、悠闲”义的语法功能。可以作谓语,语法功能与“百坦”作谓语时“慢慢、悠闲”义的语法功能基本相同,但是不能接任何补语,因为“百坦百坦”对词义的程度的界定比“百坦”更加明确,“百坦”作谓语时有时还能容许程度补语的存在,但是“百坦百坦”作谓语时则绝对不能接补语。“百坦百坦”可以作主语和宾语,语法功能与“百坦”作主语和宾语时相同。

3.2 动词“百坦”

动词“百坦”是不及物动词,主要作谓语,也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没有重

叠形式。

3.2.1 动词“百坦”可以作谓语，如：

(37) 观众甲：戏什么时候开演？

观众乙：~，还要半个钟头。（等会儿，还要半个钟头）

(38) 你先~牢介，让我再看两眼。（你先等会儿，让我再看两眼）

(39) 书~牢看。（书等会儿看）

(40) 叫他~牢讲，等人来齐了。（叫他等会儿再讲，等人来齐了）

(41) 小林先去，小王~介。（小林先去，小王等会儿）

(42) ~，先不要走。（慢着，先不要走）

动词“百坦”作谓语时可以表示“等会儿”（例（37））或“慢着、等等”（例（42））。可以独立使用，表示“等会儿”（例（37））或者“慢着、等等”（例（42））；有时候在后面加上“介”，表示委婉语气（例（41））。也可以后接连词“牢”，与其它动词构成连动结构，表示等一会儿之后做某事（例（38））；在充分的语境下，后面的动词有时可以省略，但必须由“介”填补所省略的动词的位置（例（38）），这时，“介”既有语气词的作用，又有代词的功能。

除了上述语法功能之外，动词谓语“百坦”还可以受到状语修饰，但程度副词（如：很、太、多么）和形容词不能充当修饰动词“百坦”的状语。它通常只受少数时间副词（如：“先”）、语气副词（如：“只好”）以否定副词（如：“勿要”）的修饰。

另外，动词“百坦”是不及物的，后面不接宾语。其后也不能接补语，因为补语的作用是在于说明动作的结果或状态，但是动词“百坦”的动作性很弱，与动作主体的联系松散，甚至有时可以理解为只是表示时间上的推延，而不存在动作主体，所以它作谓语的时候后面不能接补语。

3.2.2 作主语和宾语

动词“百坦”作主语或宾语，是作为某种动作行为的指称，带有体词性；通常是在进行比较的语境中作为被比较者之一。作主语，如：

(43) 还是~好，现在出发太早来。（还是等会儿好，现在出发太早了）

作宾语，如：

(44) 我是想~（牢介），但伊一定要叫我现在就去。（我是想等会儿，但她一定要叫我现在就去）

“百坦”作宾语时多放在心理动词或表能愿、打算的动词之后，如：想、打算，表示将行动作。

3.2.3 动词“百坦”没有重叠形式。动词重叠的表达效果一般有两个：动量小、时量短^⑧，从而弱化词义。例如：讨论（讨论讨论）、商量（商量

^⑧ 《语法讲义》朱德熙，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一版。

商量)、走(走走)、休息(休息休息)等,这些动词基式的动作意味都比较强,重叠后,动量减小,时量减短,动作意味弱化。而“百坦”表示“等会儿”、“等等”,动量和时量都很小,动作意味本身就比较弱,因而不能再进行重叠。

3.2.4 从词性上来说,本文认为“百坦”除了形容词词性之外,还具有动词词性,但是也必须承认,“百坦”作动词时的语法功能是不完全的。湖州话中的动词具有存在体、完成体、持续体和结果体等语法范畴,存在体表示动作完成后,发生了一个状态的持续,或以某种姿态存在着,能表示近似普通话中“在这儿/在那儿”和“着”的一部分语义,标志为动词后加助词“辣”,如:立辣(站着)。动词的完成体和持续体的标志为动词后加助词“台”,如:吃台饭(宰)再去(吃了饭再去)，“台”是完成体的标志;又如:围台一淘人(围了一群人)，“台”是持续体的标志。动词的结果体的标志为动词后加助词“脱”,如:只钟坏脱台(这钟坏掉了)，“脱”是结果体的标志。^⑨一个动词可能具有这四种体的功能之一种或多种。但是,“百坦”不具备这些体的功能,也不能与上述几个体标记词组合。所以,“百坦”作为一个动词,其语法功能是不完全的。

四、语用功能分析

4.1 “百坦”在湖州话中被广泛用于祈使句作谓语,可以实现提醒、要求、制止等多种语用效果;还可以用于描写、叙述、作为告别客气话等。虽然“百坦”词义比较多,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一般不会产生歧义。除了与其组合的虚词可以作为判断的标志之外,语气语调以及具体语境也可以消解歧义,尤其是在该词单独出现,不与其它词组合时,虚词的标志作用失效,而语境和语气语调则让听话者顺利接受说话者传递的信息。

4.2 交际用语是语言的特殊部分,因为它们不遵守一般的语义和语法规则,而是处于语用层面。“百坦”的第一个义项“再见、慢走”就是处于语用层面。这个意义是从“百坦”第三个义项“慢慢、悠闲”引申而来。从以下用法可以看到:“百坦介走!下次再来白相!”等同于“百坦!下次再来白相!”可以推测,“百坦”作为交际用语是从做状语中表示“慢慢、悠闲”的“百坦”演变而来。

4.3 从用法上说,“百坦”与普通话中常用的两句告别用语“再见”“慢走”相近,但也有差异。下面将比较“百坦”与“慢走”“再见”使用时对语境的限制。为此,本文利用便于比较的参数来设置一个最简单的告别场景,以区别三者的使用范围。假设对话双方为A和B,双方互相道别时,

^⑨ 参见《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黄伯荣主编,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中关于吴语语法的介绍。

A所说的用语为 a, B所说的用语为 b:

A: a!

B: b!

对话时, A所在的地点为 m, B所在地点为 n。

那么, 三个词各个参数情况如下:

	对话进行时			对话结束后		
	m、n的关系	a、b的值	ab的关系	A与m的关系	B与n的关系	备注
慢走	m=n	a=慢走 b=留步	a≠b	不离开	离开	
百坦	m=n	a=百坦 b=百坦	a=b	离开或 不离开	离开或 不离开	AB 不能同时 不离开
再见	m=n 或 m≠n	a=再见 b=再见	a=b	离开或 不离开	离开或 不离开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 “慢走”的对话场景中, 对话双方必须是当面告别, 告别时双方使用的话语是不同的; 对话结束后, “慢走”的话语发出者 A 不离开对话发生地点, 而另一方 B 则必须离开。A 与 B 在情景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如, 主人送客人。另外, 店员送顾客时也可用, 但这时候, B 的回应语句通常省略, 因为 B 对 A 表示礼貌和客套是不必要的。

“百坦”的对话场景中, 对话双方必须是当面告别, 告别时双方使用相同的话语; 对话结束后, A、B 与谈话地点的关系有以下三种情况: A 离开, B 不离开; A 不离开, B 离开; A 离开, B 离开。A 与 B 在情景中扮演的角色相同。与“慢走”相比较, “百坦”的使用范围更广, 不仅可以用于一方送走另一方, 也可以用于双方相送, 例如, 甲乙两人在路上偶遇, 闲聊一番后, 双方要各自继续往前走, 临别时互相说“百坦”; 但这种情况下一般不能使用“慢走”。

“再见”的使用分为则更宽泛。在它的对话场景中, 对话双方不一定是当面告别, 也适用于电话等非当面途径, 告别时双方使用相同的话语; 如果是当面告别, 那么对话结束后, 情况与“百坦”相同; 如果是非当面告别, 由于双方没有共享一个对话地点, “再见”只是表示对话的结束, 并不暗示对话双方是否离开原来的地点。对话双方在场景中扮演的角色也是相同的。

“再见”与“百坦”的区别在于, “百坦”只能用于当面告别, 而“再见”也可以用于非当面告别, 像打电话、网上聊天等, 用来表示结束对话。这可能是因为, “百坦”作为一个具有较长历史的方言口语用语, 其使用范围尚未延伸到现当代才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电话、网络等现代科技交流渠

道中。而且，这个词要进入新的交流渠道还存在一些障碍。从词语本身来说，该词语作为道别客气话时词义对其使用范围的限制是否完全不起作用还有待商榷，因为如果对话一方认为对方有急事，不适合“舒缓地”走，那么他（她）就不会说“百坦”来告别，可见，“百坦”的词义虽然虚化，但是对词的使用范围还有一定影响。“百坦”作为告别用语没有像“再见”一样广泛使用有一定的历史和环境的原因。从语言环境上来说，随着北方话（历史上的官话和现在的普通话）的普及和外来语的进入，告别用语出现多种选择，而不是“一支独秀”。现在，湖州话中，除了“百坦”外，口语中“再见”“再会”也都使用，使用方法与普通话相同。另外，年轻人使用英语“byebye”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同时，从自身的发展来看，一直停留在口语层面，使其无法进入占据语言优势地位的社会上层阶级和正式场合的语言系统中去；虽然该词在太湖片苕溪小片广泛使用，但没有扩散到更广的地区，地理使用范围有限。

五、总结

本文主要从词义、语法和语用的角度讨论了湖州话“百坦”一词。“百坦”是个多义词，同时又是兼类词。通过分析可以看到：

(1)“百坦”的意义表现为一个连续的区间：从着眼于内心状态到着眼于动作和内心状态。可以分为只描述内心状态的“百坦1”和兼有动作和内心状态描述的“百坦2”。

(2)“百坦”的语法功能比较丰富。不仅在不同的词性情况下，语法功能不同，而且同一词性中的不同义项也具有不同的句法功能。助词在区别不同的词义上起了重要作用，与“介”、“啊”、“牢”等不同的助词组合时，“百坦”分别表示“慢慢地”、“尽情地”、“等会儿”等意义。“百坦”主要作状语、谓语等句法成分，还可以作主语和宾语。但是，它在作动词时动作意义很弱，也不具备充分的动词语法功能。

(3)“百坦”语用功能也比较丰富，典型的语用交际功能是作告别客气话。“百坦”作为告别客气话的时候用于当面告别，与普通话的“慢走”和“再见”均有差别。

参考文献

- [1]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d.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9
- [2]邢福义. 汉语语法三百问. 北京: 商务印书馆 [M], 2002.5
- [3]袁毓林. 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7
- [4]郑贵友. 现代汉语状位形容词的“系”研究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1
- [5]邵敬敏主编. 现代汉语通论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6
- [6]黄伯荣主编. 动词分类和研究文献目录总览 [Z].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11

- [7]袁家骅等. 汉语方言概要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0.1 第二版
- [8]钱乃荣. 当代吴语研究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9
- [9]钱乃荣. 北部吴语研究 [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5
- [10]俞允海、苏向红. 浙北吴语声调研究 [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1
- [11]苏向红. 略谈湖州话中的词语“百坦” [J]. 吴语研究 (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C]. 上海市语文学会、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合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12]潘国英. 湖州方言中的 AAB 式形容词 [J]. 湖州: 湖州师范学院院报, 2005 年 27 卷 4 期
- [13]池昌海主编. 现代语言学导论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8
- [14]熊学亮. 语言学新解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8
- [15]杨丽君. 论泛义动词“搞” [D]. 武汉: 湖北大学硕士论文, 2005.5
- [16]池昌海、王纯. 温州话动词重叠式分析 [J]. 杭州: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9
- [17]许宝华、汤珍珠、游汝杰. 北部吴语内部的异同 [J]. 《方言》1984 年第四期
- [18]汪平. 北部吴语三小片的重新划分 [J]. 《方言》2005 年 02 期
- [19]鲍士杰编纂. 杭州方言词典 [Z].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第一版
- [20]许宝华等. 汉语方言大词典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4
- [21]黄伯荣主编.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 [Z]. 青岛: 青岛出版社, 1996.4
- [22]湖州论坛→百姓话题→湖州土话大放送 [EB/OL]
<http://bbs.hz66.com/printpage.asp?BoardID=7&ID=5660>
- [23]Richard Vanness Simmons. *Chinese Dialect Classific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Harnjou, Old Jintarn, and Common Northern Wu* [A]. *Amsterdam Studies in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nguistic Science, series 4: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vol. 188*.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吴语中的气流分调现象

徐 越 (杭州师范大学)

“气流分调”指由声母气流强弱不同所引起的调类进一步分化的语音现象。汉语方言中的气流分调现象主要见于吴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平话和土话中也有发现。吴语中迄今发现的有气流分调的方言主要有以下9县市：

上海青浦_{练塘、商榻、金泽}

江苏吴江、昆山_{陈墓、周庄}、溧阳、金坛_{西岗}

浙江嘉兴、嘉善、平湖、海盐

壹 单字调中的气流分调

吴语单字调中的气流分调主要见于中古上、去、入三声的清声母，清平气流分调只见于吴江老派（叶祥苓 1983：34）。详见表1（“（）”表示独立成调，“=”表示归入后面的单字调）：

表1 单字调中的气流分调

		清上		清去		清入		
吴	松陵、同里、 盛泽	全清上（阴上）	次清上=阳上	全清去（阴去）	次清去=阳去	全清入（全阴入）	次清入（次阴入）	张、刘
	松陵新	全清上（阴上）	次清上=阳去	全清去（阴去）	次清去=阳去	全清入（全阴入）	次清入（次阴入）	张、刘
江	黎里、平望	全清上（全阴上）	次清上（次阴上）	全清去（全阴去）	次清去（次阴去）	全清入（阴入）	次清入（次阴入）	张、刘
	芦墟	全清上（全阴上）	次清上（次阴去）	全清去（全阴去）	次清去（次阴去）	全清入（阴入）	次清入（次阴入）	张、刘
	震泽			全清去（全阴去）	次清去（次阴去）			张、刘
溧阳					全清入（阴入）	次清入=阳入	赵	
溧阳		清入 老派：全清入（阴入） 次清入=阳去 新派：全清入（阴入） 次清入=舒入						钱
金坛西岗					全清入（阴入）	次清入=阳入	钱	
青浦练塘		全清上（全阴上）	次清上（次阴上）					许
昆山周庄、陈墓、 吴江辛塔、 青浦商榻、金泽		全清上（阴上）	次清上=阴去					许
嘉善		全清上（阴上）	次清上=阴去			单字调中无，连读调中有		徐
平湖		全清上（阴上）	次清上=阳去			全清入（阴入）	次清入=阳入	徐

海	西塘桥、元通	全清上=阴去	次清上=阳去	全清去(阴去)	次清去=阳去	全清入(阴入)	次清入=阳入	胡
	横港	全清上(阴上)	次清上=阳上			全清入(阴入)	次清入=阳入	胡
	武原老					全清入(阴入)	次清入=阳入	胡
盐	武原新					全清入(阴入)	次清入=阳去	施
	武原城北					全清入(全阴入)	次清入(次阴入)	徐
嘉 兴	市区老、王店	全清上(全阴上)	次清上(次阴上)					俞
	市区新派甲	全清上(阴上)	次清上=阳上					徐
	市区新派乙	全清上(阴上)	次清上=阳去					徐
	七星	全清上(阴上)	次清上=阳去					徐
	王江泾、洪合	全清上(阴上)	次清上=阴去					徐
	新塍	全清上(阴上)	次清上=阳去	全清去(阴去)	次清去=阳去			徐

由表 1 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吴语单字调中气流分调的几个特点：

(1) 次清归入他调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而次清独立成调的现象则相对较少。

(2) 次清归入他调时，归入阳调类的较多，归入阴调类的较少。

(3) 有气流分调的各方言内部，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如吴江方言，城关松陵次清上、次清去已分别归入阳上、阳去，县境西南角的芦墟，次清上归入次清去，县境南部黎里、平望次清上和次清去仍独自成调。再如海盐方言，城关武源只有清入有气流分调，县境西北角的横港清上也有气流分调，县境东北部的西塘桥和元通等地，清上、清去、清入都有气流分调。城关武源次清入已归阳入，城郊城北村次清入仍独立为次阴入。

上海郊县除青浦方言有气流分调外，有些方言只有个别清上送气声母字，例如金山方言次清上中“丑草楚”归读阴去调（许宝华、游汝杰 1984）。说明清去很有可能也曾经历过气流分调。

(4) 有气流分调的各方言内部，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如嘉兴方言，市区老派次清上独立为次阴调，新派甲次清上归阳上，新派乙次清上归阳去。再如吴江方言，老派清平有气流分调（叶祥苓 1983：34），新派清平无气流分调。城关松陵二十岁以上的人能区分阳上（混上）、阳去（混去），二十岁以下的人已不能区分（张拱贵、刘丹青 1983：39）。

可见，与他调归并是吴语单字调中气流分调发展演变的总趋势。

贰 两字组连续变调中的气流分调

吴语气流分调的独特之处在于，气流分调不仅与单字调有关，还与两字组连续变调有关。详见表 2：

表2 两字组连读变调中的气流分调

		两字组连读变调						材料来源
		前字			后字			
		次清上	次清去	次清入	次清上	次清去	次清入	
吴	松陵、同里	归阳上	归阳去	舒声前归入声，入声前不归	归阳上	归阳去	归入声	张、刘
	盛泽	归阳上	归阳去	归阴入	归阳上	归阳去	归阴入	钱
江	黎里、平望	归阳上	归阳去	归阳入	归阳上	归阳去	归阳入	钱
	芦墟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震泽		不详			不详		
溧阳				归阳入			归阳入	钱
金坛西岗				归阳入			归阳入	钱
青浦练塘		不详			不详			
昆山周庄、陈墓、 吴江辛塔、 青浦商榻、金泽		不详			不详			
嘉善		上：后字入声归阴去，其余不归入；后字平声归阴入，其余不归入			归阴去		归阴入	徐
平湖		归阳去		归阳入	上：前字次清上、浊上归阳去，其余不归		归阳入	徐
海盐	武原			不归阳入			归阳入	徐
	武原城北村			不归阳入			归阳入	徐
	横港	归阳上		不归阳入	归阳上		归阳入	徐
	西塘桥、元通	不归阳去	不归阳去	不归阳入	不归阳去	不归阳去	归阳入	徐
嘉兴	市区老、王店	归阳上			归阳上			徐
	市区新派甲	归阳上			归阳上			徐
	市区新派乙	归阳去			归阳去			
	七星	归阳去			上：前字次清上、浊上归阳上，其余不归			徐
	王江泾、洪合	不详			不详			
	新塍	不归阳去	不归阳去		归阳去	归阳去		徐

由表2可知，吴语两字组连读变调中气流分调的几个倾向：

(1) 不管是作为前字还是后字，次清都是归入他调的多，独自成调的少。尤其是作为两字组后字的时候，次清入已全部归入他调，次清上和次清去中除“不详”的外，也只有极个别方言没有归入他调。

(2) 从前后字的关系看，多数方言表现为前字归入他调、后字也归入他调。少数方言表现为前字不归他调、后字归入他调。个别方言表现为前字不归他调，后字也不归他调。

(3) 从前后字归并的顺序看，后字先归并，前字后归并。

可见，与他调归并同样也是吴语两字组连读变调中气流分调发展演变的一个总倾向。

叁 气流分调在单字调和两字组连读变调中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观察吴语气流分调的发展演变，我们把表 1 和表 2 中的内容归纳为以下 5 种类型：

3.1 单字调独立，两字组连读变调也独立

即同一个古调类中的次清不管是在单字调还是两字组连读变调中均独自成调。例如浙江海盐武原城北村，单字调中次清入（次阴入 34）与全清入（全阴入 5）、浊入（阴入 2）分调并立。两字组连读变调中，作为前字，次清入也不与他调归并（举例时，无本字可写的用同音字替代，并在右上角用上标的“=”标明）：

71[5 53] ≠ 7 ^h 1[34 53] ≠ 81[2 53]	嫡亲tiɿ? tɕ ^h in ≠ 铁青t ^h ir? tɕ ^h in ≠ 热心nir? ɕin
72[5 31] ≠ 7 ^h 2[34 31] ≠ 82[2 31]	骨头ko? dɔ ≠ 哭头k ^h o? dɔ ≠ 滑头fiə? dɔ
73[5 55] ≠ 7 ^h 3[34 35] ≠ 83[2 35]	角子ko? tsɿ ≠ 壳子k ^h o? tsɿ ≠ 镬子fiə? tsɿ
74[5 33] ≠ 7 ^h 4[34 13] ≠ 84[2 13]	伯父pa? vu ≠ 泼妇p ^h ə? vu ≠ 鼻污 ^h bə? vu ^{鼻屎}
75[5 55] ≠ 7 ^h 5[34 35] ≠ 85[2 35]	节气tɕir? tɕ ^h i ≠ 漆器tɕ ^h ir? tɕ ^h i ≠ 习气zɿr? tɕ ^h i
76[5 33] ≠ 7 ^h 6[34 13] ≠ 86[2 13]	决定tɕio? din ≠ 确定tɕ ^h io? din ≠ 特定dɔ? din
77[5 5] ≠ 7 ^h 7[34 5] ≠ 86[2 5]	百脚pa? tɕia?蜈蚣 ≠ 扒脚p ^h a? tɕia?八字脚 ≠ 白脚ba? tɕia?
77 ^h [5 5] ≠ 7 ^h 7 ^h [34 5] ≠ 87 ^h [2 5]	着客tsə?k ^h a? ≠ 出客ts ^h ə?k ^h a? ≠ 食客zə?k ^h a?
78[5 2] ≠ 7 ^h 8[34 2] ≠ 88[2 2]	角落ko? lo? ≠ 壳盂k ^h o? lo?壳子 ≠ 口落go? lo? ^{象声词}

着客：精通穿衣之道者。出客：得体大方

3.2 单字调独立，两字组连读变调归入他调

即同一个古调类中的次清在单字调中独立成调，在两字组连读变调中归入他调。例如浙江海盐武原城北村，单字调中次清入独立为次阴入，两字组连读变调中，作为后字，次清入归全阴入：

17=17 ^h [44 5]	清洁ts ^h in tɕir?：亲戚ts ^h in tɕ ^h ir?
27=27 ^h [13 5]	红结fiŋ tɕir?：红漆fiŋ tɕ ^h ir?
37=37 ^h [44 5]	报答pɔ tɔ?：宝塔pɔ t ^h ə?
47=47 ^h [31 5]	稻谷dɔ ko?：稻壳dɔ k ^h o?
57=57 ^h [33 5]	带骨ta ko?：带壳ta k ^h o?
67=67 ^h [11 5]	外国a ko?：外壳a k ^h o?
77=77 ^h [5 5]	结作tɕir?织物紧密：tso?接触tɕir? ts ^h o?
7 ^h 7=7 ^h 7 ^h [34 5]	赤膊ts ^h a? po?：插扑ts ^h a? p ^h o?插座
87=87 ^h [2 5]	木夹mo? kə?：木刻mo? k ^h ə?

3.3 单字调归入他调，两字组连读变调与他调保持区别

即同一个古调类中的次清在单字调中与他调合并，在两字组连读变调中，又与他调保持区别。并可进一步归纳为以下 3 小类。

(1) 单字调归入他调，两字组连读变调中，不管是作为前字还是后字，均与他调保持区别。例如浙江海盐元通，单字调中，次清去归阳去（胡明扬 1992），两字组连读变调中，次清去又与阳去保持区别（笔者调查 2002）。

(2) 单字调归入他调，两字组连读变调中，只有前字与他调保持区别。例如浙江海盐武原，单字调中，老派次清入归阳入，新派次清入归阳去。两字组连读变调中，作为前字，不管老派还是新派次清入均与阳入、阳去保持区别（笔者调查 2002）：

7 ^h 1[4 52] ≠ 81[2 52] / 61[24 21]	贴边t ^h ir? pie ≠ 叠边dir? pie / 便当bie tã方便
7 ^h 2[4 52] ≠ 82[2 52] / 62[24 21]	脱形t ^h ə? fiin劳累过头 ≠ 特型də? fiin / 户堂fu dā地方
7 ^h 3[3 34] ≠ 83[2 23] / 63[24 21]	匹碗p ^h ir? uə大碗 ≠ 镬子fio? tsɿ / 面孔mie k ^h ō
7 ^h 4[3 34] ≠ 84[2 23] / 64[24 21]	泼妇p ^h ə? vu ≠ 鼻污 ^h bir? vu鼻屎 / 豆腐de vu
7 ^h 5[3 34] ≠ 85[2 23] / 65[24 21]	忒介t ^h ə? ka太 ≠ 特价də? ka / 上昼zā tse上午
7 ^h 6[3 34] ≠ 86[2 23] / 66[24 21]	尺度ts ^h a? du ≠ 石渡za? du河边台阶 / 雾露vu lu雾
7 ^h 7[32 3] ≠ 87[2 4] / 67[22 4]	赤脚ts ^h a? tɕia? ≠ 石脚za? tɕia? / 料作lio tso?
7 ^h 7 ^h [32 3] ≠ 87 ^h [2 4] / 67 ^h [22 4]	出客ts ^h ə? k ^h ɑ? ≠ 食客zə? k ^h ɑ? / 硬壳fiā k ^h o?
7 ^h 8[32 3] ≠ 88[2 4] / 68[22 4]	吃局ts ^h ə? dzio? ≠ 勃涉 ^h bə? zə?麻烦 / 闹热no ni?

(3) 单字调归入他调，两字组连读变调中，只有部分调类与他调保持区别。例如浙江平湖，单字调中次清上归阳去，两字组连读变调中，作为后字，除前字次清上和浊上外，次清上与阳去保持区别（徐越 2005）：

13 ^h [35 40] ≠ 16[53 20]	工厂koŋ tsā ≠ 端午tə ŋ
23 ^h [13 40] ≠ 26[13 20]	门口mən k ^h əu ≠ 闲话fiə fio
33 ^h [55 53] ≠ 36[55 20]	水草sɿ ts ^h ə ≠ 表弟bio di
3 ^h 3 ^h [11 13] = 3 ^h 6[11 13]	土产t ^h u ts ^h ɛ = 草帽ts ^h ə mɔ
43 ^h [11 13] = 46[11 13]	稻草dɔ ts ^h ə = 部队bu de
53 ^h [44 40] ≠ 56[44 20]	布厂bu ts ^h ā ≠ 汉语hə ny
63 ^h [24 40] ≠ 66[24 20]	面孔mie k ^h oŋ ≠ 糯米nu mi
73 ^h [5 35] ≠ 76[5 13]	国产ko? tse ≠ 黑市hə? zɿ
83 ^h [2 35] ≠ 86[2 13]	特产də? tse ≠ 日语zə? ny

3.4 单字调中无气流分调，两字组连读变调中有气流分调

例如浙江嘉善方言，单字调中清入为阴入 5、浊入为阳入 2，清入无气流分调。两字组连读变调中，作为前字，除后字平声外，清入发生气流分调（徐越 2005）：

7 ^h 3[54 35] ≠ 73[45 50]	壳子k ^h o?tsɿ ≠ 角子ko?tsɿ硬币
7 ^h 3 ^h [54 35] ≠ 73 ^h [45 50]	七彩tɕ ^h ir?ts ^h ɛ ≠ 结彩tɕir?ts ^h ɛ
7 ^h 5[54 35] ≠ 75[45 50]	漆器tɕ ^h ir?tɕ ^h i ≠ 节气tɕir?tɕ ^h i
7 ^h 6[54 13] ≠ 76[54 30]	确定tɕ ^h io?din ≠ 决定tɕio?din
7 ^h 7[54 45] ≠ 77[45 54]	扒脚p ^h a?tɕia? ≠ 百脚pa?tɕia?
7 ^h 7 ^h [54 45] ≠ 77 ^h [45 54]	出客ts ^h ə?k ^h ɑ? ≠ 着客tsə?k ^h ɑ?
7 ^h 8[45 12] ≠ 78[54 21]	壳盂k ^h o?lo?外子 ≠ 角落ko?lo?

3.5 单字调归入他调，两字组连读变调也归入他调

即同一个古调类中的次清不管是在单字调还是在两字组连读变调中均归入他调。并可进一步归纳为以下 3 小类。

(1) 单字调归入他调，两字组连读变调不管是作为前字还是后字，均归入他调。例如江苏吴江松陵（张拱贵、刘丹青 1983: 40），单字调中，次清上归阳上、次清去归阳去，两字组连读变调中，次清上也归阳上、次清去也归阳去。

(2) 单字调归入他调，两字组连读变调中，只有后字归入他调。例如浙江海盐武原老派，单字调中，次清入归阳入（胡明扬 1992）。两字组连读变调中，作为后字，次清入也归阳入：

17 ^h =18[44 5]	亲戚 ts ^h in tɕ ^h ɿ? : 亲热 ts ^h in ni?
27 ^h =28[24 21]	人客 nin k ^h ɑ? : 寒热 fiə ni? (发) 烧
37 ^h =38[33 5]	口渴 k ^h e k ^h ə? : 草药 ts ^h ɔ ia?
47 ^h =48[43 5]	稻壳 do k ^h o? : 暖热 nə ni? 暖和
57 ^h =58[55 21]	信壳 cin k ^h o? : 性别 cin bi?
67 ^h =68[22 4]	外壳 ŋa k ^h o? : 上日 zā ni?
77 ^h =78[3 4]	杀克 sa? k ^h ə? 厉害 : 栅栏 sa? la?
7 ^h 7 ^h =7 ^h 8[32 3]	出客 ts ^h ə? k ^h ɑ? : 吃局 ts ^h ə? dʒio? 好吃的东西
87 ^h =88[2 4]	合仆 fiə? p ^h o? : 勃涉 bə? zə?

(3) 单字调归入他调，两字组连读变调中，只有个别调类归入他调。例如浙江嘉善（徐越 2006），单字调中，次清上归阴去，两字组连读变调中，作为前字，入声前次清上也归阴去：

3 ^h 7=57[33 45]	彩色=菜色 ts ^h ɛ sə?
3 ^h 7 ^h =57 ^h [33 45]	口吃=扣吃 k ^h ə tɕ ^h ɿə? 略胜一筹

以上 5 种类型实际上反映了气流分调发展演变的 3 个阶段，详下：

1	单字调独立，两字组连读变调也独立	归并前
2	单字调独立，两字组连读变调归入他调	归并中
	单字调归入他调，两字组连读变调与他调保持区别	
	单字调中无气流分调，两字组连读变调中有气流分调	
3	单字调归入他调，两字组连读变调也归入他调	归并后

第 1 和第 3 两个阶段反映的是气流分调归并前和归并后的两种静止状态。第 2 阶段反映的是气流分调归并的动态过程。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吴语气流分调归并时，有的单字调先归并，两字组连读变调后归并；有的单字调后归并，两字组连读变调先归并。

肆 余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归并是吴语气流分调发展演变的总方向。从归并中普遍存在的打破调类界限，打破阴阳界限，以及连调中前后字不同步等现象看，归并的前提是调值的相似。从嘉善方言的情况看，气流分调在不同的方言中是千变万化的，这无疑给我们的

发现增加了难度。

吴语有气流分调的方言集中分布于太湖东南岸水网地带，并在地理上连成一片。上海郊县方言只有个别清上送气声母字，如金山县“丑草楚”归读阴去调（许宝华、游汝杰，1984）。这种现象很可能是古代吴语的一个更大的气流分调区的残迹。而从行政地理的角度，如果能够排除偶然的巧合，那么这种现象可一直上溯至春秋。《万历·嘉兴府志》：“春秋时，槁李当吴越之交”。槁李以北属吴国，以南属越国。槁李即今浙江桐乡御儿乡。吴语有气流分调的地区，均为槁李以北的古吴国境地，而相邻的槁李以南的古越国境地至今也没有发现有气流分调的方言。由此看来，吴语气流分调似乎是一种比较早期的语音现象，或者说是古吴国早期语音特征的一种残留。

吴江老派方言平上去入四声都有气流分调，而其他方言都只有一些调类有气流分调。联系嘉善方言气流分调的情况，我们觉得吴语有气流分调的方言很可能都如吴江方言那样，曾经历过四声十二调的格局。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已经独立了的次阴调和全阴调重又合并？如果不是，说明气流的强弱只影响部分调类发生分化，那么又是什么条件促使部分调类发生分化？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另外，次清归入他调时，一般都归入阳调类，这种现象对我们研究吴语全浊声母的性质，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线索。

参考文献

- 鲍厚星 1989 《湖南邵阳方言音系》，《方言》第3期。
—— 陈晖 2005 《湘语的分区》，《方言》第3期。
曹志耘 2002 《气流分调和韵尾分调》，两岸青年语言学家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
陈昌仪 1991 《赣方言概要》，江西教育出版社。
陈晖 1999 《涟源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 2004 《湘语语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陈立中 2004 《湘语与吴语音韵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5 《汉语方言声调送气分化现象初探》，《汉语学报》第4期。
储泽祥 1998 《邵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高福生 1988 《安义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4期。
何大安 1989 《气流分调及相关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0-4本。
胡明扬 1992 《海盐方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李如龙 张双庆（主编）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梁振仕 1984 《桂南粤语说略》，《中国语文》第3期。
刘纶鑫（主编） 1999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1 《江西客家方言概况》，江西人民出版社。
平山久雄 2005 《次阴调形成的声学原理——以吴江方言为例》，汉语方言第十三届年会（苏州）。
钱乃荣 1992 《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施云 2003 《海盐方言语音分析》，《语言研究》（增刊）。
石锋 1992 《吴江方言声调格局的分析》，《方言》第3期。

- 孙宜志 2001 《江西赣方言语音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唐 伶 2005 《永州南部土话语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辛世彪 2004 《东南方言声调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熊正辉 1979 《南昌方言的声调及其演变》，《方言》第4期。
- 徐 越 2006 《嘉善方言的气流分调》，《语言研究》第3期。
- 许宝华 游汝杰 1984 《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方言》第1期。
- 汤珍珠 陈忠敏 1993 《上海地区方言的分片》，《方言》第1期。
- 杨翊强 1988 《湘乡方言声调系统简析》，《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第3期。
- 叶祥苓 1958 《吴江方言的声调》，《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5本。
- 1983 《吴江方言声调再调查》，《方言》第1期。
- 俞光中 1988 《嘉兴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3期。
- 袁家骅等 1983 《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
- 张拱贵 1980 《关于吴江方言的声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 1981 《再谈吴江方言的声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 刘丹青 1983 《吴江方言声调初步调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 张均如 1987 《记南宁心圩平话》，《方言》第4期。
- 赵元任 1956 《现代吴语的研究》，科学出版社。
- 南昌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0 《南昌县志》，南海出版公司。
- 都昌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3 《都昌县志》，新华出版社。
- 嘉兴市志编纂委员会 1997 《嘉兴市志》，中国书籍出版社。
- 新余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 《新余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金乡话词典：自序和引论

殷作炎(杭州师范大学)

自序

我 1932 年出生在杭州，1935 年北上，在北京长大。我的祖籍是金乡，父母金乡人，离乡早。在北京，我们长时间住在温州会馆，我始终接触温州话和金乡话，并且跟个别金乡的老人说金乡话。1949 年到 1952 年，我在金乡工作。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我定居在杭州。在家里，我们始终说金乡话。

五十年代，我被派到中央的语音研究班受业。在学习专业的同时，培养了语言文字的事业观念，从此执着从事了一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岳父徐天铎来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应我的请求，接受金乡话的调查。他长期生活在家乡，语言自然比我们准确。这是我的幸运。八旬老人，每天一坐几小时，又说又答。每当想起当时情景，就不平静。

那两年，我一鼓作气写成了近二十万字的金乡话词汇，还写下了它的语音系统、详细的连读变调和同音字表等。词汇稿供正在编纂《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制成资料选用。还发表过两篇论文。

汉语方言是研究汉语和汉民族历史的宝库，调查金乡话更有特殊意义，因为它具有六百多年的独特历史，是著名的方言岛的语言。

现在，金乡话词典由李思寅先生的家属赞助刊行，对这项事业贡献很大，谨致以崇高的敬意。

引论

一、金乡话：接近普通话的吴方言

金乡城建成在 1387 年，即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并且在这一年成为叫做“卫所”的军事要塞。城池周长十里，数千守军驻扎城里，为一带防御倭寇的指挥中心。官兵中相当多的人来自淮河一带和长江下游，带来了北方官话，其余部分多来自本省和南方邻省。驻军有军籍，世袭为兵，杂居屯兵一城，形成了特有的方言。其后历经巨大变迁，又跟城外的方言交融，却又跟城外四围的乡村都不同，金乡

因此成为著名的方言岛。

倭寇是在 14-16 世纪劫掠中国沿海的日本海商和海盗集团。当 14 世纪日本南北朝的时候，在混战中失败的武士，流为浪人，他们跟活跃在九州、四国间的走私商人勾结，在中国沿海进行走私和抢劫。

据《明史》的《太祖本纪》《兵志》《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列传》《成祖本纪》和《俞大猷戚继光刘显李息张元勋列传》记载：

1384 年，明太祖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沿海，并建筑城池。1385 年，太祖。又命已经自请解除兵权、归老故乡的汤和担负抗倭重任。汤和受命后，采纳方鸣谦的谋略，“倭海上来，则海上拒之”，“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从近海的民众中征兵戍守。太祖以为然，于是汤和在浙西东建筑了五十九个卫所城。到 1387 年，设置了一批卫所，金乡卫就是其中一个。

明朝初期，在京师和各个要害的地方都设卫所，屯驻军队。所谓卫所，卫比所大。几个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大抵五千六百人称卫，一千一百二十人称千户所，一百二十人称百户所。军士有军籍，世袭为军，以大部分屯田，小部分驻防。卫所的军官，卫称指挥使，所称千户、百户。各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都司），统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分别管辖。金乡地处浙闽交界，是倭寇入侵必由地之一，所以设为军事重镇，管辖范围很大。卫所制到明代中叶由于屯田多被军官吞没，军士破产散亡，而改用募兵代替。

永乐十五年（1417），宦官张谦出使西洋返回，“败倭寇于金乡卫”。

永乐十七年（1419），倭寇在今大连东北受重创，势力渐衰。

15 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一部分封建主和寺院大地主支持海盗活动，倭寇又趋活跃，16 世纪中叶时最为猖獗。江浙闽受害最烈，山东、广东也遭波及。经戚继光和另两位名将征战多年，才逐渐平息。

戚继光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调浙江，次年任参将，抵抗倭寇。所招募和编练的三千名浙东义乌农民和矿工能征善战，人称戚家军，名闻天下，为抗倭主力。嘉靖四十年在台州大胜，次年援闽，捣破倭寇在今福安南的老巢。四十二年再援闽，奋战多年。据金乡镇纪念建城六百周年委员会 1987 年编印的《浙南古镇金乡》记载：戚继光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取道金乡，经蒲门入闽；1564 年再次取道金乡入闽；1565 年回师，驻营金乡西郊练兵。

从 14 世纪末形成的金乡话延续到今天，其间免不了发展演变，但是仍旧跟周边方言有明显区别。今天的金乡，郊外按区块分别说平阳蛮话、闽南话和平阳本地话，城里说金乡话，在小小范围里，呈现 4 种话截然不同的方言。

二、金乡话的声韵调

1、声母 共 28 个，包括零声母。

p 布不	p ^h 怕拍	b 步白	m 门末	f 分忽	v 华佛
t 到得	t ^h 太脱	d 道夺	n 南逆	l 蓝猎	
ts 基知	ts ^h 且痴	dz 齐迟	s 希师	z 斜蛇	
tɕ 精主	tɕ ^h 丘处	dʒ 全船	ɕ 修收	ʒ 旋然	
k 贵骨	k ^h 开壳	g 跪轧	ŋ 岸岳	h 海黑	ɦ 寒铅吴鱼
∅ 腌爨欧恩衣要央乌蛙育冤					

说明：

1) z ʒ 是清音浊流。

2) ɦ 代表跟它后边的元音同部位的浊擦音。

3) n 在齐齿呼、撮口呼里，发音部位在 [n] 和 [ɲ] 之间，即用舌叶抵住上齿龈后部。

2、韵母共 36 个，自成音节的 [l] 和 [m] 包括在内：

ɿ 知基资	i 衣飞烟	u 乌布步	y 淤猪徐
a 腌怕麻	ia 鸦加牙	ua 蛙瓜跨	
ɛ 安哀开	iɛ 也街蟹	uɛ 弯歪关	
ɔ 爨刀劳	iɔ 要调娇		
∅ 潘端官			y∅ 冤钻捐
o 窝科多			
ai 杯推雷		uai 威规亏	
ao 欧兜谋			
	iu 优收求		
ā 杭荒忙	iā 央江娘	uā 汪光梗筐	yā 桩窗双
Λŋ 恩庚昏	iŋ 因英精	uΛŋ 温昆棍	
oŋ 翁东蒙			yŋ 雍凶浓
əʔ 扼搭轧		uəʔ 挖括阔	
eʔ 鳖灭立	ieʔ 甲闪集		
			yəʔ 哟出肉
oʔ 屋国毒			
l̥ 儿耳二	m̥ 姆		

说明：

零声母的 u 和以 u 开头的复韵母为上唇和下齿之间的半元音 υ

3、声调

单字调 7 个

调类	调值	例字
阴平	44	高 安 开 偏 婚
阴上	35	古 碗 口 好 五
阴去	52	盖 爱 抗 怕 汉
阴入	<u>54</u>	急 一 出 割 发
阳平	22	穷 平 寒 扶 文
阳去	212	近 厚 共 害 岸
阳入	<u>21</u>	月 入 局 白 合

说明:

1) 7个声调中。阴调4个，阳调3个。阴调的声母是声带不颤动的清辅音或零声母；阳调反之，即声母为声带颤动的浊辅音，或者为带有同部位浊擦音的零声母。阳调平声的调值标为22，实际上有一些从低到高的升势，并且强度大。

2) 阿拉伯数字从5到1，表示5度制声调表示法的5个高度：

5 高 4 半高 3 中等 2 半低 1 低

44表示从半高到半高，即不升不降；35表示从3度升到5度；52表示从5度降到2度；22理同44；212的1表示有一个曲折。

3) 两个入声的调值54和21都在下边加了横线，表示发音短促。

4、两字连读变调

前字变21调

阳平 + 阴平 台湾 神仙 22/21 44 说明：斜线后为变调调值，斜线前为本来的调值。下同。

阳平 + 阳平 铜头 便宜 22/21 22

阳去 + 阴平 认真 旱干 212/21 44

阳去 + 阳平 洞头（地名） 自由 212/21 22

阳去 + 上声 痘颈 培养 212/21 35

阳去 + 阴去 大个 病痛 212/21 52

阳去 + 阳去 肾脏 寿命 212/21 212

阳去 + 阴入 蛋壳 罪恶 212/21 54

前字变33调

上声 + 上声 喜酒（私酒） 洗帚（丝帚） 35/33 35 说明：变调后音值跟括弧里的词类似。

后字变33调

阴平 + 阳平 苍蝇 灯笼 44 22/33
 上声 + 阴平 滚汤 眼睛 35 44/33
 上声 + 阳平 瓦片 整齐 35 22/33
 上声 + 阴去 韭菜 打扮 35 52/33
 上声 + 阳去 小路 姊妹 35 212/33

后字变 22 调（不像阳平的 22 那样有一些升势，并且音强弱于阳平）

阴去 + 阴平 桂花 布施 52 44/22
 阴去 + 阳平 太阳 姓名 52 22/22
 阴去 + 阴去 布票 告诉 52 52/22
 阴去 + 阳去 栋柱（柱子） 肺病 52 212/22

后字变 22 促调

阴去 + 阴入 钢笔 爱惜 52 54/22

阴去 + 阳入 数学 冻着 52 21/22 这种变法是少数，多数为前后字都不变。例如，在前后字构成动宾关系时：瞪食 52 21。又如偏正关系的：醋碟 52 21，踵额 52 21。

前字变 21 调，后字变 11 调

阳去 + 阴平 筲竿（晾衣裳的） 老鸦 212 / 21 44 / 11
 阳去 + 阳平 旧年（去年） 画眉 212 / 21 22 / 11
 阳去 + 阴去 大蒜 便当 212 / 21 52 / 11
 阳去 + 阳去 会市（集市） 地洞 212 / 21 212 / 11

前字变 21 调，后字变 11 促调

阳去 + 阴入 面色 料作 212 / 21 54 / 11
 阳去 + 阳入 大麦 电力 212 / 21 21 / 11

三、金乡话单字音表（略）

四、金乡话的特点

一、语音特点：

1、“办、但、攢”之类古代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全浊音，显示吴语的一个重要特点。

以双唇声母的字为例：“扮、盼、办”3个字的声母虽然都是双唇音，但是发音方法各不相同。“扮”是清塞音、不送气；“盼”是清塞音、送气；“办”是浊塞音、不送气。因此，金乡话的和3个字音各不相同，不像北方话第3个字的声母跟第1个字相同，因为它没有浊音声母。

例	字	扮	盼	办					
今金乡话	双唇	不送气	清音	双唇	送气	清音	双唇	不送气	浊音
今北方话	双唇	不送气	清音	双唇	送气	清音	双唇	不送气	清音

与之相同，金乡话的“担、叹、蛋”的3个舌尖上牙床声母，“惯、快、贯”的3个舌根软腭声母也都是发音方法各不相同。

2、“家、嫁、街、交”一类字，跟北京话、杭州话特点相同，仅有舌面声母，没有舌根声母；韵母都是a。

3、“月、牙、咬”等字跟北京话、杭州话特点相同，仅有零声母，即没有辅音声母。

4、古日母字“二、耳、儿”只有[1]一读，相当于其他吴语的白读音，跟杭州话相同。

5、“专、川、船、春、初”等字跟浙江南片（温州、台州、丽水等地）相同，韵母为合口细音。

6、“周、缠、张、章”等字，为舌面声母，跟浙江南片相同。

7、“张”“章”同音，“张”“装”不同音，跟浙江南片相同。

8、“帮、张、章、装、姜、长、肠、浆、窗、双、江、梗、打”等字，除“打”字以外，为鼻化音韵母，跟浙江北片（嘉兴、湖州、杭州等地）相同。

9、效摄字“宝、报、交、饱、豹、蕉、娇、朝（今~）、招、小、晓、鸟”等字所用韵母，及其内部统一、整齐的特点，跟浙江北片相同。

10、声调基本保持古代四声的格局，平声、去声和入声都各分阴阳调，只有古代阳上在历史演变中归入了去声。跟完整保存古四声格局的今温州话相比，少了阳上调。例如：

例	字	坐	近	倍	助	阵	备
今温州话		阳上			阳去		
今金乡话		阳去			阳去		

11、入声韵尾是喉塞音，即元音刚刚发出，声门就出现先紧闭、随后突然张开的动作，使音节戛然而止，无法延长，听觉短促。而温州话，包括平阳本地话，入声不带喉塞音，明显不同。

二、词汇特点：

1、显示浙江南片特点的：

普通话	抽屉	咳嗽	筷子	白糖	事儿	菜肴
金乡话	格斗	嗽	箸	糖霜	事干	配

普通话	打闪	认识
金乡话	龙光闪	识；认着

又如，双音节合成词的中心语素在前，起修饰、限制作用的语素在后，略少于温州话：

鱼生	虾扁	鞋拖	墙围
----	----	----	----

有少量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后跟[z]音后缀，表示程度弱化。如：

慢慢[z] 轻轻[z]

形容词“大”、“小”之类加量词，构成比较：例如：

大个 ~ 小个 大张 ~ 小张

2、显示浙江北片特点的，其中有一些跟普通话一样。例如：

普通话	我	你	他	我们	你们	他们
金乡话	我	你	他	我们	你们	他们
普通话	鸡蛋	房子	太阳	月亮	脸盆	
金乡话	鸡蛋	房子	太阳	月亮	脸盆	

有些跟浙江北片一样或近似。例如：

普通话	灶	今天	明天
金乡话	锅灶头	今朝	明朝（明，音门）

浙江北片的词汇只有个别“儿尾词”，金乡话也这样。例如，金乡只有点点儿 一下儿

三、语法特点：

1、形容词后跟副词“显”，表示程度深。例如：

好显 毛显 多显 少显

这种结构可以构成重叠形式，表示程度又加深：

好显好显 会（能干）显会显

这种结构可以再重复一次该形容词，表示程度特深：

好显好 毛显毛 多显多 少显少 会显会（特别能干）

2、把副词“先”放在动词后头，表示该动作先发生。例如：

你走先 我洗先

3、把副词“添”放在动词词组后头，表示动作重复出现。例如：

吃碗添 写个添

4、把形容词“快”和“紧”放在动词后头，表示动作就要发生。例如：

走去快 配买紧

5、把动词“有”放在其他动词后头，表示确认。例如：

书有读 歌有唱

6、可能补语直接加在动词后头，其间不必用助词“得”连接。例如：

重生活我吃落 一百斤他驮动

7、趋向动词有的是单音节的。例如：

普通话 快点儿起来 题目做出来了

金乡话 快点走起（起床） 题目有做出

有的是双音节或两可的。例如：

普通话 你上来 你下去

金乡话 你走上来 你走落；你走落去

8、正反问句的形式是在动词后头加一个副词“不”。例如：

卖不？（卖不卖？） 背回去不？（背回去不背回去？ / 背不背回

去？）

柘荣话的声母类化

袁碧霞（浙江大学）

一 声母类化的定义

福州话的语流音变非常复杂，多音连读后的变调、变韵、变声构成了该方言口语的重要特色。而在声母方面的语流音变例来尤受学者的关注。在《闽音研究》中定名为“声母类化”，就一直沿用下来。这一术语的含义是：在连读的语流中，连读下字的声母常常发生规律性变化——凡上字是清音声母的，皆受前音节韵尾的同化变为相应的浊音。因此就这一连读下字声母以上字韵母的类别为条件发生有规律变化的语言现象称为“声母类化”。虽然最早记述以及以后关于声母类化的问题都围绕福州话展开，但这一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福州话中。闽东北片也有普通的类化现象。下文以柘荣话为例，分析该点方言的声母在语流变化的特点。

二 柘荣话声母类化的规律

（一）上字为阴声韵和阳声韵的情况

1. 声母类化规律如下表：

单字声母	类化声母	
	阴声韵后	阳声韵后
p p ^h	β	m
t t ^h	l	n
θ	l	nɔ̃
ts ts ^h	z	nz
k k ^h x ø	ø	ŋ
m n l ŋ	不变	不变

2. 声母类化前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比照表：

		双唇 Bilabial	齿 Dental	龈 Alveolar	软腭 Velar	喉 Glottal
塞音 Plosive	不送气 Unaspirated	p		t	k	ʔ

	送气 Aspirated	p ^h		t ^h	k ^h	
塞擦音 Affricate	不送气 Unaspirated			ts		
	送气 Aspirated			ts ^h		
擦音 Fricative		β	θ δ	z	x	
鼻音 Nasal		m		n		
边音 Lateral				l		

几点说明：

1. 柘荣话的韵母系统保持了切韵音系的韵母阴、阳、入三分的格局。阴声韵以元音收尾，阳声韵以舌根鼻音 ŋ 收尾，入声韵以 k 或 ʔ 收尾。在语流中，入声韵作上字时，虽然舒声化了，但下字大多数不发生声母类化，故后面另举例说明情形。

2. θ 是闽东北片方言（也见于闽东南片的罗源话）一个发音较特殊的齿音擦音。在年龄和地域上存在这样的差异：老派发音齿间成份明显，新派逐渐向 s 转变；乡镇保留程度比城关强；有的县市（如周宁）存在 θ 与 s 两个音位的对立，有的县市（如寿宁、柘荣等）不存在对立。

当上字声母为阴声韵时，后字声母 θ 变成边音 (lateral) l；但上字是逢阳声韵时，θ 在语流中仍然保留擦音成分，并且浊化，可记为同部位的浊擦音 δ。但同时需注意的，前字阳声韵的鼻音韵尾与 δ 结合十分紧密，也就是说，浊擦音在发音上包含很强的鼻音成份。而且前字韵母影响到后字韵母，使后字韵母在发音上变成鼻化韵。

3. ts、ts^h两个塞擦音声母与齐齿呼、撮口呼韵母相拼时发生腭化，腭化的程度因人而异。从严式记音的角度，可记为 tɕ tɕ^h。但腭化与不腭化出现的语言环境互补，且不具辨义功能。故记为/ts/、/ts^h/两个音位。

上字韵母是阴声韵时，ts、ts^h变成同部位的浊擦音 z。当上字为阳声韵时，下字声母的变化情况与部位的 t、t^h都变成鼻音 n 有别。陈泽平（2003）在归纳福州话声母类化规律时，也注意到塞擦音与同部位的塞音的类化情况略有差别。他对 ts、ts^h逢阳声韵的实际读音描述如下：“上字的鼻音韵尾发完后没有除阻，而是为发下字声母直接将口腔阻塞部位前移到 ts 或 ts^h的发音部位，随即在除阻时带出一个很松的浊擦音。由于同部位的鼻音和擦音结合紧密，实际上只有一个发音过程。”^①他仿“塞擦音”的定名，称其为“鼻擦音”。

^① 陈泽平《关于福州方言声母类化问题》，《闽语新探》，第 26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

比较柘荣话和福州话的声母类化情况，有异有同。但我们认为在“鼻擦音”这一点上，两个方言点的语音现象是相同的。也就是说 ts 、 ts^h （柘荣话还包括擦音 θ ）处于上字为阳声韵和上字为阴声韵时，其类化情况在今天的福州话及闽东北片的柘荣话中都呈现与其它声母变化不同的情形。

那么，擦音和塞擦音在阳声韵后变化的特殊情况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还是描写着重点的不同？

关于今天福州话的声母类化的几篇文章，往往将 ts 、 ts^h 在阴声韵和阳声韵后面变化的情况视为完全一致。比如李如龙、梁玉璋、陈天泉《福州话语音演变概说》一文曾比较了《闽音研究》中的描写及现代福州话将 ts 、 ts^h 两个声母的阴声韵和阳声韵后混同为 $ʒ$ 的不同，并视这为五十年来福州话声母类化规律的变化。但陈泽平认为并不存在这一历史演变，“这两个声母类化，在阴声韵后面变为浊擦音，在阳声韵后面变为浊鼻擦音，仍然是不同。……《闽音研究》取其前半‘鼻音’部分，标为 j ；《概说》（《福州话语音演变概说》简称）取其后半‘擦音’部分，标为 $ʒ$ 。前者着意突出音质上的差异，后者强调对互补音素的归纳。先后两家选择宽式音标时的着眼点不同，所面对的语音事实则是相同的。”^①我们虽没有关于闽东北片方言声母类化的早期记载，但可以知晓逢阴阳韵类化情况有别仍存于今柘荣话，而且与陈泽平所述福州话应当是一致的。因此陈泽平的结论是信而有证的。因此，从精于描写的角度，我们将塞擦音 ts 、 ts^h 类化后的读音记为 nz 。加之柘荣话齿间音 θ 逢阳声韵字的类化情况与塞擦音相似，用 $n\delta$ 表示变化了的后字声母。

4. 零声母逢上字为阴声韵时，看似从 \emptyset 变为 \emptyset ，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我们比较它处于阳声韵后的变化情况，发现 \emptyset 变成软腭鼻音 η 与 k 、 k^h 、 x 走的是同样的演变路线。这是因为实际上零声母发单字音时，元音前有一个轻微的喉塞音 $ʔ$ 。从严格标音的角度来说，“平安”声母变化可记为： $pi\eta$ $ʔa\eta$ → $pi\eta$ $\eta a\eta$ 。换句话说，方言中的零声母字并非真正的无声母，而是以喉塞音为起始的。喉塞音 $ʔ$ 与舌根音 k 、 k^h 、 x 的发音部位都靠后，所以在语流时，处于相同的语音环境会有相同的变化规律。这也是我们不将 \emptyset 与下列中的 m 、 n 、 l 、 η 逢前字为阴声韵的变化情况相提并论的原因。

（二）上字为入声韵的情况

入声韵字作连读上字时，下字声母不类化是常例。有少数入声字的塞音韵尾较松，在连读时塞音韵尾消失。从韵母角度看，其实已变成阴声韵。此时因词而异，有时类化，有时不类化。发生类化时，其规律与位于阴声韵后的情况相同。

^①陈泽平《关于福州方言声母类化问题》，《闽语新探》，第27～第2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2003年。

(三) 声母类化词例举隅

1. 上字为阴声韵

p→β

书房 tsy⁴⁴βuŋ²¹

茶盘端茶的盘子 ta²¹βuaŋ²¹

基本 ki⁴⁴βuoŋ⁵³

懒孵母鸡恋巢 lai⁴⁴βu²¹

海滨 xai⁵⁵βiŋ⁴²

枇杷 pi²¹βa²¹

犁钯 li²¹βa²¹

手表 ts^hiu⁵⁵βiau⁵³

茶杯 ta²¹βuoi⁴²

p^h→β

刀片 tɔ⁴⁴βieŋ³⁵

水泡 tsui⁵⁵βa³⁵

苦皮表皮 k^hu⁵⁵βuoi²¹

柴柿片状的柴火 ts^ha²¹β⁵¹

目珠皮眼皮 mu⁴⁴tsiu⁴⁴βuoi²¹

t→l

鞋底 ε²¹le⁵³

骹底 kha⁴⁴le⁵³

手肚胳膊 ts^hiu⁵⁵lu⁵³

鸡橱鸡窝 kie⁴⁴liu⁵³

肚袋上衣口袋 tu⁵⁵luoi⁴²

腐箸腐竹 xu⁴⁴ly⁴²

鼓凳圆凳 ku⁵⁵liŋ³⁵

t^h→l

鞋替鞋垫 ε²¹le³⁵

骹腿大腿 k^ha⁴⁴lai⁵³

襖头纽扣 k^hui⁴⁴lau²¹

底头底下 te⁵¹lau²¹

裤头裤腰 k^hu⁵⁵lau²¹

锄头 t^hi²¹lau²¹

骹桶洗脚盆 k^ha⁴⁴loŋ⁵³

糟蹋 tsau⁴⁴lak⁵⁵

θ→l

喙舌 ts^hui⁵⁵liek²¹

刀柄 tɔ⁴⁴βaŋ³⁵

茶瓶热水瓶 ta²¹βi²¹

戏班剧团 xie⁵⁵βaŋ⁴²

花钵花盆 xua⁴⁴βuak⁵⁵

篱笆 li²¹βa²¹

琵琶 pi²¹βa²¹

外婆 ŋia⁴⁴βɔ²¹

草坪 ts^hau⁵⁵βiŋ⁵¹

大升左边 tua²¹³βeŋ²¹

招聘 tsiau⁴⁴βiŋ³⁵

水瓢 tsiu⁵⁵βiau²¹

头皮 t^hau²¹βuoi²¹

包庇 pa⁴⁴βi³⁵

欺骗 k^hi⁴⁴βieŋ³⁵

下底 a⁴⁴le⁵³

灶刀菜刀 tsau⁵⁵lo⁴²

骹肚小腿 k^ha⁴⁴lu⁵³

手丹胳膊肘 ts^hiu⁵⁵laŋ⁴²

耳坠耳环 ŋilui⁴²

地兜地上 ti²¹lau⁴²

下昼下中班 a⁴⁴lau⁴²

土猪猪獾 t^hu⁵⁵ly⁴²

鼻头鼻子 p^hi⁵⁵lau²¹

菜头萝卜 ts^hai⁵⁵lau²¹

斧头 puo⁵⁵lau⁵³

纸头硬纸片 tsia⁵⁵lau⁵³

手套 ts^hiu⁵⁵lau³⁵

粗桶便桶 ts^hu⁴⁴lŋ⁵³

葡萄 pu²¹lo²¹

ts→z

纸钱 tsia⁵⁵ zien²¹
地主 ti⁴⁴ zuo⁵³
目珠眼睛 mu⁴⁴ ziu⁴²
手掌 ts^hiu⁵⁵ zyoŋ⁵³
手指戒指 ts^hiu⁵⁵ zi⁵³
柴帚扫帚 ts^ha²¹ ziu⁵³
五月节端午节 ŋu⁴⁴ ŋuo⁴⁴ ze⁵⁵

ts^h→z

汽车 k^hi⁵⁵ zia⁴²
糟菜腌制的芥菜 tsau⁴⁴ zai³⁵
柴秤秤 ts^ha²¹ ziŋ³⁵
老鼠 lau⁴⁴ zy⁵¹

萝 苋 丝瓜 lœ²¹ zœ³⁵

k→∅

猴卷蚯蚓 kau²¹ uoŋ⁵³
外舅舅舅 ŋia⁴⁴ u⁴²

k^h→∅

户口 xu⁴⁴ eu⁵³

x→∅

皮肤 p^huoɿ²¹ u⁴²
老货骂人, 老东西 lau⁴⁴ uo³⁵
表兄 piau⁵⁵ iaŋ⁴²
豆腐 tau⁴⁴ u⁴²
大火 tua⁴⁴ uoɿ⁵³
喜欢 xi⁵⁵ uaŋ⁴²
猪血 ty⁴⁴ kek⁵⁵
败兴生病; 扫兴; 令人生厌 pai⁴⁴ iŋ³⁵
水薰水烟 tsui⁵⁵ ɔŋ⁴²
小学 θiau⁵⁵ ɔk⁵⁵

∅、m、l、ŋ 作为下字声母时, 逢阴声韵时均不发生变化:

宝丸桂圆 pɔ⁵⁵ uoŋ⁵³
培养 puoi²¹ yoŋ⁵³
好依好人 xɔ⁵⁵ nœŋ⁵³
皮卵松花蛋 p^huoɿ²¹ loŋ²¹

库钱冥钱 k^hu⁵⁵ zien²¹
胶水 ka⁴⁴ ziu⁵³
糜粥稀饭 muoi²¹ zyk⁵⁵
水井 tsiu⁵⁵ zaŋ⁵³
粗纸厕纸 ts^hu⁴⁴ zia⁵³
铰剪剪刀 ka⁴⁴ zien⁵³
调查 tiau⁵⁵ za²¹

解^①手右手⁴⁴ ziu⁵³
附厝厕所 xu⁴⁴ zuo³⁵
书册书本 tsy⁴⁴ za⁵⁵
紫菜茄子 tsie⁵⁵ zai³⁵

油漆 iu²¹ zik⁵⁵

体格 t^hε⁵⁵ ak⁵⁵
外姪舅妈 ŋia⁴⁴ i⁴²

下货运货 xa⁴⁴ uo³⁵
锯粉做木工的木屑 ky⁵⁵ uŋ⁵³
老虎 lau⁴⁴ u⁵³
时候 θi²¹ eu²¹³
高兴 kɔ⁴⁴ iŋ³⁵
台风 tai²¹ uŋ⁴²
佩服 p^huoɿ⁵⁵ uk²¹
师傅 θai⁴⁴ u²¹³
保护 pɔ⁵⁵ u²¹³
菊花 k^hy⁵⁵ ua⁴²

水鞋雨鞋 tsui⁵⁵ ε⁵³
鸡母母鸡 kie⁴⁴ mɔ⁵³
病依病人 paŋ⁴⁴ nœŋ²¹
代理 tai⁴⁴ li⁵³

① 解, 会。

猪栏猪圈 ty⁴⁴ lan⁵³

2. 上字为阳声韵

p→m

新妇媳妇 iq⁴⁴ mu⁴²

担保 taŋ⁴⁴ mɔ⁵³

枪毙 ts^hyoŋ⁴⁴ mi³⁵

放屁 p^huŋ⁵⁵ mui³⁵

墙板 tsoŋ²¹ mŋ⁵³

方便 xuŋ⁴⁴ mɛŋ²¹³

钢笔 koŋ⁵⁵ mik⁵⁵

墙壁 ts^hyoŋ²¹ miai⁵⁵

神经病 θiq²¹ iq⁴² maŋ²¹³

算盘 θoŋ⁵⁵ muaŋ²¹

上孵种猪交配 ts^hyoŋ⁴⁴ mu²¹³

p^h→m

铜片 tœŋ²¹ mien³⁵

面皮 miŋ⁵⁵ muoi²¹

棉被 miŋ²¹ muoi²¹³

饭疙锅巴 maŋ⁵⁵ mi⁵³

t→n

蚊帐蚊帐 muoŋ²¹ nyoŋ³⁵

上昼中午收工 ts^hyoŋ⁴⁴ nau³⁵

年兜年底 nien²¹ nau⁴²

今旦今天 kiŋ⁴⁴ naŋ³⁵

上底上面 yoŋ⁴⁴ le⁵³

电涂电池 tieŋ⁴⁴ nu²¹

山猪野猪 aŋ⁴⁴ ny⁴²

上堂上课 yoŋ⁴⁴ nŋ²¹

汗褙 xaŋ⁵⁵ nak⁵⁵

烟筒 eiŋ⁴⁴ nœŋ⁵³

政治 tsiq⁵⁵ ni²¹³

皇帝 xuoŋ²¹ ne³⁵

t^h→n

蚊虫 muoi²¹ nœŋ²¹

墘头边沿 kŋ²¹ nau²¹

行头服装; 行李 xœŋ²¹ nau²¹

红糖红板糖 œŋ²¹ nœŋ²¹

门头婚丧事互有来往的亲朋 muoŋ²¹ nau²¹

牛肉 ŋu²¹ ŋyk²¹

依爸爸; 老子 nuŋ²¹ ma²¹³

电报 tieŋ⁴⁴ mɔ³⁵

准备 tsuŋ⁵⁵ mi²¹³

门票 muoŋ²¹ miau³⁵

砧板 teŋ⁴⁴ mŋ⁵³

年边年底 nien²¹ mien⁴²

缠绊纠缠 tieŋ²¹ muaŋ²¹³

糖包 t^hœŋ²¹ mau⁴²

电饭煲 tieŋ⁴⁴ maŋ⁵⁵ mɔ⁵³

磔盘柱下石 θœŋ⁵⁵ muaŋ²¹

衔孵动物生育前衔草做窠 kaŋ²¹ mu²¹³

山坡 θaŋ⁴⁴ mɔ⁴²

单层皮单眼皮 taŋ⁴⁴ ziŋ²¹ muoi²¹

空坪平坦的空地 k^hœŋ⁴⁴ maŋ⁵³

放屁 puŋ⁴⁴ mui³⁵

饭箸筷子 puŋ⁴⁴ ny²¹³

放昼放午学 puŋ⁵⁵ nau³⁵

关到最近 kuaŋ⁴⁴ n³⁵

明旦明天 maŋ²¹ naŋ³⁵

三旦孩子出生三天 aŋ⁴⁴ naŋ³⁵

滕刀砍田边草的刀 ts^hœŋ²¹ nɔ⁴²

蕃豆玉米 xuaŋ⁴⁴ nau²¹³

门垫门槛 muoŋ²¹ neiq²¹³

山洞 aŋ⁴⁴ nœŋ²¹³

箸筒 ty⁴⁴ lœŋ²¹³

红茶 œŋ²¹ na²¹

厂长 ts^hyoŋ⁵⁵ nyoŋ⁵³

阴天 eŋ⁴⁴ nien⁴²

边头旁边 pieŋ⁴⁴ nau²¹

滚汤开水 kuŋ⁵⁵ nœŋ⁴²

面桶脸盆 miŋ⁵⁵ nœŋ⁵³

身体 θiq⁴⁴ ne⁵³

山岗头山顶 aŋ⁴⁴ŋoŋ⁵⁵nau²¹

θ→ð

天星星星 ts^hieŋ⁴⁴nðiŋ⁴²

蕃薯 xuaŋ⁴⁴nðy⁵³

年婿女婿 nieŋ²¹nðai³⁵

电视 tieŋ⁴⁴nði²¹³

人参 iŋ²¹nðieŋ⁴²

长衫 tɔŋ²¹nðaŋ⁴²

相信 θyoŋ⁴⁴nðiŋ³⁵

厨官师厨师 tuo²¹kuaŋ⁴²nðai⁴²

横哨笛子 xuaŋ²¹nðau³⁵

颜色 ŋaŋ²¹nðøk⁵⁵

风俗 xuŋ⁴⁴nðuk⁵⁵

染色 nieŋ⁵⁵nðøk⁵⁵

ts→z

番钱银元 xuaŋ⁴⁴nzieŋ⁵³

山楂 aŋ⁴⁴nza⁴²

看簪妇女插髻的首饰 k^haŋ⁵⁵nzaŋ⁴²

趁钱赚钱 t^hiŋ⁵⁵nzieŋ²¹

金珠 kiŋ⁴⁴nzuo⁴²

红酒 œŋ²¹nziu⁵³

众酌斟酌 tsuŋ⁴⁴nzy⁵⁵

欠债 k^hieŋ⁵⁵nzai³⁵

青菜 ts^hiŋ⁴⁴nzai³⁵

文章 uoŋ²¹nzyoŋ⁴²

成绩 θiŋ²¹nzi⁵⁵

帮助 pɔŋ⁴⁴nzœ²¹³

ts^h→z

清楚 ts^hiŋ⁴⁴nzu⁵³

干脆 kaŋ⁴⁴nzui³⁵

帮手 pɔŋ⁴⁴nziu⁵³

城市 iaŋ²¹nzi²¹³

k→ŋ

冬瓜 tœŋ⁴⁴ŋua⁴⁴

心肝 iŋ⁴⁴ŋaŋ⁴²

青果橄榄 ts^haŋ⁴⁴ŋuo⁵³

亲家 ts^hiŋ⁴⁴ŋa⁴²

生围 θaŋ⁴⁴ŋiaŋ⁵³

心肝头胸脯 θiŋ⁴⁴ŋaŋ⁴⁴nau⁵³

生相相貌 θaŋ⁴⁴nðyoŋ³⁵

匡师巫师的一种 uoŋ²¹nðai⁴²

绵纱 miŋ²¹nða⁴²

元帅 ŋuoŋ²¹nðuɔi³⁵

红线 œŋ²¹nðiaŋ³⁵

轮船 luŋ²¹nðuŋ²¹

经常 kiŋ⁴⁴nðyoŋ²¹

算数 θoŋ⁵⁵nðu³⁵

垫舌口吃 tŋ⁴⁴nðiek²¹

岩石 ŋiaŋ²¹nðy²¹

成熟 θiaŋ²¹nðyk²¹

印刷 iŋ⁵⁵nðøk⁵⁵

争取 tsœŋ⁴⁴nzy⁵³

肮脏 aŋ⁴⁴nzaŋ⁴²

天井庭院 t^hieŋ⁴⁴nzaŋ⁵³

金针萱花 kiŋ⁴⁴nzieŋ⁴²

红枣 œŋ²¹nzo⁵³

榛椎栗子 tsŋ⁴⁴nzui⁴²

人才 iŋ²¹nzai²¹

竞争 kiŋ⁵⁵nzœŋ⁴²

清水冷水 tshiŋ⁵⁵nzui⁵³

文书 uoŋ²¹nzy⁴²

冬节冬至 tœŋ⁴⁴nze⁵⁵

名字 mianŋ²¹nzi²¹³

玩笑 ŋuaŋ²¹nziau³⁵

鼎筲洗锅的竹条 tiaŋ⁵⁵nzieŋ⁵³

警察 kiŋ⁵⁵nzak⁵⁵

门喙门口 muoŋ²¹nzui³⁵

棕衣蓑衣 tsœŋ⁴⁴ŋi

领巾围巾 liaŋ⁵⁵ŋyŋ⁴²

犬牯公犬 keŋ⁵⁵ŋu⁵³

眼镜 ŋaŋ⁵⁵ŋiaŋ³⁵

裙围小孩儿穿的围裙 kuŋ²¹ŋiaŋ⁵³

烂脍骂人心狠 lan⁴⁴ηai⁴²

唱歌 ts^hyoŋ⁵⁵ηɔ⁴²

当官 tɔ⁴⁴ηuan⁴²

香港 xyoŋ⁴⁴ηœŋ⁵³

勇敢 yŋ⁵⁵ηaŋ⁵³

行棋 kaiŋ²¹ηi²¹

公家 kuŋ⁴⁴ηa⁴²

中国 tuŋ⁴⁴ηuok⁵⁵

全工整天 tsɔŋ²¹ηœŋ⁴⁴

k^h→η

山骹山脚 θaŋ⁴⁴ηa⁴²

番柿西红柿 xuaŋ⁴⁴ηi²¹³

中考 tuŋ⁴⁴ηɔ⁵³

香气 xyoŋ⁴⁴ηi³⁵

仓库 ts^hyoŋ⁴⁴ηu³⁵

准确 tsuŋ⁵⁵ηɔk⁵⁵

面前齿门牙 miŋ⁵⁵ɔien²¹ηi⁵³

存款 tsɔŋ²¹ηuan⁵³

x →η

黄花 uoŋ²¹ηua⁴²

明显 miŋ²¹ηien⁵³

洋灰水泥 yoŋ²¹ηuɔi⁴²

关系 kuaŋ⁴⁴ηie²¹³

办法 pieŋ⁴⁴ηuak⁵⁵

生活 θœŋ⁴⁴ηuak⁵⁵

同学 tuŋ²¹ηɔk²¹

洋碯唐瓷器 yɔŋ²¹ηai²¹

朋友 pœŋ²¹ηiu⁵³

棉鞋 miŋ²¹ηe²¹

讲话 koŋ⁵⁵ηua²¹³

因为 iŋ⁴⁴ηui²¹³

命运 miaŋ⁴⁴ηuŋ²¹³

营养 iaŋ²¹ηyoŋ⁵³

∅→η

生意 θœŋ⁴⁴ηi³⁵

电话 tieŋ⁴⁴ηua²¹³

万一 uaŋ⁴⁴ηik⁵⁵

薰盒 xɔŋ⁴⁴ηaɪ²¹

请假 ts^hian⁵⁵ηa³⁵

逛街 k^huaŋ²¹ηe⁴²

前歧地名 θeŋ²¹ηia²¹

应该 iŋ⁴⁴ηai⁴²

上馆开学 θyoŋ⁴⁴ηuan⁵³

红军 œŋ⁴⁴ηyŋ⁴²

风景 xuŋ⁴⁴ηiŋ⁵³

拳击 kuŋ²¹ηik⁵⁵

窗门盍蜘蛛 t^huŋ⁴⁴muoŋ²¹ηu⁵³

门牵门搭 muoŋ²¹ηien⁴²

信壳信封 θiŋ⁵⁵ηœk⁵⁵

爽快 θɔŋ⁵⁵ηuai³⁵

依客客人 nœŋ²¹ηaɪ⁵⁵

健康 kyœŋ⁵⁵ηɔŋ⁴²

正确 tsian⁵⁵ηɔk⁵⁵

外面裤 ηia⁴⁴miŋ⁵⁵ηu³⁵

唱曲 ts^hyoŋ⁵⁵ηuok⁵⁵

中华 tuŋ⁴⁴ηua²¹

凤凰 xuŋ⁴⁴ηuoŋ²¹

洋火火柴 yoŋ²¹ηui⁵³

仙鹤 θien⁴⁴ηɔk⁵⁵

香粉 xyoŋ⁴⁴ηuŋ⁵³

文化 ɔŋ²¹ηua³⁵

称花称星儿 ts^hiŋ⁵⁵ηua⁴²

生分陌生 θaŋ⁴⁴ηuŋ⁴²

棉袄 miŋ²¹ηɔ⁵³

容易 yoŋ²¹ηi²¹³

县委 kien⁵⁵ηui⁵³

晴影太阳的影子 θaŋ²¹ηɔŋ⁵³

中央 tuŋ⁴⁴ηyoŋ⁴²

饭碗 maŋ⁵⁵ηuan⁵³

棉鞋 miŋ²¹ηe²¹

满意 muaŋ⁵⁵ηi³⁵

统一 t^huŋ⁵⁵ηik⁵⁵

中央 tuŋ⁴⁴ηyoŋ⁴

m、n、l、ŋ 作为下字声母时，逢阴声韵时均不发生变化

店门 tieŋ ⁵⁵ muoŋ ²¹	三明地名 θaŋ ⁴⁴ miŋ ⁵³
油麻芝麻 iu ²¹ mua ²¹	长命 tɔŋ ²¹ miaŋ ²¹
生日 θaŋ ⁴⁴ nik ⁵⁵	粽箬粽叶 tscəŋ ⁵⁵ nyøŋ ²¹
红卵喜宴时用的红蛋 æŋ ²¹ lɔŋ ²¹	用力 yŋ ⁴⁴ lik ²¹
专业 tsɔŋ ⁴⁴ ŋiek ⁵⁵	农业 nuŋ ²¹ ŋiek ²¹
钓鱼 tiau ⁵⁵ ŋy ²¹	看牛放牛 k ^h aŋ ⁵⁵ ŋu ²¹

2. 上字为入声韵时

(1) 不类化:

蜜蜂 mik ⁴⁴ p ^h u ⁴²	铁锤 t ^h ie ⁵⁵ t ^h ui ²¹
发殍长霉 xua ⁵⁵ p ^h u ⁵³	出差 ts ^h u ⁵⁵ ts ^h ai ⁴²
决定 kyø ⁵⁵ tia ²¹³	学习 xɔ ⁴⁴ i ²¹
作怪贬义，指身体强壮 tsɔ ⁵⁵ kuai ³⁵	作讲说假话 tsɔ ⁵⁵ kɔŋ ⁵³
作息做工 tsɔ ⁵⁵ θi ⁵⁵	摘茶 tia ⁵⁵ ta ²¹
骨头 kɔ ⁵⁵ t ^h au ²¹	贴衫内衣 t ^h 55θaŋ ⁴²
发痧中暑 xua ⁵⁵ θa ⁴²	乞食 k ^h y ⁵⁵ θia ²¹
合适 xa ⁴⁴ θi ⁵⁵	做操 tsɔ ⁵⁵ ts ^h au ⁴²
结果 kie ⁵⁵ kuo ⁵³	积极 tsi ⁵⁵ ki ²¹
沏结干净 t ^h a ⁵⁵ kie ⁵⁵	足球 tsu ⁵⁵ kiu ²¹

(2) 类化:

腹肚腹部、肚子 pu ⁵⁵ lu ⁵³	日斗斗笠 ni ⁴⁴ lau ⁵³
石头 θyø ⁴⁴ lau ²¹	桌头桌子 tɔ ⁵⁵ lau ²¹
白菜 pa ⁴⁴ zai ³⁵	白鸽 pa ⁴⁴ a ⁵⁵
麦粉 ma ⁴⁴ uŋ ⁵³	七寸猪蹄 ts ^h i ⁵⁵ zɔ ³⁵
学校 xɔ ⁴⁴ au ²¹³	学徽 xɔ ⁴⁴ ui ²¹³
做戏 tsɔ ⁵⁵ ie ³⁵	结婚 kie ⁵⁵ uoŋ ⁴²
鸭雄公鸭 a ⁵⁵ æŋ ²¹	石螭棘胸蛙 θyø ⁴⁴ luŋ ³⁵

三 柘荣话声母类化的几个问题

(一) 差异分析

1. 下字声母与上字声母的韵母的关系:

(1) 当上字为入声字时，虽然在语流中，出现变调，使得上字韵母在声调上由促变舒；在韵母上，脱落了喉塞音韵尾ʔ和舌根音k，由入转阴，但后字发生类化的仍较之前字为阴声韵时发生类化的少。个别类化的，都出现在口语极常用的词汇中。

(2) 而前字为阴声韵时，后字发生类化的情况则比前字为阳声韵时少。一般只在方言常用词中才发生类化。

首先，从发音部位看，舌根音 k、k^h、x 类化的较其他声母少。从上面例字可见。

其次，从发音方法看，送气的声母按表中类化规律变化的少。但送气声母在语流中存在失去送气成份，而成为同部位，与之相应的不送气音的情况则很多，且以 k^h 声母尤甚。如：

蔗糖 tsia⁵⁵ (p^h>) pɔ⁵⁵ 车票 ts^hia⁴⁴ (p^h>) pia³⁵
 代课 tai⁴⁴ (k^h>) kuo³⁵ 牙齿 ŋa²¹ (k^h>) ki⁵³
 企炭硬炭 k^hia⁴⁴ (t^h>) taŋ³⁵ 铺炭锅灶烧的薪炭 p^huo⁴⁴ (t^h>) taŋ³⁵
 客厅 k^ha⁵⁵ (t^h>) tiaŋ⁴² 花圈 xua⁴⁴ (k^h>) kuaŋ⁵³
 马蛟马蛟鱼 ma⁵⁵ (k^h>) ka⁴² 四角长得方正，有型 θi⁵⁵ (k^h>) kceŋ⁵⁵

“牙齿”的下字“齿”k^hi⁵³，按规律应当变为零声母，但大部分人口语中变成不送气的舌根音 k。

而且，一般来说，不管送气和不送气声母，类化为浊音有时都不太明显，但送气声母的送气成份丢失是十分突出的。如，“书册书本”tsy⁴⁴za⁵⁵，有些人下字浊音并不明显，但连读时下字读不送气是显著的。

此外，上文提到塞擦音 ts、ts^h和擦音 θ，逢阳声韵时，后字整个发音过程都带有鼻音成份（韵母是明显的鼻化韵）。因为塞擦音在发音上的特征是 delayed release，擦音 θ 具可延续性（continuant）。

（3）前字是阳声韵时，后字声母发生类化的情况稳固，一般都按类化的规律发生变化，很少有例外。即使在比较书面的词汇中，也会产生类化。

2. 柘荣县内的城乡声母类化的差异：

（1）从声母类化规律看，各乡镇基本都与上文表中所归纳的规律相一致，如富溪话、宅中话、东源话。但黄柏话（包括英山乡的行政村中说带福安腔的地方均如此）的变化规律有较明显差异，大致规律如下：

单字声母	类化声母	
	阴声韵后	阳声韵后
p p ^h	β	m
t t ^h	l	n
ts ts ^h θ	∅ l ʒ	ŋ n ʒ
k k ^h x ∅	∅	ŋ
m n l ŋ	不变	不变

从表中可见，有的声母类化出现多种可能，而非一对一的关系。如，前字为 ts，逢上字为阴阳声韵都有三种变化：

上字阴声韵时	上字阳声韵时
大水 to ⁴⁴ (ts>) i ⁴²	明早 maŋ ²¹ (ts>) ŋa ⁵³
纸钱 tsia ⁴⁴ (ts>) liŋ ⁵³	金针 keŋ ⁴⁴ (ts>) neŋ ³³²

茶盅 ta²¹ (ts>) zoŋ³³²

春节 ts^huŋ⁴⁴ (ts>) zɛk⁵⁵

从语音学上深入探讨城乡的这种差异，将很有意思。留待我们以后对这一地区词汇上的更全面调查和总结。

(2) 从类化的程度看，乡镇的类化程度没有城关的强，具体体现在有相同类化规律的区域，产生类化的词的数量上。乡镇地区只是在极常用的词汇中才会发生类化，而较少波及非口语词汇。同时因人而异，有些人追求发音的准确性，认为读类化是一种含糊发音；而有些人讲究语言的流畅，对声母的类化更多的是语感上的把握。所以类化与否并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也不会给双方交流带来麻烦。

福州话声母类化与否存在语义上的差别。如，“粗纸”，ts^hu tsai 指粗的纸，类化后 ts^hu zai 指草纸；“菜头”，ts^hai t^hau 义为菜的根部，ts^hai lau 则是萝卜。但柘荣话声母类化与否，很少有语义上的辨义功能，而仅仅是城乡类化程度的差别，或言语社团的不同。但就城关内部而言，把“菜头”读作 ts^hai t^hau 或 ts^hai lau，在本地人解释时都没有语义上的区别。比如，在调查的宅中人中，他们称“萝卜”就是“菜头”，但并不存在非得将“头”字声母变成 l 才有这种语义。如果要表示菜的根部这一义，一般都会在中加入结构助词。

(二) 柘荣话与福州话的比较

1. 变化规律上

柘荣话声母类化的语音规律与福州话差别不大。差异主要在于柘荣话语音系统内有一个齿间擦音 θ，而福州（包括其他大多数闽语）为 s。在语流当中，我们上面指出了 ts、ts^h在阳声韵后变化情况比较特殊，而从音值角度看，与陈泽平所描述的福州话是相同的。但柘荣话除了这两个塞擦音在语流中，声母有鼻音的成份外，擦音 θ 前字逢阳声韵时类化情况亦然。但福州话的擦音 s 逢阳声韵变成鼻音 n。

2. 性质及关系

陶燠民的《闽音研究》展现了福州话声母类化的规则，而关于制约声母类化的条件所述不多：“二字连语，而有文法上密切之关系，则发生类化现象。”此后的学者着力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制约条件的探讨。李如龙曾专文归纳了四个方面——语音条件、语义条件、语法条件、语用条件。但每个条件下都有很多例外，他也指出：“这四种制约条件中并没有哪一项是绝对的，并成规定性的音变条例。……总之，词语的类化与否是综合多种制约条件，依语词的具体情况逐个形成习惯的，而不是严密规则类推出来的。单个语词的习惯形式一旦形成之后，大多数便相对稳定下来，不能随意变读。因此，福州话类化现象的表现可作调查和解释，而不能用规则去界定。”^①我们认为这

^① 李如龙《福州话声母类化的制约条件》，《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第 290 页，商务印

并没有在根本上给福州话声母类化做出十分完满的解释，而所举的四个方面的制约条件，与其说是从四个方面去探寻原因，不如说是对声母类化现象在除语音外，还包括语法、语义语用方面的重新审视。换句话说，它不是具真正的解释性，而更侧重于平面的描写。

比较李如龙所举的语音、语义、语法、语用四方面所述福州话类化与不类化的情况，再看柘荣话，我们发现柘荣话的声母类化在语音上有严格的规律性，而不太需要语义、语法、语用方面的附加式说明。

如果说“汉语方音的演变早期都是字音的变读，包括音值的递变、音类的分合、字音异读的增减。至于各种连音变读则是后起的演变。……拿连音变读最复杂的福州话说，变调和变声（声母类化）是近百年间才发生的变化。……最近数十年，福州话的连音变读还处于调整之中。”^①，我们认为柘荣话声母类化是福州话类化早期情况的体现，是一种语流音变中的弱化现象，与所处语音环境发生密切联系，在相同的条件下，就会有相同的语音变化。而如今福州话声母类化现象呈现除语音之外的而复杂状态，则是在这之后方言系统内部的影响，即在语音演变的基础上逐渐与语义、语法、语用等方面发生的联系而非在发生的原始阶段就与这些方面存在必然联系。因此，可以说现在福州话的声母类化是柘荣话同一语言现象发展的较成熟阶段。当然，柘荣话声母类化中也存在单纯从语音上无法解释的一些因子，这应当是从早期阶段逐渐走向成熟的一种转变。

柘荣话及闽东北片的很多地区都存在声母类化的情况，有些还有规律上的差异（如上面提到的黄柏话）。如果对这一地区的词汇进行全面调查，深入挖掘声母变化的现象，并将它与福州话进行系统的比较，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也可进一步窥见内部演变过程、未来走向及语言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

参考文献

- 陈天泉、李如龙、梁玉璋《福州话声母类化音变的再探讨》，《中国语文》1981年第3期。
- 陈泽平《关于福州方言声母类化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年第2期。
- 李如龙、梁玉璋、陈天泉《福州话语音演变概说》，《中国语文》1979年第4期。
- 李如龙《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1
- 陶燠民《闽音研究》，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四分册（1930），后由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单行本（1956）。
- 赵日和《闽音斟疑——与李如龙等同志商榷》，《中国语文》1980年第3期。

书馆 2001 年。

^① 李如龙《论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第 82 页，商务印书馆 2001 年。

马来西亚槟城州华社的汉语方言 在语言接触中的语言使用

许丽珊（浙江大学）

一、引言

马来西亚（简称大马）是个多元种族国家，以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这三大民族为主要的人口构成族群，华族为第二大种族。大马是典型的多语社会，社会上主要流通的语言有：马来语、英语、华语（汉语普通话）、淡米尔语和汉语方言如福建话（汉语方言闽南话）、广东话、客家话、潮州话、福州话、海南话等，东马同时还流通当地少数原住民语言如卡达山语、伊班语、杜顺语等。多语接触必然导致多语人的出现和多种语言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在多语接触的语言竞争中也必然会导致强势与弱势的分化，从而形成语言的层阶，故此马来西亚华社的语言状况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笔者旨在通过严密的语言调查，对马来西亚华社的语言现状作一整理。

槟榔屿于 1786 年成为英国在马六甲海峡的首个殖民地，截至 1800 年槟城州（简称槟州）基本版图已经形成。槟州原是荒岛，英人接管后大量招来华工开垦，逐渐发展为以华人为主要民族的大马第二大城市。截至 2000 年大马人口普查统计显示，马来族以 66.1% 的人口比例居于 25.3% 的华族之上；同年，槟州华族以占 44.8% 的人口比例成为槟州的主要民族，马来族则以占 40.6% 位踞其次。历时两百多年的发展，槟州现已发展为以华人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城市，傲立于马六甲海峡北端。可见槟州华社有别于大马其他地区华社的情况，其语言现状自然也不同，因此有必要对其独立进行语言调查与研究。

二、槟城州华社简介

槟城（Pulau Pinang）包括槟榔屿（因全岛到处可见槟榔树而得名）和马来半岛大陆上的威利士省（一般简称为威省），面积约为 1031 平方公里，是马来西亚 13 个行政州之一的槟州首府所在地。全州共分为五区，即槟岛东北区（TimurLaut）、槟岛西南区（BaratDaya）、威省中区（S. P. Tengah）、威省北区（S. P. Utara）和威省南区（S. P. Selatan）。

据 2000 年大马人口普查，槟州各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如下：

表 1: 檳城州各民族的人口比例 (%)

民族	总数	百分比
著 (即马来人)	533, 111	40.6
非马来人土著	3, 926	0.3
华人	588, 693	44.8
印度人	133, 899	10.2
其他	5, 438	0.4
外国人	48, 382	3.7
总计	1, 313, 449	100

(资料来源: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Julai 2001),Banci Penduduk DanPerumahan Malaysia 2000:Taburan Penduduk dan Ciri-ciri Asas Demografi.)

据 2001 年 4 月 4 日《南洋商报》指出, 2000 华人人口降至仅占全马人口的 25.3%, 但根据上表, 华人却占了全檳城人口的 44.8%, 而向来是大马民族之首的马来人在此仅占 40.6%而踞次。这印证了自英殖民地时期起, 华人便一直聚居于檳城, 是檳城州主要人口的事实。

城镇一向是地方经济的重心, 据 2000 大马人口普查表示, 檳州华人占城镇人口的比例 52.1%, 其次是马来人 31.2%、印度人 11.6%还有其他等。而就华社内部而言, 华人居住于城镇的 547.802 人口就占了檳州华社总人口 588, 693 中的 93.1%。此外, 檳岛东北区和威省中区各是檳岛与威省的经济重心区, 檳州华人有 69.1%的人口更是活跃于檳城主要的经济重心区。以上也印证了自英殖民地时期起, 华人便一直是檳城州经济动脉的主力之事实。同时据口头访问所知, 檳城华人多为生意人, 如进出口商等, 而生意人当中由于福建人是最早大批到檳城落户的籍贯, 因此又尤以福建人占多数。

大马华人基本上是来自中国的福建、广东、海南三省的南来移民, 其中檳城州尤以福建移民为多。据 1991 年各州各籍贯的人口统计资料指出, 各方言群在檳州的分布比例如下:

表 2: 檳城州华社各方言群的人口比例 (%)

方言群	总数	百分比
广东人	69, 817	13.4
客家人	45, 483	8.7
潮州人	127, 356	24.4
海南人	13, 575	2.6
福建人	255, 393	48.9
福州人	4, 243	0.8

兴化人	366	0.1
福清人	501	0.1
广西人	815	0.2
其他	4276	0.8
总计	521825	100

(资料来源: Lee Lam Hing & Tam Chee Beng, 2000,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1995b:8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表中显示, 福建人是槟州华社最大的方言群, 其占总人口比例 48.9%; 其次是潮州人 24.4%; 再次为广东人 13.4%; 而客家人也占 8.7%。

由于国家文教政策有效落实到全国各地, 因此槟州华社的语言生活大致与他州无异, 即马来语和英语是族际间的主要沟通用语, 华社内部以华语为民族共同语, 家庭用语主要以各籍贯方言为主。

三、调查对象简介

本次研究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法, 问卷均采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本次研究共邀得槟州五所中学即: 槟城槟华女子独立中学、槟城韩江中学、槟城钟灵中学、槟城日新独立中学和槟城菩提独立中学的参与, 去除无效问卷后, 成功获得 811 份有效问卷。调查对象居住地覆盖全槟州, 其中男女比例各占 56.8%和 43.2%, 调查对象年龄大体平均分布初一至高三六个年级。

表 3: 父母亲所属方言群 (%)

方言群	福建	客家	广东	潮州	海南	福州	其它	总计
父亲	45.6	9.4	14.1	24.8	3	1.4	1.4	100
母亲	49	12.9	12.8	19	2.5	0.9	0.4	100

根据上表, 若以父亲所属方言群归分调查对象所属籍贯, 而得出大体与槟州华人籍贯结构相若的比例。

综上所述, 本次研究的抽样比例是较理想及合理的。

了解调查对象的语言背景对于了解他们的实际语言使用情况是有帮助的, 以下是统计结果。

表 4: 学会的第一种语言或方言 (%)

语/方言	马来语	英语	华语	福建	客家	广东	潮州	海南	福州	其它	总计
百分比	1.2	3.7	38.2	41.6	2.0	6.7	5.1	0.5	0.4	0.7	100

据上表, 在调查对象所学会的第一种语言或方言当中, 以福建话占大多数, 共 41.6%, 接着是华语, 占 38.2%, 而其它语言或方言则只零星各占很小的比例。

表 5: 会说的语言或方言 (%)

语/方言	马来语	英语	华语	福建	客家	广东	潮州	海南	福州	其它
百分比	62.4	60.0	96.1	88.0	10.9	58.4	21.8	2.3	1.6	3.6

统计表显示, 调查对象会说的方言比例大体与参与本次调查的籍贯比例相符, 因此可推断为在这一代华人中, 以该方言为母语者的方言保持情况良好。其中比较突出的是, 会说福建话和广东话的百分比大大超出该籍贯人口比例。广东话是大马的强势方言, 一般传播媒体多以广东话为媒介语, 由此可见, 媒体对于语言的传播是很有效的。而福建人占槟州华人人人口约半数, 人口比例的取胜也是语言传播的有利因素。

表 6: 会说的语言或方言的种类 (%)

语/方言	8种	7种	6种	5种	4种	3种	2种	1种	总计
百分比	0.5	8.5	11.6	27.3	25.2	18.6	9.9	4.6	100

根据统计结果, 调查对象会说的语言和方言最多有 8 种最少有 1 种。表中显示只会说 1 或 2 种的语言或方言者, 多是填写不当所致, 这是由于在相关的问卷中调查对象能同时使用多种语言或方言, 因此会说 3 至 5 种的实际比例应该比以上所得数据更多。会说五种语言或方言者占大多数, 共 27.3%, 其语言结构为华语+马来语+英语+福建话+一种方言或外语; 会说 4 种者占 25.2%, 其语言结构为华语+马来语+英语+一种方言(多为福建话)或外语; 会说 3 种者占 18.6%, 其语言结构一般为华语+马来语+英语或一种方言。至于会说超过六种语言或方言者, 他们的语言结构一般是华语+马来语+英语+福建话+其它的方言或外语。

表 7: 居住地区华社通用的方言 (%)

通用方言	福建	客家	广东	潮州	海南	福州	其它
人数	736	76	211	192	21	6	25
百分比	90.8	9.4	26	23.7	2.6	0.7	3.1

至于调查对象居住地区华社所通用的语言, 透过表 8, 明显看到福建话的通行率是相当惊人的, 占了 90.8%, 其次是广东和潮州, 各占 26%和 23.7%, 客家也占了少部分即 9.4%。由此看来, 槟城的确是福建话的天下, 而其通行率之高也使许多非福建籍的调查对象会说及运用它于生活中, 这将在以下的分析中体现。

四、调查结果分析

此部分为第一大部分, 共分为两个小部分, 即对内的“与亲属的沟通用语的选择”和向外的“与非亲属的沟通用语的选择”, 主要是使用显像时间 (apparent time) 的研究, 通过观察调查对象与不同年龄层的人沟通

时的语言选择的差别，横向可看出不同年龄层的语言和方言的维持情况，纵向可探讨华社内部各个语言和方言在语言接触中的历时的变化（真实时间(real time)的语言变化）。

本文主要是考察汉语方言在槟城州的使用情况，但若是要考察方言的真实使用情况，不能将方言独立于现实的语言使用环境之外。因此下文各统计表会同时列明调查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各种语言和方言的使用率，但会着重介绍方言的使用情况，其他语言仅作为辅助参考材料，以观察语言和方言间在语言使用的竞争中的强弱关系，除此外不会做重点介绍。

(1) 与亲属的沟通用语

表 8: 调查对象与亲属沟通时的沟通用语 (%)

	来语	英语	华语	福建	客家	广东	潮州	海南	福州	其它
祖父母	2.2	3.8	33.2	60.0	4.6	14.9	14.9	1.8	0.5	7.4
外祖父母	1.5	2.3	27.0	59.2	5.5	13.7	11.8	1.0	0.2	7.6
父亲	2.8	7.6	50.4	56.5	2.3	11.3	8.6	0.9	0.2	0.4
母亲	2.6	8.0	53.0	59.1	3.2	13.3	8.9	0.5	0.0	0.5
兄姐	3.1	8.8	43.3	46.2	1.7	10.9	7.2	0.5	0.0	13.8
弟妹	3.5	8.4	26.4	39.6	1.5	9.0	5.9	0.7	0.0	14.5

此部分选取了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父亲及母亲、兄姐和弟妹四个年龄层，考察调查对象与亲属沟通时的语言选择。

由于是同一代人，故调查对象在与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沟通时的语言使用情况大致相同。二者同样是以福建话占最高数，各有 60%和 59.2%；华语居次，各有 33.2%和 27%；广东话和潮州话平分秋色，各有 14.9%及 13.7%和 14.9%及 11.8%。马来语和英语较少人使用。至于其它方言的使用率虽然较低，但大致使用情况还是保持得相当好。语言结构方面，调查对象在与这一代人沟通时，一般是使用福建话+其它方言或语言和福建话+华语+其它方言或语言；值得注意的是，单用方言与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沟通者都超过半数，当中同样是以单用福建话者最多。前者占了约 38%，后者占约 40%。同时，与这一代人沟通时也有单用华语的情况，人数大致相若，各有 75 人和 81 人。

父亲与母亲也属同一代人，因此调查对象在与他们沟通时的语言使用也是大致相若。同样的，福建话仍然占最高数，各有 56.5%和 59.1%；华语次之，各有 50.4%和 53%；广东话居三，各有 11.3%和 13.3%；潮州话也各有 8%和 8.9%；而英语和马来语的使用率有上升趋势；至于其它方言的使用率，较之与上一代人沟通时则是大体上都呈下降趋势。语言结构也是和与上一代人沟通时的语言结构相似，但单用华语沟通者上升了超过一倍，而

单用方言沟通者稍降，可是也超过 40%的使用率，而当中也是以单用福建话者最多，二者同样也有接近 40%的使用率。

在分析“兄姐”和“弟妹”这两个年龄层的语言使用情况前，在这里必须先说明的是，在“其它”一栏中明显可看到所占的百分比相当高，各有 13.8%和 14.5%，但这并不表示他们较常使用其它的语言或方言来进行沟通，而是因为许多调查对象在此栏中表示没有兄弟姐妹；此外，也有许多调查对象因为这个原因而没有回答这两道题，从而导致二者所得之百分比并不能准确说明现状，但大致上也可从中窥得一些眉目。大体上，可看到调查对象在与兄弟姐妹沟通时，福建话的使用率仍占有一定的比例，各有 46.2%和 39.6%，而华语也是较常用的语言，各有 43.3%和 26.4%；广东话居三，各有 10.9%和 9%，英语和马来语较之与父母亲沟通时有上升的迹象；而其它方言则少人选择使用，福州话更是完全无人使用。同样的，较之与上一代人沟通时，方言的使用也是大体上都呈下降趋势。语言结构和单用华语沟通者的情况，大体上和与父母亲沟通时的情况相似，而单用方言沟通者稍降，只剩四分之一左右，同时当中也是以单用福建话者最多，前者占 25%；后者占不到 25%。

综上所述，福建话在与亲属沟通时的使用率是最高的，显现了其强势方言的地位；方言的使用是与第一代人沟通时的保持情况最好，但整体的方言使用率还是随着年龄的递减而呈下降趋势，客家话、海南话和福州话更是少人使用，其中福州话在与第三代人沟通时已是无人使用。至于语言类，即华语、英语和马来语的整体使用情况，是随着年龄的递减而呈上升的趋势。

(2) 与非亲属的沟通用语

表 9：调查对象与非亲属沟通时的沟通用语（%）

	来语	英语	华语	福建	客家	广东	潮州	海南	福州	其它
祖父母辈	1.5	1.5	34.3	71.9	3.6	13.7	14.3	1.1	0.4	1.2
父母辈	1.7	7.3	55.0	67.1	3.1	10.9	10.7	0.7	0.1	0.4
小辈	2.6	8.5	84.2	42.4	0.7	6.9	2.5	0.2	0.1	0.4

此部分中，主要也选取了祖父母辈、父母辈和小辈三代人，以考察调查对象与不同辈分的非亲属者沟通时的语言使用情况。由于调查对象在此部分中的回答较为完整，因此可更有效说明方言在显像时间研究中的历时变化。

调查对象在与祖父母辈者沟通时，使用率最高的是福建话，有 71.9%；华语居次，有 34.3%；而潮州话和广东话也各占了 14.3%和 13.7%；至于其它的方言和语言则很少人会选用。资料显示，调查对象在与这一辈人沟通时的语言结构，一般是福建话+其它方言或语言和福建话+

华语+其它方言或语言；值得注意的是，单用华语者是总数的 12%，但单用方言者超过半数，而当中又以单用福建话者最多，占了总数的 40%。由此可见，在与这一代人沟通时，方言的使用情况还是保持得相当好，但也有倾向于使用华语的迹象。

在调查对象与父母辈者的沟通情况中，福建话和华语的使用率仍然是很高的，各占 67.1%和 55%；接着是广东话和潮州话，各占 10.9%和 10.7%；英语和马来语的使用率较之与祖父母辈沟通时，明显前者上升了许多而后者也稍升了一些；而其它的方言和语言也是很少人选用。至于调查对象在与这一辈人沟通时的语言结构，则是和与祖父母辈者沟通时的语言结构相似；单用华语者上升了接近一倍，而单用方言者稍降，但也有接近半数，而当中也是以单用福建话者最多，占总数的 30%。显而易见，整体的方言使用率下降了很多，而语言类则上升了不少，当中又尤以华语上升得最多。

至于在与小辈沟通时，明显看到华语占主导地位，有 84.2%；福建话转而居次，但也有 42.4%；马来语和英语的使用相比于和上一代沟通时明显也有上升；至于其它的方言，除了广东话仍有 6.9%的使用率外，其它方言也是较少人选择使用。在与这一辈人沟通的语言结构方面，也是和与上两辈人沟通时的语言结构相似，但单用华语者上升至接近半数，单用方言者下降了许多，可单用福建话者仍占了 12%。明显看到，这里的语言使用情况和在与父母辈者沟通时的语言情况基本一致，但整体的方言使用率下降了许多，而语言类则上升了不少，当中也是尤以华语上升得最多。

明显看到，调查对象在与非亲属沟通时的语言使用情况大致和与亲属沟通时的语言情况相若，我们同样可看到：福建话的使用率超过了以福建话为方言母语者的比例，显然其强势方言的地位不变；客家话、海南话和福州话在与三代人沟通时，同样是很少人使用；方言的使用率在与祖父母辈沟通时的保持情况最好，但整体的方言使用率还是随着年龄的递减而呈下降趋势；至于语言类的整体使用情况，则是随着年龄的递减而呈上升趋势，当中华语上升得非常快，而英语和马来语则是渐升。

接下来的部分为第二大部分，同样也是分成两小部分，即“在不同场合和不同对象沟通时的沟通用语”和“在不同话题中与同一对象和在同一话题中与不同对象沟通时的沟通用语”，主要是从共时的层面探讨调查对象在与不同沟通对象进行沟通时的语言选择，从调查对象的语言选择中，有效地探讨在共时的多语言接触中的语言现状及语言在竞争中的强弱分化。

(3) 在不同场合和不同对象沟通时的沟通用语

表 10: 调查对象在不同场合与不同对象沟通时的沟通用语 (%)

语言/方言	马来语	英语	华语	福建	客家	广东	潮州	海南	福州	其它
-------	-----	----	----	----	----	----	----	----	----	----

场合	对象										
巴刹	华人	4.4	2.6	47.5	82.1	0.5	9.1	8.0	0.0	0.2	0.0
	异族	70.4	27.0	19.4	31.7	0.6	3.9	3.0	0.1	0.1	1.4
咖啡店 餐厅 马来档	华人	1.8	6.8	58.0	74.2	0.5	9.6	6.2	0.0	0.4	0.1
	异族	88.8	14.0	6.8	12.6	0.2	1.2	1.2	0.2	0.0	1.1
百货公司 银行	华人	7.5	26.1	44.5	50.2	0.4	3.9	2.7	0.0	0.2	0.2
	异族	70.5	48.8	20.8	19.7	0.2	3.1	0.7	0.0	0.1	1.0
诊所	华人	3.45	15.8	73.2	56.6	0.5	4.3	3.2	0.1	0.2	0.4
	异族	67.4	32.2	13.6	17.9	0.0	1.5	1.0	0.2	0.1	3.2
政府部门	—	77.7	36.1	15.8	14.2	0.0	1.5	0.4	0.0	0.1	2.6

在此部分中，我们共设置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场合，即：一、巴刹（即中国的菜市场）；二、华人咖啡店及餐厅和马来档；三、百货公司和银行；四、诊所；五、政府部门，主要是考察调查对象在不同的场合中与不同的调查对象沟通时的沟通用语。在这里，我们将不同的调查对象归为两类，即“华人”一类和将华人以外的种族统归为“异族”，下同。

首先，我们先看调查对象在不同的场合中与陌生华人沟通的语言选择情况。巴刹和华人咖啡店及餐厅都是槟城人生活中最生活化的场合，从这类场合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可大致一窥当地人的语言生活中最通行和使用率最高的是什么语言或方言。明显可见，调查对象在巴刹和华人咖啡店及餐厅与华人沟通时，最常用的是福建话，各有 82.1% 和 74.2%；同时华语也是这两类场合中的常用语，可仅有 47.5% 和 58%，相比于福建话则逊色许多；其它的语言和方言则很少被选择。百货公司、银行和诊所也属于生活化领域的场合，但较之巴刹和咖啡店及餐厅等则较为正式，故语言使用的情况也会有所不同。在百货公司中，福建话的使用率还是最高的，有 50.2%；华语踞次，有 44.5%；英语也有 26.1%。诊所的语言使用情况，华语是占最高数者，有 73.2%；可福建话仍有 56.6% 踞其次；英文也有 15.8%。至于其它语言和方言在以上场合中都较少被使用。

在与异族沟通时的语言选择情况中，我们轻易可见，在华社面向异族沟通时，无论任何场合马来语都是最常使用的语言；英语也有效于和异族人士沟通，但只有在较正式的场合才会用得比较多。然而在此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福建话在和异族人士沟通时更有效于华语，如在巴刹、马来档和诊所的语言选择中，福建话的使用率都以 31.7%、12.6% 和 17.9% 领先华语的 19.4%、6.8% 和 13.6%，而在另外一个场合中也是平分秋色。至于其它方言的使用率可说是微乎其微，可见它们在与异族人士沟通时无效的。

总体看来，调查对象在与华人沟通时，无论是正式或是非正式场合，福建话的使用率仍然是很高的，尤其是在非正式场合时，福建话的使用率甚至高于华语很多；至于在正式的场合进行交际时，使用率也并不会低于华语太多。由此可见，福建话可说是槟城人语言生活中的重心。至于华语，则是在越正式的场合中使用率越高；英语也是一样。而调查对象在与异族人士沟通时，无论是任何场合，显然马来语的使用是最有效的，但是随着场合越趋正式，马来语的使用率则是呈下降的趋势；英语则相反，其随着场合越趋正式，就越多人使用，可见英语在槟城社会中，也是族际间的主要沟通用语。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福建话和华语不单只是在与华人沟通时的使用率高，就连与异族人士沟通时也一样有效，当中又尤以福建话为甚。此外，无论场合与对象的变化，除福建话以外的汉语方言的使用率是非常的低的。

(4) 在不同话题中与同一对象和在同一话题中与不同对象沟通时的沟通用语

表 11: 调查对象在不同话题中与同一对象和在同一话题中与不同对象沟通时的沟通用语 (%)

语言/方言		马来语	英语	华语	福建	客家	广东	潮州	海南	福州	其它
对象	话题										
同学	谈论	6.7	7.3	91.5	37.6	0.4	4.2	2.0	0.0	0.0	0.5
	功课										
	闲聊 谈私事	6.2	7.6	84.6	50.8	0.6	8.1	3.8	0.0	0.1	0.5
华人	问路	3.6	9.7	78.5	55.5	0.4	5.3	4.1	0.0	0.1	0.0
异族		70.2	48.2	16.8	17.1	0.1	2.7	1.0	0.0	0.1	1.8

此部分主要探讨两个情况，即：一、与同一对象谈论不同话题时的沟通用语；二、与不同对象在同一话题中的沟通用语。

针对与同一对象谈论不同的话题时的沟通用语，本文设置了两道题，考察调查对象在与同学谈论功课和闲聊、谈私事时分别会使用什么语言或方言。前者是较正式的话题，后者是非正式话题。所得结果是：(1) 无论是正式话题抑或是非正式话题，华语的使用率都是最高的，分别占 91.5% 和 84.6%，可见华语是这一代华人的主要沟通用语。(2) 尽管马来语和英语是学校的必修语文科，但无论是谈论功课或是闲聊，它们使用率都不高。(3) 从整体看来，无论是任何一种方言，它们使用在闲聊、谈私事时较之在使用谈论功课时的使用率有明显上升的迹象，当中尤以福建话的上升趋势最大，从 37.6% 上升至 50.8%，而其选用率甚至超过了调查对象中以福建话为方言母语者的比例。(4)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除了福建话，其

余的方言使用率都非常之低，当中尤以海南和福州最明显，福州话近乎零，海南话则完全无人使用，而潮州话、广东话和客家话的使用更是大大低于参与本次调查属于个别籍贯的人数。（5）在谈论正式话题时，多是华语兼用其它的语言或方言，其中以包括兼用福建话的语言结构为多；单用方言的情况很少，但单用华语的情况很高。在谈论非正式话题时，情况则相反。单用华语的情况下下降而单用方言的情况上升，其中尤以单用福建话者上升得最多；此外语言和方言间的兼用情况则更加多样化，但当中还是以华语+福建话+其它的语言和方言之语言结构为多，由此可推断调查对象在谈论非正式话题时，语码转换的频率和搭配更高谈论正式话题。

在针对与不同对象在同一话题中的沟通用语，本文同样是设置了两道题，以考察调查对象在同一话题中如问路时，会使用什么语言或方言与陌生的华人或陌生的异族人士沟通。所得结果是：调查对象在向华人问路时，华语仍然是最常使用的语言，有 78.5% 的使用率。福建话居次，占 55.5%，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方言当中，福建话是占最高数者，其选用率同样超过了以福建话为方言母语者的比例，而且还远远高于其它方言的使用率，由此说明福建话的确是槟城州最通用的方言。此外，英语的使用率高于马来语和其他的方言，有 9.7%，马来语很少被使用。在其它的方言中，除了广东话和潮州话各别还有 5.3% 和 4.1% 的使用率之外，其余的方言都很少被选择使用。至于调查对象在向异族人士问路时，明显马来语的使用率是最高的，有 70.2% 的人会选用它；英语以 48.2% 居次。从这里可看到，马来语和英语的确是华族与异族沟通时的主要用语，尤其是马来语，它在各种族间扮演着桥梁语的角色。在这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对象在与异族人士沟通时，福建话和华语竟各别也有 17.1% 和 16.8% 的使用率，而福建话还稍高于华语。由此可见福建话和华语在槟城州不只通行于华社内部，也同时融入了整个槟城社会，而二者当中又尤以福建话的融入度较高。

总言之，从总体来看，无论是在什么话题或与任何对象沟通，华语都占有一定的使用率，尤其是在与华人沟通时，华语总是占主导地位，同时华语也可通用于与异族沟通，由此可见华语在槟城州不只是华社中的主要沟通用语，同时它也可用于和异族人士沟通。不过，福建话也占有一定的使用率，而且在与异族沟通时，其通用度甚至还高于华语，这说明了福建话在槟城州的族际沟通中更有效于华语。虽然在与异族沟通时，马来语的选用率高于英语，但在其它情况中英语的选用率都高于马来语，由此也说明槟州华社除了在面对异族外更愿意使用英语。最后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福建话之外，其它方言的选用率不但不及以各方言为方言母语者的人数，同时它们在此部分中的选用率也是非常之低的，而其中尤以客家、福州和海南话为甚，前二者近乎零，后者则是完全无人选择。

（5）语言和方言的使用率总合

最后，我们将总合以上讨论的四个语言使用部分，以一览各种语言与方言的整体使用率。

表 12: 语言和方言的使用率

语/方言 沟通对象	马来 语	英语	华语	福建	客家	广东	潮州	海南	福州	其它
亲属	127	316	1892	2600	153	593	466	44	8	360
非亲属	47	140	1407	1471	60	255	223	17	5	17
在不同场合与不 同的对象	3135	1698	2429	2913	24	310	214	6	13	73
在不同话题与不 同的对象	702	591	2201	1306	12	165	88	0	3	23
人次	4011	2745	7929	8290	249	1329	991	67	29	473

根据上表，我们可看到福建话拥有 8290 人次的最高使用率，由此可见，在众多语言和方言中，其在槟城州的通行度是最高的，这除了证明其是槟城州华社的强势方言的地位之外，同时也说明了福建话在槟城州的使用也并不逊色于正式语言。华语的使用率虽次于福建话，有 7929 人次，但从中还是可看出，华语在槟城州华社的普及程度也是相当理想的。马来语和英语各有 4011 人次和 2745 人次的使用率，由此可见英语的普及度还远远不及马来语。在这里的另一发现，是大马强势方言广东话也有 1329 人次的使用率，可见其虽未能撼动福建话在槟城州的强势方言的地位，但还是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潮州话也有 991 人次的使用率，这是因为潮州人是槟城州华社的第二大方言群之故，但相比潮州籍贯人口比例，却还是非常不理想。至于客家话、海南话和福州话则更是乏人选择，尤其是海南话和福州话，仅有 67 人次和 29 人次的使用率，客家话也仅有 249 人次的使用率。

五、结 语

由于各个部分在分析讨论的过程中已各作小结，故此则不再赘言。通过上述分析并结合大马语文教育政策，我们可得出：马来语和英语是槟城州的顶层语言（supreme language）；华语是槟城州的高层语言（high rank）；福建话是槟城州的强势方言（prestige accent）；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和福州话等是槟城州的低层语言（low language）。

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槟城州汉语方言的现状，因此本文在这里主要是根据上述分析结果中，针对槟城州的汉语方言的情况总结几个发现：一、从语言使用情况中，可看出调查对象都是多语人，多数人能同时使用多种语言和方言，其语言结构以马来语+英语+华语+福建话+其他的语言或方言为基型；二、在非正式场合进行沟通时方言占主导地位，在正式场合

进行沟通时也会有效。三、福建话是檳城州的强势方言，是保存得最好、使用率最高的方言；四、福建话比华语更有效于和异族人士沟通；五、方言的保持在第一代人中保持得最好，但却随着年龄的递减呈下降趋势，最后在调查对象这一代以后则开始发生语言转移，即有弱势方言向华社共同语（华语）和强势方言（福建话）转移的现象；六、除了福建话，其它方言的使用率任何时候都明显不及以各方言为方言母语者的比例；七、通过调查对象同时能使有多种语言和方言可见语码转换现象的活跃；等等。

针对以上发现，本文下来主要会讨论对檳城州华社的汉语方言现状造成影响的因素，主要认为有：人口因素；文化和经济因素；语言态度；国家语文教育规划因素等。

首先，从福建话说起。从人口因素考虑，檳城州华社占了全州约半数的总人口比例，而华社内部，又以福建人占大多数，拥有强大的人口竞争力，由此为福建话的传播占据了第一有利因素。占据一定比例的人口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福建文化具有很强的文化竞争力。据史料记载，大马早期的华裔迁民，是以闽、粤两省为主轴，并且在 1800 前后应当时殖民政府之召到檳开垦。当时的移民由于语言不通，故逐渐形成了以同一籍贯方言群居和从事相近的工作，以便相互照应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新马特有的方言会馆的形成的原因之一。檳州的福建人多经商，而其他方言群多从事基层工作，由此也奠定了各方言在日后的社会地位。

大马早期的福建人不仅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也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当时不少的福建人谙熟英语，与当时的英殖民政府建立了良好关系，而当殖民政府欲开发檳榔屿为自由贸易港时，洞悉商机的福建人是最早大批应召而至的，据访问所知，在华语还未普及之前，福建话一直是檳城州商界中较通用的语言。由此可见檳州福建人经商者较多，而其语言和文化在经济实力强大之下也就更具影响力，更有利于传播。

发展至今日，檳城州文化可说是以福建文化为主轴，而其语言也自然随着文化的传播而扩大使用范围，同时政治人物往往也会在演讲时使用或穿插福建话以拉近和民众间的距离，例如檳城州州议员李学德在 2003 年的一场公开演讲时自创的“红龟六粒”（安居乐业）而传为佳话。大马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在 2004 年出席社会新春团拜时，曾以福建话祝贺檳城人民“恭喜发财”，还以福建话说“我是檳城人”，现场公众报以如雷掌声。据报道，由于来自福建话通行地区，大马现任首相一向能听懂也会讲一些简单的福建话，并且经常幽默使用福建话来传达劝告，如在劝诫大马本地研发和开发人员时曾说：“我们不可以好像华人所说的“qin cai”（福建话：随便意。），做事情随随便便、态度不认真，否则所研发出来的产品，品质也不会好。”

槟城境内可以很轻易找出能操一口流利福建话的异族人士，比如：马来人、印度人等；尤其是与社会有正面接触的行业，比如小贩。他们表示福建话多是在读书期间学会，一位印度籍小贩说：“我读书时结交了很多华裔同学，大家都玩在一块，久而久之很自然就学会福建话。”由于在学校有同学、回家后邻居又多是华人，整个大环境都塑造了一个学习福建话的机会。同时他们也表示能操流利福建话可更容易与华人沟通，使买卖交易更顺利进行，一位马来籍小贩说：“若是华人顾客，我通常都是主动开口用福建话交谈，尤其是老一辈不懂马来话的华人，用福建话方便多了，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到巴刹、市集采购时，若对方是华人，福建话可让买卖更顺利进行。”他们也透露，以福建话交谈已逐渐成了生活习惯之一。

综上所述，福建话在槟州具有一定程度的向心力，由此证明其在槟州的强势方言的地位。

然而，由于福建话的生命力和传播力，却也是间接或直接导致槟州其他汉语方言的弱化原因。相对于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和福州话等方言可说是槟州的弱势方言。以上所述之方言多数只适用于家庭生活，而且随着年龄的递减有大幅度的减少；在非正式场合中虽也会有使用的机会，但多数无法与福建话竞争，在正式场合中则更是派不上用场；当中福州话和海南话在多数时候可说是完全绝迹。

相对于福建话成为强势方言的原因，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和福州话的式弱原因可说与福建话的强大原因相反，既不具人口竞争力、不具文化竞争力和不具经济竞争力，这都是由于槟城州华人历史和人口比例的影响所致。

从弱势方言的语言使用明显可见的是这些方言都发生程度不一的语言转移现象。以潮州话为例，槟州的潮州人在人口比例上占有 24.4%，参与本次调查的潮州人也占 24.8%，与实际的人口比例相当，可是调查对象中会潮州话者，仅有 21.8%，而在家庭用语方面，在与第一代沟通时选择使用潮州话者也仅有 14.9%，也即是潮州话在第一代人中已发生语言转移，而且其程度还随着年龄的递减而更趋严重。其他方言则有逐渐绝迹的迹象。

槟州弱势方言除了面对福建话的压力之外，也许还面对语言规划的压力。槟州语言种类丰富，然而一般在社会发展中，多语现象不能长久维持，经历一定时间的考验，必然会有一些语言退出使用领域。大马的文教政策向来高度推崇马来语，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而备受人们重视，近年来大马政府也实行数理科英语教学计划，让人们不敢轻易放松对马来语和英语的学习。同时华语作为华社的共同语，也是必须掌握的一门语言。据考察，在语言学习压力下，由于家长转用正式语言教育孩子，所以现在的大

马小孩已渐渐不能掌握方言，倘若在掌握三语后，若有能力者，在槟州一般能自然学会福建话。

此外，有别于早期的华人，现在的槟城人语言态度已发生转变，由对籍贯的认同转为对地域的认同。根据报导和实地访问，槟城人在槟城大家开口便说福建话，在外地遇到同乡也会坚持说福建话，福建话几乎已经被视为槟城人的身份象征，是“亲切”、“有味道”的家乡语。有几位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高校求学的槟城学生表示，在一片粤语的天空下会担心自己的福建话会淡化，好像可以让自己感觉自己“是槟城人”的代表性消失了，因此彼此间会尽量用福建话交谈，而其中包括非福建籍受访者也是这样表示。

综上所述，相对于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和福州话都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也是其来有自的。

参考文献

1. 祝畹瑾著：《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2001年2月第6刷。
2. 徐大明，陶红印，谢大蔚著：《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2004年4月第2刷。
3. 徐大明主编：《语言变异与变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1刷。
4. 陈松岑著：《语言变异研究》，东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2001年7月第2刷。
5. 邹嘉彦、游汝杰主编：《语言接触论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2004年3月第1刷。
6. 宋哲美：《马来西亚华人史》〈华人对槟榔屿的开发〉，香港：文化事业公司，1964年版。
7. 张少宽著：《槟榔屿丛谈》，马来西亚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5年12月1日初版。
8. 颜清湟著，栗明鲜等译，巫乐华等校：《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1991年10月第1刷。
9. 梁仪雅、王义展：《岛民开讲 2003（五之四）—福建话天下》，槟城《光华日报·新纪元》2003年7月24日。
10. 郭熙：《马来西亚：多语言多文化背景下官方语言的推行与华语的拼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1. 郭熙：《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中国社会语言学，2003（创刊号）。
12. [日]石川贤作：《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政策和华人社会的阶层结

构》，南洋资料译丛，2002年第2期。

13. 哲拉尔-雷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活动计划代表，欧洲联盟“柬埔寨教育”技术顾问）：《语言多元与多语教育》，收录于柯嘉逊主编：《马来西亚少数民族母语教育》论文集，马来西亚吉隆坡：董教总教育中心，2003年2月第1版。
14. Mahathir.Mohamad:The Malay Dilemma,Malaysia K.L:世界书局，1981.
15. Yusof Ismail:Dasar-dasar Kerajaan Malaysia,Malasia K.L:Percetakan Zafar Sdn. Bhd. ,Cetakan Pertama 1993, Cetakan kedua 1996,Cetakan ketiga 2003, Cetakan keempat 2004.
16. Bahagian Perancangan dan PenyelidikanDasar Pendidik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Disenber 1995): Sekolah Wawasan:Konsep danPelaksanaan 1995.
17. Bahagian Perancangan dan PenyelidikanDasar Pendidik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Disenber 2000): Sekolah Wawasan:Konsep danPelaksanaan 2000.
18.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Julai 2001).Banci Penduduk dan Perrumahan Malaysia 2000:Taburan Penduduk Dan Ciri-ciri Asas Demografi.

阜阳方言中“给”字的虚化表现

张 龙（浙江大学）

零 引 言

《现代汉语八百词》列举了“给”字在普通话中作为虚词的用法^①：

- (1) 家里给小刘寄来了一个包裹
- (2) 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给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 (3) 怎么把屋里给我搞得这样乱七八糟的？
- (4) 我的帽子不知哪儿去了，你给我找一找
- (5) 你给我走开！
- (6) 他给我使了个眼色
- (7) 门给风吹开了
- (8) 他把衣服给晾干了
- (9) 衣服让他给晾干了

例(1)(2)(3)(4)(5)(6)(7)的“给”都是介词。例(8)(9)的“给”是助词。以上列举的是“给”字作为虚词在普通话里的用法。汉语包含了众多方言，关于“给”字作为虚词的用法，虽然在方言和普通话中存在许多共同点，可是一些方言中也存在着一些独具特色的用法。周磊(2002)以及沈明(2002)都曾论述了方言中“给”字的特殊用法。周磊(2002)认为“只有一个动词‘给’的‘给’字句双及物的语法机构式在乌鲁木齐话里基本不出现，如果出现就必需再加一个‘给’”^②。沈明(2002)认为“从‘给’本身的意义看，太原话‘V 给’句中的‘给’的意义由实到虚的程度有所不同”^③。蒋绍愚(2002)曾对“给”字表被动的发展有过精彩的论证，他认为表被动的“给”字句是由表给予意义的“给₁”字句发展为表使役的“给₂”字句，再发展为表被动的“给₃”字句。至于阜阳方言中“给”字的虚化，至今还没有人对其进行相关的论述，本文拟对阜阳方言中“给”字的虚化情况以及规律进行探讨。

阜阳位于黄淮海平原南端、安徽省西北部、淮北平原西部，在我国南北气候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的交界处。阜阳方言，按照传统的方言划分，属于北方方言中的华北次方言，方言特点更接近于中原官话，与其临近的江淮方言差别很大，这有历史的原因。北宋灭亡以后，大批移民纷纷南迁，形成南宋和金以淮河为界对峙的局面，从而形成了淮河南北不同的生活习性和语言差异，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阜阳方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语法现

象。重视研究这些方言语法现象，对学习和推广普通话大有裨益，也可以为探索某种方言的语言系统提供确切的依据。

壹 阜阳方言里疑问句中的“给”

1.1 正反问中“给”字的虚化表现。现代汉语疑问句有四种基本的形式：特指问句、是非问句、选择问句和正反问句。其中阜阳方言中的“给”在正反问和是非问中都有虚化表现。

正反问句是由谓语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并列构成。普通话中的正反问句粗略分为以下四种句式：

- A. VP 不 VP? (这个人学习努力不努力?)
- B. VP 不? (明天他来不?)
- C. S, 是不是(好不好、行不行……)? (他上过学, 是不是?)
- D. VP 没有? (你吃过饭没有?)

A 式是基本形式, B 式是 A 式的变体, 省略后一个 VP, C 式也是 A 式的变体, “VP 不 VP”是以附加的形式出现的, D 式和 B 式相同, 不过二者的使用条件有区别, B 式强调的是主观意愿或主观判断, D 式强调的是客观事实, 比较“去不去”和“去了没有”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上述四种句式, 阜阳方言中都有, 相比较而言, B 式不很常用, A、C、D 式较为普遍。

除了这四种句式外, 阜阳方言中还有两种与“给”的虚化有关的特殊疑问句, 分别记为 E 式和 F 式:

- E. 给+VP? 例如:
 - (10) (你)给去吃饭?(你去不去吃饭?)
 - (11) 你给会弹琴?(你会不会弹琴?)
 - (12) 你姐姐给比你高?(你姐姐比不比你高?)

E 式中的“给”是一个疑问助词, 辅助实现疑问功能, 原有的“给予”“使役”等实义成分完全虚化。“给”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可”, 如例(10)在普通话中也可说成“(你)可去吃饭? ”。虽然“可+VP”句式在普通话中是普遍承认的, 但是人们在表达时使用“可+VP”句式^④并不是很普遍。而“给+VP”句式在阜阳方言区却是正反问的主要表达方式, 分布比普通话中的“可”要广的多, 如例(12)在普通话中用“你姐姐可比你高?”这样的表达方式就不能被接受。

- F. S, 给管(给好、给行)? 例如:

- (13) 星期天我们一起去打篮球,给好?(星期天我们一起去打篮球, 好不好?)
- (14) 明天我们会餐,给管?(明天我们会餐, 好不好?)
- (15) 你帮我做作业,给行?(你帮我做作业, 行不行?)

F 式是附加问, “给”的虚化程度比 E 式更高, E 式中的“给”是一个相对

独立的助词，而在F式中，“给”已经和“行、好、管”胶着在一起，正逐渐固化为阜阳方言中特有的疑问标记词，“给”由E式中相对独立的助词虚化为F式中疑问标记词的前缀性语素。这与“通往上海”“走向成功”中的“往”“向”的虚化规律是一致的。

1.2 是非问中“给”的虚化表现。(1)一些表示完成式的问句，即普通话的“V+O+吗”式，在阜阳话中则说成了“给 V+O+没有”或是“V+O+没有”或是“V没 V+O”式；普通话中的“V了+吗”式，在阜阳话中则说成了“V 嘞^⑤+没有”或“给是 V 嘞”或“V 没 V”式。(2)一些表示未来式或不定式态的问句，普通话的“V+吗”式，在阜阳话中说成是“给+V”或“V 不 V”式。现在列例句比较于后：

普通话	阜阳话		
V+O+吗? 你去过杭州吗? 你吃饭了吗?	给 V+O+没有? 你给去过杭州没有? 你给吃过饭没有?	V+O+没有? 你去过杭州没有? 你吃饭没有?	V 没有 V+O? 你去没去过杭州? 你吃没吃过饭?
V 了+吗? 你来了吗? 你吃了吗?	V 嘞+没有? 你来嘞没有? 你吃嘞没有?	给是 V? 你给是来嘞? 你给是吃过嘞?	V 没 V? 你来没来? 你吃没吃?
V+吗? 饮料，喝吗? 行李多吗? 这本小说你还看吗?	给+V? 饮料，给喝? 行李给多? 这本小说你给看嘞?	V 不 V? 饮料，喝不喝? 行李多不多? 这本小说，你还看不看?	

普通话中的“V+O+吗”表达方式在阜阳方言中有“给 V+O+没有”、“V+O+没有”以及“V 没 V+O”三种表达方式，其中“给 V+O+没有”和“V+O+没有”的表达方式基本相同，“给 V+O+没有”中的“给”上一个完全虚化的词，它黏附在动词前面和“没有”一起完成疑问功能，其去留不会影响句子的疑问功能，但“给 V+O+没有”表达方式已经成为一种表达习惯脱口而出；普通话中的“V了+吗”表达方式在阜阳方言中也有“V 嘞+没有”、“给是 V”以及“V 没 V”三种表达方式，“V 嘞+没有”中的“嘞”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了”，“给是 V”中的“给是”是一种固化形式，用在疑问句中动词前面表示“是不是”的意思；普通话中的“V+吗”句式在阜阳方言中有“给+V”和“V 不 V”两种表达方式。总的来看，阜阳方言中是非问的表达大都是用正反问的句式来完成的。

阜阳方言是非问中的可能补语表达方式和普通话也有不同。普通话中可能补语有两种。一种是用“得”或“不得”充当，表示有无可能进行，或表示动作结果能否实现。另一种是在结果补语或趋向补语和中心语中间插进“得/

不”（轻声），表示动作的结果、趋向可能不可能实现。但是在阜阳方言中，可能补语与“得”字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密切。在阜阳方言中疑问式的可能补语前面一般不需要结构助词“得”，而是用“给”字加一定的语气词来表达。并且如果是肯定的回答，回答中仍然没有“得”字。例如：

(16) 甲：你给搬动喽？（你能搬得动吗？）

乙：我能搬动喽。（我能搬得动。）

(17) 甲：你给吃完喽？（你能吃得完吗？）

乙：我能吃完喽。（我能吃得完。）

1.3“给+VP”的相关情况。朱德熙先生（1985）曾经提到过与“给+VP”相关的问句形式，并且把这种问句称之为“FVP”。他在其文中列举了以下一些地区：

(一)吴语——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熟、昆山（据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⑥）。

(二)西南官话——云南省的昆明、通海、个旧、蒙自、会泽、曲靖、大理、思茅、梁河。

(三)下江官话——安徽省的合肥、蚌埠、灵璧、泗县、五河、嘉山、凤阳、全椒、芜湖、贵池、安庆、东流、六安、霍丘、临泉、涡阳、颍上、阜阳。（根据《安徽省治·方言志》^⑦）；江苏省的淮安、盐城、南京。

苏州话一般用“阿 VP”形式（耐阿相信？），昆明话一般用“格 VP”形式（你格认得？），合肥话一般用“克 VP”形式（你克知道？）。虽然这些表达式中 VP 前的“F”各用不同的字表示，但笔者认为“F”的功能由何字来完成应取决于各地区的语言使用习惯以及方言的演变规律。总之，不管 VP 前用什么词来引导疑问句，这些词语都有着共同的特点：a.这些词语都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实词或语句，表示语法意义；b.这些词语都无法单独成句，也不能单独作句法成分；c.这些词语都不能重叠。

贰 “把……给 VP”句式

2.1“把……给 VP”句式中“给”字的词性。“把……给 VP”句式并不是阜阳方言中特有的，在普通话中，在其他的一些方言中都有这种用法，只是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各方言之间在这种句式的用法上以及众多研究者对这种句式的看法上不尽相同。关于这种句式中的“给”字的词性，以前研究者就存在着分歧：助词说（向若 1960）和介词说（齐沪扬 1995）。但他们共同的立论基础是：“给”可有可无；“给”后不能添加任何支配成分；“给”的作用是加强处置意义。由于“介词的明显特征是必须有被支配词”（徐丹 1990），所以众多研究者都采用了助词说。本小节也将从助词的“给”说起。

2.2 阜阳方言里关于“把……给 VP”句式

阜阳方言里关于“把……给 VP”句式有这样一些例子：

(18) 他把饭给吃嘞。

(19) 你把衣裳(给)晒晒。

(20) 你把饭给吃嘞?

在阜阳方言中,“把……给 VP”句式”一般有三种用法: A.陈述;(例 18) B.祈使;(例 19) C.疑问(例 20)。

2.2.1 表示陈述的“把……给 VP”句式。陈述式的“把……给 VP”句式蕴涵有两个语义条件:一,“把……给 VP”句式的语义重心必须是表达一种结果意义。也就是说,“给”字后的 VP 并不是每个动词都可以充当,而需要一定的语义条件;二,“把……给 VP”的表达方式蕴涵有一种表示意外的附加意义,即可以表示施事的动作行为及其结果出乎说话人或听话人的意料。例如:

(21) 他把帽子递给我。

(22) 他把帽子给递过来嘞。

例(21)表达的是一种动作行为,重在表达“他把帽子递给我”这件事情或表达动作行为的方式,而并不是重在表达一种结果意义,所以例(21)就不能使用“把……给 VP”句式。例(22)重在表达一种“递过来的”结果意义,并且蕴涵有一种表示意外的附加意义,即“他把帽子递过来”这件事情出乎听话者的意料,或出乎听话者或说话者的意料,这种附加意义和虚化的标记词“给”有密切的关系。

陈述式的“把……给 VP”句式所蕴涵的两个语义条件是阜阳方言中“把……给 VP”句式的必要条件,但这两个语义条件却不是普通话中“把……给 VP”句式的必要条件。

2.2.1.1 阜阳方言中“把……给 VP”的表达方式蕴涵的附加意义。一般来说,阜阳方言中“把……给 VP”的表达方式蕴涵的附加意义可分为三种:违背常理、意外过失和意外获取^⑧。

第一,违背常理。所谓违背常理就是在说话人看来,施事的动作行为违背了常理。例如:

(23) 她把孩子给打掉嘞。

(24) 她把警察给抓起来嘞。

在例(23)中,按照传统的观点,怀孕的女子是不应该把孩子打掉的,所以“她把孩子给打掉了”这句话的附加意义是“她不应该把孩子打掉,但事实上她居然把孩子打掉了”。在例(24)中,按照常规思维方式,警察应该是执法者,应该是警察抓犯罪的人,所以“他把警察给抓起来了”这句话的附加意义就是“他不应该抓警察,但是事实上他居然敢把警察抓起来了”。

第二,意外过失。所谓意外过失就是施事者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出现失误并造成损失。例如:

(25) 不小心他把一小罐花生油给喝嘞。

(26) 跑那么快,他差点儿把水桶给打翻嘞。

第三,意外获取。所谓意外获取就是预期目标的实现出乎说话人的意

料。例如：

(27) 没想到，他真的把两大碗面都给吃完嘞。

(28) 爸爸妈妈一个多小时就把麦子给割完嘞。

2.2.2 表示祈使和表示疑问的“把……给 VP”句式。表示祈使的“把……给 VP”句式中的“给”字的作用是强调，加强处置。例如：

(29) 你把碗（给）端起来。

在这种命令式的“把……给 VP”句式中的“给”字从语义的完整性来讲是可有可无的，它只是增强语气，加强处置，以达到发话者命令或请求的目的。表示疑问的“把……给 VP”句式主要表达的是完全出乎说话者的意料，比陈述式的“把……给 VP”句式的表达效果更加强烈。在例(20)的“你把饭给吃嘞？”表达的意思就是“按照常规，说话者认为听话者根本不应该把饭吃了，换句话说，听话者把饭吃了这件事情，说话者根本接受不了”。

叁 表示被动的“给”字

3.1 从类型学的角度来说，汉语是一种以主动态表达为主的语言，使用被动态的句子相对较少。^⑨作为汉语特殊句式之一的被动句，一直都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也都集中到其语法形式、语义特征以及语用功能上。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被动句包括有标志的被动句和无标志的被动句，而经常出现的有标志的被动句包括“被、叫、让”等标志词。在阜阳方言中，被动句主要是以“给”字为标志词。经过考察，“给”字句在阜阳话中表示被动有以下特点：A. 阜阳方言中的“给”字被动句大都表示不幸或不愉快的事情。B. “给”字后面的施事可以省略，也可以不省略，但在普通话中表被动的“给”字后的施事成分的省略现象相对较少。例如：

(30) a. 他给警察逮住嘞。 b. 他给逮住嘞。 c. 他被警察逮住了。

(31) a. 他给他爸爸打嘞。 b. 他给打嘞。 c. 他被他爸爸打了。

(32) a. 他给叔叔打嘞鼻青脸肿。 b. 他给打嘞鼻青脸肿。 c. 他被叔叔打得鼻青脸肿。

假如例(30)(31)(32)中 a、b、c 三个句子施事成分相同，那么 a、b、c 三个句子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在阜阳方言中 a、b 句式都属于正常现象，但是 b 句式使用的频率远远比 a 句式使用的频率高，只有在强调施事的时候才会选用 a 句式；c 句式使用的频率相对较低。而普通话中则恰恰相反，c 句式使用频率比较高，a、b 句式使用的频率则很低。

其实，除了用介词“给”表示被动，阜阳方言中还会使用到“叫/让 NP 给 VP”句式来表示被动。比起介词“给”被动表达法，“叫/让 NP 给 VP”句式主要是强调施事成分，并且“叫/让”后面的施事成分是不可省略的。例如：

(33) 他叫警察给抓走嘞。

(34) 他让他爸爸给打嘞。

介词“给”引起的被动句通常都是在叙述或传话中使用的，而“叫/让 NP 给 VP”句式更多的针对别人的问答回复的。虽然介词“给”引导的被动句和“叫/让 NP 给 VP”句式中都有“给”字，但是两个“给”在词性和功能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

肆 “给”字的其他虚化用法

4.1“给+VP”的一种特例。这里所说的特例就是“给”字用在动词之前，“给”字后省略了名词或代词，而句中的这个“给”字是表示客气的语气，是请动作的施动者协助做某事，是敬语的形式标记，这里的“给”字也可以省略，但是基本意义不变。阜阳话中的这种用法和周磊（2002）描述的乌鲁木齐话有相似之处。例如：

(35) (给) 带到厦门就行嘞。

(36) 别出去吃饭了，在家里 (给) 炒点花生米下酒就行嘞。

(37) 晚上去奶奶家，赶快 (给) 打个电话。

(38) 张大爷生病嘞，(给) 送点药过去。

(39) 坐火车小心一点，钱 (给) 放包里面。

(40) 泰国公主来了，要请你 (给) 当翻译。

4.2“给+名词/代词+给+名词/代词”句式。普通话像例(41)(42)句子不能在受事名词后加上“给了”，如(42)普通话中说成“他给了我50块钱”，而阜阳话中经常会出现这种在受事者前加上引进受事者的介词“给”，然后再说出表示给予的动词“给”的句子。句式中的“给₁”虽然也有“给予”义，但相对于“给₂”，动词性明显减弱；另外，两个“给”后的成分都是名词或代词，这和“V0+VC”的重动句句式特点明显不同。这种“给”字句式在语义上强调“给₂”后的宾语，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结构修辞功能，使句子显得富有节奏和韵律。如：

(41) 甲：他给你给了多少钱？

乙：他给我给了50块钱。

(42) 甲：他给你给了几件衣服？

乙：他给我给了两件衣服。

4.3 作为连词的“给”。阜阳方言中的“给”字还可以作为连词，连接两个名词或代词，意“和、跟”。连词“给”是由表示引进动作对象的介词“给”虚化而来。^⑩连词的“给”在阜阳方言中使用频率非常高，“和、跟”二字反而用得很少。例如：

(43) 明天我给他去打篮球。

(44) 这个房子给那个房子都得扒。

(45) 苹果给香蕉都是多少钱一斤？

伍 余 论

本文只是简单地介绍了“给”字在阜阳方言中的一些虚化表现。至于阜阳方言中的“给”字虚化的原因、过程、途径，北方方言中“给”字虚化在共时方面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制约因素等问题还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由于受文献资料的制约，我们的探讨，只是共时平面的描写。

注释

- ①参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商务印书馆, 1980.197-198.
- ②参周磊 乌鲁木齐话“给”字句研究[J].方言, 2002, (1): 16.
- ③参沈明 太原话的“给”字句[J].方言, 2002, (2): 116.
- ④其实,在很多方言中也存在着“可+VP”句式,在其中的一些方言区,“可+VP”句式却可以组成非疑问句。最明显的就是合肥。这种现象在此就不再详细论述。
- ⑤“嘞”在阜阳方言中读成 lai (轻声)。
- ⑥参赵元任 现代吴语的研究[M].清华学校研究员丛书第四种, 1928 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印发: 127.
- ⑦参孟庆惠 安徽省治·方言志[M].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7.82-184.
- ⑧王彦杰(2001)在其文---“把……给 V”句式中助词“给”的使用条件和表达功能中,认为普通话中“把……给 V”句式表达三层意思,即违背常理、意外过失和意外获取,虽然阜阳方言中的“把……给 V”句式也有这三层意思,但使用条件不尽相同。
- ⑨参劲松 被字句的偏误和规范[J].汉语学习, 2004 (1)
- ⑩据《汉语大词典》注释,“给”字表示引进动作的对象,意“跟、向”。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七回:“吃過晚飯,仍到帳房裏,給 乙庚 談天。”柳青《銅牆鐵壁》第七章:“金书记,我给你说几句心里的话。”吉学霈《洛陽橋上》:“我照實給他說了。”

参考文献

- [1]黄伯荣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M].青岛出版社, 1996.
- [2]蒋绍愚 “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兼谈语法化、类推和功能扩展[C].语言学论丛, 2002.
- [3]李 炜 加强处置/被动语势的助词“给”[J].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4, (1) .
- [4]李宇明 北京话“给”字被动句的地位及历史发展[J].方言, 2005, (4) .
- [5]孟庆惠 安徽省治·方言志[M].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7.
- [6]齐沪扬 有关介词“给”的支配成分省略的问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95, (4) .
- [7]沈 明 太原话的“给”字句[J].方言, 2002, (2) .
- [8]吴门吉 “被”字句和“叫、让”被动句在教学语法中的分离[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4, (4) .
- [9]王 琴 阜阳方言语法现象举要[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2005, (1) .
- [10]王彦杰 “把……给 V”句式中助词“给”的使用条件和表达功能[J].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1, (2) .

[11]徐 丹 评介《介词问题及汉语的解决方法》[J].中国语文, 1990, (6) .

[12]向 若 关于“给”的词性[J].中国语文, 1960, (2) .

[13]朱德熙 汉语方言中里的两种反复问句[J].中国语文, 1985, (1) .

[14]周 磊 乌鲁木齐话“给”字句研究[J].方言, 2002, (1) .

杭州话的文白异读

赵 庸 (浙江大学)

杭州话属北部吴语,是吴语太湖片杭州小片,是典型的方言岛。一般认为,杭州话以文读音为主,缺乏白读系统。如赵元任(1956)、傅国通等(1985)、游汝杰(1990)等都持这一观点。

笔者是杭州人,于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对杭州话的文白异读情况做了重新调查。调查采用直接调查法,在65岁以上老年人(老派)和25岁左右年轻人(新派)中各选取20名作为发音合作人,均男女各半。调查结果表明,今天的杭州话已有文白异读系统,白读层为传入层。

壹 杭州话文白异读现象的涉字情况

吴语普遍有200个左右的字有文白异读现象,北部吴语主要分布在以下十二个音类:见系二等,奉微组,日组,果摄一三等,假摄二三等,蟹摄一二等,曾摄一等,梗摄二等,遇摄三等;疑母,止摄开口三等日母,止摄合口三等精章组,止摄合口三等见系。目前,新派杭州话有文白异读现象的字大约在100个左右,主要分布于前八个音类。现举例如下:

表一 杭州话见系二等字的文白异读例字

	茄	戒	蟹	眼	苋	瞎	夫	掐
文读	dzi ² /dzia ²	tɕie ⁵	ɕie ³	ie ³	ɕie ⁵	ɕieŋ ⁷	tɕieŋ ⁷	tɕ ^h ieŋ ⁷
白读	ga ²	ka ⁵	ha ⁵	ŋe ³	he ⁵	heŋ ⁷	keŋ ⁷	k ^h eŋ ⁷
	咸	狹	监	觉 _ㄨ	角	鸭压	豆	
文读	ɦie ²	ɦieŋ ⁸	tɕie ¹	tɕyeŋ ⁷	tɕieŋ ⁷	ieŋ ⁷		
白读	ɦe ²	ɦeŋ ⁸	ke ¹	koŋ ⁷	koŋ ⁷	eŋ ⁷	kaŋ ¹	
	矮	交跋	觉 _ㄨ	敲	咬	间	江	
文读	ie ³ /e ³	tɕio ¹	tɕio ⁵	tɕ ^h io ¹	io ³	tɕie ¹	tɕiaŋ ¹	
白读	a ³	ko ¹	ko ⁵	k ^h o ¹	ŋo ³	ke ¹	kaŋ ¹	

表二 杭州话奉微组字的文白异读例字

字	僻	尾	肥	味	蚊闻 _ㄨ	问	晚	防	网	忘望	往
文读	fu ¹	ui ¹	vi ²	vi ¹	von ²	von ¹	ue ¹	vaŋ ²	uaŋ ¹	vaŋ ¹	uaŋ ¹
白读	bu ²	mi ¹	bi ²	mi ¹	mon ²	mon ¹	me ¹	baŋ ²	maŋ ¹	maŋ ¹	maŋ ¹

表三 杭州话日组字的文白异读例字

字	染	韧	让	饶	绕	绒	浓	肉	软	热
文读	ɲo ³	zen ⁶	zaj ⁶	zo ²	zo ⁶	zoŋ ²	noŋ ²	zoŋ ⁸	ɲo ³	zɻeŋ ⁸
白读	nia ³	niŋ ⁶	niaŋ ⁶	niɔ ²	niɔ ⁶	niɔŋ ²	niɔŋ ²	niɔŋ ⁸	nyo ³	niɛŋ ⁸

表四 杭州话果摄一三等字的文白异读例字

字	大	破
文读	da ⁶	p ^h ou ⁵
白读	dou ⁶	p ^h a ⁵

表五 杭州话假摄二三等字的文白异读例字

字	拿	扯	也	夜
文读	na ²		fiə ⁶	fi ⁶
白读	nou ²	ts ^h a ³	fiə ⁶	fiə ⁶

表六 杭州话蟹摄一二等字的文白异读例字

字	外	赖	挨
文读	fiue ⁶	le ⁶	ie ¹ /e ¹
白读	ŋa ⁶	la ⁶	a ¹

表七 杭州话曾摄一等、梗摄二等字的文白异读例字

字	朋彭	猛	坑	硬	生	绷	睁	羹	樱	杏
文读	boŋ ²	moŋ ³	k ^h en ¹	ŋen ⁶	sen ¹	poŋ ¹	tsen ¹	ken ¹	in ¹	fiŋ ⁶
白读	baŋ ²	maŋ ³	k ^h aŋ ¹	ŋaŋ ⁶	saŋ ¹	paŋ ¹	tsaŋ ¹	kaŋ ¹	aŋ ¹	fiəŋ ⁶

表八 杭州话遇摄三等字的文白异读例字

字	去
文读	tɕ ^h y ⁵
白读	tɕ ^h ɿ ⁵

貳 杭州话白读层为传入层的判断依据

一般来说，文白异读是标准语或优势方言影响的结果，白读音为本地音，是底层的东西，文读音为外来音，是异质成分。杭州话的语音层次恰巧相反，文读音为本地音，白读音为外来音。

2.1 调查数据

从此次调查所得数据（完整数据见赵庸 2006）看，新老派的区别比较明显，基本情况是老派不说或很少说白读音，新派普遍使用白读。以“蟹、热、破、赖、朋”的使用人数为例：

字	老派男性		老派女性		新派男性		新派女性		老派		新派	
	文读	白读	文读	白读	文读	白读	文读	白读	文读	白读	文读	白读
蟹	10	0	10	0	7	9	7	10	20	0	14	19
热	10	2	10	0	7	10	6	10	20	2	13	20

破	10	2	10	2	8	9	8	10	20	4	16	19
赖	10	3	10	0	6	10	9	10	20	3	15	20
册	10	0	10	0	1	10	3	10	20	0	4	20

总体来看，杭州话文白异读系统的覆盖面越来越大，杭州话的白读层不是本土原生的。

2.2 三种语言现象

2.2.1 固有词、借词与文白异读的对应

杭州话的部分词语反映了清晰的词汇层次，固有词和借词的关系比较明显。可以借助文白异读和词汇层次的对应关系来确定文白异读的语音层次。

① 儿尾词和非儿尾词

杭州话的儿尾词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南宋钱塘（今杭州）人吴自牧叙述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概况的《梦粱录》杂出方言俚语，共载 115 个儿尾词，涉及花卉、果品、小巧玩具、衣物、酒肆楼阁、百戏伎艺、鸟兽虫名等方面，足见杭州话的儿尾词在南宋时就数量多，涉及范围广，已相当发达。（游汝杰 2005）

如今，杭州话的儿尾词在吴语中依然独树一帜。

首先，杭州话“儿”字的读音与官话相同，音 el （新派向普通话 e 靠近，音 ai ），没有其他读音。吴语一般都有文白两读，文读与杭州话相同或相近，白读为鼻音一类。

构成儿尾词时，杭州话“儿”字自成音节，语音不变，仍读 el 。其他地方多为白读音的各种变异：或以单音节形式连在词根音节后，如温州“桃儿” $tɔ^{22}tj^{22}$ 的 tj 尾，金华“侄儿” $dze^{22}n^{24}$ 的 n 尾，衢州“鸽儿” $ke^{24}ni^{35}$ 的 ni 尾，或以鼻音尾的形式与词根的韵母合并，如永康的“盖儿” ke^{24} ，或者以词根元音韵的鼻化形式出现，如罗店的“猫儿” $?mã^{52}$ 。

其次，杭州话的“儿”字有强大的构词功能，其他吴语方言不可同比。

“儿”可附在名词后，表示小称或爱称，如“肉末儿、小嘴儿、小鬼头儿”；可以含贬义，如“头儿脑儿”；可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如“脚骨儿、相貌儿、说法儿”。可以附在动词后，表示一般的动作行为，如“跌跤儿、寻事儿、荡荡儿”，也可以使动作专称化，甚至名词化，如“滚边儿、追追儿”小孩跑跑的一件游戏、冬天小孩那堆作堆的一件游戏。

“儿”可以跟在“头”尾或“子”尾后，形成叠床架屋的结构，如“桑子儿、石头儿、小米指头儿、耍子儿”。

“儿”还可以黏附于前面的词根，先作“儿”尾，再一起修饰后面的词，如“扒儿手、瓢儿菜、锅儿缸灶”，或嵌在词语中间作中缀，如“杭儿风、踏儿哥、木儿觉知、马儿哈之”。

再者，现代北部吴语多用“头、子”作词尾，几乎没有儿尾词，如“梨

头、馅子、兔子”，“儿”尾只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残留在“麻雀儿”
mo²⁴⁻²² tɕia³⁵⁻⁴⁴ 上海话、“虾” hɔ⁵³ 上海话、“筷五” kua^{5,2} 杭州话等个别词中。

另外，周边吴语和普通话的非儿尾词杭州话往往是儿尾词，如：

杭州	绍兴	嘉兴	上海	苏州	宁波	普通 话
帽儿	帽	帽子	帽子	帽子	帽子	帽子
凳子	凳	凳子/ 小凳	凳子/ 矮凳	凳子/榻牌登 /矮凳	矮凳	凳子
信纸儿	信纸	信纸	信纸	信纸	信纸	信纸
罐儿	罐头	罐头	罐头	罐头	罐头	罐头
黄瓜儿	黄瓜	黄瓜	黄瓜	黄瓜	黄瓜	黄瓜
打架儿	打人阵	打相打	打相打	打相打	打相打	打架

可见，无论读音还是构词，杭州的儿尾词都是沿自南宋，独立发展下来的。因此，如果词语有“儿”尾和非“儿”尾的对立，儿尾词应该是本地固有词，非儿尾词可能是借词。

杭州话带文白异读字的词语，有一些的文白异读和固有词、借词有非常严整的对应关系，如：

戒指儿/戒指	tɕie ⁵ /ka ⁵ ~tɕie ⁵	
洞洞眼儿/洞洞眼	肚皮眼儿/肚皮眼	ie ³ /ŋe ³ ~ie ³
鸭儿/鸭子	鸭儿肉/鸭肉	iaŋ ⁷ /aŋ ⁷ ~iaŋ ⁷
瓢羹儿/瓢羹	ken ¹ / ken ¹ ~kaŋ ¹	

文读音在儿尾词和非儿尾词里都可以出现，而白读音只出现于非儿尾词。所以，这些字的白读音应该是伴随着非儿尾的借词传入的。

②弃用词和新借词

杭州话有一些词从周边方言传入，和本地固有词词义对当，展开竞争，固有词逐渐淘汰出局，成为弃用词，完全被新词替代，新词替用旧词后，新词的白读音随之在杭州话里反客为主，有的读音直接借用，有的经杭州话音系调整后借用，比较典型的有（这里引绍兴话作为参考读音）：

词义	弃用词	新借词	新读音	绍兴音
监狱	监狱/监牢	牢监	ke ¹	kɛ ¹
小河	小河	河江	kaŋ ¹	kaŋ ¹

举“监狱”义为例。杭州人原说“监狱”或“监牢”，语素顺序不同于周边方言的“牢监”。受周边方言的影响，杭州人接受了“监牢”一词两个语素换位的说法，同时“监”字不再如“监狱”或“监牢”用文读音 tɕie，而用白读音 ke。现在“监狱”或“监牢”的说法，即便老年人也用得相当少了。如说“牢监”，老年人“监”字音读多同绍兴白读音，有鼻化，年轻

人的音系里没有鼻化韵母，因此，年轻人的读音相应地调整为无鼻化的ke。但是，杭州话“监”字的白读音出现环境非常有限，仅出现于“牢监”一词，在“男监、女监、太監”等常用词中，绍兴话、苏州话、上海话等均读白读音，而杭州话绝没有白读的说法。

2.2.2 旧常用词中的土音保留

有一些本地固有词过去常用，如今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使用频率降低。这样的词语往往还保留较早的读音，尤其在老年人口中。如杭州特产“咸件儿”，一种烹制好的咸肉，过去是宴请上品，如今比较少见了。现在“咸肉”已读fiε²⁴⁻²¹ŋiɔŋ¹²⁻⁵⁵，“咸件儿”仍读fiε²⁴⁻²¹dziε²¹³⁻²³ar²⁴⁻⁵¹。另如“夜校”，建国初期很多不识字的妇女曾短期就读扫盲，现在这批妇女说“夜饭”为fiɑ²¹³⁻³⁴ŋue²¹³⁻⁵¹，说“夜校”仍为fi²¹³⁻³⁴fiɔ²¹³⁻⁵¹。

2.2.3 白读音的个体变异

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杭州话白读音的个体变异主要存在于“樱、眼、外、咬、杏、矮”六字，情况如下：

字	折合读音	实际读音	发音人数	年龄段
樱	ʔaŋ ¹	ʔen ¹	4	老派
		ŋen ¹	3	老派
		naŋ ¹	1	老派
		ŋaŋ ¹	1	老派
眼	ŋε ³	ne ³	2	老派
外	ŋa ⁶	fiɑ ⁶	13	新派
咬	ŋɔ ³	ʔɔ ³	7	新派
杏	fiɑŋ ⁶	ŋaŋ ⁶ /ʔaŋ ⁶	1/1	新派
矮	ʔa ³	ŋa ³	1	新派

不难看出杭州话这六个字的目标读音是周边吴语的白读音，杭州话白读音的个体变异是向目标读音靠拢、同时受制于本方言语音系统，而产生的与折合读音不同的变异结果。

杭州话与周边方言的语音内部一致性比较强，音系的局部调整不太困难，语言接触到一定程度后，白读音完成传入，个体变异就随之消失，因此，老派出现的个体变异新派基本销声匿迹，新派才有的个体变异老派也不会提前出现。

2.3 人文历史

2.3.1 行政变动和人口迁移给杭州话带来的影响

杭州话的官话色彩主要肇始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今杭州）后，大批北人南移，迅速增加了杭州的人口，改变了杭州的居民结构，中原汉语给杭州话带来的影响相当深刻。正如清毛先舒《韵白》所说：“且谓汴为中州，得音之正。杭多汴人，随宋室南渡，故杭皆正音。”从建炎三年（1129）到

德祐二年（1276），南宋定都杭州共 147 年，中原汉语几乎覆盖了原来的杭州话，中古时期杭州话原有的文白异读因之一变而为文读天下。

宋室亡国后，政治、文化中心移回北方，杭州和周边地区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杭州对周边的辐射型影响减弱，周边对杭州的离散型影响加强。周边吴语对杭州话渐成包围之势，一点点地渗透、还原着杭州话的吴语面貌。

明清，浙江分 11 个府，以钱塘江为界，江北的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为“下三府”，江南的严州府、绍兴府、宁波府、金华府、衢州府、台州府、温州府、处州府统称“上八府”。下三府经济、文化、交通发达，尤其是杭州，吸引了不少地缘相近的人来谋生、求学、仕游。近百年来，舟车日趋便利，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周边人口不断迁入杭州。

清末至今，周边人口迁入杭州的趋势进一步扩大，尤其是 1950 年代以后，像老杭州人耳熟能详的“大跃进农民入杭做工”、“奉（宁波奉化）帮裁缝进杭城”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人口迁入事件。

杭州人口变动的具体数据，可稽考的主要始于 1950 年代。据《杭州市志》载，1950 年代，杭州人口迁移大进大出，市区人口机械增长很快。1978-1985 年，杭州共迁入人口 16.73 万人，平均每年净迁入 2.09 万人，8 年间，市区人口的迁移增长超过了自然增长，约为自然增长的 2.6 倍。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杭州人口总迁移量大，市区人口机械增长非常快，出现继 1950 年代后的第二个迁移高峰。且省内人口迁移多于省外迁移，在 1980 年至 1985 年的第二个迁移高峰期，有大批人员迁入市区，其中 85-86% 来自省内各地，从省外来的只有 14.14%。另外，建国以来，杭州人口迁移以年轻人为主，15 岁到 29 岁的青年占 62.32%，大量的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

以上数据表明，近 50 多年来，杭州的人口迁入量非常大，来源主要是省内人口，类型主要是城乡迁移，人群以年轻人为主。人口迁移的这些特点为杭州话与周边吴语充分接触提供了有利条件，为白读音的借入提供了土壤。

2.3.2 绍兴人对杭州话的影响

没有数据表明绍兴人和杭州话有多少渊源，但从民间文化来看，绍兴人与杭州关系密切。

上八府中，绍兴离杭州最近，历来与杭州交往频繁。绍兴人来杭州做生意的很多，有绍谚“经济人断勿得杭州路”，也有来求学、教书的，不少人后来定居杭州。杭州有俗谚“杭州萝卜绍兴种”，意思是说很多杭州人的祖籍是绍兴。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操绍兴口音的老年人甚至多于说杭州话的老年人，不少老年人绍兴话和杭州话双语并行。

杭州话的演变发展和绍兴话大有关系。新派杭州话表示“说话”用“话”

的体助词多用“还” ɦue^2 少用“掉”，都明显是受了绍兴话的影响。绍兴话的文白异读系统比较发达，绍兴话诸多语言成分潜入杭州话的同时，文白异读系统不可能不影响杭州话。调查情况可以辅证这一点，比如，不少老杭州会说：“夜饭 $\text{ɦ}^{213-34}\text{ɦ}^{213-51}$ 么是杭州话，夜饭 $\text{ɦ}^a^{213-34}\text{ɦ}^{213-51}$ 么是绍兴话。”

2.4 土人感

调查结果表明，老年人对白读音的认同感普遍不是很强，有些字的白读音被认为是本地音，有些字的白读音被认为是外来音，即使同一个字，不同老年人的态度也不同。如“肉”念 ɦ^{213-51} ，20位老年人中，17位认为是外路口音，3位（2男1女）认为是本地音，其中一位还分举了文白读的不同用词，如“肉、肥肉、羊肉”音 ɦ^{213-51} ， ɦ^{213-51} ，“红烧肉、东坡肉、鸡肉、鸭肉”音 ɦ^{213-51} 。这位老年人指出的“肉”字两读在不同词里的不同分工，不是文白异读的区别，而是个人的语言习惯，因为这些例词看不出“文言”和“土白”的区别，而且其他老年人并不认同如此分工。不过，这样的情况正是白读音扩散的开始。

年轻人对白读音的认同感普遍很强。表一到表八的每个白读音都被肯定，即使有些年轻人因语言习惯不常用白读音，却依然认为白读音是杭州本地的，有的还表示自己不常用白读音是因为经常说普通话杭州话说得不好的缘故。

另外，可能出于反趋雅心理和土俗化的追求，不少杭州话文读音已不被年轻人接受。杭州话文读层的声韵和普通话很近，尤其是阴平字，杭州话的调值是44，调形和普通话一样，这样，这批字的文读音和普通话就没有太大区别了。这些读音，不少年轻人认为不是杭州土话，顶多只能算杭普话（介于杭州话和普通话之间的一种方言变体），像“交、跤、敲、樱”等字都遭遇了同样的尴尬。

对比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土人感，杭州话的白读系统明显是传入的。

叁 杭州话白读音的传入时间和批次

根据调查数据，结合伴随白读传入产生的一些语言现象，以及调查过程中的闻获，可以判断出杭州话白读音传入的时间和批次大致如下：

批次	涉字	音类	传入时间
1	眼夹掐敲间甬觉— ɦ^{213-51} 角	见系二等	75年前已完成
	孵尾肥蚊防网望	奉微组	
	韧饶绕— ɦ^{213-51} 绒浓	日组	
	扯	假摄二三等	
	猛坑硬绷	曾摄一等、梗摄二等	
	去	遇摄三等	

	茄戒蟹苋瞎咸监矮跋觉 _ㄨ 江	见系二等	
	压		
	味闻 _ㄨ 晚往	奉微组	
	染让肉软热	日组	
2	大破	果摄一三等	30年前已完成
	拿也夜	假摄二三等	
	赖挨	蟹摄一二等	
	朋彭睁萼樱杏	曾摄一等、梗摄二等	
	狭交咬鸭	见系二等	
	问忘	奉微组	
3	外	蟹摄一二等	正在传入
	生	曾摄一等、梗摄二等	

75年前和30年前的时间界定是根据发音合作人的年龄推算出来的。

第一批字的白读音，只能推断出75年前已完成与杭州话语音系统的融合，具体何时传入尚待查考，或许75年前刚刚被杭州人接受，或许并非传入音，而是杭州话的吴语底层，是南宋北方汉语覆盖本地吴语的个别遗留。不过，这批字已有些数量，且北音对杭州话的影响相当深刻，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杭州话至少在75年前就有一批成熟的文白异读字，至迟在1970、1980年代已有文白异读系统。

在论述杭州话鲜有白读时，赵元任（1928）举“家、间、交、江、樱、角、甲、耳”为例，傅国通等（1985）举字“家、嫁、街、交、江、热、人、软、肉、蚊、问”，钱乃荣（1992a）举字更广，如“蟹、去、绕、萼、鸭”等等。排比赵元任、傅国通等、钱乃荣和笔者的调查情况，把1920年代、1960年代、1980年代和21世纪初的情况串起来，正可见杭州话白读系统发展壮大的动态轨迹。

参考文献

- 陈忠敏 2003 重论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语言研究》第3期
- 陈忠敏 2005 有关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几个问题，《汉语史学报》第5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傅国通等 1985 《浙江吴语分区》，浙江省语言学会《语言学年刊》第3期方言专刊，《杭州大学学报》（增刊）
- 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5 《杭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

- 钱乃荣 1992b 《杭州方言志》，《中国语学研究·开篇》，单刊5号，东京：好文出版
- 徐 越 2002 杭州方言儿缀词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徐 越 2005a 宋室南迁和杭州话的形成，《江西社会科学》第2期
- 徐 越 2005b 杭州方言的内部差异，第十三届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暨汉语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苏州
- 徐 越 2005c 从宋室南迁看杭州方言的文白异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游汝杰 1990 略论汉语的方言岛，《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游汝杰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年
- 游汝杰 2005 吴语儿尾词的历史——兼论汉语“儿”[ə]音产生的年代，《汉语史研究：纪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诞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华盛顿：美国华盛顿大学
- 赵 庸 2006 杭州话的文白异读，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赵元任 1928 《现代吴语的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6年再版

唐代杭州口语韵考察

郑 氏（杭州师范大学）

唐代杭州方音是指公元七世纪至公元十世纪时期杭州地区的汉语实际语音。杭州话属吴语，自南宋建都杭州以后（达 148 年），越中方言强烈地受到北方话（主要是中州音）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官话”色彩，其影响一直反映到今天还在流行的新、老杭州话里。杭州话的人称代词完全是北方话系统，词尾带儿音，文白异读字不丰富等，这种吴语与中州语的合流，表明杭州话是一个混合的系统。

但是，作为吴语的早期杭州话，由于年代久远，它既无文献系统记录，又无直接的语言材料可供利用，从今日的杭州话中也不得而详。这个时期，杭州话的实际语音状况现在已难以确知，我们只能利用仅存的一些文学遗产作出推断，推想它的存在，以及它的历史和特点，也即在南宋定都杭州及中州语系影响杭州本地方言以前的这段历史时期里，这种早期杭州方言的特色如何呢？这恐怕要联系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南北方言的特点和差异。

最早对吴语产生的历史、地域和风俗进行记载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越勾践世家》中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吴越春秋》又作了进一步阐述：“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越绝记》曰：“无余都会稽山南，故越城是也。”杭州作为从属于会稽的一个行政区划，它的语言、文化自然会受到会稽地区文化的辐射和影响。

至于对吴语的记载，汉代赵晔的《吴越春秋》记录了伍子胥为避追捕，逃奔到吴国的故事。伍子胥在江边，听到一渔翁唱了一段歌词，这段歌词就是现存较早的吴声歌曲，叫《渔父歌》。从形式上看，它和楚歌非常接近。其辞曰：

日月照耀乎寝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日已夕兮，余心忧悲，月已迟兮，何以渡为？事寝急兮，将奈何？”

在汉魏晋六朝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方言的差别，我们从郭璞的《尔雅》、扬雄的《方言》中，已经能够看出他们对方言区的初步划分。特别是东晋南渡以后，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了接触，语言的差异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下面是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二中的一句话：

（吴人）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

但是，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批评更加具体，他说：

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羨，以是为舐；

北人在庶为戍，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

这里反映了南北之间口语的差别，南方方音在北方人听来已不切当时口语实际。例如：

“钱”，《广韵》作昨仙切；“涎”，《广韵》也作久切，同属仙韵，“钱”是从母，“涎”属邪母，二字发音部分不同。又如：

“贱”，《广韵》作才线切；“羨”，《广韵》作似面切。二者同为线韵，而“贱”乃从母，“羨”为邪母，其发音方法亦不相似。

可见南方人从邪不分，是地域方音的表现，在北方人听来很是别扭，难怪颜之推会提出批评。同样，例如：

“石”，《广韵》作常只切；“射”，《广韵》作食亦切。同在昔韵而“石”是禅母，“射”为床母三等字。

“是”，《广韵》作承纸切；“舐”，《广韵》作神纸切。同在纸韵，其中“是”为禅母，“舐”是床母三等字。

这种床母三等字与禅母不分同样保存了吴语的特征，只是当时没有科学的语言学理论，还看不出方音的音变是汉语语音演变的重要因素。

上引颜之推的话，还可看出南北方音的地方差异，即南方方言要比北方方言分韵细密，如北方人读“庶”（御韵审母开口）为“戍”（遇韵审母合口），读“如”（鱼韵日母开口）为“儒”（虞韵日母合口），说明当时北方话鱼虞两韵不分。北方话读“紫”（纸韵精母）为“姊”（旨韵精母），已经是支脂两韵合流了。另外，“洽”、“狎”《广韵》同为入声的匣母字，但“洽”属洽韵，“狎”为狎韵，分韵不同，也可见出北方方音用韵较为宽泛。

南音轻浮，北音重浊，是北齐颜之推对南北方言差异的概括。他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又说道：“璵璠，鲁人宝玉，当音余烦，江南皆音藩屏之藩。”按“璠”读如“烦”，是奉母；“藩”是非母，两字同在之韵，唯是发音部位有重唇轻唇之别，发音方法清浊不同而已。

这种方言口语在一定程度上会无意识进入文人的创作中去，特别是诗词的创作。尽管唐宋以来诗文用韵一依“官韵”，但是，唇吻滑利之时，难免会透露自己的方言俗语。根据现代人的研究，唐代许多名家如白居易、韩愈等都有逸出官韵的地方。周祖谟先生说：

但诗家如非应制之作，遣兴吟咏，多据实际语音押韵，不局限于功令。所以根据诗家诗歌的用韵材料可以考证当时的语音分韵情况。（《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第363页）

考求唐代杭州方言，也运用同样方法。在《全唐诗》中，杭地的诗歌用韵材料还保存一些，我们主要从这些诗人的用韵材料入手，分析早期杭州口语与诗韵的结合程度。

从诗韵中考求一时一地的实际语音和当时当地诗人的用韵情况，是汉语语音史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明清以来诸学者常循此法研究《诗经》音、《切韵》音和《中原音韵》，或构拟某一时代整体韵系。然而，至本世纪中期以来，唐代地方的实际语音研究迄今尚无撰述见称于世，一地丰富的诗文用韵迟迟未展开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本文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从唐代杭籍文士的诗文用韵，以考求早期杭州语的语音特色，以显示早期杭音的用韵系统。

因此，我们建立了两个参照系。第一个是《广韵》音系，目的是考察通语音系的演变。第二个是《隋韵谱》（昌厚，1961），它反映了隋唐时期方言韵母，我们将它作为通语用韵和方言用韵的标准。

本文我们选取三家杭籍文士（褚亮、郑巢、朱冲和）的诗作，以考察他们的用韵情况和早期杭州口语的基本面貌。

一、韵部系统

1、假摄——麻车部

《广韵》麻独用。王韵简部（歌去）注：“口与褻（麻去）同，夏侯别”，说明当时方音歌麻韵母相同。整体看来，杭音麻韵独立基本成立。押本部的例子，如：

褚亮七律《咏花烛》斜车纱花。

2、遇摄——鱼模部

《广韵》鱼独用，虞模同用。王韵语部（鱼部上声）注：“语（鱼上）与虞（虞上）同，夏侯、阳、李、杜别，今依夏侯、阳、李、杜。”《隋韵谱》：“鱼虞模三部同用的例很少，鱼模两部同用的例未见。”两书包鱼虞或分或合的事例，表明鱼部无定性，成为当时方言的差别成分。褚亮鱼、语独立，反映了他功令的特点。作品中押鱼模部的例子：

褚亮《祁谷乐章·舒和》初虚。《祁谷乐章·雍和》俎序举黍。

3、止摄——支微部

《广韵》支脂之同用，微独用。《隋韵谱》：“支部、微部都以独用为主”，“脂部和之部的关系密切”。唐杭州韵语如褚、郑等支之脂合叶，而与微合辙未见。

押支微部的韵例，如：

褚亮《晚别乐记室彦》悲时帙怡迟之。

郑巢《赠蛮僧》微归衣扉。《题灵隐寺皖公院》羸期迟离。

4、深摄舒声——侵寻部

《广韵》深摄侵韵独用。《隋韵谱》表明：“深摄字没有别别摄的字同押的例”，而早期杭州诗韵都与此合，可以看出实际用韵与韵书相合，当属方音与仿古。

押侵寻部例子，如：

褚亮《临高台》音声襟心。

5、臻摄舒声——真文部

《广韵》真淳臻同用，文欣同用（戴震文独用）。《隋韵谱》：“臻韵只和真韵淳韵同用”，“真淳和其他两韵押韵的较少”。褚、郑的韵例基本反映这样情况。

押真文部的例子，如：

褚亮《伤始平李少府正己》均春珍麟神旬辰尘宾闾滨亲纯人。

郑巢《哭虚海上人》分云群文。《送灵隐李侍郎》勳分云闻。

6、山摄舒声——寒先部

《广韵》山摄删山同用，仙先同用。王韵小注表明山删先仙互有分合的变化。本部的实际押韵，反映了官韵的标准。惟有褚亮臻摄山摄两韵相混一例。

押寒先部的韵例，如：

褚亮《享先农乐章·诚和》先天田焉。

郑巢《宿天竺寺》间山关还。

7、梗摄舒声——庚青部

《广韵》庚耕清同用，青独用。王韵小注庚耕清青互有分合变化，《隋韵谱》说：“庚耕清青都互相押，同用的例比独用的例多。”亦证明了同样的情况。唐西北方音音系庚耕不分，清青不分（黄淬伯，1929），同当时杭州诗人用韵情况略同。

诗作中押庚青部的例子，如：

褚亮《明堂乐章·舒和》灵宁。《樛祀乐章·肃和》映敬咏庆。

郑巢《题崔中丞北斋》生声行城。

8、通摄舒声——东钟部

《广韵》东独用，冬钟同用。《隋韵谱》：“东部钟部以独用为主，东部钟部同用的例子不多。”实际押韵本摄反映的情况基本相似。

押东钟部的韵例，如：

褚亮《樛祀乐章·肃和》风功。《祁谷乐章·舒和》容邕。

二、结论

唐代杭州诗人保存下来的作品多以近体诗为主，而古体诗由于数量不足，不能作出比较。诗人的近体诗用韵情况大致相同。而且与《广韵》中同

用、独用情况基本相同。这说明《广韵》的官韵地位对当时诗人的巨大影响。褚亮用韵最宽，这主要人耕清青的同用上可以看出来。郑巢用韵较严，反映出功令对他的束缚。

尽管《广韵》综合南北韵系，许多韵部已经合并，但是，它仍然不能反映当时实际语音，对于某一地的方音，亦不可能全面顾及。这一点我们从相关的韵语里还可以找到一些证据，可以见出南北方言间的差别来（见于安澜《汉魏六朝韵谱》）。比如东、阳两部在北方作家的诗韵中严格区分，绝不相混。但是，在吴地方言中，东阳合部似乎是这一地区的方音特色。如韦昭（吴郡人）《通荆门》恭锋疆章风弘夹；陆云（吴郡人）《高岗》桐江方通芳；陈琳（广陵人）《武军赋》工锋鸿刚缝光。三人的用韵特点完全相同，东阳二部合而为一，都读作 ong 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郑、褚的作品中，看到他们运用方音口语入诗的情况。如郑巢《题崔行先石室别墅》把真韵的“渐”字与平声的支之脂相押，反映出方音的特色。褚亮《在陇头哭潘学士》中文韵与先韵合辙，都带有口语的痕迹。这反映出他们严格遵循官韵的同时，还具有灵活变通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附录：韵谱

1、通摄 东韵独用 1 例：褚亮《樛祀乐章·舒和》：风功。

钟韵独用 2 例：褚亮《祁谷乐章·舒和》：容邕。《祭方球乐章·舒和》：容邕。

2、梗摄 青独用 1 例：褚亮《明堂乐章·舒和》：灵宁。

庚独用 1 例：褚亮《祭神州乐章·舒和》：生平。

青庚通押 1 例：褚亮《祭方丘乐章 顺和》：平宁英馨。

清通 4 押例：褚亮《祭方丘乐章 顺和》：贞成明诚。郑巢《送衡州恭从事》：请声城生。《送人赴举》：程行城声。《题崔中丞北斋》：生声行城。

映独用 1 例：褚亮《祭神州乐章 雍和》：敬性映庆。

劲独用 1 例：褚亮《祭神州乐章 雍和》：敬性映庆。

劲映通押 3 例：褚亮《祁谷乐章·肃和》：正圣庆命。《明堂乐章·肃和》：政敬映圣。《祭方丘乐章·雍和》：敬正盛庆。

3、止摄 支独用 1 例：褚亮《祭方丘乐章 肃和》：氏规仪亏。

之脂通押 1 例：褚亮《晚别乐记室彦》：悲时帷怡迟之。

微独用 3 例：郑巢《赠蛮僧》：微归衣扉。《送袁肇归山阴》：衣归飞微。《寄贞法师》：稀归衣扉。

支之脂通押 1 例：郑巢《题灵隐寺皖公院》：羸期迟离。

特例：郑巢《题崔行先石室别墅》：迟棋渐知。

- 4、通摄 鱼独用 1 例：褚亮《享先农乐章·舒和》：初虚。
语独用 1 例：褚亮《享先农乐章·雍和》：俎序举黍。
- 5、果摄 歌独用 1 例：朱冲和：《遗临平监吏》罗多。
- 6、假摄 麻韵独用 1 例：褚亮《咏花烛》：斜车纱花。
- 7、臻摄 文韵独用 2 例：郑巢《哭虚海上人》：分云群文。《送灵溪李侍郎》：勋分云闻。
真淳通押 2 例：褚亮《赋得蜀都》：岷堙臣新遵。《伤始平李少府正己》：均春珍麟神旬辰尘宾堙滨亲纯人。
- 8、山摄 先仙通押 6 例：褚亮《享先农乐章·诚和》：先天田焉。郑巢《泊灵溪馆》：前船连年。《瀑布寺贞上人院》：烟弦泉年。《送魏校书赴夏口从事》：边前船仙。《送李式》：前船禅年。《送人南游》：泉前田眠。
山删通押 2 例：郑巢《宿天竺寺》：间山关还。《赠丘先生》：关山闭还。
- 9、深摄 侵韵独用 2 例：《临高台》：音深襟心。《秋雁》：任林。

参考书目：

- 《全唐诗》中华书局本
《广韵》中华书局本
《颜氏家训》北齐颜之推 中华书局本
《隋韵谱》昌厚《中国语文》1961.10-11；1962.1-2。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1995。
《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袁家骅等，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汉语方言调查》丁声树、李荣，《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
《汉语方言调查手册》李荣，科学出版社，1957。
《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科学出版社，1956。
《当代吴语研究》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关于浙江方言中咸山两摄三四等字的分别》金有景，《语言研究》，1982.2。
《汉语方言的分区》李荣，《方言》，1989.4。
《浙江吴语的分区》浙江省语言学会，《语言学会刊》1985.3。
《汉语口语语法》赵元任，吕淑湘译，商务印书馆，1979。
《语言问题》赵元任，商务印书馆，1980。



编辑部地址： 中国 浙江 杭州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东一教学楼五楼、六楼
邮政编码： 310028
电话(传真)： 86-571-88273589
Email: hyshi@ema.zju.edu.cn
印发日期： 2007 年 4 月 3 日
印发份数： 250 份